

武俠世界

第35年
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磊先生精心撰寫的「追魂令」。左南屏乃衣得志的女婿，却被人稱「江漢財神」、「雲夢大俠」的衣得志，迫女兒衣素文「休」了他，古今以來只有夫休妻，如今卻本末倒置，爲何原因呢？但三年後衣得志又復承認他是女婿，並請他幫忙對付仇人，他的仇人何許人也？爲何江湖道上的大俠竟會牽連到皇家清君側的漩渦之中呢？而「追魂令」的令主又是誰呢？故事峯迴路轉，疑雲重重，使人急欲一知究竟，閱後包你拍案叫絕，是不可多得的著作，不可不讀。

* * *

本期刊登的魔風血雨故事之三「天山神劍」，內容新穎，短小精幹，請欣賞。新故事「龍生無悔」、「秋水芙蓉」，情節緊張刺激，文材並茂，本期起連續刊載，以饗讀者。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天豹長嘯」，屆時請留意。尚有「天眼」、「天魔心法」、「英雄悲歌」刊載，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8期
(總號17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文‧圖 磊飛‧石可

追魂令



眞假令主　各施法令

仲秋，月明，深夜。

明月夜，矮松崗。

左南屏就在矮松崗中練劍。

如銀的月色下，一道如銀的晶幕中，一道如銀的人影在翻滾、飛躍，劍炁餘威所及，使得四週的松針、松枝，紛紛墮落，也使得靜立五丈之外的老僕左忠，爲之一退再退。

良久，良久，劍光收斂，一切歸於靜止。

左南屏氣定神閒，卓立當場，左忠含笑鼓掌道：「公子，你的劍術已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達到化境了。」

左南屏淡淡地一笑道：「但願如此。」

左忠道：「老奴就是想不通，公子你不求名，不求利，又沒仇家，爲何還要這麼天天苦練不休?」

左南屏不答反問道：「明兒呢?」

左忠含笑回答道：「小明睡得正香哩！」

左南屏眉峯一皺，嘴唇牽動，欲言又止。

左忠也是雙眉一皺道：「奇怪?這麼晚了，還有不速之客前來?」

一陣激烈的衣袂破空聲過處，一道人影捷如飛鳥地瀉落當場。

那是一名身着青色勁裝的中年人。

左南屏目光一掠，向一旁的左忠揮揮手道：「左忠，你先回去！」

「是！」

答應聲中，左忠快步的離去。

那中年人向左南屏抱拳一揖道：「姑爺你好。」

左南屏抬首凝注夜空，口中夢囈似地道：「這稱呼已過時了。」

那中年人臉色一紅道：「姑爺言重了。」

左南屏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不言重，我沒甚麼好，也不怎樣壞。」

那中年人一臉苦笑，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腔。

左南屏收回凝注夜空的目光，兩道入鬢長眉一揚，冷冷一笑道：「華柏堯，你貴爲逸園總管，跋山涉水，夤夜前來，當不是爲了向我請安吧！」

華柏堯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諂笑道：「姑爺，三年不見，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瀟洒、英俊，這一發威，也更顯得英氣逼人。」

華柏堯說的雖是阿諛之詞，却也的確是事實。

左南屏今年才二十四歲，儘管他還算不上是一位罕見的美男子，但身長玉立，倜儻風流，應該算是一般懷春的大姑娘心目中的典型情人。

但華柏堯的這一記馬屁，却拍到馬腿上去了。

只見左南屏劍眉再度一揚，冷笑道：「別廢話，說出你的來意。」

華柏堯這才神色一正，道：「回姑爺，柏堯是奉命求救而來。」

「奉誰之命?」

「你的岳父大人。」

「救甚麼人?」

「救你的岳父大人全家。」

「你忘了嗎?我跟他翁婿之情早已斷了。」

「姑爺……」

左南屏厲聲截斷他的話道：「不許再叫姑爺！」

「是！」華柏堯苦笑道：「柏堯暫時稱你爲左公子。」

左南屏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華柏堯試探着笑問：「左公子，你怎不問問對頭是甚麼人呢?」

左南屏道：「我沒有對頭。」

華柏堯道：「左公子淡泊名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然不會有對頭。」

「廢話！」

「是……柏堯說的對頭是你的岳父大人的……是敝上衣大俠的對頭。」

華柏堯話到中途又連忙改口，怕的是「岳父」二字又觸怒這位公子，因而顯得有點兒結結巴巴地語無倫次。

衣大俠就是左南屏的岳父，華柏堯的東主，逸園主人衣得志。

衣得志是雲夢地區的首富和第一高手，十年前即擁有「江漢財神」和「雲夢大俠」之稱號，膝下一男一女，子名紹裘，女名素文，也就是左南屏的妻子。

衣素文美而賢，婚後，與左南屏出雙入對，恩愛非常，無奈好事多磨，三年前，却由於左南屏誤殺他的大舅子衣紹裘而弄成夫妻仳離，翁婿反目的局面。

其實，平心而論，衣紹裘之死，不但是罪有應得，而且是死有餘辜。

因爲，衣紹裘之爲人，並不像他的名字能「克紹箕裘」，光他衣家的門楣，而是一個十足的敗家仔，明裡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暗地裡更是一個積案如山的採花大盜。

萬惡淫爲首，汚辱良家婦女的採花大盜，自然是人人得而誅之。也是合當有事，一向無往不利，保密功夫做得非常之好的衣紹裘，正在做案之際，被左南屏抓個正着。

衣紹裘自然不會束手就擒。

由於是黑夜，也由於衣紹裘戴着人皮面具，左南屏根本不知是他，也沒有想到這個萬惡採花大盜就是他的大舅子，一直到衣紹裘人頭落地，揭開人皮面具之後，左南屏才知道這個亂子可惹大了。

衣得志身爲一代大俠，而衣紹裘又實在是死有餘辜，按說，衣得志不會護短而鬧成翁婿反目。

但問題却是衣得志只有這一個寶貝兒子，儘管早已婚配，却並無生育。

這也就是說，衣紹裘一死，衣家就絕了後，而衣家的億萬家財，也勢將爲衣素文所繼承。

想到這些，衣得志認定左南屏是假公濟私，故意殺死衣紹裘，以便獲得他的財產，否則，即使將衣紹裘送官究治，憑他的衣家財富，縱然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決不致處死，退一步說，就算被判死刑，大財可通神的原則下，也是可以買到替死鬼的。

站在衣得志的立場，他認爲自己的想法絕對沒錯。

同樣地，左南屏也認爲自己的處置沒錯，自己問心無愧，却無端受到岳父的冤枉，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在各走極端之情況下，翁婿倆差點兒拔刀相向。

結果，衣得志接回女兒衣素文，第二天，又派人送來一紙休書。

不是「休妻」，是「休夫」的休書。

年輕氣盛的左南屏，明知那休書是衣得志所代辦，而不是他愛妻的親筆，也毫不考慮地畫了押。

流光如矢，彈指已是三年，三年中，衣、左兩家不通音訊，彼此視同陌路，却想不到三年之後的今宵，由衣家的總管帶到這樣的一個消息，試想，當事人的左南屏，心中是怎樣的感觸呢？

＊　＊　＊

左南屏冷冷地一笑道：「別人的對頭，跟我不相干！」

華柏堯苦笑道：「左公子，至少你也該看在跟素文姑娘夫妻一場情份上，救救他們，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呀！」

左南屏漠然地道：「那些，都早已過去了！」

華柏堯道：「但對素文姑娘來說，却並未過去，你知不知道，三年以來，素文姑娘足不出戶，終日以淚洗面？」

左南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注目反問道：「華總管，你且站在客觀的立場，評評理看，這些是我的錯麼？」

華柏堯道：「你沒錯，是敝上當時做得太過份了，這一點，敝上現在自己也深感懊悔。」

左南屏冷哼一聲，沒接腔。

華柏堯又道：「所以，在下行前，敝上曾特別交代，務請公子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念在過去的翁婿之情，幫他渡過這個難關，他必然會有適當的贖罪行動。」

左南屏神態木然，仍未接腔。

華柏堯娓娓地接道：「敝上的意思是，決定讓公子和素文姑娘破鏡重圓……」

左南屏冷笑道：「這麼說來，我還得好好地謝謝那個找他麻煩的對頭才對？」

華柏堯苦笑無言。

左南屏仰首凝注中天皓月，輕嘆一聲道：「我不想淌入是非圈中，也不稀罕他甚麼贖罪行動，請轉告貴上，左南屏獨居已久，已成習慣，明兒三年沒有母親，也照樣活得好好的，所謂破鏡重圓，不必多此一舉，你也可以回去了。」

華柏堯苦笑如故，欲言又止。

左南屏冷冷一笑道：「你好像還不死心？」

華柏堯神色一正道：「左公子，站在在下的立場，是不應死心，也不能死心，所以，儘管你已經下了逐客令，在下還是必須說完未說的話才走！」

話鋒一頓，又沉聲說道：「左公子，敝上的對頭是……」

左南屏怒聲截口道：「我不必聽！」

華柏堯苦笑着話鋒一轉，道：「好！在下告辭了！」

話落，長身而起，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不遠處傳來一聲幽幽長嘆道：「左公子，你算得上是天下第一號忍人。」

隨着話聲，十丈外的松林中出現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徐徐地向左南屏身前走去。

左南屏像一個木偶，卓立當地，沒接腔，也好像沒聽到對方的話。

那個幽靈似的人影，在距左南屏丈遠處停了下來，那是一名年約三十出頭，身着青色衫裙的少婦，一名不算怎麼漂亮，却又絕不算難看的少婦。

左南屏向那青衣少婦漠然地看了一眼，沒有別的反應。

那青衣少婦嫣然一笑道：「左公子，你不問問我是甚麼人？」

左南屏漠然如故道：「沒這個必要。」

那青衣少婦道：「如果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你一定會有興趣。」

左南屏道：「這世界上，已沒有任何東西能引起我的興趣。」

「是嗎？」

「你可以走了。」

那青衣少婦笑着一嘆道：「哀莫大於心死，年紀輕輕的，怎麼消極到這個地步？」

左南屏怒聲大喝道：「你到底是走不走？」

那青衣少婦道：「該說的話說完了之後，我自然會走！」

左南屏眉峯一揚，道：「好，揀緊要的說，別說廢話。」

那青衣少婦神色一正道：「你知不知道逸園的對頭？」

左南屏道：「不知道！但可以猜想得到。」

那青衣少婦道：「你以爲是衣得志的死對頭胡興邦？」

胡興邦是設於洞庭湖君山上飛龍寨的寨主，他就是水道上的强盜頭，跟逸園主人衣得志，一邪一正，同爲兩湖地區响噹噹的角色。

由於邪正不相容，故多年以來，逸園與飛龍寨之間，一直明爭暗鬥，都以拔掉這個眼中釘爲快。

但也由於他們雙方實力相當，互有顧忌，因而很少發生正面衝突，即使是以往也有數次正面衝突，也是旗鼓相當，誰也沒有佔過便宜。

由於這些原因，目前的青衣少婦才有此一問，而左南屏也反問道：「難道不是？」

那青衣少婦道：「本來就不是。」

左南屏訝問道：「那麼？是誰？」

那青衣少婦道：「百日追魂！」

不等對方說完，左南屏身軀一震，目射神光地問道：「你說的是追魂令主？」

「不錯。」

「那怎可能呢？追魂令主的對象，都是罪大惡極的武林敗類！」

「你不相信？」

「是不相信。」

「你的不相信，是由於衣得志不是罪大惡極的敗類？」

「不錯。」

「沒有別的原因？」

「沒有。」

那青衣少婦嬌笑說道：「左公子，你的答覆是否言出由衷，我暫不過問，現在，就給你看一樣東西，你一定會有興趣。」

說完，隨手遞給左南屏一件銀光閃閃的東西，道：「你看！」

那是一枚銀質的小令牌，長約三寸，寬約二指，正面有血紅的「追魂令」三字。「追魂令」三字上是一幅骷髏圖案，反側是「追魂令到，百日斷魂」八個字，銀底血字，特別醒目，也令人不寒而慄。

但目前的左南屏却顯得相當鎭靜，他目光一觸之下，注目問道：「你就是追魂令主？」

青衣少婦含笑反問道：「你曾聽說過，見過追魂令主的人，還有活着的嗎？」

「沒聽說過！」

「那麼，你應該知道，我不是追魂令主。」

「我也是這樣的想，想我左南屏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應該不是追魂令主追魂的對象！」

「這不就得了嗎？所以，你應該問的，是我的追魂令從何而來？」

「我正想請教。」

「這是你過去的老丈人，逸園的主人衣得志託我轉送給你的！」

左南屏皺眉問道：「爲甚麼不由華柏堯帶來，而由你帶來？」

青衣少婦道：「衣得志深恐華柏堯請不動你，所以又託我幫忙！」

「你以爲你一定請得動我？」

「我有自知之明，我也請不動你，但我敢斷定，到時候，你一定會去。」

「哦！」

「因爲，我了解，你是個性情中人，儘管你方才在華柏堯面前說得那麼絕，但你還是會去的！」

「那你又何必多跑這一趟？」

「我也是有原因的，衣大俠和我都怕你輕敵誤事，所以我才特別跑這一趟，提醒你提高警覺。」

左南屏蹙眉自語道：「難道是胡興邦弄的玄虛？」

青衣少婦道：「你是懷疑追魂令主就是胡興邦？」

左南屏不置可否地「唔」了一聲。

青衣少婦接口道：「絕對不是！」

左南屏的俊臉上，現出一抹難得的笑容道：「你怎麼如此肯定？」

青衣少婦道：「因爲胡興邦的飛龍寨，也接到追魂令，而且比逸園還早半個月，現在距離最後限期只有剩下三天了。」

「這是說，距百日之期還有三天？」

「不錯。」

「那麼，逸園的最後限期，還剩一十八天？」

「不錯。」

「很遺憾，我想去君山看看熱鬧也來不及了。」

「但是，你要支援逸園，時間上却還綽綽有餘。」

左南屏點點頭道：「我知道。」

青衣少婦道：「但你還有些很重要的情況不知道，這些，且讓衣大俠親自向你說吧！我不打擾你了，告辭了。」

說完，長身而起，在夜空中劃出一道美妙的半弧，即消失於沉沉

夜色之中。

左南屏也夠絕、夠怪，對於那麼神秘的青衣少婦，不但沒有挽留，也根本沒有問過對方的姓名來歷。

現在，他好像沒有離去的打算，只是就着皎潔的月光，將那支「追魂令」反覆地端詳着，俊臉上却是一片似笑非笑，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情。

* * *

追魂令主究竟是甚麼人？威震雲夢地區的逸園自從接到了追魂令後，又發生過一些怎樣的情況呢？

就像先前所說，追魂令主所殺的人，都是罪大惡極的武林敗類，由這一點，他足以證明，這神秘莫測的追魂令主是俠義道中人。

說追魂令主神秘莫測，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他的崛起武林，也不過是最近五年的事，但就在這短短的五年當中，死在追魂令下惡跡昭彰的武林敗類，已超過百人，這百名以上的人，都是雄霸一方的响噹噹的角色。

不難想見，那些响噹噹的角色，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也絕不會坐以待斃，而且，開始的幾個倒霉鬼，於接到追魂令後，更沒把它當作一回事。

當接二連三地接到追魂令的人屆時被「追」了「魂」之後，追魂令的威名才不脛而走，而以後的那些接到追魂令的人，才眞正感到了死亡的威脅。

於是，有些人於事前廣邀幫手，嚴加戒備，有些人却腳底揩油，逃之夭夭，反正天地這麼遼闊，限期又有一百天，足夠遠走高飛的。

但說來眞邪門，只要是接過追魂令的人，不論他邀請的幫手有多强，也不論他逃得有多遠，到時候也難逃一死。

而且，那些逃得最遠，躲得最隱蔽的人，也必死得更慘。

到目前爲止，不但沒有人知道追魂令主姓甚名誰，也沒有人說得出追魂令主究竟是男是女，及長得是甚麼模樣。

像這樣的人，你能說他不神秘嗎？

* * *

至於逸園，由於財雄勢大，其深溝高壘，戒備森嚴，自是不在話下。

尤其是，自從接到追魂令之後，更是廣邀高手，特加戒備，可以說，即使是一隻飛鳥，也不容易飛進去。

但事情就是那麼怪，自從接到追魂令那天開始，每隔五天，逸園就要死一個人，死的都是邀請來的俠義道中的高手。

到目前爲止，已經死了十五個人，每一個都是一劍穿心，死得神不知鬼不覺。

這也就是說，那位神秘莫測的追魂令主，對於刁斗森嚴的逸園，視之如入無人之境，而他殺一個白道高手，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那麼容易。

追魂令主一向殺的都是黑道巨擘，而逸園主人衣得志既然有「江漢財神」和「雲夢大俠」的稱號，自是白道中人，他邀請來的助拳人物也都是白道中人。

現在，追魂令主竟然向白道中人下手，是追魂令主忽然發瘋？還是別有原因呢？

也由於上述原因，衣得志惶恐不可終日，走投無路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向被他「休」掉了的女婿左南屏求救。

因爲，左南屏的武功深淺，衣得志最清楚不過。

衣得志所認識的武林同道中，也以左南屏的武功最高，儘管他還沒有把握斷定左南屏一定能勝過那位追魂令主，既然有此一綫生機，自然必須勉强一試。

* * *

矮松崗中，左南屏仍然卓立原地，對月沉思，他的左手却下意識地撥弄着由青衣少婦轉送給他的那支「追魂令」。

他雖然在沉思，但臉上的神情却是奇異而又很複雜。

那是一些令人難以分析的複雜表情，有傷感，有困惑，也好像有些許的興奮。

他爲甚麼還呆立原地呢？

又爲甚麼有那麼些令人費解的表情？

如此星辰如此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月兒已爬上中天，左南屏仍然靜立原地，他那本來就奇異而又複雜的表情中，好像又增添了少許的焦急，眉峯也向當中擠了過來。

忽地，他眉梢一揚，星目中異彩連閃，但他的身形，仍然是紋風不動。

遠處，破空聲急，一綫銀光向他疾射而來！

他還是紋風不動，只是嘴角微微下彎，披唇微哂，一直當那銀光即將射到他胸前時，才左手一晃，食、中二指之間，已挾着一支銀鏢，不，不是銀鏢，是一支銀質的追魂令。

那是一支跟他手中的追魂令一模一樣的玩藝，所不同的，現在這支反面是「令到追魂」四字，而不是原先那支「追魂令到，百日斷魂」。

就當他打量那支追魂令當兒，「颯颯」連响，已捷如飛鳥的瀉

落三名裝束互異的不速之客——一名手持鐵禪杖，年約四旬開外的披髮頭陀，一名肩插長劍，年約二十七八的美艷道姑，一名手搖紙扇，年約三十出頭的青衫文士。

這三個人一到現場，立即以丈五距離，取犄角之勢將左南屏圍在核心。

左南屏好像早已知道對方三人的來歷，也好像根本沒看到他的外圍已多了三個不速之客，竟然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那三個人互望一下，披髮頭陀首先笑道：「這小子眞是沉得住氣！」

那美艷道姑嬌笑道：「看情形，這小子一定眞是有兩下子，要不然，咱們令主也不會要咱們三個來聯手超渡他！」

左南屏含笑接道：「你總算說對了一半，其實，左南屏『眞有』的可不止兩下子哩！」

也直到此刻他才精目向對方三人一掃，並披唇一哂道：「一個文士、一個頭陀，加上一個道姑，算是包括了儒、釋、道三門，也丟盡了儒、釋、道三門的臉！」

那三人齊都臉色一變。

左南屏却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問道：「你們三個，就是新近崛起江湖的『風塵三友』麼？」

那披髮頭陀笑道：「不錯，你小子很有點見識！」

所謂「風塵三友」，就是由三個聲名狼藉的武林敗類，由於臭味相投所組成。

披髮頭陀自號十全，意思是所有壞事他全都會。

美艷道姑法號是萬妙，是一個人盡可夫，且擅長採補的淫婦，本名呂搖紅。

青衫文士西門亮，自號逍遙秀士，無惡不作之士。

這三個人，儘管早已惡名昭著，但論武功，却只能算是二流脚色。

像他們三人，自然是俠義道中人追殺的對象，他們儘管武功平凡，求生的本領却格外高人一等，多年來，不但逃過了無數次的追殺，而且，最近一年多以來，由於三人聯手之後，不但「風塵三友」之名不脛而走，武功也精進到令人高深莫測了。

* * *

左南屏雙手漫不經意地撥弄着兩支追魂令，含笑問道：「你們三個人幾時開始在那冒人字號的令主手下當差？」

十全頭陀不加思索地笑道：「兩年以前……」

話已出口，才省悟到對方話中有話，而爲之臉色一變道：「你說誰冒人字號？」

左南屏道：「自然是你們那位頂頭上司！」

西門亮接口笑問道：「你怎能一口就斷定別人是冒人字號？」

左南屏笑道：「畢竟是唸過幾天書的人，問出來的話頗有技巧，也好像有點學問。」

十全頭陀怒聲道：「別廢話！」

「不是廢話，」左南屏笑了笑，忽然話鋒一轉道：「有一個很多武林同道想知道而無法知道的消息，你們想不想聽？」

一直在轉動着一雙桃花眼，向左南屏週身上下打量着的呂搖紅，搶先媚笑道：「當然要聽！」

「很好，總算你們三個祖宗有德，能夠獲得優先聽到這一消息的殊榮，」左南屏頓住話鋒，精目一轉，含笑接道：「現在，你們三個好好的洗耳恭聽，我左南屏，才是貨眞價實的追魂令主。」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兒，左南屏話聲未落，聽話的三人已一齊臉色大變地退了三大步。

左南屏又含笑道：「別怕，目前我不會追你們的魂，同時也還有話要問你們。」

「風塵三友」也許感到了自己的失態，齊都臉色一紅，十全頭陀並怒「哼」一聲道：「誰怕你了！」

西門亮「刷」地一聲，打開摺扇，搖了兩下道：「左南屏，你該明白，口說無憑，你說咱們令主冒你的名號，我却要說是你冒咱們令主的字號。」

左南屏點點頭道：「說的也有道理，看情形，只好叫你們令主來，當面一分眞假。」

十全頭陀冷笑道：「別廢話了，先吃佛爺一杖！」

「呀」地一聲，鐵禪杖一式橫掃千軍，攔腰掃了過來。

左南屏冷笑一聲道：「憑你也配向本令主張牙舞爪？」

話聲中，身形一閃，左手中的追魂令向那橫掃過來的鐵禪杖順勢一點，十全頭陀竟然身不由主地一個跟蹌，連人帶杖，一齊向萬妙仙姑呂搖紅衝了過去，嚇得呂搖紅尖叫一聲，疾退丈外。

西門亮摺扇輕搖，朗聲笑道：「好一式四兩撥千斤！」

左南屏笑問道：「就憑這一手，要你們先答我幾個問題，夠不夠？」

西門亮道：「不夠，你自己也該明白，四兩撥千斤，只不過是一個巧字，那並不能表示你的功力有多高深。」

「好像也有道理，」左南屏仍然是笑容可掬地道：「那麼，我現在給你一個便宜，你們三人聯手，百招之內只要能在我的衣衫上留下一點劍痕就是你們贏了，我可以讓你

毫髮無損離開，否則，你們必須乖乖回答我的問題，怎麼樣？」

西門亮笑道：「這的確是夠便宜的事，只是，你敗了又如何？」

「那還不簡單，」左南屏揚了揚手接住對方那支追魂令，道：「令到追魂，自然是一切悉隨尊便啦！」

西門亮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說完，摺紙扇一收，目光向另外兩人一掃，沉喝一聲道：「咱們上！」

「上」字聲中，他自己首先發難，「刷」地一聲，紙摺扇一張，一式「玄鳥划沙」攻向左南屏的腰際，呂搖紅身一矮，長劍打閃，「枯樹盤根」攻向左南屏的下盤，十全頭陀則是一招「力劈華山」，鐵禪杖向左南屏兜頭砸下。

這三大高手同時發難，儘管使的都是普通招式，但其攻勢之凌厲，都令人心悸神搖。

在一片金刃破空的懾人銳嘯聲中，只見左南屏身形連閃，就像一條泥鰍似地，由那看來好像沒有空隙的空隙之中，妙到毫巔地一下子滑出三丈之外，並朗聲笑道：「這種莊稼把式，上不了枱盤，拿點像樣的玩藝出來。」

話沒說完，又陷入對方的聯手攻勢之中。

這回，左南屏沒有閃退，只是手舞足蹈，就像表演一場美妙的舞蹈似地，在對方三人的兵刃之間穿梭來往游走。

在攻擊中的三人看來，自己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殺死對方，但事實上，他們的每一招一式，不是差得那麼一點兒夠不上，就是「叮」地一聲，自己的兵刃被震盪開去。

而且，左南屏還不曾亮劍，只是偶然以手中的追魂令點在對方的兵刃上，才發出那麼「叮」地一聲。

片刻之間，已交手了三十招以上，但聯手進攻的風塵三友，可連左南屏的衣邊都不曾沾上過。

這情形，自然使那風塵三友越打越心驚！而不得不加速進攻，並施展出精妙絕招。

但不論他們如何加速進攻，也不論他們使用甚麼精妙絕招法，左南屏仍然沒有亮劍，也仍然是以靈貓戲鼠姿態在穿梭游走。

這情形，倒並不表示風塵三友太差勁，平心而論，他們的身手已夠得上稱爲一流高手的高手了。

其所以有目前這樣的情形，完全是由於他們碰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而且，左南屏對他們由於被逼而使出的精妙絕招，好像是瞭如指掌，尤其是對呂搖紅所使的劍招好像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這也就是說，當呂搖紅使過一招劍法之後，左南屏好像預知她下一招使的是甚麼劍招，而很促狹地借力使力，促使十全頭陀或者是西門亮不由自主地替他做「擋箭牌」，並朗聲笑道：「仙姑，別誤傷了自己人啊！」

平心而論，「萬妙仙姑」呂搖紅使的劍法，的確夠得上稱爲精妙絕倫，而呂搖紅對這套劍法也幾乎到了收發由心之境界，所以，儘管左南屏夠促狹，一再地使呂搖紅驚出一身冷汗，總算不曾傷着「自己人」。

當激戰進行到八十招時，左南屏又朗聲笑道：「還有二十招，趕快將壓箱底的功夫使出來呀！」

西門亮忽大喝一聲道：「停！」

風塵三友各自虛晃了一招，疾退丈外。

左南屏像是甚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似地，卓立原地，安詳地笑問道：「百招之數未滿，爲何叫停？」

西門亮苦笑道：「還有打下去的必要嗎？」

左南屏道：「你們現在已經服輸了？」

西門亮說道：「藝不如人，只好服輸！」

「那麼，現在請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吧！」

「問吧！」

「你們那個冒人字號的追魂令主到底是個甚麼人？」

「你問他姓甚名誰？」

「不錯。」

「很抱歉，我們都是只知道他是令主而已。」

左南屏面色一沉，截口喝道：「你敢騙我？」

西門亮苦笑道：「我沒有騙你，老實說，如果我眞要騙你，我可以隨便說一個甚麼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姓名，就可以搪塞過去！」

左南屏又截口沉聲道：「我嚴重警告你，必須實話實說，否則，儘管我目前沒法證實而不便爲難你們，但如果當我事後發覺你騙了我，不論天涯海角，或者是碧落黃泉，我都要追你們的魂。」

西門亮道：「這情形，我了解，但事實上，我說的都是實話，我們三個人，不但不知令主的姓名，甚至連令主的本來面目也未見過。」

左南屏道：「這是說，他跟你們見面時，都戴着人皮面具？」

「是的！」

「他身材有多高？是胖還是瘦？」

「身高和胖瘦，都跟你閣下差不多。」

呂搖紅也插口笑道：「他的武

功，也跟你一樣高深莫測。」

西門亮也笑道：「你們二位，要是碰頭，才夠熱鬧哩！」

左南屏平靜地問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不知道，」西門亮也苦笑道：「以往，一向就只有他能夠找我們，我們是沒辦法找他的！」

「倒是蠻夠神秘的，」左南屏注目問道：「你們三位，官拜何職？」

「我們都是追魂使者的名義。」

「自從在他手下當差以來，送出過多少支追魂令？」

「連方才送給你的那一支，一共才三支。」

「另外兩支，就是送給逸園和飛龍寨的？」

「是的。」

左南屏沉思了一下，才揮手說道：「你們可以走了，寄語那個冒人字號的令主，如果他也算是一號人物，就不要藏頭露尾，早點出來，跟我這個眞令主拚個高下，生死存亡！」

* * *

風塵三友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左南屏才淡淡地一笑道：「那位隔壁聽話的朋友，可以現現寶相全身了？」

松林深處傳來一聲嬌笑道：「高明，高明，我還以爲自己隱身在十五、六丈之外，不可能有人察覺我的行藏哩！」

話落人現，一道幽靈似的人影輕靈曼妙地飄落在左南屏身前，赫然就是那位才離去不久的青衣少婦。

左南屏入目之下，禁不住的苦笑，道：「又是你……」

青衣少婦道：「我本來已經離去，由於看到了風塵三友趕來，認爲有好戲可看，所以又折了回來。」

左南屏道：「這場好戲，一定又令你失望了？」

青衣少婦道：「不！不但不失望，而且還有意外收穫。」

「哦？」

「一向深居簡出，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左南屏左公子，居然就是威鎮江湖的追魂令主，可惜我不是酒鬼，否則，這一意外的消息，值得我醉上三天三夜。」

「你完全相信？」

「當然相信，不過也有些想不通。」

「是哪一些想不通？」

「你雖然不認識我，但我對你却是相當了解，據我所知，追魂令主出現江湖，是最近五年的事，而你在這五年中，却是難得外出一趟，但事實上，這五年中，却有百名以上的倒霉鬼被追了魂，像這情形，難道你另有化身不成？」

左南屏笑了一笑道：「難道不可以嗎？」

青衣少婦道：「能夠代表你執行令主職務的人，一定也是難得一見的高手，那又是誰呢？」

「靜觀下去，你就會知道，」左南屏忽然眉梢一揚，道：「又有好戲上演了，且拭目以觀吧！」

一道人影如天蛛倒掛似地的瀉落在左南屏身前三丈處，而且落地無聲。

左南屏不禁脫口稱讚一聲道：「好輕功！」

那是一名身材跟左南屏不相上下，腰掛長劍的黃衫文士。

濃眉鳳目，臉色青慘，三綹花白長髯垂胸，年紀約五旬開外。

只見他鳳目中冷芒一閃，冷哼了一聲道：「還用你說！」

左南屏轉向青衣少婦苦笑道：「這也算是拍馬屁拍到馬腿上啦！」

人影連閃，又有三人瀉落當場。

那是方才離去的風塵三友。

方才，風塵三友在左南屏手下弄得灰頭土臉而去，現在重返之後，對左南屏却視如未見，一字橫排，畢恭畢敬地站在黃衫文士的背後。

黃衫文士目注左南屏沉聲問道：「左南屏，該不用老夫自我介紹吧！」

「不用，」左南屏含笑道：「我已經知道，你就是那位假冒本令主字號，招搖撞騙的仁兄。」

黃衫文士道：「從現在起，老夫就是唯一的追魂令主！」

「哦？」

「你馬上就會變成死人！」

「你有把握殺死我？」

「當然，令到追魂，你已經多活了將近半個時辰。」

「要不要我感謝你的仁慈？」

「用不着，你之所以多活半個時辰，不是老夫的仁慈，是由於老夫不知道你的眞實身份。」

「不知道我是追魂令主的身份，也要殺我，爲甚麼？」

「因爲，老夫要血洗逸園，而你却是老夫血洗逸園的最大障礙。」

左南屏「哦」了一聲，道：「你跟衣大俠有何仇恨？」

「不必多問！」黃衫文士「嗆」地一聲拔出長劍，沉聲喝道：「亮劍領死！」

左南屏安詳地一笑道：「不忙，我還有很重要的話要問。」

黃衫文士道：「也好，對一個將死之人，老夫可以仁慈一點，問吧！」

「多謝！」左南屏淡然一笑之後，正容問道：「萬妙仙姑呂搖紅

所使的六合劍法，是否是你所傳授？」

「不錯！」

「你知道六合劍法的來歷？」

「知道，六合劍法是一代奇俠六合老人的獨門絕技，現在，却是本令主的獨門絕藝。」黃衫文士得意地笑道：「你一定感到奇怪，老夫又怎會獲得六合老人的不傳之絕技？」

左南屛道：「我一點也不覺奇怪，因爲，到目前爲止，我是武林唯一知道這一秘密之人。」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

左南屛又道：「衆所週知，六合老人是一代奇俠，他的所謂奇，除了武功卓絕，生平未逢敵手之外，還有不收徒弟、不交朋友……」

黃衫文士截口笑道：「還有，他有寡人之疾。」

左南屛道：「愛好美色不算奇，凡是生理正常的男人都是一樣。」

黃衫文士道：「但他愛好美色却不結婚。」

左南屛道：「是的，這也可以勉强算是一奇，但最奇怪的還是他年紀輕輕，却自號六合老人，其實，他去世的時候不過三十六歲，由於他沒有朋友，沒有徒弟，連他的眞實姓名也沒有人知道。」

黃衫文士問道：「他死了，是怎麼死的？」

左南屛訝問道：「你……你竟然不知道？」

黃衫文士道：「廢話！老夫要是知道了，又何必問你？」

左南屛道：「他死在一個人盡可夫的武林蕩婦的手中！」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道：「他是死在九尾妖狐佟妙妙的手中？」

左南屛道：「既然知道這些，爲何又說不知道？」

黃衫文士道：「老夫老實的告訴你，老夫所獲的六合老人的武功秘笈，就是由佟妙妙的屍體上獲得的！」

「那就怪不得啦！」左南屛輕嘆了一聲，道：「這也算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一頓話鋒，又道：「其實，事情經過很簡單，六合老人跟佟妙妙曾經好過一段時間，他倆同床異夢，各有目的！」

黃衫文士道：「我明白了，一個是爲了美色，一個却是覬覦那絕世的武功！」

「不錯，」左南屛苦笑道：「當他倆好過一段時間，佟妙妙認爲憑自己的狐媚手段不能得那絕世武功時，終於鋌而走險，覷準一個時間機會，給六合老人致命的一擊，六合老人於是受到了暗算之後，也回敬了她一掌才倒地閉氣裝死！」

黃衫文士身軀一震，道：「怎麼？六合老人並沒有眞死？」

左南屛道：「別緊張，聽我慢慢道來。」

如果不是戴着人皮面具，那受窘的臉色一定夠看的。

但儘管如此，黃衫文士還是沒好氣地怒聲道：「誰緊張了？」

「那最好不過啦，」左南屛淡然一笑道：「當時，六合老人回敬的是陰掌，你既然獲得六合老人的眞傳，當知道這陰掌的特性和厲害啦！」

「唔……陰掌掌發無聲，却能傷人內腑，三日之後才傷發而死！」

「當時的佟妙妙，以爲對方反擊無力，加上又自信她的暗算萬無一失，由於已看到對方倒地死亡，根本沒有懷疑對方是詐死，立即搜出武功秘笈，揚長而去，却沒想到那秘笈却便宜了你！」

「這是老夫福緣深厚！」

「也可以這麼說，可惜你不珍惜這一份深厚的福緣，今宵，是你的末日到了！」

黃衫文士冷笑道：「究竟誰的末日到了，待會兒自可分曉。」

「不錯，」左南屛也冷笑道：「我是六合老人的甚麼人，你知不知道？」

黃衫文士道：「難道你是徒弟不成？」

左南屛道：「不是，六合老人不收徒弟，不交朋友的宗旨是永遠不改變的。」

黃衫文士道：「別賣關子，痛痛快快的說出來。」

左南屛道：「我是他的口盟兄弟。」

微頓話鋒，輕嘆一聲道：「說來這也是緣份，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跟他結識的，那時候，他已經快到油盡燈枯的境地了。」

「那是甚麼時候？」

「十年以前。」

「佟妙妙對他的暗算，竟然有如此嚴重？」

「當年佟妙妙除了出其不意，給予致命一擊之外，事先還暗中下了慢性毒藥，本來，憑他的修爲，如果不强用眞力，施展陰掌反擊，還是可以救治的，但他當時既强行反擊於前，又閉氣詐死於後，錯過救治時間，終於含恨而死了！」

黃衫文士道：「當時，你恰巧趕到替他送終，也繼承了他的武功？」

左南屛道：「不錯，當時，我們還相處了三天，三天中，他除了認我爲口盟兄弟，並給予一本武功秘笈之外，還……」

黃衫文士截口訝問道：「他有兩本武功秘笈？」

「是的，」左南屛含笑接口道：「當時，佟妙妙劫走的是上册，六合老人傳給我的却是下册。」

黃衫文士「哦」了一聲，道：「當時他還……怎麼樣？」

左南屛道：「他還交代過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斷定佟妙妙中了陰掌之後，只有一成活命的希望，如果佟妙妙沒死，要我藝成之後，必須代他復仇！」

黃衫文士笑道：「很好，待會，老夫送你去陰曹地府，完成他的遺命。」

左南屛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安詳地一笑道：「他還說，如果武功秘笈落在別人手中，只要用來除暴安良，造福武林大衆，可以不必追究，如果落在壞人手中，就必須加以清除。」

黃衫文士道：「有意思，很像個一代奇俠所說的話。」

左南屛道：「所以，當我藝成之後，我一面以追魂令主的身份替天行道，一面暗中注意是否有施展六合武功的人。」

黃衫文士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今宵，你終於由呂搖紅的劍法看出了端倪。」

「這是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妙的是，咱們也都是追魂令主身份。」

「是的，這也算是大水衝倒龍王廟，咱們自家人難免一場血戰了。」

「那你還等甚麼？」

「等你進招！」

黃衫文士的青鋼長劍早已亮出了，而左南屛的長劍却還在劍鞘中，此情此景之下，左南屛却要對方先進招，這一份狂態，使得黃衫文士眉梢一揚，怒笑一聲道：「好！老夫成全你！」

話落招隨，劍前身後，整個人和劍就像一枝箭似的向左南屛射了過來。

左南屛橫飄一丈，朗聲笑道：「六合劍法中，好像沒有這一招……」

黃衫文士如影隨影，跟踪追擊，並冷笑道：「這叫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一句話的工夫，他已刺出了二十七劍，劍劍不離左南屛的全身要害。

左南屛連退十七步，對於對方的每一劍，他都毫髮不差避了開去。

黃衫文士攻到第二十八劍時，左南屛才拔劍招架，一陣金鐵交鳴聲中，也同時傳出左南屛的朗笑道：「這二十七劍還算馬馬虎虎，但如果說青出於藍，我都替你臉紅哩！」

幾句話的工夫中，黃衫文士又攻了三十劍。

但左南屛雖已亮劍，却只守不攻。

黃衫文士一面加快搶攻，一面冷笑道：「你只守不攻，是在觀察我的劍法劍路？」

左南屛道：「不！我在考驗你的六合劍法，到底有多少火候。」

「考驗的結果如何？」

「如果要我給你評分，最多只給你九十八分。」

「你好像很大方。」

「別不服氣，我的評分，的確是夠大方了，喲！對了，像這一劍，如果再偏左一寸，效果一定更好。」

對於左南屛的評語，黃衫文士想必是心中有數，居然沒接腔。

左南屛又道：「閣下，如果技只如此，我有把握，一經反擊，五百招之內，一定要你的命。」

黃衫文士道：「吹牛不管用，拿點眞功夫出來吧！」

左南屛道：「我已接下你二百四十招，還站在原地，這已算是證明我不是吹牛了！」

黃衫文士道：「這只是證明你沒有還擊之力！」

他的話聲未落，左南屛已經展開了反擊了。

「刷刷刷」一連三劍，將黃衫文士逼退五尺，並笑道：「滋味如何？」

「不過如此！」

黃衫文士冷笑聲中，忽然騰拔三丈多高，繞空半匝，揮劍直劈，同時左掌也凌空斜擊，左袖中並射出兩支袖箭來。

「三管齊下」式的攻勢，在黃衫文士這等高手使了出來，更加顯得凌厲無比。

這一驚險緊張的情況，使得一旁觀戰的青衣少婦，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驚呼。

但當事人的左南屛，却一點也不驚慌，也一點不肯示弱，硬接硬架，一招「橫架金樑」，長劍震開對方的長劍之後，同時順勢掃向對方凌空下擊的左掌，至於那兩支袖箭，一支用左手接住，一支用牙齒咬住。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黃衫文士一個倒翻飛縱出丈外。

左南屛吐掉口中袖箭，跟踪追擊，並笑道：「方才這兩下子，才眞有點兒像一個冒牌的追魂令主。」

現在，左南屛顯出了眞本事，精妙絕倫的招數連綿不斷地使出，只見他劍化千鋒，一層層，一團團地，將個黃衫文士圈入生生不息的

劍網之中。

黃衫文士似乎無還手之力而改取守勢，但他口中却還不肯示弱，且戰且走中，連聲冷笑道：「老子的玩藝兒還多着哩！」

左南屏笑道：「那很好，快點施展出來，讓本令主見識見識。」

就這說話的同時，不遠處忽然傳來一聲清嘯。

左南屏又笑道：「既然還有同伴，爲何不把他一併請來。」

黃衫文士沒接腔，只是奮力攻出八劍，將左南屏擊退三步之後，左手一揚，一團黑影向左南屏疾射而來。

匆促之間，左南屏還沒法分辨那是甚麼暗器而不便硬接，只好不加思索地橫飄八尺。

只聽「波波波」三聲爆响過處，黃衫文士身前湧現一團淡黃色的烟霧，由淡而濃，並飛快地擴大起來。

左南屏不明就裡，深恐那黃烟中有毒，只好再橫飄五丈。

也就當左南屏一飄再飄之際，那團黃霧已擴張近五十丈有餘。此情此景之下，黃衫文士和他手下的風塵三友，自然都已隱入那團黃烟之中。

這時左南屏心中一動，苦笑道：「連黃鼠狼逃命時的臭屁也學會了，這也算是夠高明的。」

那青衣少婦也飄落他身邊，笑問道：「他們都已經走了？」

「是的，這大概是五行遁法以外的遁吧！」

左南屏邊說邊「呼，呼」兩記劈空掌，將那團濃烟擊散，只見黃衫文士和風塵三友原先站立之處，已是空蕩蕩杳無人踪了。

青衣少婦又道：「不要緊，你們遲早都會在逸園碰頭的。」

左南屏沉思道：「方才那發出嘯聲的女人，是他的甚麼人？爲甚麼要把他召去？」

青衣少婦道：「那自然爲了不吃眼前虧，難道你這個當事人自己不覺得，如果打下去，那個假令主不死也得脫層皮？」

左南屏苦笑道：「今宵給他逃了，以後，可能大費週章了。」

青衣少婦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一點我要提醒你，那個假令主戴着人皮面具，那表示是些甚麼人呢？」

左南屏道：「表示是我所認識的人，也是很多人認識的人。」

青衣少婦正容的說道：「不錯，所以，對你來說，是敵暗我明，今後，你可要格外當心。」

「多謝你提醒我，」左南屏注目的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青衣少婦笑道：「這個……你暫時莫問，總而言之一句話，我絕對不是你的敵人，再見吧！」

她說走就走，話聲未落，人已長身疾射而去。

江漢財神　遭逢厄運

深溝高壘，甲第連雲，遠看直似一座城堡，這就是名震雲夢地區「江漢財神」、「雲夢大俠」衣得志的府第——逸園。

這種城堡式的豪華大宅，自從建築完成之後，十多年來，一直是一般窮小子們夢想的天堂。

天堂中，當然一切都是美好的。

事實上，逸園中的一切也的確都是美好的。

但接到「追魂令」後的逸園一切都變了。

儘管它的表面還是依然美好，但骨子裡却是一片慘霧愁雲。

武林中都知道，接到追魂令，就只有死路一條。

也儘管追魂令的對象是逸園主人衣得志，同時百日限期也還沒到，但每隔五天就有一人神秘的死亡，使得整個逸園中的人都惶惶不可終日，而感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因爲誰也沒法預測，五天之後，死亡之神會不會照顧自己。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原來是一切都美好的逸園，又怎能再美好得起來？

*　*　*

八月二十一日，逸園接到追魂令後的第八十五天。

按照往例，今宵又會有一個人神秘死亡。

已經死掉了十六個了，今宵，誰會是第十七個「幸運兒」呢？

黃昏時分，整個逸園已進入緊急戒備狀態，同時，洞庭湖方面，也由飛鴿傳書帶來消息，飛龍寨已於黎明時分變成一片劫灰，寨主胡興邦却生死下落不明。

飛龍寨比逸園早半個月接到追魂令，那麼，目前飛龍寨的下場，是否就是半個月以及後逸園榜樣呢？

看過飛鴿傳書後的衣得志，頹然靠上太師椅的椅背，長嘆出聲。

衣得志今年雖然已經五十出頭，但外表看來，頂多不過是四十左右，而且長得五官端正，身材適中，眞是堂堂一表，八面威風。

但堂堂一表是八十天以前的事，現在的衣得志，蒼老的神態已經超過了他的實際年齡了，好像是一個六十歲以上的糟老頭了。

說來這也難怪，憂能傷神，昔年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之間急得鬚髮全白，如今的衣得志，經過八十天的艱苦煎熬，又怎得不蒼老呢？

當然，也好像一點也不威風了。

他那失神的雙目凝注天空，口中却喃喃自語道：「既然那狗雜種早晨還在君山水寨，今宵，應該可以平安渡過！」

一旁的華柏堯接口笑道：「是的，不論那厮武功有多高，總是人，不可能會飛！」

話鋒一頓，又道：「不過，那厮一定還有得力的助手，何況，他還有五天殺一個的慣例……」

衣得志截口問道：「你這是說，今宵，這兒還有人會被殺死？」

華柏堯苦笑如故地道：「很難說，但屬下當然是希望他不要來！」

衣得志喟然長嘆道：「如果左南屏在這兒，我就放心了。」

華柏堯道：「姑爺是個性情中人，他的話雖然說得絕一點，但屬下斷定他還是會來的。」

衣得志又嘆了一聲，說道：「但願如此。」

一名青衣侍女，端一銀質托盤，托盤中放着一隻景德鎭製的細瓷蓋碗，走近衣得志身旁，道：「老爺，這是七夫人親手調製的燕窩湯，請趁熱吃。」

衣得志眉峯一皺道：「不要，我吃不下。」

青衣侍女怔立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衣得志又接問道：「少夫人呢？」

衣得志口中的「少夫人」，也就是妙齡守寡的兒媳文小湄。

青衣侍女道：「少夫人現在在小姐房中。」

衣得志道：「你快回去轉告少夫人，必須好好照顧小姐。」

「小姐」，指的當然是左南屏以前的夫人衣素文小姐了。

由於衣素文不諳武功，而文小湄却是逸園中有數的高手之一，所以，衣得志才有目前這一番特別的吩咐。

青衣侍女恭應一聲，剛剛回轉身軀，但覺香風微飄，托盤中的蓋碗已到了一位美艷少婦的手上。

那是一位身穿勁裝紫色衣服，肩插長劍，年約二十七八的少婦。

姣好的面孔，美妙的身材，說她既美又艷，那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這位美艷少婦，就是衣得志最末的一房侍妾，擅寵專房的七夫人尤紅玉。

尤紅玉端着那碗燕窩湯，打開碗蓋，送到衣得志口邊，未語先笑道：「爺，天塌下來也暫時別管，先喝下這個再說。」

最難消受美人恩。

此情此景之下，衣得志還有拒吃的勇氣嗎？

當他就着尤紅玉的手中一口喝下那碗燕窩湯時，尤紅玉又媚笑道：「唔……這才乖……」

也許喝得太急了一點，引起衣得志一連串的急劇嗆咳。

尤紅玉一面以一對粉拳在他背後輕輕的擂着，一面嬌笑道：「乖得太過份嘛，幹嗎那麼急！」

衣得志左臂一伸，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並在她的小臉上吻了一下，道：「小寶貝，只有你在身邊，我才忘去一切煩憂。」

尤紅玉蜷伏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中，花枝亂顫地媚笑道：「有我在你身邊，你也一定可以活到八百歲！」

對一番旖旎風光，以華柏堯爲首的一批手下人，一個個眼觀鼻，鼻觀心地視如不見。

衣得志眞的好像忘去一切煩憂了，居然呵呵大笑道：「老夫想活到一萬歲哩，幹嗎只許我活到八百歲呀！」

話聲未落，一聲冷笑劃空傳來，同時，突地湧起一陣急勁狂風，刹時之間花廳中燈火全熄。

黑暗中看不到衣得志的表情，只聽得他冷笑聲道：「好！該來的終於來了！」

衣得志可眞沉得住氣，因爲，由語聲判斷，他還坐在原地哩！

屋頂上傳來一陣叱喝之聲，而且由近而遠。

情況很明顯，敵人已在向外面逃逸中。

衣得志的語音又道：「怎麼才來又走了？」

華柏堯的語聲回答道：「志公，咱們追！」

「來不及了！」衣得志的語聲沉喝道：「燃燈！」

火光一閃，花廳中燈火復明，一幅無比恐怖的景象呈現在眼前。

面對衣得志的窗櫺上，放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人頭壓着一幅寫滿字跡，也沾上了斑斑血漬的白布。

由於心理上有準備，衣得志對於目前的一切，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但是，當他看到那顆人頭的面目時，却禁不住臉色大變地怒吼一聲道：「氣煞老夫也！」

原來那顆人頭，竟然是他最喜歡，也準備過繼給他的遠房侄兒衣光前。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衣得志當然也不會例外。

自從他的寶貝兒子於三年前死於左南屏的手中之後，他一直爲自己的香燈繼承問題苦惱。

好不容易在遠房侄兒中找到這麼一個總算是差强人意的繼承人，却想不到又被人家殺死了，這情形，又怎麼教他不惱怒交迸得幾乎要發瘋了。

尤紅玉却輕輕一嘆道：「爺，事情已經發生了，你也不用難過，你還在盛年，一定可以再生的。」

這種安慰話，不但是隔靴搔癢，也等於說廢話。

試想，衣得志有七個綺年玉貌的大小老婆，要是他還能生育，早就有了，又何至直到今天還在爲繼承問題苦惱。

這當兒，華柏堯已將衣光前的人頭移開，並將那幅白布展開在衣得志面前，道：「志公，你先看看！」

那幅白布上潦草地寫着：「衣得志，你還有一十五天好活！

「從今天起，五天殺一個人的方式會略予變更，可能是三天殺一個，兩天殺一個，也可能一天殺一個或一天殺兩個。

「本令主言出法隨，所以從現在起，整園的人，必然在死神的威脅之下，寢食難安，本令主要你在死亡之前，受盡精神上的威脅、折磨，眼看你自已的骨肉親人及親信手下，一個個都變成死人。

「衣得志，本令主現在告訴你一個最大的秘密，你的寶貝兒子衣紹裘雖然死在你女婿左南屏的手中，但實際上，本令主才是眞正的主兇，左南屏該算是無辜受累的一個。

「衣得志，老實告訴你，本令主復仇行動，早在五年之前就開始進行了。

「你一定很奇怪，你我之間究竟有何深仇大恨，值得本令主如此處心積慮地來對付你的。

「別急，在你死之前，一定會明白的，衣得志，你還能得志起來嗎？」

其實，衣得志自從接到追魂令的那天起，此刻的衣得志，雖然早已得志不起來，但他看過了那幅白布的字跡後，卻表現得非常沉着，居然連哼都沒哼過一聲。

那屋頂上的叱喝聲，也早已杳不可聞了。

現場中也是一片死寂。

半晌，還是尤紅玉首先皺眉道：「怎麼那些追敵的人還不回報？」

衣得志這才苦笑道：「回報也不會有甚麼好消息！」

他，算得上是有先見之明。

追敵的人回來了，那是一名年約半百的短裝老人，一進門就向衣得志苦笑道：「志公，屬下無能。」

衣得志截口道：「黃兄別要這麼說，那是敵人太强，請坐下來，慢慢的講。」

那短裝老人在一旁的一個錦墩上欠身坐下後，才又苦笑道：「事情說來很簡單，却也很神秘，因爲，所有擔任警戒的人，都沒有看到敵人進來。」

華柏堯插口說道：「那麼，難道咱們這兒有內奸？」

衣得志擺手制止華柏堯說下去，口中却笑道：「總算離去的時候有人看到。」

那短裝老人道：「是的，那厮離去時，就由屬下身旁丈遠處經過，就像幽靈，一閃而過。」

衣得志道：「那麼，也沒有看清楚他是怎樣的人？」

「是的，甚至連是男是女都沒法分辨出來，只看到一道黑色的影子。」

「那厮逃向後園方向？」

「是的，但後園中值勤的人都沒發現任何蛛絲馬跡，那狗雜種好像就像在後園中消失。」

他的話聲未落，忽然慘哼一聲，仰身栽倒。

明亮的燈光之下，看得很清楚，短裝老人的左胸上釘着一把飛刀，一刀致命。

同時，對面屋脊上傳出一連串沙啞的語聲道：「老賊出口傷人，該死！」

月光下，但見對面屋脊上卓立一個身着黑色長衫的人，衣袂飄蕩，大有我欲乘風離去之概。

當然，這麼一來，四面警戒的人都叱喝連連，紛紛向那黑衣人撲去！

當先撲上去的是華柏堯，華柏堯使的是一把緬鐵軟刀，身形才落，但見寒芒連閃，已疾如閃電地攻出了二十四刀。

使緬刀的人必經具有精湛的內力，華柏堯身爲逸園總管，自非泛泛之輩，目前他攻出二十四刀，使得既狠又準又快，端的是雷霆萬鈞之勢，令人怵目驚心。

但說來可令他喪氣，他連吃奶的氣力都使了出來的二十四刀，那黑衣人却好像根本沒當一回事，甚至連兵刃都沒亮出，只不過是以美妙的姿態快速地飄閃着。

當華栢堯的二十四刀攻完之後，不！不是攻完，而是他的刀尖被對方以拇指挾住了。

黑衣人挾住對方的刀尖之後，冷笑一聲道：「華栢堯，不是我看不起你，憑你這兩手三脚貓功力，即使再練上半個甲子，也不夠資格在我面前遞爪子。」

華栢堯當然不甘心自己的兵刃被制，極力掙扎，但却猶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那黑衣人又冷笑道：「華栢堯，今宵我已經殺了兩個，不能自毀諾言，所以，你至少還可以多活

一天！滾！」

「滾」字聲中，挾着對方刀尖的右手向前一送。

華栢堯雖然沒有「滾」下屋頂，但却在對方那一「送」之下，踉蹌地退了七大步，「唏哩嘩啦」聲中，不知被踩裂了多少瓦片。

衣得志也早到達現場，此刻臉色一變，冷笑道：「高明！」

那黑衣人冷笑道：「還用你說嗎？」

衣得志不怒反笑道：「眞是才給你四兩顏色，就想開染坊了。」

「嘩啦」一聲，一抖手中的「九環金背大砍刀」，沉聲問道：「你就是那個追魂令主嗎？」

黑衣人傲然的點頭道：「不錯。」

「總該有個姓名吧。」

「當你臨死之前，本令主一定會告訴你。」

「你戴着人皮面具？」

「不錯。」

「看情形，老夫想問點什麼，是問不出什麼名堂來了。」

「是的，從現在起，到第十五天，也就是憑九月初六那天，即使你不問，我也會主動解開你心中的疑團，現在，最好是免開尊口。」

衣得志冷笑道：「好！不動口就動手，亮兵刃吧！」

黑衣人道：「免啦，本令主去而復返，可不是爲了要跟你動手！」

衣得志道：「老夫不管你爲何去而復返，既然來了，可由不得你。」

「嘩啦」一聲，九環金背大砍刀挾着一片勁風，向對方攔腰橫斬。

衣得志的九環金背大砍刀，重達五十四斤，是屬於重兵刃，他就是憑這把大刀和九九八十一招「風雷刀法」，享譽武林。

目前，他這含恨之下的雷霆一擊，自是非同小可，憑那黑衣人的狂傲，好像也不敢輕攖其鋒，而横飄丈二三之外，「嗆」然亮劍。

衣得志如影隨形，跟踪進擊。

他那九九八十一招「風雷刀法」，一經施展開來，就發出懾人心魄的風雷之聲，加上那九個鋼環的「嘩啦」響聲，刀法之奇詭、凌厲姑且不說，光是那聲勢，就令人觸目驚心。

黑衣人僅僅是一退之後，就亮劍還擊，使的是「六合劍法」。

目前這個黑衣人，也就是三天前在矮松崗中，跟左南屏交過手的那一位黃衫文士，祇不過是換上了一件黑色長衫而已。

同樣的人，同樣的劍法，對左南屏時，感到縛手縛脚，但目前對衣得志時，却顯得游刄有餘。

不論衣得志的攻勢有多凌厲，黑衣人却一直是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見式破式，化解得輕鬆已極，也好像對衣得志的刀法變化，瞭如指掌，祇守不攻。

他不但祇守不攻，並笑問道：「衣得志，現在你該知道，自己有多少份量了？」

衣得志急在心頭，祇是悶聲不響，加速搶攻。

黑衣人又道：「衣得志，你知不知道，本令主爲何不反攻？」

衣得志大顯神威，「刷！刷！刷！」一連三式絕招，將黑衣人逼退八尺，並沉叱一聲：「下去！」

黑衣人祇要再退三步，就眞的要「下去」了，因爲，他已退到了屋頂的邊緣。

但事實上，黑衣人已經穩住了，衣得志已沒法再越雷池一步。

而且，一直到現在，他仍然採取的是守勢，而未曾反擊過。

「作夢！」黑衣人穩住了退勢之後，並冷笑道：「衣得志，風雷刀法的連環三絕招已經施展出來，你已經算得是黔驢技窮了，但我不能不誇獎你幾句，當你施展連環三絕招時，才眞正像個雲夢大俠的樣子。」

這眞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衣得志沒有接腔，祇是加緊搶攻。

但儘管他已使出渾身解數，却是連半步也沒法再將對方逼退。

而且，黑衣人依然是祇守不攻，並狂笑道：「現在老子告訴你，爲什麼本令主去而復返，又祇守不攻，你且洗耳恭聽着。」

他時而稱「我」，又稱「老子」，繼而又稱「本令主」，由表面看來，好像是語無倫次，但骨子裡却表示，他目無餘子之下的極度狂傲。

衣得志的攻勢也緩了下來，並冷哼一聲道：「有屁快放！」

黑衣人笑道：「保持一點雲夢大俠的風度，好嗎？」

一頓話鋒，又道：「聽着，老子去而復返是由於方才那幅白布之上所寫的尚未盡意，特來加以補充，這未來的十五天之中，我要殺光你的親人及親信手下，這也就是說，我要你親眼看見自己的親人和親信手下，一個個先你而死，讓你在死前受盡精神上的折磨。」

衣得志道：「好主意……」

黑衣人截口道：「的確是不賴。」

衣得志冷笑道：「你辦得到嗎？」

黑衣人道：「老子辦不辦得到，你我各自心中有數，事實上，今宵和以往的十八個死人，也足以證明一切。」

衣得志沒接口，但手上的攻勢仍在進行，他那九九八十一式的風

雷刀法，已經是第六次從頭開始了。

但那黑衣人仍然站在距屋頂邊緣三尺處，從容的見招拆招，雙脚不曾移動過半步，並又含笑接道：「現在，說到我不反擊原因，老子要給你多活十五天。」

想想這話，眞夠氣煞人。

這不是等於說明了，我一還手，你就沒命了嗎？

衣得志以行動代替了說話，他的攻勢又加强了，但不論他如何加强攻勢，仍然沒法逼得對方還手。

武林中，實力主宰一切，技差一籌，縛手縛脚，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衣得志的額頭已沁出汗珠。

一旁的尤紅玉仗劍而前，嬌笑道：「老爺子，奴家來幫助你。」

那黑衣人搶先截口道：「七夫人，不敢有勞芳駕，在下告辭了！」

「噹」地一聲，震開衣得志的大刀，人已長身飛射而起，直向左側屋頂疾射而去，並朗聲笑道：「衣得志，割下你半隻左耳，算是先收一點小小的利息。」

衣得志的左耳被割去一小半，如非是對方說明，他自己還沒有察覺到哩！

也就當衣得志感到左耳一涼之間，左側屋頂上傳來一聲勁喝：「留下命來！」

那黑衣人的語聲冷笑道：「放屁！」

「噹」地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祗聽得那黑衣人「咦」了一聲，道：「你這老小子還有一點蠻力。」

另一人冷笑道：「老夫所有的，又何止是一點蠻力而已。」

「嗆嗆嗆！」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那黑衣人朗聲笑道：「很好，想不到逸園中還有你這樣高明的人物。」

「老夫不算高明，是你自己太過差勁了吧！」

「你老小子不但身手高明，連罵人的技巧也好像高人一等。」

「過獎，過獎！其實，逸園是臥虎藏龍之地，眞正高明的人物，你並未見識到啦！」

「老子不信！」

「老夫就是證明之一。」

「你老小子，怎麼又自稱起高人來了？」

「在你面前，老夫自稱高明，也決不會臉紅的。」

「那是你老小子皮厚……」

這時，以衣得志爲首的逸園高手，也都紛紛趕達現場。

祗見跟那黑衣人殺得難分難解的，是一位外表毫不搶眼的糟老頭。

約莫六旬多些的年紀，一身青布短裝，足登多耳麻鞋，腰插旱煙管，手中使的却是一支長劍。

這位外表毫不搶眼的糟老頭，劍法却有特別令人搶眼的造詣，奇詭、快速、凌厲兼具，有攻有守，一時之間居然跟黑衣人殺個難分難解。

衣得志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星目中精光一閃，皺眉低語道：「怎會是他……」

他！他是誰？

＊　＊　＊

那黑衣人接問道：「你老小子在逸園『官』稱何職？」

那短裝糟老頭子笑笑道：「老夫忝爲掌門人……」

那黑衣人訝問道：「是哪一個門派的掌門人？」

那短裝老人呵呵大笑道：「老夫是逸園大門的掌門人。」

「你敢找老夫開心！」黑衣人一連三式快攻，將對方逼退三尺，並冷笑道：「老虎不發威，你將牠當作病貓了！」

那短裝老人笑道：「我老人家沒有龍陽之癖，你老小子又不是兔崽子，即使是兔崽子，也已經是人老珠黃了，老夫沒有神經病，爲何要找你開心？」

他連笑帶說，一陣快攻，也將黑衣人迫退三尺，並放聲大笑道：「你老小子不但是病貓，而且馬上就會變成死貓！」

那黑衣人冷笑道：「誰生誰死！待會兒自可由事實證明。」

一頓話鋒，又道：「你果眞是逸園的門房？」

那短裝老人道：「如假包換。」

那黑衣人道：「這……這太不可思議了。」

目前這情形，不但那黑衣人覺得「太不可思議」，連身爲逸園主人的衣得志，也深感困惑。

因爲，那個短裝老人的確是逸園的門房。

此人姓丁，由於排行第二，逸園中上上下下等人都叫他老丁，或者是丁老頭。

由於逸園在武林中的聲望，自然是上上下下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丁二自然也不例外。

但衆所週知，丁二却絕對不是像目前所表現的這樣的高手。

那麼，目前這情況，該是如何解釋？

＊　＊　＊

丁二跟黑衣人交手已逾二百招，仍然是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黑衣人又問道：「你使的是風雷刀法嗎？」

丁二道：「難道不可以？」

他是逸園的門房，而風雷刀法是衣得志成名的刀法，所以，他這一反問自然是理直氣壯。

黑衣人接又問道：「但你用的是劍？」

不錯，丁二是以劍代刀使風雷刀法，而且使得得心應手，也居然有風雷之聲。

丁二又笑道：「能以劍代刀，正是我老人家的高明之處呀！」

這答覆，不但使那黑衣人爲之啼笑皆非，同時也使一旁的衣得志浮現一臉的苦笑。

緊倚偎在衣得志身邊的尤紅玉也皺眉說道：「眞想不到，丁老頭居然有這麼高明的身手。」

衣得志苦笑如故，沒接腔。

尤紅玉又道：「老爺子，你是幾時將風雷刀法傳給老丁的？」

衣得志漫應道：「我根本就沒有傳給他……」

「那麼，他這風雷刀法由何而來？」

「誰知道呀！」

「老爺子，你看，他能制服那黑衣人嗎？」

「除非他另有高明的絕技，否則就很難了！」

這時，丁二忽然連施三記絕招，每招九式，三九二十七劍，就像暴風雨中爆出的一連串閃電，將黑衣人逼得連連後退，並冷笑道：「見不得人的老小子，現在，你見識一下我老人家的眞正劍法。」

不錯，目前丁二這三招二十七劍，使的正是劍招，但這劍招不但是當事人的黑衣人看不出對方是何路數，連冷眼旁觀的衣得志，也沒有看出他的路數來。

黑衣人接完了那雷厲風行的二十七劍，已退到屋頂邊緣。

同時，不遠處也傳來一聲猶如鳳鳴的清嘯，一如三天之前，在矮松崗中的緊要關頭時，所傳來的那聲清嘯一樣。

丁二一頓話鋒，又道：「叫你的同伴一齊上吧！否則，百招之內，老子一定教你腦袋搬家！」

那黑衣人冷笑道：「別說夢話！老子懶得跟你瞎纏，告辭了！」

話落，奮力一招「夜戰八方」，盪開了對方的攻勢，趁勢長身而起，向另一幢的屋頂疾射而去。

「留下命來！」

這喝聲是丁二和衣得志兩人幾乎於同一刹那間叫出。

同時，他們兩人也一同飛身追截。

一聲嬌叱：「打！」

祗見四道黑影，由橫裡疾射而來，分取丁二及衣得志兩人的胸腰要害，勢急勁猛，加上那破空尖嘯，聲勢至爲懾人。

「叮噹」兩聲，四支暗器分別被丁二和衣得志兩人以兵刃磕飛，但他們那疾射的身形，也無形中爲之遲滯了一下，而那黑衣人却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丁二還要繼續追趕，但衣得志却沉聲喝道：「老丁，窮寇莫追，算了！」

遠處，傳來那黑衣人的冷笑道：「有種！你就追上來！」

衣得志不理會那黑衣人的冷言冷語，却向丁二笑道：「老丁，今宵可眞虧了你……」

丁二飛快的接口道：「老了，這算不了什麼啊！」

尤紅玉也嬌笑道：「老丁，眞想不到，你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你的保密功夫可眞不錯啊！」

丁二傻笑道：「七夫人說笑了，其實像方才那情形，祇能算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碰巧而已。」

衣得志却含笑道：「老丁，咱們下去再談吧！」

回到花廳之後，門房老丁變成座上客，所有奉承都集中向他一個人身上。

對衣得志來說，這是他將近三個月以來最開心的時刻。

也由於擔心誰是今宵的「幸運兒」，整個逸園的人都食不知其味，連晚飯都是草草用過了就算。

現在，由於平空獲得了這麼一位高明的高手，衣得志興奮之下，吩咐重開盛筵，一則替老丁慶功，二則也是補充方才沒吃好的晚餐。

好像在逸園這樣的豪門，一切山珍海錯，都是現成的，整桌的盛筵，都可以頃刻立辦。

不過儘管酒席非常豐盛，但參與這一盛筵的，却祇有四個人，也就是衣得志、尤紅玉、華栢堯、丁二四人。

也許由於太興奮了，對着滿桌的美酒佳餚，却全部胃口皆缺。

酒過三巡之後，衣得志目注丁二笑問道：「老丁，你到逸園有多久了？」

丁二沉思着道：「到這個月底，剛好是六年零七個月。」

華栢堯插口說道：「對了，我記得你是由姑爺介紹來的。」

這也就是說，老丁是由左南屏介紹來的。

丁二點點頭道：「是的。」

衣得志接口問道：「老丁，憑你這高明的身手，爲什麼要屈就這門房的職位？」

丁二含笑反問道：「我想，老爺子也一定想知道，我跟姑爺的關係？」

衣得志道：「不錯。」

丁二道：「說起來好像很老土，我曾經是一個獨行大盜，在一次被俠義道中人物的圍攻中，是姑爺救了我，以後，我堅決要求，以奴僕的身份，終身伺候他。」

既然自願終身爲奴，那麼，他

之所以屈就逸園門房，也就不足為奇了。

他一頓話鋒，又說道：「姑爺的本意，是要在這兒安置一着閑棋，以備不時之需。」

尤紅玉笑道：「今宵，果然派上用場了。」

丁二苦笑道：「可惜徒勞無功。」

衣得志道：「那是老匹夫太狡猾了，其實，你已經幫了我很大的忙，也替逸園爭回很大的面子。」

丁二道：「志公，你這一說，祇有增加我的慚愧。」

尤紅玉向衣得志嬌笑道：「老爺子，你總不能再讓他擔任門房吧？」

「那是當然！」衣得志目注丁二，很誠懇地說道：「丁二，暫時請你屈就總護院一職。」

總護院的地位與總管平行，那是逸園中三個僅次於衣得志的職位之一，另一個職位就是總巡察。

由於總巡察的職位是外勤，也就是代表衣得志巡查各地分支機構。

逸園的總巡察衣得功，是衣得志的遠房堂弟，算得上是衣得志的親信，也是逸園中僅次於衣得志的高手，三個月前因公外出未歸。

至於原先總護院黃侗，也就是不久之前被黑衣人的飛刀一刀制命。

*　*　*

對一般人來說，由門房擢升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護院，算得是平步青雲，打着燈籠也不易找得到的好事，但丁二却連連搖手苦笑道：「志公，使不得，使不得！」

衣得志訝然的問道：「為何使不得？」

丁二道：「請別問為什麼，使不得就是使不得。」

衣得志苦笑道：「我明白，憑你丁兄的高明身手，即使總護院一職，也是太委屈了。」

「老丁」變成了「丁兄」，連稱呼也改了。

丁二正容說：「志公千萬別這麼說，請別忘記，我一直是一名門房。」

衣得志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看情形，必須得到左南屏的同意才行。」

丁二的嘴皮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衣得志又道：「就這樣吧！且等我跟南屏見了面之後再說。」

丁二含笑接口道：「多謝志公的諒解！」

接着，又正容的說道：「志公，現在我丁二仍然是門房，也仍然一秉初衷，竭盡所能為您效力。」

「多謝丁兄。」

「我想，還是叫我老丁，比較自在一點。」

「也好，恭敬不如從命。」

尤紅玉插口笑道：「其實，叫老丁也比較親切一點，一向就叫慣了嘛！」

丁二含笑點頭道：「正是，正是。」

衣得志沉思着道：「不過，我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老兄能夠答應。」

丁二不加思索地道：「志公有什麼吩咐，請儘管說，祇要我丁二所能做的事，不論是赴湯蹈火，都絕對勉力以赴。」

「那我先謝了。」衣得志輕嘆了一聲道：「家門不幸，突然遭此劫難，雖然是由於敵勢太强，但我還是懷疑逸園中潛伏有內奸。」

丁二點點頭道：「這一點，丁二也有同感。」

衣得志道：「强敵固然可怕，內奸却更令人擔心。」

丁二道：「是的，不過，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查得出來。」

衣得志道：「我明白，這是急不來的事，我想，左南屏還沒回來之前，有關內宅安全，就全偏勞你老兄了。」

丁二苦笑道：「志公，別叫我老兄，但這任務我丁二一定全力以赴。」

衣得志道：「好！老丁，從現在起，有關內宅安全的千斤重擔，就付託給你了，來！喝酒！」

大夥兒都乾了一杯之後，一直祇聽不說的華栢堯，目注丁二笑問道：「老丁，大事已經談好了，現在，我要問些題外話，可以嗎？」

丁二笑道：「華總管太客氣了，有什麼話請儘管問就是。」

「多謝丁兄！」華栢堯清嗽了一聲之後，才注目問道：「丁兄方才所表現的超絕身法，實在令人佩服，但在座諸位，包括志公在內，都沒看出丁兄的武功路數。」

丁二截口笑答道：「華總管的意思，是想知道我的出身來歷？」

華栢堯道：「正是。」

丁二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本來是一個獨行大盜，原有的武功，都是剽竊湊合而來，這一點，我想，由我方才所使的志公的風雷刀法，已足以證明了。」

「你也會使姑爺的六合劍法？」

「是的，六合劍法是姑爺所傳授的，但風雷刀法，却是由志公平日練刀時，日積月累所剽竊而來。」

衣得志插口笑道：「你這套剽竊而來的風雷刀法，已經比我這個原主高明得多了。」

丁二苦笑道：「志公過獎啦！」

七夫人身穿半透明睡袍，走向衣得志……

衣得志苦笑道：「我是實話實說，一點也不算過獎。」

丁二又向華栢堯笑問道：「華總管，還有疑問嗎？」

華栢堯笑了笑道：「多謝丁兄，沒有了。」

衣得志却笑問道：「老丁，姑爺離開逸園之後，你們之間是否還經常聯絡呢？」

「沒有。」丁二正容道：「不瞞志公，三年前，當姑爺離去時，我也想跟隨他一起去的，但被姑爺訓斥了一番，祇好留了下來。」

衣得志好像還想問點什麼，尤紅玉却搶先嬌笑道：「別儘說廢話了，酒菜都已涼了。」

衣得志啞然失笑道：「對！對！來，喝酒……」

*　*　*

三更不到，整個逸園已難得見到一絲燈火。

當然，難得見到一絲燈光，並非是絕對見不到燈光，祇不過能見到的燈光少之又少而已。

而這少之又少的燈火，又全在內宅之中。

逸園內宅，週圍有一道丈高的圍牆，那是男人的禁地，除了衣得志本人之外，別的男人別說走進去，即使接近圍牆的三丈距離之內，也都有被格殺的可能。

現在，這內宅中少之又少的燈火，也祇有三處，那就是七夫人尤紅玉的房間、衣素文的房間，和另一處平房中的丁二的房間。

對了，丁二能住進內宅中來，那是除了衣得志和以往逸園姑爺左南屏之外的第三個男人。

*　*　*

既然房間中還亮着燈火，那表示室內主人還沒有就寢，但對丁二來說，却是已經進入「半就寢」的狀態中了，他正在伏在桌上鼾聲大作哩！

桌上還有四碟鹵菜和一隻酒壺，鹵菜好像沒有動過，但壺中美酒已點滴無存。

眞是好一個老酒鬼。

這位老丁，本來是被請進來保護內宅的安全，目前這樣子，別說保護別人，他自己的安全也需要別人保護才行哩！

丁二是正在夢見周公，另兩個有燈光的地方，情況如何？

大致說來，逸園的內宅，分為三部份，也就是成為品字型的三棟樓。

衣得志和他的七位如夫人獨居一棟最大的三層大樓，他的女兒衣素文，媳婦文小湄分別居住一棟兩層的精緻小樓。

現在，衣得志正在尤紅玉的房間中，獨坐窗前，凝望虛無遙遠的夜空，默然不語。

尤紅玉好像是剛剛沐浴罷，穿着一襲半透明的粉紅色睡衣，光着一雙修長、雪白、粉光嫩緻的大腿，帶着一陣香風，偎向衣得志身邊，媚笑道：「老爺子，你在想什麼呀？」

「不想什麼。」

衣得志雖然回答了四個字，但語聲低得像蚊子叫，神色木然，也仍然凝望着窗外的夜空。

尤紅玉有點近乎撒嬌，也是存心挑逗地，注視着他笑問道：「你看，我這件新做的睡衣美不美？」

她那件睡衣固然是美，但是更美的却是她那美妙、而令天下男人意亂情迷的胴體。

對這一點，尤紅玉本人也極有自信。

但事實上，目前這美妙的胴體，好像已失去了對男人的魅力，祇見衣得志茫然的道：「美……很美……很美……」

尤紅玉不輕也不重地搥了他一拳，嬌嗔地道：「你……你是怎麼啦？」

「我……我沒有什麼呀！」

「你一定是在想念着三房那狐狸精了。」

「狐狸精？沒有呀！」

也不知衣得志是由於目前的劫難而心事重重，而神不守舍？還是由於長年依紅偎翠，房事過度而力不從心，才故意裝痴扮傻。

慾念方熾的尤紅玉，眞是慾火怒火齊來，擰着他的耳朵，把他拉了起來，嬌聲叱道：「走！找你的狐狸精去……」

她可眞是「令到法隨」，嬌叱聲中，硬行將衣得志「拖」了出去，並「砰」地一聲關上了房門。

妙的是，衣得志一點反抗的意思都沒有，祇見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蹣跚地消失於廻廊的盡頭。

正由窗口探望着的尤紅玉，禁不住頓足嬌嗔地低聲自語道：「死鬼，今後你永遠不要進我的房門。」

她的話聲未落，忽然一道人影穿窗而入，並且以無比的手法，穿窗而入的同時，點了她胸前的三處穴道，並低聲沉喝道：「噤聲。」

緊接着，窗門也關上了。

在逸園中，尤紅玉亦是有數高手之一，即使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但目前，却被這個不速之客一下子就給制住，則這個不速之客的身手之高，也就不難想像了。

窗門被關上，已看不到室中的情形，却可以聽到尤紅玉低低語聲。「你……你是什麼人？」

尤紅玉的語聲不但低微，而且充滿了驚悸的味道。

另一個低微的男人語聲道：「我是救火員啊！」

「救火員？這兒沒有失火？」

「妳滿腔慾火，難道不需要急救？」

繼之是一串低沉曖昧邪笑聲。

很顯然，那男人的話正搔到了她的癢處，沒接腔，自然表示默認了。

少頃，那男人又邪笑道：「我沒說錯吧？」

尤紅玉苦笑道：「救火怎能這樣救法的……」

那男人的反應很快。「對！應該到床上去的。」

「還有，我全身都不能動彈啊！」

「那好辦，到了妳需要動的時候，我自然會讓妳動的。」

一串脚步移動着，由窗前移向床前。

尤紅玉的語聲又道：「還不將那勞什子取掉！」

那男人的語聲回答道：「什麼勞什子呀？」

「那幪紗巾。」

「啊……」

「哦……原來是你……」

很顯然，那男人的幪面紗巾揭開了，露出本來面目。

祇是，那究竟是誰？

那男人又邪笑道：「妳很意外？」

「是很意外。」尤紅玉的語聲道：「你的膽子可眞不小！」

「有道理，色膽包天啊！」那男人的語聲接道：「其實，也算不了什麼，別人將逸園當作龍潭虎穴，我却沒把它放在眼中，這兒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愛來就來，要去就去。」

「你就是那位追魂令主？」

「妳看像不像？」

「有點兒像，又有點兒不像。」

那男人沒答話，燈火忽然熄了，並傳出一串「悉悉率率」的寬衣之聲。

尤紅玉的語聲又道：「你急什麼？」

那男人的語音邪笑道：「救火嘛，那能不急呢？」

「謝啦！我的火已經熄掉了。」

「沒有，我感覺得到，妳的火不但沒熄滅，而且燃燒得正旺盛。」

尤紅玉發出一聲顯然是在極力強忍着，却又忍不住的呻吟聲。

男的語聲帶着喘息。「怎麼樣？我這個救火員還算是稱職吧？」

尤紅玉的語聲媚笑道：「別……別得意得太……太早……當心老丁……前來……煞風景……」

兩句話斷斷續續說了老半天，

好吃力。

其實，此情此景之下，尤紅玉是沒有工夫說話，也不該說話。

那男人又道：「妳以爲……我怕那……個糟老頭？」

「不怕……那……傍晚時在屋頂上……證明了一些什麼？」

「證明我藏了私……」

「不……是證明你皮厚……」

「還有心黑……老實告訴妳……我在酒中弄了點手脚……老丁是來……來不了……所以妳盡可以放心大膽……恣意的享受……」

「眞的？」

「事實會證明了一切……」

回溯前程　深信因果

丁二眞的如此差勁，中了暗算嗎？

事實的確是如此。

因爲，他已由趴伏在桌上躺到了地面，四仰八叉，睡相實在不雅觀。

不過，並不是死去，祇是呼呼的大睡而已。

其實，由另外一個角度看來，睡與死是沒有多大分別。

目前的丁二雖然還活着，但是死神已經在向他招手了。

因爲，窗外正有一把雪亮的飛刀，瞄準他的眉心哩！

由於窗外那個企圖暗殺丁二的人，是躲在暗影中，因而沒法看到那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也許是那位仁兄太小心，或者是太膽小了，祇看他那把飛刀瞄了又瞄，却一直沒有出手。

由衣得志所住的靜樓方向，有沉重的脚步聲傳來。

窗外那人意識到不能再等了，祇見寒芒一閃，飛刀疾射丁二的眉心。

丁二正睡得像個死人，而雙方的距離又這麼近，此情此景之下，祇要是對暗器功夫稍有造詣之人，都可以將丁二一刀致命。

退一步說，即使忙中有錯，萬一略有偏差，丁二沒有當場畢命，也必然離死不遠了。

所以，那暗殺丁二的人，飛刀出手之後，連看都不看一下，就以最快的速度動作轉身開溜。

可是他忙中有錯，同時又賊運欠佳，他開溜的方向，竟然是朝着有沉重脚步聲傳來那一邊的走去。

而且，他的身形才動，背後已傳來了丁二的冷笑聲道：「鼠輩躺下！」

他，心中「不好」的念頭還沒有轉完，祇覺腰際一陣劇痛，已扎進一把飛刀——那把本來是屬於他自己的飛刀。

慘呼聲中，一道人影迎面疾射而來，並沉聲勁喝道：「什麼人？」

丁二揚聲答道：「可能是內奸……」

話聲中，人如天馬行空，一下子射落那人身邊抓個正着。

那賊運欠佳的人，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加上又身負重傷的情況之下，好像沒有逃走的打算，被丁二抓住之後，也一點都沒有掙扎，表現得很合作。

「是誰？」

話聲與人影齊落，是衣得志。

丁二道：「是阮護院。」

阮護院名忠，出身青城，是名門弟子，身手很不錯，外貌很忠誠，進入逸園已有八年，平時也一直表現得很稱職。

誰會想到像這樣的人，竟然會和他的名字背道而馳，變成敵人的爪牙。

因此，衣得志氣極之下，揚手就是一記耳光，並怒叱道：「老夫那一點待你不好？」

丁二苦笑道：「志公，這不是待人好不好的問題，是人性的弱點。」

衣得志也苦笑道：「老丁，還是你行，一上任就抓住一個了。」

丁二道：「志公過奬了，其實我這點成績，還是冒着生命的危險換來的……」

接着，把方才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

衣得志聽完了之後，臉色一變，道：「他們居然在酒中弄手脚！」

丁二報以苦笑。

衣得志又道：「那麼，厨房中也有奸細嗎？」

丁二苦笑如故道：「這一點是可以循綫索追查的。」

衣得志一把抓住阮忠的前胸，怒喝道：「說！你的主子是誰？」

阮忠已不能答話，他已經死了，七孔流血，全身一片烏黑，死狀奇慘。

衣得志不由一怔道：「是飛刀上有毒？」

丁二道：「飛刀上沒有毒，很可能是事先於口中裝有藏毒的假牙。」

衣得志長嘆了一聲，說道：「好狠毒的手段！」

丁二道：「雖然這辦法不新鮮，却是控制奸細最有效、也最可靠的辦法。」

衣得志一挫鋼牙，道：「走，咱們先從厨房起查下去。」

「不忙。」丁二注目問道：「志公，您那邊有事？」

「沒事。」

「您不該離開靜樓。」

「這……那賊子說過，一天殺一個或兩個人，今宵，他已經殺了

兩個，不可能再……」

丁二截口苦笑道：「那鼠輩說的話，您怎能當眞？」

「對！我這就回去。」衣得志接道：「祇是，那厨房的內奸……」

丁二飛快的接道：「那不急，祇要你先給負責內宅圍牆巡邏的人下一道命令，任何人沒有您特別的命令，不許私出圍牆就行了，一切且等天亮再說，目前是安全重於一切。」

衣得志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我也得趕去少夫人和小姐的住處去看一看！」

「請多多費心……」

* * *

一間豪華臥室。

兩位絕代佳人。

臥室是衣得志的女兒衣素文的臥室。

兩位絕代佳人中，一位是衣素文，一位是衣得志的兒媳，妙齡守寡的文小湄。

一身勁衣，肩插長劍，有着八分姿色，約莫年華雙十，冷艷中却隱含少許無形媚勁的文小湄。

同樣同有八分姿色，體態却較爲豐盈，約莫花信年華，眉宇間籠罩一抹淡淡輕愁，著青色彩裙的是衣素文。

這兩位，儘管是富甲一方，號稱「江漢財神」的衣得志女兒和兒媳，但却都是布衣荊釵，脂粉不施。

當然，她們之所以布衣荊釵，脂粉不施，是由於她們的特別身份。

因爲，文小湄是寡婦，而衣素文却是「休」掉了丈夫的「棄」婦。

以她們這種特殊身份，如果還穿綢戴金，塗脂抹粉，打扮得珠光寶氣，縱然不招物議，自己也會感到很不是味道的。

儘管她們都是不施脂粉，一派天然本色，但她們的俏臉上却呈現一抹輕微的酡紅。

因爲，她們正在喝酒，兩人都有了三分酒意。

其實，這也難怪，年紀輕輕就過着孤衾獨擁的日子，春花秋月等閒渡，眼看樑間飛燕，花前粉蝶，都是雙雙對對的，怎不興「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之感。

更何況，一向處於順境中的逸園，正遭受空前危難，人人都隨時有生命之虞，此情此景之下，她們不借酒消愁，又能做些什麼呢？

問題是：酒，眞能消愁嗎？

那麼，借酒消愁愁更愁，酒入愁腸化作傷心淚，又如何能解釋呢？

* * *

她們很少說話，酒也是淺嚐即止，按說不可能喝得太多，也不可能喝醉，但很多個「淺嚐」加起來，不自覺的喝下去的酒，就相當可觀了。

現在她們至少也有四分酒意了。

當然，她們俏臉上的酡紅也加深了，而顯得特別艷麗，格外撩人。

儘管她們已有了四分酒意，但文小湄却好像興緻甚濃地，仍然把盞添酒。

衣素文連忙伸手制止道：「小湄，不能再添了。」

文小湄打了一個酒呃，道：「大姊！別掃我的興，妳我都是同病相憐的可憐蟲，長夜漫漫，不喝酒能做些什麼呢？」

衣素文苦笑無言。

文小湄幽幽地長長一嘆，說道：「李後主說得好，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衣素文皺眉苦笑道：「小湄，別忘了，目前妳是我的保鏢。」

「我沒忘記。」

「可是，妳要是喝醉了，怎麼辦？」

「放心，這點酒，醉不倒我的。」

「我已經有點頭昏了哩！」

「妳頭昏不要緊，祇要我這個保鏢不頭昏就行了。」文小湄笑着，忽然「咦」了一聲，道：「奇怪，我怎麼也有點頭昏起來？」

窗外忽然傳來一聲陰冷語聲，道：「一點也不奇怪。」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穿窗而入。

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祇有一雙眼睛露出外面的黑衣幪面人。

文小湄反應很快，儘管在發生意外的情況之下曾經微微一怔，但那黑衣幪面人身形才落，她的右手翻腕拔劍，左掌也同時擊向對方的前胸，而且，那一掌也實實在在的擊中了。

不幸的是，她那實實在在的一掌，却是軟綿綿地，沒有一點勁力。

那黑衣幪面人一把扣住她的手腕，邪笑道：「小寶貝，現在妳也一定已經明白，甚麼叫做『一點也不奇怪』了。」

說着，並順手點了文小湄、衣素文兩人的兩處大穴，道：「少夫人，妳一定認爲我這一手是畫蛇添足，多此一擧吧？」

這話意已很明顯，既然早已在酒中做了手脚，那麼，點不點穴道都已經無關重要了。

事實上也是不錯，祇見文小湄嬌軀一晃，立即倒了下去，而衣素文却已伏在桌上了。

文小湄等於投懷送抱，倒入黑衣幪面人的懷中。

軟玉溫香抱滿懷的黑衣幪面人，忍不住在文小湄的香腮上親了一下，道：「可憐，都是花樣年華的美人兒，一個守活寡，一個却做了小寡婦，老天爺也不免太混賬了。」

他精目一轉，又邪笑道：「現在好了，待會，妳們兩個都可以痛痛快快地恣意享受了……」

令人費解的是，目前這一幕，全落在暗中戒備的丁二的眼中，但丁二却並未採取解救的行動。

還有，距丁二約莫十五六丈的花叢中，也有人在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那是曾經在矮松崗中，跟左南屛打過交道的那位青衣少婦。

但這兩位都沒有採取行動，也好像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的打算。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儘管整個逸園戒備如臨大敵，內宅的圍牆外也是刁斗森嚴，但內宅却是一片寂靜，也祇有衣得志和丁二兩個男人。

現在，那黑衣幪面人如入無人之境似的。

不但已經登堂入室，而且還劫持了衣素文、文小湄兩人。

另一邊，那神秘男人也毫無忌憚地進入了尤紅玉的香閨。

那神秘男人的黑衣幪面人，是如何進入內宅的？

負責保護衣素文、文小湄二人安全的丁二，爲何見危不救而僅作壁上觀？

那位青衣少婦，又是什麼來歷？

* * *

那黑衣幪面人先將文小湄的嬌軀放落窗外，然後走向衣素文的身邊，準備如法炮製。

他本來是穿窗而入的，現在他準備將兩個俏佳人帶走，而窗戶又太小，祇好先將兩個俏佳人一個一個放落窗外。

但就當他雙手托起衣素文的嬌軀，情不自禁地想親親她的俏臉時，突覺腰眼一麻，人已沒法動彈了。

而衣素文却已輕捷地滑落一旁，並順手賞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道：「該死的鼠輩……」

衣素文本來是不諳武功的。

何況，她所喝的酒中還事先做了手脚，而且還被點了穴道。

所以，那黑衣幪面人對目前的變化，不但有陰溝裡翻船之感，也是一頭霧水，莫名其妙。

衣素文略一沉思，將窗外的文小湄提了進來，解了她被制的穴道，並用冷水將她噴醒。

文小湄一經甦醒，立即向衣素文問道：「大姊，是誰救了我們？」

衣素文含笑反問道：「猜猜看？」

「是丁老頭？」

「不是。」

「是爹？」

「也不是。」

文小湄以衣袖拭去被噴得一頭一臉的涼水，苦笑道：「我的好大姊，別賣關子啦！」

一旁的黑衣幪面人插口苦笑道：「少夫人，救妳的就是妳的『好大姊』啊！」

文小湄無暇查問黑衣幪面人的來歷，脫口反問：「眞的？」

那黑衣幪面人道：「眞的假的，問問妳那位好大姊，自然就明白啦！」

衣素文不待文小湄發問，含笑說道：「是眞的。」

文小湄訝問道：「可是，妳是不諳武功的啊！」

衣素文道：「是的，包括我爹在內，大家都這麼說，但事實上，我從十歲就開始練武了！」

「爲什麼要守秘？」

「是恩師的意思。」

「妳的武功不是爹教的？」

「唔……」

「那麼，爹也是眞的不知道妳會武功了？」

「不錯。」

「令師是誰？」

「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知道。」

文小湄苦笑道：「眞不可思議。」

衣素文也是苦笑無語。

文小湄又接口問道：「姊夫是否也知道妳會武功？」

衣素文輕嘆了一聲，道：「他知道，而且，他還指點過我的武功。」

文小湄道：「那麼，妳算是一身兼兩家之長了。」

可能是想起了她那被「休」掉了的丈夫左南屛而勾起一片愁情，衣素文默然無語。

呆立在一旁，像個木頭人一樣的黑衣幪面人，插口輕嘆道：「看來，我這個觔斗栽得並不算寃。」

文小湄接問道：「大姊，妳怎麼沒被制住穴道。」

「因爲，我事先施展了移筋易穴的功夫。」

「妳也事前服過解藥？」

「是的。」

「看情形，妳也事先獲得高明人物的指點了？」

「不錯……」

由於文小湄的語氣和神色越來越不對勁，衣素文深恐誤會加深，連忙歉笑道：「小湄，我也是開始喝酒時之前才有人以傳音入密告訴我，我以爲妳也會獲得同樣的指示，所以沒有轉告妳，才讓妳受了

一場虛驚。」

文小湄苦笑一嘆道：「事情已經過去，也不用再提了，好在我也沒有吃什麼大虧。」

接着，又注目的問道：「那位暗中指示妳的高人是誰？」

衣素文也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文小湄目光一掠那黑衣幪面人，道：「有沒有問過這鼠輩的來歷？」

衣素文道：「還沒有。」

「好！我來問。」文小湄轉身向那黑衣幪面人厲聲道：「說！你是誰？」

那黑衣幪面人冷冷地道：「別窮嚷嚷，揭下我的黑衣幪面紗巾，不就知道了嗎？」

衣素文揚手凌空一抓，那黑衣幪面人臉上的紗巾應手而落。

呈現在她們眼前的，是一名年約五旬上下的精壯老人。

古銅色的皮膚，花白的鬢髮，國字臉，臥蠶眉，海口獅鼻，長相頗爲威猛，而且神情也出奇的鎮定，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失手被擒，生死未卜的階下囚。

衣素文入目之下一怔，美目移向文小湄。

剛好，文小湄那充滿困惑的目光也正移向她，並皺眉的問道：「不認識？」

衣素文點點頭道：「看情形，好像不是本園的內奸。」

那黑衣人冷笑道：「不是好像不是，老夫根本就不是逸園中人。」

衣素文道：「那你是怎麼進來的？」

那黑衣人道：「區區逸園，老夫愛來就來，要去就去，妳信不信？」

「不信。」衣素文也冷笑道：「你大概忘了你目前是什麼人身份。」

那黑衣人道：「老夫沒有忘記，現在是階下囚的身份。」

文小湄插口冷笑道：「既然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也該明白，我隨時都可以殺了你！」

「那妳爲何還不下手？」

「我要先由你口中問出，那個什麼追魂令主的來歷，然後……」

黑衣人截口冷笑道：「那做夢了，老夫雖在虎口，卻自信安如泰山。」

文小湄道：「我不信你還能插翅高飛。」

那黑衣人說道：「咱們走着瞧吧！不過，關於老夫的來歷，倒可以自動告訴妳們。」

文小湄道：「也好，說吧！」

那黑衣人道：「妳們雖沒有見過老夫，但是總該聽說過飛龍寨主胡興邦的名號吧？」

衣素文一怔，道：「胡興邦？你就是胡興邦？」

「如假包換。」

「可是，本園已經獲洞庭湖傳來的飛鴿傳書，君山總寨已被追魂令主付之一炬，胡興邦生死下落不明。」

「這些，有人見到嗎？」

衣素文苦笑無言。

胡興邦笑道：「傳說不可靠，飛鴿傳書也可以做假，但老夫站在妳們面前，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衣素文道：「那麼，你就是那個追魂令主嗎？」

「不是，老夫不過是令主身邊的一個小卒而已。」

「那你爲何要故意造那些假消息，和那假的飛鴿傳書？」

「不爲什麼，祇不過是要吃吃衣得志的老豆腐，讓他窮緊張而已。」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大小姐，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衣素文又道：「那個什麼追魂令主是誰？」

胡興邦道：「很抱歉，這問題，老夫不想回答，也不能回答。」

衣素文冷笑道：「你是想死前還要受點皮肉之苦？」

胡興邦笑着道：「不想，老夫也不會死的……」

這時，遠處忽然傳來一聲清嘯。

衣素文一怔，道：「那是誰？」

「那就是追魂令主。」胡興邦含笑接口道：「很抱歉，令主在召喚，老夫少陪了……」

話聲中，出其不意地「呼，呼」兩掌，將衣素文、文小湄兩人逼退了一大步，飛身穿窗而出。

等文小湄、衣素文兩人穿窗追出時，沉沉夜色中，已不見一絲人影。

衣素文苦笑道：「是我太大意，沒想到他會運氣衝穴的。」

文小湄却揚聲喚道：「老丁，老丁……該死的老丁，一定是喝酒喝醉了。」

老丁不是喝醉了，但他却跟胡興邦一樣，已消失於沉沉的夜色之中。

不但是老丁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中，連那位神秘的青衣少婦也不見了。

＊　＊　＊

窗戶虛掩着。

室內的雕花大木床上，羅帳深垂，燭影搖紅中，可隱約地看到一位全身赤裸的睡美人。

這是七夫人尤紅玉的香閨。

既然是尤紅玉的香閨，她床上躺着的睡美人，當然就是尤紅玉。

祇是，深秋深夜，寒意已濃，她這麼全身赤裸地躺着，連被角也不搭上一點，不怕着了涼嗎？

何況，她的睡姿四仰八叉，雖然對男人很具有誘惑力，但却很不雅觀。

衣得志一進門就看到這一個既具誘惑力，又不雅觀的畫面。

他輕輕的掩上了房門，也低聲自語着。「眞是少不更事，睡覺還不知蓋被子。」

但當他走到帳前，撩起羅帳，準備給尤紅玉蓋上錦被時，却中了邪一般一下子楞住了。

原因是，尤紅玉氣息全無，已經是香消玉殞了。

衣得志猛吸一口涼氣，定定神，伸手探向尤紅玉的酥胸。

尤紅玉的心臟已停止跳動，但觸手尤有餘溫，足證她才斷氣不久。

妙的是，由外表看來，尤紅玉的週身不見任何傷痕，臉色也是一片安詳，不但是一片安詳，而且還浮現着一絲甜蜜與滿足的笑意。

此外，她的頭上鬢亂釵橫，下體上淋漓狼藉，不忍卒睹。

這些，加上那滿床凌亂的被褥，祇要是過來人，都能意識到尤紅玉是死在一種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衣得志不但是深得此中三昧的過來人，而且是「沙場老將」，自能一目瞭然。

這片刻之間，他的臉色是由紅轉白，由白轉青，由青而加深成一片鐵青。

再加上那怒張的鬚髮，和滿口鋼牙的「格格」響聲，就像一個急欲擇人而噬的野獸。

可惜的是，目前沒有他可發洩的對象。

＊　＊　＊

衣得志畢竟是一位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當一陣激動之後，立即强行使自己冷靜下來。

他明白，自己的手下沒有人膽敢虎口拔牙，而侵犯他的愛妾。

那麼，眼前的一切，一定又是那個什麼追魂令主的傑作了。

一念及此，他拉過錦被，將尤紅玉的艷屍蓋住，才徐徐轉過身來。

果然，就在床頭茶几上，就找到了答案。

原先，他一進門就祇注意床上的尤紅玉，而沒有向別的地方看過一眼。

那答案是一支追魂令，和一紙墨跡未乾的素箋。

那素箋上這樣寫着：

「衣得志，很抱歉，我又殺了一個，不過，這不能算是『殺』，你也該看得出來，她死的時候沒有一點痛苦，不但沒有一點痛苦，而且還死得非常之舒服。

「我突然發覺，這種殺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不但被殺的人很舒服，我這個殺人的也很舒服。

「所以，今後我對付你的女兒和媳婦，也要採用這個方式。

「同時，我也希望你的女兒和媳婦，也具有七夫人一樣床上的功夫。

「對了，提起七夫人的床上功夫，我不得不雙翹拇指讚她一聲，的確是一代尤物。

「像對七夫人這樣的一代尤物，我竟忍心辣手摧花，我想，你一定在駡我太殘忍！

「是的，我自己也覺得這樣做太殘忍了一點，不過，跟你比起來，我這點『太殘忍』，實在微不足道了，我想我這樣說法，你一定不服氣了，是嗎？

「現在，我提醒你一聲，衣財神，衣大俠，二十五年前，發生在金陵的往事，還記得了嗎？」

看到這裡，衣得志如遭電殛似地身軀一戰，頹然的坐了下來。

現在，他的臉色很難看。

那是由悲傷、恐懼、懊悔、惱怒、絕望……等複雜因素所交織成的臉色。

就是打翻了一個五味架，他自己也絕對無法分辨得出那究竟是一種什麼滋味。

像是靈魂出了竅，也像是沉緬於往事的回味中，就那麼一動不動的坐在那兒。

良久，良久，才淒然的一笑，低聲自語道：「這也算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外面走廊道上，有急促的脚步聲止於門口，傳入一串嬌穉語聲道：「啓稟老爺，華總管有緊急事要面陳。」

衣得志木然的回答道：「華總管在哪裡？」

那嬌穉的語聲道：「回老爺，華總管在大門口。」

所謂「大門口」，也就是內宅圍牆的大門。

衣得志下意識地揮揮手。「去去……去告訴他，天塌下來，也等天亮以後再說。」

那傳話的小丫頭在門外，他揮手的動作，又有誰能見到？

還有，華栢堯於三更半夜要求晋見，必然是非常重要的緊急事故，他爲何要拒絕？

難道說，他的精神已經崩潰，到了什麼事也不在乎的境地了？

「是……」

嬌聲應聲中，那傳話的小丫頭又匆匆離去。

衣得志頹然一嘆，那失神的目光，又回到那一紙素箋上：

「衣得志，我就是代表數以萬計的屈死寃魂，向你討回公道的……」

以下至少還有百來個字，但衣得志沒有看下去，雙手一合，那紙箋便已變成無數紙屑，洒滿一地，並抗聲嚷叫道：「不，這筆賬怎能記在我一個人頭上，不公平，不公平啊……」

嚷叫聲中，發狂似的起身拉開房門，疾衝而去。

* * *

衣得志像一陣旋風，剛衝下樓梯，正遇上丁二徐徐地走了過來。就像一個即將溺斃的人，忽然抓住一根足能救他一命的木頭一樣，衣得志疾衝而上，一把抓住丁二的肩頭，用力搖撼着道：「老丁，我正要找你……」

丁二齜牙咧唇地苦笑道：「志公，丁二這幾根肋骨，難當你的虎腕啊！」

衣得志連忙鬆手苦笑道：「抱歉，我太孟浪了。」

丁二笑問道：「志公，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衣得志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來，先陪我喝杯酒。」

在樓下的小花廳中，衣得志親自取出兩瓶陳年佳釀，並遞了一瓶給丁二，道：「這酒中絕不含有迷藥。」

丁二道：「我也是這麼想。」

衣得志以瓶就口，「咕嚕嚕」地灌了下去，一陣之後，才長吁一聲，道：「過癮。」

丁二也淺淺地嚐了一口道：「好酒！」

「的確是好酒。」牛飲過好久之後，衣得志的臉色逐漸正常，興緻也提高了。「老丁，我自己不說，你絕對想不到，這是御賜的美酒，我已珍藏了二十多年了。」

丁二「哦」了一聲，道：「罪過，今宵丁二口福不淺。」

衣得志長嘆了一聲，陷入沉思之中。

丁二眞沉得住氣。

他明知衣得志必然遭遇到重大的變故，和有着滿腹的心事，但他却忍住不發問，祇是慢條斯理地，品嚐着手上的美酒。

半晌過後，衣得志才又幽幽地說道：「說來，這還是太祖洪武皇帝親自賜給我的。」

衣得志口中的「太祖洪武皇帝」，也就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

丁二淡淡一笑道：「丁二能分享你這份榮寵，深感三生有幸。」

衣得志依然神色漠然地自說自話。「如今太祖皇帝的墓木已拱，以前的恩恩怨怨，也都已成過眼雲煙了。」

丁二附和着道：「是的，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人，不論他生前如何顯赫，到頭來還不是銅棺三尺，黃土一坯。」

衣得志好像沒有聽到丁二的高論，苦笑接道：「可是，對我來說，一切都沒過去，不但沒有過去，而且所有的罪過都集中在我身上，成了萬方之罪，罪在我衣得志一個人。」

丁二也苦笑了一下，沒有接腔。

其實，任何人站在丁二目前的立場，也不便接腔，因爲，衣得志的話沒頭沒尾的，不明內情的人，又如何能插口。

衣得志眼皮一抬，注目問道：「老丁，你一定在奇怪，我是個江湖人，怎會跟皇家扯上了關係？」

丁二道：「我是有點奇怪。」

衣得志道：「有沒有興趣聽故事，一個很眞實的故事？」

丁二笑道：「我最喜歡聽故事，別看見我年紀一大把，却還是童心未泯哩。」

衣得志沉思了一下，道：「老丁，你的年紀比我大，雖然是江湖人，但我相信，對於本朝太祖皇帝時期所發生的重大事故，必然也聽說過？」

「很可能。」丁二問道：「但不知您所說的重大事故，是有關哪一方面的？」

「是有關胡惟庸以及藍玉那兩宗大案子。」

「是的，我聽說過，如果我沒有記錯，胡惟庸的案子發生在洪武十三年，藍玉的案子發生在洪武二十六年。」

（筆者註：明太祖朱元璋跟漢高祖劉邦一樣，出身草莽，以布衣而得天下，登上皇帝寶座之後，多疑好殺，其誅戮功臣的手段，亦與劉邦一樣，明朝開國功臣，在明史中有傳記的爲二百餘人，却有半數不得善終，在所有被誅殺的功臣中，更以胡惟庸、藍玉兩案最爲殘酷。胡惟庸一案，株連被殺者三萬餘人，間接致死者尚不知多少。藍玉一案，株連被殺者一萬五千餘人，並不包括間接死者，當時民間有一傳說，朱元璋的太子本性仁慈，見乃父殺孽過重，哭着勸阻他，朱元璋說：「我之所以殺這些野心份子，還不是爲了你，你太懦弱，將來繼位之後，必然沒法駕馭他們，所以，我現在殺了他們，將來你可以做你太平的皇帝……」，可惜好人不長壽，這位仁慈的太子，沒等到登位，就一命嗚呼了。）

衣得志點點頭，道：「不錯，那兩宗大案的主犯，胡惟庸身爲丞

相，藍玉則是大將軍，都是位極羣臣的大官，却先後圖謀不軌，自是罪有應得，死不足惜，但那些直接間接被株連而死的人，却實在太寃。」

說到這裡，又注目問道：「老丁，你也一定在暗中奇怪，此時此地，我爲什麼還有這種閒情逸緻，談論這些不相干的事情？」

丁二道：「是的，但我也相信，您之所以說這些，必然有此必要。」

「不錯，因爲我是胡惟庸那個案子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啊……」

「當時，我是胡惟庸身邊一個很親信的從衛，但暗中却受太祖皇帝的籠絡，負有監視胡惟庸一切活動的秘密任務。」

「這位皇帝老兒，眞夠厲害。」

「當時，胡惟庸內結失意功臣武夫，外通蒙古、倭寇，一切活動雖然都是在極度秘密中進行，但却不曾逃過我這個有心人的耳目。」

「您也將這些消息，一五一十的轉報皇帝老兒？」

「是的，當時我好得意，但現在却好恨，恨我自己太糊塗，也太混賬了！」

「此話怎講？」

「原因很簡單，」衣得志長嘆了一聲，道：「第一，胡惟庸待我猶如子侄，但我却暗中出賣他，第二，株連數以萬計的無辜者，至今想來，就覺得心有餘痛。」

丁二笑道：「志公，有道是，當局者迷，您自己鑽到牛角尖去了。」

衣得志苦笑道：「是嗎？」

丁二神色一正，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在大義滅親原則之下，即使是自己父親想造反，做兒子的也可以檢舉而不必內疚，而胡惟庸却不過僅僅是待您猶如子侄而已。」

衣得志「唔」了一聲。

丁二又道：「何況，你不過是奉命行事，忠於君國。」

衣得志眼皮連連眨了幾下，苦笑道：「經你這麼一說，我心中也好像開朗一些了。」

一頓話鋒，又苦笑道：「可是，因而死了那麼多的無辜的人，我仍然難免內疚難安。」

丁二道：「志公，殺人的不是你，是那皇帝老兒。」

衣得志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如果我當時不向皇帝告密，那數以萬計的無辜者就不會死了。」

丁二道：「志公，您又鑽入牛角尖了。」

衣得志苦笑道：「你也另有高見？」

丁二道：「志公，您想想看，如果當時您不檢舉胡惟庸，讓他們發動叛變之戰，那要死多少人呢？」

衣得志精目中異彩連閃，道：「對，那樣一來，直接間接死於戰亂的，不是以萬計，而是以千萬計了。」

丁二笑了笑道：「恭喜志公，已由牛角尖退了出來，現在應該心平氣和了。」

「多謝你的開導，」衣得志爽朗地笑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老丁，現在我好高興，來！喝酒！」

衣得志的確想開了，片刻以前那種頹喪的神情，已一掃而空。

丁二捧着酒瓶喝了一口之後，道：「志公，現在，您該說到爲什麼要說這故事的原因了吧！」

一句話又將衣得志拉回現實中來，祇見他臉色忽然一黯，嘆了一聲道：「種因必有果，過去我種過的惡因，如今惡果也成熟了。」

丁二一怔道：「難道說那個什麼追魂令主，跟胡惟庸有什麼淵源？」

「很可能有極深的淵源……」

衣得志將方才發生在尤紅玉香閨中的情況約略地複述了一遍。

丁二臉色肅穆，默然少頃，才歉笑道：「這是我丁二的疏忽，沒盡到保護的責任。」

衣得志道：「你無須自責，因爲，你的責任是保護小姐的安全。」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方才，我之所以急急趕來找你，是希望你能以最快的方法，將左南屏請了回來，因爲，目前敵勢太强，又有計劃行動，而且，敵暗我明，防不勝防。」

丁二淡然一笑，飮了一口酒。

衣得志沉思着接道：「所以，我已預感到，逸園氣數已盡，不是人事所能挽回來的了。」

丁二笑道：「志公，您別洩氣，好不好？」

衣得志苦笑道：「我不是洩氣，人貴自知，凡事先做好最壞的打算，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

「何謂最壞的打算？」

「那就是，如果我本人在劫難逃，務必請南屏保護素文的安全，替我衣家保存一點骨肉吧！」

丁二笑問道：「志公，您是不相信我丁二和姑爺兩人的力量，足以保護您的安全？」

衣得志道：「我當然相信，但問題是目前南屏還沒回來，也可能不會回來。」

丁二道：「志公，我丁二說的話，您信不信？」

「信。」

「那麼，我告訴您，姑爺已經回來了，也正在追踪敵人的巢穴。」

「啊……那他爲何不見我？」

「不瞞您說，我也沒有見到，小姐也沒有見到。」

「那你又怎能斷定他已經回來了？」

「這個麼，您暫時莫問，我可以保證，到必要時，他會來向您請安的。」

衣得志苦笑一聲，嘆道：「我祇希望他不再恨我，就很滿足了。」

丁二道：「姑爺既然已經回來，就表示過去的不愉快，都已經過去了。」

「但願如此。」

「現在，我還可以告訴您另一個好消息。」

「是哪一方面的？」

「逸園又添了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誰？」

「素文姑娘！」

衣得志驚喜得幾乎要跳起來，但他的驚喜猶如曇花一現，立即頹然一嘆道：「那怎麼可能呢？」

知女莫若父，自己的女兒是不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做父親的還有不知道的嗎？

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當丁二將方才在衣素文窗外所耳聞目睹的一切加以複述之後，衣得志還眞的喜形於色地喃喃自語道：「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丁二又道：「看情形，素文姑娘的身手，比少夫人還要高明得多哩！」

衣得志拈鬚微笑道：「既然自幼得高人暗中傳授調教，又得到南屛的指點，那還錯得了嗎？」

接着，又皺眉頭自語道：「那位自幼在暗中調教她的高人又是誰呢？」

丁二道：「你是絕對想不出來的。」

衣得志報以苦笑。

丁二道：「想不起來就暫時不要想，折騰了大半夜，天已經快要亮了，你去歇息一會兒吧！」

* * *

已經快天亮了，大地一片漆黑。

黎明之前，總是最黑暗的一剎間。

丁二的房間也是一片漆黑，因爲，原本亮着的燈火，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熄掉了，丁二推開房門，剛進入室內，一支冰冷的劍尖已抵住他的咽喉，同時並傳出一聲清叱：「不許動。」

「夫人，我丁二膽子小，受不住驚嚇。」丁二的話好像很可憐，但由他那平靜而含有嘲弄意味的語氣中所表現的，却顯然又不是那麼回事。

那暗中人冷笑道：「你夠沉着。」

丁二苦笑道：「俗語說得好，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反正就是那麼一刀，我爲什麼不表現得沉着一點？」

「你已知道房中有人？」

「唔……」

「也知道我不會殺你？」

「妳要是殺了我，還有誰能幫助妳，完成令師所交付的任務？」

「你……」

「我……我怎樣？說錯了？」

「沒錯，你也早已知道我是誰？」

「難道你不是跟左大俠打過交情的那位神秘青衣少婦？同時也是佛門第一神尼白石庵主的大弟子胡翠娥？」

「高明……」

隨着話聲，抵着丁二喉頭的劍尖收回了。

火光一閃，燈火復明。

不錯，俏然站在丁二對面，凝眸含笑的正是那神秘的青衣少婦。

丁二拈鬚微笑道：「不過，也不能算是早已知道，是今天，不！現在說來，是昨天早晨的事。」

接着又笑問道：「我該叫妳胡姑娘，還是叫胡夫人呢？」

「叫胡夫人吧！」胡翠娥含笑接問：「昨天早晨，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丁二道：「坐下再說吧！寒夜客來茶當酒，這兒沒茶，但有酒……」

「可惜酒中有迷藥……」

「所以，咱們祇好名副其實的清談了。」

胡翠娥直走到窗前坐下，丁二也在一旁坐下，撫胸笑道：「胡夫人，方才那玩笑實在開得太過火了，別看我外表鎭定，其實，我的心現在還是狂跳着啦！」

「是嗎？」胡翠娥漫應道：「現在，是否該回答我方才的問題了？」

「應該，其實問題很簡單，我很榮幸，昨天早晨見到令師。」

「哦？那麼眞實情況，你已經很瞭解？」

「是的，祇差那位假追魂令主是誰還不知道。」

胡翠娥沒有接腔，祇是似笑非笑地，一雙美目儘在對方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丁二訝然問道：「我身上有什麼不對嗎？」

胡翠娥道：「沒什麼不對，我

祇是覺得，你老丁也跟那位假追魂令主一樣，令人莫測高深。」

丁二道：「胡夫人，妳未免太抬舉我了，不論橫看豎看，丁二就是丁二，有什麼莫測高深的？」

胡翠娥道：「你要明白，我不是衣得志，也不是衣素文……」

丁二截口笑道：「我明白，妳是貨眞價實的胡夫人。」

胡翠娥道：「所以，你能瞞過衣家父女，却絕對瞞不過我。」

丁二笑問道：「胡夫人，我丁二有哪一點瞞着妳了？」

胡翠娥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閣下如果不是左南屛所喬裝，我胡翠娥立刻自毀雙目。」

丁二苦笑道：「爲了不使妳這位美麗的胡夫人變成瞎子，我不能不承認我是左南屛了。」

胡翠娥抿唇微笑不語。

左南屛又笑問道：「妳是怎麼斷定我就是左南屛的？」

胡翠娥得意地笑道：「起初我祇是猜想，但當你說過見到家師之後，我就十分肯定你就是左南屛了，因爲，家師絕對不可能跟丁二打交道。」

左南屛苦笑道：「是的，這的確是我的疏忽。」

胡翠娥道：「現在，丁二的眞正身份已經揭穿了，我想，那位假令主的眞面目也該揭開了吧？」

左南屛輕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因爲，這兒死的人已經太多了。」

左南屛雖然已承認是左南屛，但他的僞裝並未除去，嗓音仍然是丁二的嗓音。

胡翠娥注目笑道：「左令主，左大俠，你這一套易容術，該算是武林一絕。」

「過獎。」

「幾時回復本來？」

「我想，不會太久了。」

「對了，家師曾對你說過一些什麼呢？」

左南屛淡然一笑道：「令師對我說過一些什麼，應該都在妳的意料之中。」

胡翠娥輕嘆了一聲，沉思未語。

* * *

胡翠娥的師傅白石庵主是什麼人？

左南屛口中的「應該都在妳的意料之中」，所指的又是一些什麼事？

說到白石庵主，可眞是「此馬來頭甚大」。

武林奇俠，佛門第一神尼白石庵主法號一心，由於她武功高絕，輩高位尊，比較起來，左南屛的口盟兄六合老人，還是她的晚輩，所以武林中都尊以「庵主」、「神尼」而不稱其法號。

一心神尼祇收過三個徒弟，胡翠娥是次徒，衣素文是老三。

憑一心神尼的眼光與成就，所收的徒弟，自然都是萬中選一的良材。

事實上，胡翠娥、衣素文二人也並未使她失望，她們倆目前的成就，比起左南屛縱然是技遜一籌，但也差不到那裡去。

胡翠娥、衣素文二人的成就，固然是沒令一心神尼失望，而最令一心神尼失望的，還是她的首徒柳含煙。

柳含煙這個姓名連在一起，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

但柳含煙這個人，却一點也不詩情畫意，不但一點也不詩情畫意，而且還是俗不可耐，壞到無可復加，所以，儘管柳含煙的武功成就，很不令乃師失望，但她目前的作爲，却令乃師非常之失望，也非常痛心。

因爲，掀起目前這場殺刧的就是她。

* * *

柳含煙現年三十二歲，論姿色，最多祇有七分，却有十分之媚勁和十二分的聰明。

說她有十二分的聰明，也許是不太恰當。

因爲，如果是眞正聰明的人，不會走入邪途的。

但事實上，她却是憑她的聰明，由乃師身上騙到了全部眞傳。

多年來，一直將自己的邪惡本性，深藏在心底。

直到最近，她自己自以爲羽毛已豐，可以不將乃師放在心上了，才暴露她的本性，公然活動開來，成爲那位假令主的幕後操縱者——也就是前文中，曾經兩次緊要關頭，以鳳鳴般的聲音將假追魂令主召走的那個不曾露面的神秘女人，到目前爲止，包括一心神尼在內，還沒有人知道柳含煙跟那個假追魂令主究竟是什麼關係。

也不知那個假追魂令主是什麼人。

更不知道柳含煙的背後，是否還有比她更厲害的黑道人物替她撐腰。

至於一心神尼，調教出這麼一個出色的弟子來，其內心之沉痛，自不難想見。

因此，儘管她封刀潛修多年，並已在佛前立誓不再開殺戒，但爲了清理門戶，決心拚着終身閉關悔過，也要親手處決這個逆徒。

但柳含煙却滑溜得很，自從她的惡跡昭彰，引起乃師的殺機，而千里追踪之後，師徒倆曾經三次狹路相逢，都被她兔脫了。

於是，當一心神尼發覺左南屛

這個不世的武林奇才之後，乃改變了主意，將這副千斤重擔交付左南屛，而她本人則退居幕後。

這些，就是左南屛口中的「應該都在妳的意料之中」，那句話的含意。

* * *

胡翠娥沉思一下，又道：「她老人家對我和師妹，有沒有特別的指示？」

左南屛道：「有，那就是暫時屈就妳們二人，作我的助手。」

「很好。」

「妳相信？」

「當然。」

「那麼現在，我立刻下達第一道命令。」

胡翠娥含笑點頭，說道：「請令主吩咐。」

左南屛道：「請立即去素文身邊，說明妳們師姊妹的關係，但妳自己必須隱秘身份，同時也不能讓第三者知道妳的眞實身份，包括少夫人在內，還有，那就是格外注意素文的安全。」

胡翠娥道：「我知道，逸園中有內奸，素文具有一身高明武功的秘密被漏網的胡興邦帶走後，隨時有被暗算的可能。」

左南屛道：「不錯，何況，素文武功雖高，却完全沒有江湖閱歷，所以，我才要妳去她身邊，加以特別保護。」

胡翠娥道：「這情形我明白，不過，你也知道，到目前爲止，素文不但不知道有我這個師姐，也不知道師傅是誰，我這麼貿然去接近她，必然難以取信於她。」

左南屛苦笑道：「是的，令師也眞是怪得可以……」

略頓話鋒，又道：「好，我去替妳安排一下，咱們一起去。」

* * *

左南屛是如何去安排？他對衣素文又是怎樣的特別保護？

這些問題，也祇有左南屛、衣素文、胡翠娥等三個當事人心中知道。

血債血償　一筆勾銷

不平靜之夜終於過去了。

夜盡天明，這是一般人開始忙碌的時候。

但對逸園來說，却是恰恰相反。

上上下下折騰了一整夜的逸園羣豪，除了必須輪值警戒的人之外，全都已進入夢鄉。

不過，對逸園主人衣得志來說，他是否能安心進入夢鄉，却是大有問題。

因爲，姑且撇開最近八十五天以來的一連串橫逆所造成的精神威脅不說，今天早晨——也就是他接到追魂令後第八十六天，八月廿二的早晨，那就是逸園的賓館中出現假追魂令主的嚴重警告，因而所有應邀前來助拳的武林同道，全都不見了。

這個壞消息，也就是昨宵華栢堯夤夜求見衣得志的原因。

當時，衣得志心情壞到了極點，沒有接見華栢堯，所以，一直到天亮之後，他才獲得這個壞消息。

其實，這個壞消息，對衣得志已經沒有多少的影響了。

人情漫比秋雪薄，薄到秋雪尚可觀。

錦上添花的事，隨時隨地都有。

能夠雪中送炭的，能有幾人？

至於眞能急人之急，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朋友，那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衣得志已經是年過半百的老江湖了，如果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豈非是白活了幾十年。

所以，儘管有着太多的因素，可能使衣得志沒法進入夢鄉，但他還是睡得那麼香，那麼甜，至少表面上看來是這樣。

* * *

丁二好像是鐵打的金剛，儘管是一夜不曾休息，但他却仍然是精神奕奕地在內宅中巡邏着，一點也沒有放鬆他那「維護內宅安全」的責任。

妙的是，內宅中有一個丁二，前院中的花廳，居然也有一個丁二。

當然，兩個丁二中，必然有一個是左南屛所喬裝的，至於究竟哪一個丁二才是左南屛，那就祇有左南屛和丁二兩人心中有數了。

花廳中的丁二也沒有安歇，他正佇立在一幅唐伯虎的山水畫前，口中「吧咯、吧咯」地在吸着旱煙桿，使得唐伯虎的那幅名畫，籠上一片嫋嫋的青煙。

走廊上有沉重的脚步聲傳來。

丁二還是老樣子，連頭都沒回一下，對那脚步聲好像還沒有聽到。

那沉重的脚步聲止於花廳門口，代之的是一串滿含驚訝意味的語聲。「嗨！老丁！」

丁二猛回頭，咧嘴一笑，道：「總管，您好！」

來人是逸園總管華栢堯。

華栢堯一面緩步進入花廳，一面苦笑道：「吃飯的傢伙還在脖子上，大概還算好吧！」

丁二目注對方那雙滿佈紅絲的眼睛，以最誠懇的語氣道：「總管，您該好好的歇息一下吧！」

「此情此景，我怎能睡得着？」

華栢堯在花廳中來回踱方步，苦笑如故地道：「老丁，你怎麼也不歇息，並跑到前廳來了？」

丁二道：「跟您一樣，睡不着，後宅中滿眼都是女人，看着實在不是味道。」

華栢堯截口笑道：「想不到你老丁，還是人老心不老哩。」

丁二傻笑道：「豈僅是心不老，寶刀還沒有老呀！」

華栢堯含笑點頭道：「對，對，不但寶刀沒老，而且還老當益壯。」

丁二道：「總管眞是深知我心。」

一頓話鋒，又道：「爲了眼不見，心不煩，同時由於大白天，不可能出什麼大紕漏，所以，特地到前面來透透氣。」

一觸及現實問題，華栢堯那剛剛較爲開朗的神色，又黯了下來，喟然一嘆之後，注目問道：「老丁，你說，姑爺眞會回來嗎？」

丁二道：「我敢保證，姑爺一定會回來。」

「你最近見過姑爺嗎？」

「沒見過。」

「那你怎能保他一定會回來？」

「因爲，我瞭解他，絕對不是一個絕情的人。」

華栢堯輕嘆一聲，道：「但願能如你所說就好了。」

丁二斬釘截鐵地道：「一定會的。」

華栢堯苦笑道：「今天是接到了追魂令後的第八十六天，距百日之期，已祇剩下十四天了。」

丁二道：「是的，還有十四天，也可能是由於還有十四天，所以姑爺才不急着回來。」

華栢堯道：「如果他眞要等到第一百天才回來，恐怕我的腦袋早已搬家了。」

丁二道：「總管，別說喪氣話，朝好處去想啊！」

華栢堯道：「先朝好處想有什麼用，昨宵那廝說過，以後，他會每天殺一個或兩個，說不定就輪到我中彩了！」

這也是實情。

誰知道那位假追魂令主，今天將誰作爲開刀的對象呢？

因此，丁二也祇能報以苦笑，和一聲輕嘆。

華栢堯又道：「老丁，你可別將我看作貪生怕死的儒夫。」

丁二苦笑道：「丁二不敢。」

華栢堯道：「人，總是要死的，我絕不怕死，祇是實在氣不過，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那匹夫是什麼東西變的。」

丁二道：「更可怕的是，逸園中不知道潛伏了多少內奸。」

華栢堯長嘆無語。

丁二又道：「總管，厨房部門，是否已派人追查過？」

華栢堯道：「已派幹員暗中注意，却沒明查，那會打草驚蛇！」

丁二道：「是是……還是總管顧慮週到。」

華栢堯苦笑道：「丁兄，你這不是捧我，說得實在點，比罵我還要難過。」

丁二正容說道：「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

華栢堯道：「我也明白，你說的是由衷之言，但此情此景之下，我却不但不能受用，反而全身都覺得不自在。」

接着神色一正，說道：「丁兄，人畢竟不是銅澆鐵鑄的，你我都必須好好的歇息一下，養足精神，以應付晚間的挑戰。」

說完，又苦笑了一下，才轉身離去。

他的脚步還是那麼沉重，就像是他的肩頭壓着千斤重擔似地。

丁二漠然地注視華栢堯的背影，良久，良久，才沒來由的嘆了一聲。

* * *

一天容易又黃昏！

對逸園中人來說，黑夜就代表死神，而黃昏就成了死神的先鋒。

所以，隨着黃昏的降臨，每一個人的心弦也隨之拉緊了。

誰是今宵的「幸運兒」呢？

人人自危中，唯一例外的是衣得志，他是逸園主人，不到百日之期，他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不過，儘管衣得志在這最近十四天當中不會有生命的危險，但是毫無疑問，他精神上的沉重負擔，却比生命危險更難受。

所以，當燈光驅走黃昏，迎來黑夜時，衣得志却顯得非常不安地在花廳中負手徘徊。

今宵，整個逸園燈光通明，猶如白晝，但却寂靜無聲，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下，也可以聽得很清楚。

遠處，有急驟的馬蹄聲傳來，靜夜中聽來，更是格外清晰。

衣得志微微一怔，自言自語地道：「還有誰會到這兒來？」

門外傳來華栢堯的聲音道：「志公，一定是總巡察回來了。」

華栢堯口中的「總巡察」，也就是衣得志的堂弟衣得功。

逸園中除了主人衣得志外，下面的總管、總護院，總巡察是地位平行的三巨頭。

目前，總護院已慘死於那位假追魂令主的手中，而總巡察又因公外出，實力方面，也大大的減弱了。

所以，身爲總巡察的衣得功能及時趕回來，對衣得志來說，是一

件值得興奮的事。

因此，衣得志含笑說道：「對了，我幾乎忘了，午前的飛鴿傳書，說他會於黃昏前趕回來的，現在回來，已經延遲半個時辰了。」

華栢堯道：「可能是半途有事，躭擱了吧！」

那急驟的馬蹄聲，已越來越近。

衣得志道：「栢堯，咱們到大門口接他去吧！」

華栢堯道：「屬下理當奉陪。」

兩人快步走出花廳，穿越天井，大廳沿着瑩白如雪的大理石台階拾級而下時，那陣急促的馬蹄聲已經到了大門口。

祇見一騎快馬，像一陣風似的，由大門口疾衝而入，直奔廣場。

同時，大門口的警衛人員也發出一陣驚駭已極的尖叫聲。

原來快馬上的騎士是一具無頭屍體。

無頭屍體當然不可能乘馬疾馳，但加上竹架支持，繩索綑綁之後，不可能也就變成可能的了。

那具無頭屍體，顯然是被殺不久，頸項上還在冒着殷紅的鮮血，快馬所經之處，也是血漬斑斑，令人觸目驚心。

現在，快馬已在白石台階前自動停下來了。

衣得志、華栢堯兩人也自然看得清楚了。

那具無頭屍體雖然沒有腦袋，却仍然可以判斷他生前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由那鮮血淋漓的緞面夾袍，和粉底皂靴上也可斷定，那是一個對衣著很講究的人。

而這些，也正是衣得功的特徵。

所以，儘管這具屍體已經沒有腦袋，但衣得志、華栢堯兩人却一眼就斷定那是衣得功的屍體。

何況，那匹純白的長程健馬，也正是衣得功最心愛的座騎。

衣得志老臉鐵青，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響，却是沒作聲。

華栢堯的表情也跟他的主子一樣，所不同的是他比衣得志還多出一份兎死狐悲的悲憤，和一份無法形容的恐懼。

沉寂了少頃，還是華栢堯首先道：「志公，您認爲這就是……」

下面的話分明是「總巡察」三字，但他却欲言又止。

衣得志苦笑了一下道：「錯不了。」

接着又道：「但我還得查證一下。」

華栢堯道：「是……是的。」

衣得志道：「栢堯，你也知道，總巡察右手背上，有一道刀疤。」

華栢堯道：「對，屬下這就過去查看一下……」

查看的結果，那無頭屍體的右手背上，果然有一道刀疤。

華栢堯向衣得志點頭苦笑。

這時夜空傳來一串沙啞語聲道：「衣得志，現在你已經知道死的是誰了？」

衣得志揚聲反問道：「你是誰？」

那沙啞的聲音道：「多此一問。」

衣得志冷笑道：「你就是那個自封爲追魂令主的匹夫？」

「唔……」

「假冒我女婿的名號，你以爲很光彩嗎？」

「不光彩，但我敢保證，十四天之後，武林中就祇有我這一個追魂令主了！」

「作夢！」

那沙啞的聲音道：「別廢話，衣得志，今宵我已經殺了一個很夠份量的人，不想再殺第二個，你們都可以安心睡覺了。」

那沙啞的語聲飄忽不定，不知其來自何處，但話落之後，祇見大廳前的一株參天古栢上飛起一道人影，在夜空中劃上一個美妙的半弧，向圍牆外疾射而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那道人影即將飛越圍牆時，圍牆上傳出一聲沉叱：「下去！」

話出同時，一道人影疾射而起，迎頭痛擊。

「嗆」地金鐵交鳴聲中，兩人同時落地。

那是丁二和穿着黑衣長衫的假追魂令主。

衣得志、華栢堯兩人也雙雙射落在當場。

丁二忙道：「志公、華總管，殺雞焉用牛刀，二位請退過一旁。」

衣得志道：「不！現在，咱們三人聯手，必須將這匹夫生擒下來。」

黑衣人冷笑道：「生擒下來，想再招一次女婿？」

衣得志怒叱道：「匹夫，死到臨頭，還敢逞口舌之利。」

黑衣人披唇一哂，道：「本令主沒興趣跟你們嚕嗦，却有興趣殺幾個人，你們三個就一齊上吧！」

丁二冷笑道：「三個一起上，你太抬舉自己了，志公、華總管請退後，讓我丁二來超渡他……」

話落，長劍一式「白雲出岫」，疾如電掣地直刺向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一面飛身閃過，一面冷笑道：「憑你這看門的糟老頭，不配向本令主遞爪子。」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丁二已如

影隨形地，跟蹤進攻，攻出了二十四劍，將對方迫退五丈有奇，並冷笑道：「爲何不敢接招？」

黑衣人道：「不是不敢，是老子沒興趣……」

當他說這兩句話時，人已退到大廳前的白石台階之上。

丁二一點也不肯放鬆，節節向他進逼，長劍一式「枯樹盤根」，掃向對方的下盤。

現在，黑衣人開始反擊了。

不！那不是反擊，祇不過是借力使力，以劍尖在丁二的長劍上一點，同時雙足一蹬，人已騰拔四丈有奇，到了大廳屋簷的瓦面上，一聲「老子少陪」，再度飛身而起，越過大廳屋脊，向後院方向疾射而去。

丁二也飛身上了屋頂，並跟踪追了上去，口中並揚聲喝道：「匹夫，即使你逃到你師娘的褲襠中去，丁二也要將你揪出來。」

今宵的丁二，好像有點兒不對勁，儘管他口中說得夠狠，但始終與對方維持十五、六丈的距離，沒法縮短。

黑衣人是逃向逸園的後院方向。

逸園的後院，越過內宅禁區後，是一片方圓達數十畝的菓園，菓園中除了各種菓樹之外，還有不少參天古栢，和樹齡在三百年以上的大榕樹。

即使是白天，這兒也大部份是濃蔭蔽天，令人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此刻是黑夜，也是目前的逸園中，唯一沒有燈光的場所。

所以，如果讓那黑衣人進入菓園，那就沒法追踪了。

事實上，那黑衣人也的確是逃進了菓園中。

丁二好像不甘心，還要跟踪追入，却被隨後趕到的衣得志拉住，道：「老丁，窮寇莫追，就讓那鼠輩多活一天吧！」

華栢堯也附和道：「對！丁兄，敵明我暗，『逢林莫入』的江湖禁忌，咱們不能不信。」

丁二憤然地道：「我就是氣不過。」

衣得志道：「八十多天都忍過來了，就再多忍耐下吧！祇等南屏回來，也就是這斯的末日到了。」

華栢堯又含笑附和道：「志公說得對，我想，姑爺也就快回來的。」

「但願如此。」衣得志苦笑了一下，道：「咱們回去。」

* * *

菓園中沒有燈火，也好像沒有人踪。

黝黑、寂靜，跟前院的燈火輝煌，刁斗森嚴的情形一比，這兒好像是根本不屬於逸園的範圍。

不過，這僅僅是它的表面。

它的眞實情況又如何呢？

黝黑是絕對的，但寂靜却不然。

因爲，還有少許的「蕭蕭」風聲，和間歇枯葉飄落的「沙沙」聲。

現在更多出一項輕微的脚步聲。

有脚步聲，自然就有人，這個人，就是剛由前院中「溜」過來的那個假追魂令主。

由於他穿着一件黑色長衫，在這黝黑的菓園中看來，就像一道幽靈。

儘管這菓園中寂無人踪，好像是一個不設防的城鎭，但這位假追魂令主還是小心地、慢慢地行前，走向一株枝葉茂密的大榕樹前。

當他距離那株大榕樹約莫丈許距離時，榕樹頂上忽然發出一聲清叱。「匹夫接着！」

話聲中，一根木頭似的東西，斜斜地向他砸下來。

黑衣人毫不思索地伸手接住那根木頭，並冷笑道：「老子早已有預感，這秘密通道已被發現。」

他接的不是一根木頭，是一個人——他手下三個追魂使者之一，也就是曾經出現矮松崗中風塵三友中的逍遙秀士西門亮。

不過，現在的西門亮，已經是魂遊地府了。

因此，那黑衣人微頓話鋒，立即厲聲叱喝問：「你點了他的死穴！」

榕樹上的人笑道：「別大驚小怪，還有兩個哩！」

「叭，叭」連響，又有兩段「木頭」丟了下來，那是風塵三友中的十全頭陀和萬妙仙姑呂搖紅。

當然，這兩個也已經變成了死屍，而且，也都是被點了死穴。

須知風塵三友絕非庸手，而被點了死穴，身上又沒別的傷痕，那自然是表示並未經過打鬥的。

像這樣的三個高手，這樣的死法，就祇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敵人的功夫高，一種是在毫無防備之狀態中受到了暗算。

那黑衣人沉思了一下，才冷笑道：「高明，高明！」

榕樹上的人道：「高明二字由你口中說出來，我一點也不覺得光彩。」

那黑衣人道：「方才，你爲什麼不用同樣的手法暗算我？」

榕樹上的人道：「你以爲，我對他們三個，用的是暗算手法？」

那黑衣人道：「不用暗算，除非你是左南屏。」

「你看我像不像？」

話聲中，一道人影天蛛倒掛似地由大榕樹頂瀉落地面，那是一身

勁裝的門房丁二。

那黑衣人好像是楞了一下，道：「是你？」

丁二含笑點首道：「難道不可以嗎？」

那黑衣人道：「方才，你在前院，也並未追過來，怎麼會跑在我前面？」

丁二道：「我丁二可以化身千萬，不信，不妨回頭看看。」

那黑衣人回頭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

因為，不知什麼時候，他的背後約莫五丈遠處，竟然出現兩個丁二。

那兩個丁二，也跟他前面的丁二一樣，一身短裝，腰插旱煙桿，手持長劍。

以往，一個丁二都不好應付，目前，被夾在三個丁二的鼎足包圍圈中，那後果的嚴重，自不難想像呢！

站在他後面的丁二笑道：「大令主，我才是方才在前院中，跟你打過交道的丁二。」

那黑衣人表面上顯得很鎮定，道：「你們三個之中，總有一個是左南屏？」

後面右邊的丁二道：「你很聰明！」

那黑衣人道：「你們三個中，誰是左南屏？」

前面的丁二道：「祇要你的後台老闆出面了，左南屏也自然出面。」

「老子沒有後台老闆。」

「那麼，你今宵是死定了！」

那黑衣人冷笑道：「退一萬步說，就算是老子今宵死定了，衣得志也必然會給我墊背。」

「不一定。」

接口的就是衣得志。

話到人到，衣得志已和華栢堯兩人瀉落當場，並冷笑道：「匹夫，你的秘密通道已被揭開了，不必再玩捉迷藏的遊戲了。」

那黑衣人道：「我的秘密通道，是左南屏發覺的？」

前面的丁二插口道：「不！是丁二發覺的。」

「那我斷定你就是左南屏。」

「也許是吧！」

衣得志沉喝一聲道：「燃燈。」

如斯響應，火光連閃，四週已亮起二十枝松油火把，每一枝松油火把下，站着一個勁裝佩劍的彪形大漢。

妙的是，這二十個彪形大漢，竟然沒有一個是逸園中人。

明如白日的火光中，祇見那面色蠟黃的黑衣人精目環掃，目光中，有着太多的不安。

同時，站在衣得志身邊的華栢堯也殊感意外地向衣得志悄聲問：「志公，這些人是哪兒來的？」

原來身為逸園總管的華栢堯，也不認識那二十個彪形大漢。

衣得志淡然地道：「是南屏請來的助手。」

「哦……您已經見過姑爺了？」

「不！不但我沒有見到，連素文也沒有見到。」

「這是說，一切都由丁二經手？」

「不錯。」

「這三個丁二中，一定有一個是姑爺所喬扮的。」

「很可能……」

這兩位的語聲雖低，但旁邊的人也聽得很清楚，所以，包括那黑衣人在內，都沒插口。

華栢堯問道：「那條秘密通道在哪裡呢？」

衣得志道：「就是那株大榕樹……」

「啊……」

「這榕樹是空的，有隧道通往圍牆外的大排水溝，溝上雜木亂草叢生，因此，不是有心人，誰也不會想到有這麼一條秘密通道。」

華栢堯苦笑道：「志公，我感到好慚愧。」

衣得志也苦笑道：「我也還不是一樣。」

接着，又輕嘆了一聲道：「早晨，老丁告訴我，南屏認為本園內奸太多，為防洩漏機密，所以，他在這兒的部署，本園的人一個也不用……」

那黑衣人截口冷笑道：「衣得志，別再自我標榜了，也毋須再等百日之期，今宵，咱們就來個總結算吧！」

衣得志道：「可以，先揭下你的人皮面具來。」

那黑衣人道：「不忙，我曾說過，當你臨死之前，一定會讓你知道我是誰。」

衣得志目光深注地道：「至少，你該先告訴我，你是胡惟庸的什麼人？」

那黑衣人回答道：「胡丞相是我父親。」

衣得志笑道：「不可能吧！胡惟庸事敗之後，被誅九族，怎會留下你這麼一個兒子？」

那黑衣人冷笑道：「事實上，還不止我一個哩！我還有一個雙胞胎的弟弟。」

「啊！當時，你們兄弟倆是怎麼樣逃過那一劫的？」

「我們用不着逃避，因為，我們兄弟是在九族的名單之外。」

「你越說越玄，既是在九族名單之外，又怎能算是胡家的兒子？」

「先母是先父的外室，我們也不姓胡，是從母姓。」

「這麼說來，你們是胡惟庸的私生子了？」

「私生子也算是胡家的骨肉。」

「對！所以，你有權替胡家報仇，但你找錯了對象，滅你胡家九族的是太祖皇帝，不是我。」

「但告密的是你，如果當時你不告密，不但不會死那麼多人，而且，現在的天下，也是我胡家的，所以追根究底，你是罪魁禍首。我雖然不會滅你九族，至少你衣家的人應該斬盡殺絕。」

衣得志苦笑道：「我承認，站在你的立場，你的復仇理由很充份。」

那黑衣人截口冷笑道：「我本來就是理直氣壯。」

衣得志道：「既然你自認為理直氣壯，却為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時機還未成熟。」

「令弟也到了這兒？」

「待會兒你一定可以見到他的。」

衣得志苦笑一下，站在黑衣人前頭的丁二插口笑道：「志公，我以為不用再說什麼了。」

那黑衣人搶先冷笑道：「對！我先超渡你們三個狗腿子，三個一起上吧！」

「恭敬不如從命，我丁二有僭了。」

前頭的丁二首先發難，另兩個丁二也同時搶攻，三支青鋼劍以鼎足之勢，攻向黑衣人的全身要害。

這三個丁二，雖然是同時發難，但所用的劍法却不一樣。

黑衣人前頭的丁二使的是六合老人的六合劍法，後面左邊的丁二使的是武當派的太乙劍法，右邊的丁二使的是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

所使的劍法雖不一樣，但劍招的奇詭，劍勢的凌厲，却如出一轍。

但那黑衣人也眞算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面對三個强敵，居然也毫不示弱地以攻還攻，一招「夜戰八方」，使得對方劍勢略為一滯之後，立即施展開反擊，「刷刷刷」一連一十八劍，竟將三個丁二分別迫退丈外，並冷笑道：「左南屏，百招之內，老子一定要你現出原形來。」

三個丁二以行動代替答覆，都沒有作聲，一退之後，又揮劍進擊，將包圍圈縮小，也將黑衣人淹沒於漫天劍氣之中。

一旁的衣得志皺眉的冷笑道：「看情形，你以前是故意藏了私？」

那黑衣人冷笑道：「不錯，老虎不發威，你們就當作病貓了。」

這也是實情，以往，他對付一個丁二，都不是敵手，現在同時對付三個丁二，却還有攻有守，顯得那麼從容，那不是他以前藏了私，又如何解釋？

但三個丁二之一也冷笑道：「你馬上就要變成一隻死貓。」

那黑衣人冷哼一聲，一陣搶攻，又將縮小的包圍圈擴大了。

戰況暫呈此進彼退的膠着狀態，但嚴格來說，以一敵三的黑衣人，還是攻多守少地略佔上風。

這時，現場又多了三個人，那是衣素文、文小湄和一個勁裝佩劍的青衣侍女。

文小湄向衣得志皺眉的問：「爹，三個丁二中，誰是姑爺？」

衣得志苦笑道：「我看不出來。」

文小湄又向衣素文笑問道：「妳看是誰呢？」

衣素文正秀眉緊皺地向現場打量着，茫然反問道：「我……」

文小湄說道：「我是說，三個丁二之中，誰才是妳的床頭人呀！」

衣素文搖首苦笑道：「我不知道。」

三個丁二之一又笑道：「大令主，百招之數已屆滿，咱們三個丁二，還是三個丁二哩！」

那黑衣人道：「不忙，我馬上就會教你左南屏現出原形來……」

話聲未落，一道人影挾着强烈的破空銳聲，箭疾地射向那個方才說話的丁二。

也就在這同時，大榕樹上發出一聲清叱。「打！」

「嘩啦」一聲，一蓬暗器向那偷襲丁二的人影兜頭罩落。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那人繼續向丁二偷襲，丁二固然是非死也必重傷，但他自己也難逃暗器所傷。

為了傷敵，而致使自己也受傷，這是任何人都認為划不來的事。

因此，祇見那道激射的人影為之一滯，全身湧現一幢光幕，並發出一串强烈的「叮噹」之聲。

丁二沒受傷。

激烈惡鬥也為之中止。

那偷襲的人，是一個年約三十出頭，一身黑色勁裝，美而妖艷的少婦，她的週圍地面上，多添了數十片半枯的榕樹葉，那也就是暗藏大榕樹上的人，方才所發出的暗器。

這剎那之間，除了「蕭蕭」秋風聲與四週火把的「畢剝」聲之外，沒有一絲別的聲音，寂靜了少頃，那黑衣少婦才仰首冷笑道：「左南屏，你還不下來？」

一聲朗笑，左南屏像一片落葉似的飄落當場。

「南屏！」

顫聲呼喚的是衣得志、衣素文

二人。

而衣素文的美目中並含着晶瑩的淚珠。

左南屏含笑招呼道：「岳父、素文，咱們待會兒再談吧！」

那黑衣少婦冷笑道：「左南屏，你們翁婿、夫妻之間，要叙舊，最好是趁現在談，待會兒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我不信。」左南屏含笑反問道：「妳怎麼知道我是左南屏？」

那黑衣少婦道：「江湖上，能將飛花摘葉功夫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還能有別人嗎？」

左南屏劍眉揚了一揚，沒接腔。

那黑衣少婦道：「你也不問問我是誰？」

左南屏道：「我不需要問。」

「這麼說，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不錯。」

「說說看？」

「我說，妳是一心神尼的逆徒，假冒我名號的這位假追魂令主的姘婦，惡名昭著的武林妖婦柳含煙，對不對？」

「對！」柳含煙美目深注，道：「你見過我那老鬼師傅？」

左南屏道：「我不但見過令師，也見過妳的二師妹和三師妹。」

柳含煙道：「胡翠娥在這附近活動，我知道，祗是，幾時又多出一個三師妹來了？」

「妳不信？」衣素文含笑道：「我就是。」

柳含煙怔了一下，道：「我不能不信，但我深感意外。」

左南屏沉聲說道：「柳含煙，信不信，意外不意外，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令師有話要我轉告妳。」

柳含煙笑問道：「是不是要我孽海回頭，可以不咎既往？」

「不錯，儘管妳已沒有一點師徒之情，但令師仍然有師徒的情誼。」

「如果我不領情呢？」

「那很簡單，情況也很明顯，妳三師妹就是爲清理門戶，才特別調教出來的。」

柳含煙目注衣素文，披唇一哂，道：「就憑她能清理門戶？」

左南屏道：「當然，如果再加上妳二師妹和我，就更加綽綽有餘了。」

「我不信。」

「待會兒自有事實證明。」

柳含煙冷冷一笑道：「你且看過我的事實之後，再吹牛吧！」

左南屏含笑點頭，道：「我也拭目以待！」

柳含煙忽然沉喝一聲道：「拿下這賤婢！」

「得令！」

接口的是文小湄，「得令」聲中，她已指出如飛，接連點了衣素文的四處大穴，劍光也抵住衣素文的背心。

這意外的變化，使得逸園中羣雄，齊都臉色一變。

但左南屏於臉色一變之後，立即淡淡一笑道：「高明。」

柳含煙冷笑道：「你夠沉着。」

左南屏道：「我不沉着，妳就能放了她嗎？」

衣得志怒叱道：「小湄，妳瘋了！」

文小湄冷笑道：「我沒瘋，我本來就是你的仇人，嫁給你衣家的目的，就是爲了復仇。」

衣得志道：「妳……也是胡惟庸那一案中人的後人？」

文小湄道：「不錯，同時也是他的妻子。」

說着，並向那位假令主一指。

那黑衣人(即假令主)含笑道：「衣得志，我以前說過，你那寶貝兒子雖然是左南屏殺死的，但嚴格說來，我才是眞正的兇手。」

衣得志老臉鐵青，渾身戰抖，却沒接腔。

那黑衣人又道：「衣得志，現在我老實告訴你，你那寶貝兒子，是我故意引入歧途的，他被殺的那天晚上，也是我暗中派人向左南屏告密的，因爲，我也要滅你的滿門，我以前也說過，我要你死前受盡精神上的煎熬，眼看你自己的親人，一個個的死在我的手中！」

左南屏截口冷笑道：「夠了，你的如意算盤也到此爲止了。」

「我的如意算盤，一定可以打到底的。」那黑衣人抬手一指已被挾持的衣素文道：「看！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衣得志老臉抽搐着，長嘆一聲，道：「南屏，我衣家祗剩下這一點骨肉，所以，無論如何，你得設法將素文救下來。」

左南屏安詳的一笑道：「老人家請放心，祗要我左南屏能活下去，素文也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柳含煙嬌笑道：「不錯，目前，也祗有你才能救她。」

左南屏道：「要怎麼樣才能救她呢？」

柳含煙道：「化敵爲友，你們夫妻倆都乖乖投到我這邊來。」

左南屏道：「就算我們夫妻倆都乖乖的投到妳那邊去，妳敢用嗎？」

柳含煙媚笑道：「祗要你能投到我這邊來，我就敢用，而且重用。」

左南屏道：「想必另有高招？」

柳含煙道：「高招倒是談不

上，祗不過是一個很老套的方法而已。」

接着又笑問道：「要不要聽？」

左南屏含笑道：「在下洗耳恭聽。」

「不必那麼嚴重。」柳含煙笑笑道：「我這個方法雖然很老套却絕對管用。」

「我也很相信。」

「我有一種特製的藥丸，給你們服下之後，可以忘記過去的一切，但武功却一點不受影響，你說，這方法妙不妙？」

「妙極了，妙極了！」

「那麼你願不願意接受這條件呢？」

「不願意……」

「你忍心讓你的床頭人濺血横屍？」

「不忍心。」左南屏軒眉一笑道：「同時，我算準妳也殺不了她。」

柳含煙冷笑道：「好，現在，我就殺給你看看。」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文小湄，殺了那賤人！」

「作夢！」

寒芒閃處，是有人被殺了，腦袋滾到丈遠之外。

不過，當場濺血横屍的不是衣素文，而是那奉命殺人的文小湄。

至於殺死文小湄的，卻是遠在丈外之處的青衣使女。

文小湄方才制住衣素文時，可能沒法分身，也可能認爲那青衣使女微不足道，而並未同時將那青衣使女制住。

其實，那青衣使女身手之高，令人咋舌。

她，由那「作夢」的冷笑聲中飛身撲出，到文小湄的人頭落地，也不過是刹那間之事。

事實上也很明顯，方才，衣素文是在文小湄的劍尖威脅之下，稍一不愼，就會令人遺憾終身。

試想，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那青衣使女的身手不是特別高明，左南屏又怎會那麼放心。

*　*　*

現場中一片死寂。

其實，衣素文的穴道也並未受制，因爲早在到達之前，就施過「移經易穴」的功夫。

現在，她扭頭向青衣使女笑道：「胡姐姐，謝謝妳。」

那青衣使女道：「不用謝，其實，我不出手，妳一樣可以殺了那妖婦……」

左南屏向柳含煙笑問道：「牛皮不是吹的，現在，妳相信了吧？」

柳含煙冷笑道：「你這一手，我並不覺得怎麼高明。」

左南屏含笑說道：「但我自己却覺得，這一手已經是相當高明了。」

柳含煙目注那青衣使女，冷笑道：「妳就是胡翠娥所喬扮？」

胡翠娥點點頭道：「不錯，大師姐……」

柳含煙截口一聲怒叱道：「閉嘴，咱們師門情誼早已斷絕，別跟我套近乎。」

衣素文插口笑道：「妳以爲我們還要拍妳的馬屁？」

柳含煙道：「少廢話，妳們不是奉命清理門戶嗎？」

衣素文道：「不錯。」

柳含煙道：「那妳還等什麼？」

她說話之間，並向衣得志、華栢堯兩人所站之處，深深盯了一眼。

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南屏入目之下，心中一動，立即振劍飛身而起，並沉聲大喝道：「岳父，當心暗算！」

這同時，柳含煙也飛身横截，並冷笑道：「來不及了啦！」

眞的是來不及了。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左南屏那凌空激射的身形爲之一滯。

也就於這微微一滯，華栢堯的長劍已由衣得志的背後刺到，透胸而出。

不過，也不知是由於華栢堯本來就不想讓衣得志一劍畢命，還是由於衣得志聽到左南屏的警告之後，匆匆避開了心臟要害，儘管一劍刺個對穿，人却沒有當場倒下去。

左南屏眼看衣得志已是凶多吉少，又是由於柳含煙的飛身截擊所致，盛怒之下，大發神威，祗見雙方凌空交手，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的刹那間，左掌以十二成眞力，凌空擊向柳含煙的前胸。

柳含煙作夢也沒有想到，左南屏的功力已高到如此地步，雙方凌空交手之間，還能同時發出這麼凌厲的劈空掌力。

因此，儘管柳含煙的功力並不遜於左南屏，也儘管左南屏由於在上述的情況之下，那一記劈空掌的威力打了折扣，但身受其掌力的柳含煙，却還是一聲悶哼，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而且落地之後，「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跟蹌後退，如非那黑衣人立即射落她身邊，將其扶住，勢必當場跌倒。

另一方面，左南屏大發神威，一掌擊傷柳含煙之後，凌空疾射的身形未稍停，繼續以身劍合一之勢，疾落華栢堯身前。

一聲凄厲慘號過處，華栢堯已被左南屏一劍貫胸，慘死當場。

這些，說起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繼左南屏那一聲，「岳父當心暗算」的大喝之後的刹那之間

所發生的經過。

＊　＊　＊

左南屏像天神下降似地，一劍殺掉了華栢堯之後，一把扶住了衣得志，疾聲問道：「岳父，有沒有傷到心臟？」

衣得志苦笑道：「沒有，但我自己明白，即使華佗再生，也救不了我。」

這時衣素文、胡翠娥也趕了過來。

「爹……」

衣素文悲呼聲中，想將貫穿乃父身上的長劍拔了出來。

左南屏、胡翠娥同聲制止，道：「動不得！」

毫無江湖經驗的衣素文，睜着含淚的雙目，訝問道：「爲什麼？」

衣得志搶先苦笑道：「傻丫頭，爹還有話要說，妳這一將長劍拔出來，爹馬上就完蛋了！」

「啊……那……那怎麼辦？」

「不用怎麼辦！妳已長大了，南屏也已重回妳身邊，爹很放心。」

「爹……」衣素文痛哭失聲。

衣得志不愧是一個强人，長劍穿胸的情況之下，他居然能侃侃而談，口齒也相當清楚。「丫頭別哭，人，遲早都是會死去的……」說到這裡，輕輕一嘆道：「祇是，這樣死法，我死得不甘心。」

左南屏低聲說道：「岳父放心，南屏一定替你報仇。」

「我要在我斷氣之前，親眼看到你替我報仇雪恨。」

「好的，素文，妳來扶住老人家。」

衣素文含淚點頭，扶住乃父之後，左南屏向胡翠娥說道：「有勞胡夫人費心照應……」

胡翠娥截口說道：「義不容辭。」

左南屏一揮手，三個丁二立即同時由原地後退三丈，將包圍圈擴大。

這時，柳含煙正俏立當地，顯然是在運氣療傷，那黑衣人則靜立一旁，替她護法。

左南屏臉色一整，屈指輕彈劍葉之間，衣得志又道：「南屏，先問那匹夫究竟是什麼人變的……」

那黑衣人截口笑道：「不用問，你即將魂歸地府，我也該主動告訴你！」

說完之後，抬手揭去臉上的人皮面具，赫然又是一個華栢堯。

衣得志一怔之下，「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方才死在南屏劍下的華栢堯，就是你的雙胞兄弟？」

那黑衣人道：「不錯，不過那是我弟弟華栢舜，我才是華栢堯。」

衣得志道：「看情形，平常你們兄弟倆是輪流在本園任職，所以對本園的一切，才能如此瞭如指掌？」

華栢堯道：「不錯。」

「高明，高明。」

「還用你說。」

衣得志長嘆了一聲，道：「雙胞胎兄弟竟然酷似到如此程度，老天爺未免太惡作劇了。」

華栢堯目注左南屏道：「左南屏，你我放手一戰之前，我要先問你一個問題。」

左南屏點點頭道：「可以。」

華栢堯道：「你自己有沒有裝扮過丁二？」

「有。」

「目前三個丁二中，祇有一個是眞的丁二？」

「不錯。」

「另外兩個丁二是誰？」

「一位是我左家的老僕左忠，一位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

「姓什名誰？」

「他不願洩露身份，你毋須多問。」左南屏臉色一正，道：「請。」

柳含煙忽然張目喝道：「且慢。」

左南屏道：「爲甚麼？」

柳含煙道：「我還有話說。」

左南屏道：「柳含煙，我看透妳的用心，你們兩人都是沒話找話說，拖延時間等後援，我老實告訴妳，妳的後援不會來了。」

柳含煙臉色一變，沒接腔。

左南屏道：「妳不信？」

柳含煙道：「我是不信。」

左南屏道：「苗嶺鬼母獨孤美，漢中三狠柴氏兄弟，和南海妖僧法本等五個老魔頭，是不是妳邀來助拳的人？」

柳含煙道：「是又怎樣？」

左南屏道：「不怎麼樣，那五個魔頭都不會來了。」

柳含煙冷笑道：「就憑你能教他們『不會來了』？」

左南屏笑問道：「就憑一心神尼行嗎？」

柳含煙臉色一變，沒接腔。

左南屏又道：「還是不信？」

柳含煙仍沒接腔。

左南屏沉喝道：「有請胡寨主。」

一聲暴喏，胡興邦蹣跚地走近左南屏躬身施禮，道：「參見令主。」

左南屏道：「請將你身經目睹的事，告訴你以前的主子。」

「是！」胡興邦苦笑了一下，才向柳含煙說道：「柳夫人，屬下我功力被廢除，那些人全都被令師擋回去了。」

柳含煙俏臉鐵青，還是不作聲。

左南屏示意胡興邦退過一旁，然後笑問道：「柳夫人，妳還不相信嗎？」

柳含煙冷笑道：「不用助手，我也有力量殺死你。」

左南屏道：「方才，妳都不是我的敵手，現在妳已受了內傷，還行嗎？」

柳含煙道：「我的內傷並不嚴重，經過一陣調息，已經復元了，何況，方才的受傷，並非我的功力不敵，而是我輕敵大意所致。」

左南屏笑道：「好像很有道理。」

柳含煙道：「本來就是很有道理，更何況我還有一個最得力的助手華栢堯！」

華栢堯眞的是她得力助手嗎？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眼看大勢已去，早就想趁機開溜了。

但他的鬼心眼，並未逃過左南屏的神目，這時，華栢堯趁柳含煙正在侃侃而言，沒有注意他之際，忽然長身而起，疾如激矢地向菓林中疾射而去。

左南屏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手中長劍脫手向華栢堯背後擲去！

一聲慘號，華栢堯被一劍貫胸，釘在一株菓樹的樹幹之上。

「爹……」那是衣素文的悲呼聲。

衣得志這位倔强的老人，强忍着一口眞氣，親眼看到左南屏替他復仇之後，終於含笑而逝了。

另一面，柳含煙眼看左南屏長劍擲出，手中沒有兵刃，而且又於衣素文的那一聲悲呼微一疏神之際，這種稍縱即逝的良機，豈肯放過，因此，她悶聲不響地一劍刺向左南屏的前胸。

左南屏本能地橫飄三尺，但柳含煙得勢不饒人，精妙絕招猶如長江大河，源源不斷的使出，左南屏的功力雖然高出對方，却高得並不多，目前，他以徒手對付對方的兵刃，又是盡失先機的情況之下，而被逼得落了下風。

但他並不慌亂，連飄帶閃中，一面朗聲笑道：「好傢伙，妳可眞會撿便宜！」

柳含煙冷笑道：「左南屏，今宵，有你則無我了。」

胡翠娥揚手擲出長劍，並嬌呼一聲道：「左大俠接劍！」

左南屏順手一抄，接住長劍，並朗笑道：「多謝！」

他一劍在手，頓時如虎添翼，「刷！刷！」一陣快攻把柳含煙迫得連連後退。

也就在這檔口，夜空中忽然傳來一聲佛號。「孽障，還不孽海回頭？」

話到人到，祇見人影一閃，左南屏疾退丈外。

柳含煙機伶伶地一戰，一身傲視當代武林的功力已被廢掉了。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滿臉紅光，白眉盈寸的青衣老尼——當代武林第一奇人，白石庵主一心神尼。

「師傅……」

嬌呼聲中，首先跪到神尼身前的是胡翠娥，其次就是滿臉淚痕的衣素文。

一心神尼慈祥地笑道：「快起來，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師傅不高興這一套的。」

當胡翠娥、衣素文兩人盈盈起立時，一心神尼又向衣素文正容道：「文兒，這叫做在劫難逃，妳要節哀順變，好好辦理善後，重整家園，相夫教子，多多造福武林蒼生。」

衣素文含淚點頭道：「文兒知道。」

「那爲師就放心了……」

她邊說邊將柳含煙向脅下一挾，左南屏忙問道：「老前輩就要走了？」

一心神尼苦笑道：「自己教出這樣的徒弟，總不能廢去她的功力就算了，以後的麻煩還多哩！」

接着又道：「對了，貧尼還沒向左施主致謝，方才，如非是左施主鼎力協助，這孽障可絕不會這麼容易就範的哩！」

也不等左南屏答話，說完立即長身疾射而去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女俠黑牡丹挺身殺盜，捕快們無奈方說出勾結原因：王大人爲官清廉，除了呈報上司征剿之外，要捕快們保護商旅，於是金師爺徐文案設計……黑牡丹與他們面見府台大人，並說出征剿計劃，以申大宏爲首的捕快們爲了將功贖罪，願意跟隨，閻半仙手下三大金剛被黑牡丹所殺，而後他們決定殺上天竹林閻半仙的老巢……

女俠黑牡丹故事

辛奇士・文　可飛・圖

智殲頑徒

直搗天竹林　重創閻半仙

牛大壯說得不錯，如果這個船家敢在河上動歪腦筋，只牛大壯一人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因爲牛大壯那條大青河看起來比這條河深多了，也寬多了。

女俠三人跳落船面，那中年漢子立刻投篙撐船，河面上流水稍急，遠處下游有個大水潭，這時那船家邊撐船邊道：「三位可是到天竹林去的？」

女俠道：「你可是天竹林那面派來的人？」

那中年漢子道：「不，我不是那面的人，不過認眞的說我也算是半個那面的人了。」

周通一聽，冷哼一聲，道：「甚麼叫半個人呀！」

船家道：「在這條石灣橋上，我們常家是世代在這兒撐船過日子，自從來了個閻大王，附近已沒有人煙，我同我娘商量，準備往信陽州去呢！，不料閻大王却派人把我們留下來，大家言明，我常老大只替他們撐船，他們按月給我些銀子，荒年亂世，有得糊口，我母子也就不多計較了。」

女俠一聽，忙問道：「從這裡到老虎口，可是必須過此河了？」

船老大道：「必經之地，不過這兩天可能老虎口那面有事情，連閻大王手下的三個大頭目也趕去，到現在還未回來呢！」

女俠一聽，不覺疑惑的道：「昨晚沒人過河嗎？」

她話聲未完，早聽得河岸邊有人高聲呼叫道：「老常，老常，快把船撐過來呀！」

女俠三人回頭看，只見來路上，河邊岸，還有七八個强盜狂呼叫！

女俠看得清楚，不由嘴巴一扁，笑道：「老常，老常的叫你，可知他們同你一定很熟了！」

船老大一笑，道：「他們就是昨日一大早趕往老虎口的，是三位大頭目的手下。」

女俠道：「那就把船攏回頭，把他們一齊接上船來吧。」

於是，渡船又回頭撐來，女俠三人蹲坐在船中，直到渡船離岸二丈遠的時候，女俠這才一笑而起。

「是妳？」

「我的媽呀！」

七八個强盜回頭就逃。

然而空中的黑影更快，早把幾個人的去路攔住，光景就只有等着拚命了。

* * *

女俠黑牡丹不等八個强盜逃走，縱身橫劍攔住去路，衆强盜見無路可逃，發一聲喊舉刀向女俠衝去，其中一人破口罵道：「老子們同妳拚了。」

女俠一聲冷叱，就見劍光飛

舞，霍霍冷焰激盪，迎面兩盜不及劈出砍刀，已被女俠斬去首級。

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也由後面兜住廝殺，轉眼之間，八個昨夜在林中躲了一夜的强盜，全被殺死在河岸邊。

這時候姓常的船家驚呆在船頭上直哆嗦。

女俠一打手勢，三人立刻又回到船上，只聽姓常的船家抖顫着聲音，道：「你們三位殺了閻半仙的人，這個禍可闖大了呢！」

女俠走至船老大面前道：「你說有個老娘要奉養，可知一定住在這附近。」

姓常的一怔，道：「妳問這個幹甚麼？」

只見女俠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道：「我們今日要僱你這船用，這五兩銀子你拿着，先回家去，只等天晚你再來。」

姓常的船老大苦笑道：「妳沒有弄錯吧！石灣河上河水急，下面有個漩渦潭，不是撐船老手，怎可輕易撐篙！」

牛大壯早笑道：「若論撐船，我牛大壯可不比你差，不信你試試看。」

牛大壯接過竹篙，往河岸一頂，那渡船箭一般的離了岸，可眞夠輕鬆的，牛大壯只挺胸頂篙從船頭頂到船尾，只走了六七趟，船已穩穩地靠在對岸邊，光景比姓常的還要高明。

這也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姓常的船老闆早走近牛大壯，邊拍着牛大壯的粗臂，笑道：「弄來弄去，咱們原是同行啊！有你兄弟在，我放心把我這吃飯玩意兒交給你了。」

姓常的這才接過女俠的銀子，邊笑對三人，道：「每個月閻大王那面也只給我二兩銀子，算是我倆夠啃窩窩頭的，如今你們一出手就是五兩銀子，我常老大發財了！」

說罷哈哈笑着下船而去。

女俠黑牡丹對牛大壯道：「想不到桐柏山區裏還有這麼一條河，如果閻半仙今日來此，管敎他來得去不得！」

於是她把自己的計劃詳細的告訴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以後，就對牛大壯道：「先把周仁兄送過去，我在山上高處守着。」

就在女俠一人跳上河岸往山嶺上走去的時候，牛大壯又把周通送過河對岸，牛大壯却把空船停在河中央，一根竹篙把船定在河面上，一個人仰面躺在船板上，承受着春陽的暖意，光景是在享受呢！

不過半個時辰光景，周通又自岸上叫起來，於是牛大壯立刻又把渡船撐去，很快的送周通到了河對岸，牛大壯早指着一處山頭，道：「周兄，你看到沒有，女俠就在那個山頭，你只管去吧，我就在河面上候着。」

於是渡船又在河中間停下來，而周通也匆匆的登上那座山道必經的山頂上。

那山頂可眞是個極佳的瞭望地方，往石灣河那面望去，一目了然，反方向望去，蜿蜒的山道綿延上遠處的半山腰脊，如果從那裏有人走來，這座山頭上的人就會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說上天竹林必須經三川過五水登上望月峯，那麼如今女俠已經過兩川過兩水。算算路程，也快一半了，閻半仙再等他的三員悍將回報而沒有消息的時候，不知他還能不能沉得住氣，放得下心。

這時候女俠已擬定了兩個作戰方案，其一，爲閻半仙派出人來支援他那已經死去的三員悍將，他本人仍在天竹林不出山，那麼牛大壯就把這些人送過河對岸，就讓埋伏在對岸山後面的申大宏與童立，把這些人「吃掉」，因爲捕快加上兵丁，有一百二十人。

另一個計劃是閻半仙本人也來了，那麼牛大壯把閻半仙的人盡量送過河，只是當閻半仙登上渡船的時候，就把他送到下游的漩渦潭，女俠與周通必會在那兒守着，眞要是這樣，閻半仙再有本事，只牛大壯一人就叫他夠受的。

在距離山頭一根扁擔那麼遠的斜陽，照得石灣河上金星閃閃不斷的時候，山的另一邊看上去如飛行蜈蚣一般彎彎曲曲的跑過來三十多個人來，光景是在急行軍呢！

女俠與周通向下俯視細看，來的人中沒有閻半仙，女俠似是有些失望，輕嘆一口氣又坐了下來，她連多看一眼也沒有。

周通知道女俠心意，不由笑道：「女俠何必爲此多慮，須知道正是我們當初算計，妳不是說要打甚麼消耗戰嗎？只要這批人再被殲滅，閻半仙的手下已損失一半了。」

女俠點頭道：「我知道，不過閻半仙多活一天，我心裏就像結了個化不開的疙瘩。」

可眞夠快的，二人這還在閒話中，一行三十幾個强盜早繞過這座山往石灣河岸跑去，隱隱的聽到有人喝叫道：「老常，快把船靠過來。」

牛大壯正在船上歇着，一聽叫聲，却仰起粗脖子，往反方向狂叫道：「來了！馬上來了！」

聲音之高，吼叫之大，就算是三里外也會有人聽得到。

船急速的撐到岸邊來，三十幾個强盜不能一次過，那得分成兩批，只見一個像是頭目的毛面壯

漢，左手倒拎着砍刀站到牛大壯身前，冷冷的問道：「你是誰，大個子。」

牛大壯咧嘴一笑，道：「我是我大舅的外甥嘛！」

毛面壯漢一怔，沉聲罵道：「娘的，你這是十成十的大實話嘛，那我再問你，誰又是你大舅啊！」

牛大壯已拔出竹篙，頂着河岸，渡船已向河心撐去，牛大壯邊笑道：「你們叫的老常，也就是我大舅，我外婆生病要人侍候，所以就把我找來帮他幾天忙。」

毛面壯漢道：「你會撐船？」

牛大壯「噗嗤」一笑，道：「從小我就在河面上混，撐船有甚麼難的。」

坐在船上的强盗，見牛大壯把船撐得有板有眼，不由誇道：「娘的，比老常撐得還穩當快捷呢！」

牛大壯心想，要不是把你們這羣王八蛋送往陷坑裏，老子這就弄翻船。

一連兩次撐渡，三十幾個强盗全登上對岸，沒有一個人說聲「謝」的，甚至還有幾個直朝牛大壯翻白眼！

一行强盗上了山坡，牛大壯却有意無意的高聲又叫道：「我回去了，你們可要好走哇！」

牛大壯又把渡船撐到河中心，他雙手往腋下一塞，目不轉睛的望着山上，看看一行人消失在山的另一邊，這才滿臉含笑的坐在船板上。

也就在他從懷裏摸出一塊醬牛肉撕着吃的時候，突然間山的另一面喊殺之聲大震，空谷廻蕩中，喝罵與淒厲的狂叫聲不絕於耳。

突然間，三個强盗從半山脊那面往河岸邊跑下來，邊跑邊叫，道：「快把船撐過來呀！」

牛大壯看得眞切，不由得笑了，因爲在這三人後面，六七個兵丁，正手持刀與矛，拚命的追過來！

於是，牛大壯把渡船緩緩的往岸邊撐，那種慢勁，只把岸上三個强盜氣得破口大罵，而牛大壯只是把渡船盡在離着三五丈地方撐上撐下的不靠邊。

這時後面追兵就要追上了，只聽一個强盗狂叫道：「王八蛋，你是怎麼搞的！」

牛大壯舉篙忽左忽右的道：「三位何不伸頭仔細看看水底下，好幾個淹死鬼在等着找替身呢！」

不旋踵間，後面的兵士已追殺過來，三個强盗有兩個舉刀迎戰，只有一個縱身躍入水中，也不管河水冰涼，光景是先逃命要緊！

然而他却再也想不到，正當他快到渡船邊的時候，頭才剛剛抬起來，面前黑影透着亮亮的冷芒，那麼無情的向他的頭上戳去，牛大壯在船上罵了一句：「去你娘的！」

竹篙頭上套的鋼尖，有一半插在那强盗的腦袋裏，鮮艷的血，隨着嗚咽的石灣河水，往下游漂去，連帶着一具屍體也隨波逐流。

也就在這時候，岸邊的兩個强盗，已被長矛刺穿肚皮，倒在水邊。

只聽其中一人對牛大壯道：「剛才你那一聲喊，眞像在打雷，哈……」

牛大壯笑道：「那面怎樣了？」其中一個兵丁道：「聽聽這麼靜，大概全解決了吧。」

另一人也高興的道：「四個人殺一個，這叫做卵上捉蚤，往鳥上逃！」這可是信陽州標準土話，幾個人一聽全笑了。

就在這時候，一衆兵丁與捕快，全都來到岸邊，牛大壯急忙把一百多人全都撐過對岸，見其中有幾個傷的，牛大壯忙問道：「受傷的何不回去篷車裏歇着！」

捕頭申大宏早笑道：「這就要去搗賊巢呢，就算受點傷，他們也不願落人後，牛大壯你想想，這種機會可不多見呢！」

天已近黃昏了，遠處山坳裏只見一人快步走來，可不正是船老大，他一到船邊，指着正在往女俠站的山上行去的一衆，問道：「那不是官兵嗎？他們總算來了！」

牛大壯跳上岸，笑道：「如果沒事，早些回家歇着去。」說罷，早大踏步的朝着女俠那兒追去。

就在一處山道旁，好大的一片老松林，女俠早迎在那兒，捕頭申大宏與守備童立二人全棄馬步行，這時見了女俠，守備童立道：「可惜沒捉到閻半仙，看來天竹林那兒咱們非去不可了。」

申大宏也道：「我申大宏辦過許多大案，從來就未見過我那帮手下如此勇敢拚命的，剛才一戰，大夥兒直叫不過癮呢！」

這時女俠建議官兵與捕快們盡量啃吃乾糧，好生睡上一覺，準備三更天摸上天竹林去大戰一場！

於是就在這荒涼的松林中，早已各自懷中取出準備的乾糧，又各自找地方歇下來。

捕頭申大宏與守備童立與女俠黑牡丹三人又商量了一陣，另定下次作戰計劃，總得要把閻半仙捉住甚或搏殺，這一方才能太平。

女俠擬訂的拂曉攻擊，連守備大人都覺得十分佩服，那不只是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而且是閻半仙再也想不到的絕妙策略。

就在三更剛到的時候，山林中灰濛濛一片，女俠已與周通、牛大壯三人，領着捕頭申大宏與二十名捕快上路了。其中有幾個捕快是桐

柏山這裏長大的，他們對於天竹林那面的地勢相當淸楚，這時正在前面領路走，翻山越嶺，不久又來到一處大河川，早見前面有一插天高峯，只聽一個帶路捕快指着高峯，道：「繞過這座高峯就可以看見天竹林了，那兒的竹子全都比碗口粗，不少人伐了去做竹排呢！」

所謂竹排，也就是活動在江面上的竹筏子。

這時女俠忙道：「咱們何時轉道抄天竹林的後面去？」

只聽一個捕快道：「這就往大川上方去，大約五六里處，有一個山口，從那兒進山，翻過兩個山頭，就是天竹林的另一面，只是咱們要想由那兒下去，可得費一番功夫，因爲那地方是個山崖子，向下看一片竹海，少說也有十幾丈深呢！」

女俠心想，只要抄到閻半仙的後門，就不怕閻半仙逃走，到時候就算自己一個人下去，也要把閻半仙收拾掉。

這是一段十分難行的小山道，即算是白天也不易走，如今二十四人走在這荒山道上，不時的發現狠叫豹吼，只是他們人多，每人手中更握着明晃晃的鋼刀，就算有狠或豹，一時也不敢向衆人接近。

已是五更天了，山路有了微明，也不知是那兒飛出來的一大羣烏鴉，「呱呱」叫着飛向山谷另一方，消失在羣巒絕壑中。

女俠黑牡丹極目望去，那座望月峯已在她的左前方，原來竟是繞着這座峯兜了半個大圈子。

早見前面的捕快指着遠處一片黑忽忽的竹林，道：「你們看，那兒就是天竹林。」

女俠幾人望去，只見三面環山，一面向陽，地方平坦，山溝齊整，一泓溪流，潺潺自高處流下，而使得竹林中現出一個水潭來。再細看周圍，當眞是山川秀麗，風景絕佳。晨光熹微中，更見春山如笑，美麗極了。怪不得有人傳說這兒是菩薩坐禪聖地呢！可惜如今窩藏着一羣殺人越貨的强盜。

天色漸漸的亮了，天竹林中裊裊炊烟上升起來，大概是要造飯吧。女俠一衆隱藏在天竹林的後面懸崖上，正在焦急的望向遠處，因遠處的守備童大人，應該這時候領着他的一百人馬攻到天竹林正面的谷口了吧！

突然間，不知甚麼地方，一陣牛角聲號響徹雲端，女俠等人還以爲是强盜們吃飯的號角呢，不料早見竹林中五排茅草屋中，像螞蟻似的衝出一羣人來，一個個手上拎着砍刀，直向谷口跑去，隱隱看到似是閻半仙也在中間。因爲他的那身道裝還穿在身上，背上背着寶劍，手上還握了一把刀，被一衆近百人簇擁着。

女俠一打手勢，二十四個人全各自設法順着附在岩石上的山籐往下滑，那種奮不顧身的樣子，令人感動不已，如果眞是文官不要錢，武將不怕死，那麼眼前的信陽州捕快就當之無愧，那麼，天下何來盜賊？

女俠一衆到得谷底，立刻往竹林中衝去，只見面前有一個小院落，建得十分精巧，除了一條兩邊種有花草的寬路外，四下裏全是巨竹，山風吹來，竹葉嘩嘩響不停，這時女俠當先到茅屋後窗，向裏面望去，不由大吃一驚！

只見屋子裏有一張圓桌，桌邊正坐了五個少婦，一個個面露焦急的望向外面，其中一人還不耐煩的道：「誰有那麼大的膽子，這時來這天竹林送死！」

女俠一聽，這幾個女子一定是閻半仙的粉頭，立刻一揮手，對申大宏示意。

申大宏輕點着頭，立刻高聲叫道：「信陽州府衙來拿人了，屋裏人還不快出來受縛。」

就在茅屋裏一陣大亂時候，女俠早對申大宏道：「這裏似已無人，只此幾個女子，交由你處理，馬上放火燒了盜窩，我去前面接應守備童大人了。」

女俠黑牡丹忙同牛大壯與周通三人直奔向天竹林的谷口而去，他們三人才走出一半，天竹林中已是火光衝天，劈啪之聲尤似鞭炮連天，端的是驚心動魄！

原來閻半仙在這桐柏山開山立寨尚不及一年，但他却把桐柏山支分爲三個地區。

一邊是南陽府方面，路程較遠，只派三五十人駐守在龍馬溝；另一起四十人扼守通往襄樊的山道，從武勝關到信陽州的這條路距離總寨天竹林最近，只有一天路程，初時還需要五六十人出動，但與信陽州府衙定下坐地分贓後，老虎口那邊的人馬被他抽回一大半，因爲每日只要坐等分銀子就成了。

想不到女俠黑牡丹到來，先收拾八個强盜，閻半仙尚以爲事情不大，這第二次派出，不料又沒有消息，他才知道事情出了毛病，立刻把貼身三個悍將調往老虎口，且又急急把另外兩路駐守他處的人全調回來，準備等三個悍將回來後，商議如何報復信陽州姓申的不守盟約。昨日二更天，最後一批龍馬溝的人才趕回天竹林，不料天才亮女俠等已殺來天竹林。

這時閻半仙領着近百强盜直往谷口衝殺過去，他才一馬當先走至半，迎面只見一個軍官，手端丈八長矛，領着一衆官兵殺來，官兵們

口中狂叫道：「不要放走强盜！殺！」

「殺！」聲震山谷而激盪迴響不絕於耳。

也就在這時候，强盜中早有人叫道：「不好，山寨被燒起來了！」

閻半仙右手握劍回頭看，不由也暗暗心驚，不知敵人是怎麼摸進天竹林的。

這時守備童立見迎面走來一個道裝打扮，鷹鈎鼻子大嘴巴，山羊鬍子青臉皮，一雙豹目森森逼人，頭頂上道髻淨光發亮，猜着八成就是閻半仙來了，聽人說閻半仙凶殘成性而武功高强，今日倒要見識見識！

心念間，守備童立一挺長矛，口中喝道：「大膽强徒，官兵到來還不束手就擒，棄械投降！」

不料閻半仙見自己山寨被燒，又不見石老大他們回來，不由惡向膽邊生，咬牙格格響的罵道：「娘的，小小一撮人馬，豈能放在閻某人的眼裏，今日管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就在話聲中，閻半仙長劍一揮，高聲道：「殺！」

殺字出口，他的身子陡然騰空上躍，右手長劍疾若江河下瀉般一束鋒芒直向童立揮去，半空中就聽「嗆嗆嗆」一連三響，童立但覺頭頂一涼，忙着打橫急閃如電，這才剛剛躲過迎面穿腹一劍，再看自己的長矛，矛尖已被劈去一截，心中不由駭然！

閻半仙一聲冷哼，就在他即將二次騰身的時候，隨手一揮，在他附近一名兵丁竟被斬爲兩截，他連多看一眼也沒有，逼視着童立揮劍而上。

童立見閻半仙當眞是殺人不眨眼，不由大怒，手中長矛一緊，迎着閻半仙疾刺而去，却不料閻半仙根本視若無睹，也不知他是如何避的，童立的長矛竟然距離閻半仙左頰不到半尺地方刺過，於是就在閻半仙一聲厲笑中，左手已拔出背上寶劍，兩把寶劍左劈右刺，上下夾攻，盡在童立四週盤旋飛舞，劍光霍霍中，童立猴叫連連，冷焰激盪下，空氣中已有血腥可聞！

閻半仙雙劍罩住童立，只把個信陽守備大人童立殺得就地亂滾，一支長矛盡在閻半仙的刄芒中遮攔阻擋，拚力招架，然而又何止是招架乏力，簡直就是公鷄啄小鷄，只有尖叫的份！

也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突見一團黑影自天外飛來，似蒼龍出雲一般，挾着萬鈞之勢，一招之間，接下閻半仙雙劍。

閻半仙看看就要得手，不料突見一女子揮劍殺來，而且一劍就接下自己雙劍，不由也是一怔，暴退五尺，豹目直視來的女子，陰陰的點點頭，道：「正主兒終於還是出現了，閻大爺在想，信陽州的幾塊廢料，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動我的人，放眼這桐柏山區，閻大爺看不出有誰能對付得了我手下的三虎將。」

說着，他長劍一揮又罵道：「娘子養的，妳是那裏冒出來的？」

來人正是女俠黑牡丹，從老遠，她就發覺守備童立已處於危機中，眼看着就要被閻半仙一劍劈死，這才急急招呼周通與牛大壯，趕快協助官兵殺賊，自己已騰身連翻空心觔斗，揮劍阻住閻半仙的攻勢！

童立見來了女俠，滿身劍傷，征衣破碎，雖然面頰上也中了一劍，但都未中要害，只是拚鬥用力過度，如今有些虛脫的坐在地上，一時間還站不起來！

這時就聽女俠黑牡丹道：「該死的閻道士，你還有臉問姑娘是誰？」

閻半仙突現怒容，旋即沉聲道：「閻大爺從川陝直殺到魯豫，殺人無算，妳一個女子，也敢在閻大爺面前口沒遮攔，老子問妳，妳是那個娘子窩裏冒出來的女妖，竟跑到這桐柏山來造你閻大爺的反！」

女俠黑牡丹一聲冷哼，道：「閻道士，你眞要想知道我是誰，何不去問趙長腿、『陰陽痲面』王幹，再不然去問曹大鬍子或宮雄、丁天佑他們！」

閻半仙一聽，不由吃一驚，立刻暴退一丈，厲聲道：「妳怎麼認識這些人，就閻大爺所知，這些人有一半已經死了！」

女俠等閻半仙說完，一陣冷笑，道：「豈止是已經死去，他們全在陰司地獄，酆都城中等你閻道士去一同過堂呢！」

閻半仙更驚，聲音已帶微顫的道：「妳究竟是誰？」

女俠一引長劍，喝道：「等你在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會叫你知道本姑娘是誰！」

就在她的喝聲中，身形貼地平射，長劍筆直點向閻半仙的胸腹，藍汪汪的光華，在晨陽的照射下發出刺目霞光。

閻半仙聽說死了當年幾個老夥伴，雖說後來不和而拆夥，但當年流竄時候那種轟轟烈烈的日子裏，八個人等於穿一條褲子，如今驟聽死去過半，心中又悲又氣，見女俠平飛而來，心中大怒，旋身側翻，雙劍交錯，一阻一攻，撩起兩束寒光，逕遮向女俠當頭。

平推的劍身狂旋如電，女俠的身形却倏然着地螺旋三匝，長劍突然變刺爲斬，「咻」的一聲，反削過去！

閻半仙雙劍既未阻住女俠的劍，右手攻出的一劍也劈空，女俠的劍却那麼巧妙的自他雙劍中間穿來，迫得他急忙暴退不迭！

也只是一退之間，閻半仙已厲吼一聲，青臉皮上有些扭曲，半尺長的鬍子抖動，雙手寶劍交替的挽起數朵劍花，悍不畏死的直欺而上，方圓丈內，盡是劍風「咻咻」，劍氣激盪，而使得一地山草披靡，沙石飛揚！

女俠斷叱一聲，突然騰身而起，半空中「天罡八劍」的那招神龍擺尾，又再出現，只聽「噹」的一聲，緊接着一溜火花中挾雜着數點鮮血。

就在雙方各自翻出三丈，猛旋身時，女俠黑牡丹一臉寒霜直視着手撫肩頭滿面驚悸的閻半仙，對於自己左臂的劍傷，她連看也不看一眼。

只聽閻半仙尖厲的叫道：「臭婊子，妳竟敢放你閻大爺身上的血，今日不把妳碎屍搗爛，閻半仙的名號就倒着寫。」

女俠黑牡丹冷然一哂，道：「閻半仙，你可要小心你那顆腦袋喲！」

又是一聲喝叱，女俠揮劍飛掠而上，天空中有如漫空烏雲蓋頂，就在這烏雲中，劍芒燦爛奪目，閃亮星光般，片片的，也是點點的，從上面洒下來，有如地裂天崩，威勢驚人。

不錯，這正是「天罡八劍」中的第三招「行雲流水」，但見突現的星芒中，直穿向閻半仙的八朵劍花之中，引起一陣極爲清脆的金鐵交鳴。

急驟的響聲一過，突見女俠自空中直撲倒在地面上，看上去似是一個精疲力盡的人倒下一般，只見她揮動的劍芒更見疾速無匹，威力絕倫！

閻半仙拚力揮劍，雙劍有如劈在含有强烈磁鐵的刀陣中，有着拖泥帶水的感覺，就像他剛剛躲過女俠那招「行雲流水」時候，不料女俠向來不使用的第四招「蒼龍投海」，緊接的一招八式，席捲而來！

閻半仙見女俠劍法厲害，忙着雙脚交替抽躲，口中「猴」叫連連，也就在一陣退避中，閻半仙的劍連揮不絕，但却似是顯得那麼只差半寸距離。

突然間，女俠黑牡丹一個衝天式，人自閻半仙雙劍中間一飛而起，倏然騰飛中，就聽閻半仙凄厲一聲慘叫……

女俠黑牡丹人在空中連翻三個空心觔斗，她人在地上卓然站定，稍稍調整呼吸，這才緩緩旋過身來，不由大吃一驚，因爲她那一招「重施故技」的「蒼龍擺尾」，狠狠的招呼在閻半仙的身上，太快了，她未曾看清被她劈殺的部位。但從閻半仙的慘叫聲中，可知閻半仙傷得不輕，她正準備回過身來，慢慢的收拾閻半仙，但除了地上一隻握劍的手以外，那還有閻半仙的影子，極目望去，附近林中不見動靜，再向守備童立望去，只見早已昏死過去，而周圍仍在拚殺呢！

女俠用劍挑起閻半仙的斷手，發覺是閻半仙的右手，不由冷笑道：「早晚姑娘會找到你這惡魔的！」

於是，從竹林那邊，捕快們在申大宏的率領下，全都揮刀撲殺過來。

一面，申大宏高聲叫道：「信陽州府衙來拿人了，不能放走一人！」

女俠見逃了閻半仙，一咬牙也殺過去，牛大壯與周通邊殺邊叫道：「大夥使把勁圍起來殺，閻半仙已重傷逃走了！」

衆强盜聽說閻半仙已重傷逃去，再見天竹林被燒，一時間鬥志全消。

餘下的四十幾個，立刻發一聲喊，全都衝進附近荒林中，等到官兵捕快追殺過去，早已跑得不知去向了。

女俠這時才抽出一條絲帕，又把隨身傷藥自己敷上，紮上絲巾。

牛大壯與周通走來，問道：「女俠也受傷了，可要緊嗎？」

女俠一笑，道：「皮肉之傷。」

捕頭申大宏來到女俠面前，與高采烈的道：「今日殺得可眞痛快！」

女俠微點頭，道：「只可惜沒有殺死閻半仙，讓這個魔頭成了漏網之魚。」

這時早見數名兵丁把守備童立救醒過來，女俠忙把自己所帶傷藥替守備敷上。

大家檢點人馬，捕快傷了三個，兵丁死傷較重，死了七個，傷了十八人，只看地上死屍，强盜至少死了四十餘人，這種戰果算是差强人意了，因爲閻半仙也身受重傷而逃，一年半載的，怕他得躲起來養傷了。

女俠招呼周通、牛大壯二人，三人立刻準備上路，此地就由捕頭領着一衆捕快，又在天竹林中仔細的搜索一陣，除了帶走幾個女的以外，又在灰燼中找到不少銀子，但全都燒變了形。

官兵們綁了一些擔架，把死傷的全抬向谷外，趕着走原路回信陽州去了。

女俠趕到石灣河的時候，只見渡船就在對岸，夕陽已離山峯不遠，牛大壯直着嗓門叫：「老常！」

周通也啞着聲音喊，但是對岸的渡船上就是沒有人。

女俠心中吃驚，因爲船老大這時應該在船上的，怎會不見呢？

牛大壯一指山崖後面，對女俠道：「常老大就住在那個崖子後面，我去叫他！」

說着大敞步朝山崖邊行去。

河岸邊，女俠怔怔的望着渡船出神，她覺得有些不對勁，因爲渡船如果在對岸，船老大怎會在家裏呢？如果常老大在家，渡船又是誰撐過河的？

周通搔着一臉大草鬍，道：「我看有點不大對勁呀，船老大到那兒了？」

也就在二人疑問連連，疑雲重重的時候，遠遠的只見牛大壯拖着沉重步伐，看似跌跌撞撞的走來，口中噴氣如牛，雙手握拳亂揮，就差沒有把他背上的砍刀拔出來！

牛大壯走近，女俠已看見牛大壯滿面淚痕漣漣。

周通早迎上去追問道：「兄弟，你這是怎麼了？」

牛大壯見了二人，口中狂叫一聲：「女俠……」

早已痛哭起來！

周通急得跳脚道：「兄弟，你倒是快說呀！」

女俠也道：「牛兄弟，你看到甚麼了？」

牛大壯邊拭着淚，邊嗚咽的指着山崖那邊，道：「船……船老大……他媽被人殺死了！」

女俠一聽，咬牙怒道：「船老大呢？」

牛大壯搖頭道：「沒看到他，不知他到那兒去了！」

周通道：「這事眞令人替船老大難過的！」

牛大壯道：「姓常的老娘被人殺死，也叫我想起大青河上，我媽也是不幸被强盜殺死的。」

周通這才知道，牛大壯悲痛的原因，因爲去年夏天，大青河上他媽不給一羣强盜渡大青河，反把羣盜誆在船上，他母子二人游上岸，一羣强盜却幾乎翻船死在那閻王灘，事後牛大壯去拖回渡船，他媽却被羣盜殺死，如今他媽的墳還在大青河岸茅屋旁呢！

如今牛大壯再見常老大的娘慘死，豈有不流淚傷心！

看看天色將黑，對岸又無人，要過石灣河，怕得要下水游向對岸了。

女俠正在思忖，牛大壯已脫去外衣，準備下水了，女俠一見，忙道：「牛兄弟，如今天氣仍然很冷，河水一定很涼，我們何不在山上砍些竹木之類，用山籐綑紮，然後你一人先過去，再把船撐過來接我們。」

她邊說邊回頭一看，又道：「只怕不久一衆捕快與官兵也要到了呢！」

牛大壯悲痛的一頓足，道：「我等不及去砍樹伐竹了，我得趕着游過河去找常老大，看看他在那裏呢！」

只見他褪去長褲脫了鞋，扒下身上老棉襖，一步步地走向水中，他人尚未走到一半，河水已浸到他的脖根，於是牛大壯憋一口氣，一頭潛入水中，等到他冒出頭來的時候，人已快到渡船邊上了。

石灣河的河水比之大青河的水還要急，牛大壯潛水是有道理的，因爲如果他游在水面，必被河水冲向下游，但如果自水下潛游，河水就是再滾動，也不妨事。

這時牛大壯縱身上船，先是在船上矮艙低頭看，裏面空空的沒有船老大的影子，再往河岸看去，不由驚怒交加的大叫起來！

原來船家常老大橫躺在河岸一塊大石後面，他的一半身子在水中，一半却在石岸上，背後好大一個血洞，死狀慘不忍睹！

周通已在對岸高聲叫道：「兄弟，快把船放過來呀！」

牛大壯邊叫着，道：「慘無人道啊！」一面拔出船頭竹篙，急速的把船撐向河對岸來。

太陽已在山頂上滾動，只有半個模樣在峯頂上放出萬道霞光來，倒像山頭上擱着一顆大寶石，因爲這時候的陽光一些也不發熱，而使得牛大壯有些嗦嗦發抖。

其實牛大壯是被氣得全身發抖，因爲他在船停靠下來，周通忙着帮他穿上衣褲以後，就見他抖得更加厲害！

女俠等牛大壯穿好衣裳，這才問道：「河對岸那面……」

「姓常的船家被人殺死在河岸呀！」

女俠一驚！

周通破口大駡道：「撐船擺渡是給人方便，姓常的這是在做好事，吃的也是辛苦飯，怎麼還會有人把他們一家苦哈哈的兩口人殺死，這人未免太殘忍了。」

女俠咬牙道：「如果我猜的不錯，一定是那個閻半仙所下的毒手。」

周通忙道：「閻半仙不是已被女俠劈去右手嗎，難道他……」

牛大壯也有些疑惑。

女俠道：「閻半仙在重傷以後，他必定自己點穴止血，以他所帶的傷藥加以包紮，應是不難，然後他趁我們尚在天竹林谷地與一衆强盜搏鬥的時候，立刻逃竄這裏，先殺船老大的媽，再由船老大送他過河以後，突然下手殺死船老大，然後揚長而去！」

牛大壯與周通輕點着頭，道：「有此可能！」

女俠與周通二人在渡船上，牛大壯撐船向對岸，女俠黑牡丹又道：「閻半仙殺死船老大，最明顯的有兩個理由，其一，他恨船老大把官兵送過河！」

牛大壯抗聲道：「他這麼做簡直沒有道理。」

「有道理，因爲他自以爲船家是他花錢養的。」

周通問道：「那另外他還有甚麼理由？」

女俠道：「那更簡單了，因爲他是個敗軍之將，漏網之魚，他怕咱們追趕，而這石灣河又是必須經過的地方，咱們若追他，總得要打此經過，殺了船老大，可以阻止咱們追趕，至少也可以阻擋一陣子。」

渡船才到對岸，女俠與周通登上岸，早見遠處一衆捕快與官兵急快的往河岸上趕過來。

女俠對牛大壯道：「牛兄弟，你身上有傷，又下過河，牡丹姐心中直替你難過，可是對面那些人，眼看着又要你替他們送過河來了，你……」

牛大壯邊跳下船，一把托起大石後船老大的屍體，邊悲聲對女俠道：「我要把常老大同他老母葬在一起，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是同病相憐，同行相惜吧！」

其實牛大壯多少帶了些兔死狐悲的意味，早聽周通道：「撐船這玩意兒我不在行，這麼辦，我過河去把他母子找地方掩埋，你替一衆官兵撐船吧！」

女俠道：「我就在此候着。」

牛大壯點頭道：「周仁兄，謝謝你了。」

渡船到了河岸，捕頭申大宏見是牛大壯撐船，早問道：「船家怎麼了？」

但等他看清船老大的屍體，不由一陣難過，又聽說船家老母也死去，周通這就去替他母子二人掩埋屍體，立刻找了三名捕快跟周通一起去！

直等到所有官兵與捕快過了石灣河，周通等人也已把船老大母子掩埋，來到河岸邊。

牛大壯這時已是汗淚交迸，直到船停在對岸，他才狠狠的抹了一把臉，又把渡船定在岸邊，怔怔的自言自語，道：「常家大哥，你等着瞧，早晚我們會替你報仇的！」

直到二更天，一衆人等才趕到老虎口附近，在那兒附近的半山腰，有一幢大茅屋，原是閻半仙的人住着，如今人全被殺光了，官道邊的篷車與馬匹也還在荒林邊，馬匹與車子全有官家字號，不怕被人偷去，這條路上還不敢有人走呢！

於是，女俠與捕頭申大宏商議，先把重傷的連夜送往信陽州治療，當然首先被送上車的，正是守備大人童立。

餘下的捕快官兵，大家就在這茅屋裏暫時住一宿，待到第二天大家歇過勁來再回去。

於是兩輛篷車上面全是傷者，擠擠擁擁的裝了近二十名，另外馬匹上也馱了一些死者，光景是凄凄慘慘的打道先回信陽州去了。

這一次申大宏才眞的覺得又是個人物了。他在這次事件以後，已決心要追隨女俠，捕頭一職也眞的沒臉再幹下去了。

然而，事情却是出乎申大宏意料之外的，因爲當第二天中午他領着一衆捕快兵丁趕回信陽州衙門的時候，打聽之下，女俠與周通、牛大壯三人根本未曾回到信陽州府衙！

他們回來時候，大街小巷熱烈的歡迎，他也覺得好不自在，因爲那應該由女俠他們來承受這種榮耀的！

（完）

天山神劍

魔風血雨故事之三

文・戈飛／圖・金可

一劍如砥柱　獨力挽狂瀾

這兒是名聞關陝的鎮關鏢局所在地。

門前車水馬龍，好一派興旺的景象。

這兒是西安城外的土地祠，冰冷淒清，門前依稀可見狐鼠之出沒。

在熱鬧的鎮關鏢局門口，出現了一個白衣佩劍的青年，仔細看清楚，只見此君玉臉粉唇，劍眉星目，更叫人喜歡的是，滿臉笑容，令人與之相對，猶如沐浴春風，雖然看來年紀不過廿三四歲，但是，從其滿面風塵所示，他是走了不少路。

時值正午，鏢局正在繁忙之時，有出鏢的，有陪客的，而鏢在出門時，轔轔車輪聲中，隱隱傳來了「我……武……維……揚……」的習俗辭，也夾雜了馬嘶騾鳴的嘈雜聲，由於生意好，才走了一批往潼關的，又走了一幫入四川的，總而言之，忙得不可開交。

雖說忙得不可開交，可是，當佩劍青年剛踏上台階時，立即有一位看來頗具身份的鏢頭迎了上來。

「這位小哥，請問是來找人？探親？訪友？」

「在下甘子興，特來拜候老鏢頭，叩請金安！」

「啊！原來是天山來客，哈哈，咱們當家的可一直在叨念你啊！想不到你今天才到，請！」

「尚未請教前輩大名！」

「我……哈哈，甘少俠，你千萬別如此客氣，又如此之稱呼，在下是此地的知賓之一，姓曾，草字雲峙。」

「哈，原來是陸老的得力手足，當年一刀劈三兇，打通黃河路的乾坤一刀曾老前輩，晚輩這廂有禮了！」

「啊！剛才見過禮了！」

「禮多人不怪。」

「好個禮多人不怪……甘少俠請！」

請字聲中，曾雲峙已挽了甘子興的手臂，向大廳走去，由於最忙、最費腦筋的分配出鏢車事宜，已成尾聲，威鎮關陝的鏢行世家，人稱鏢行一隻鼎的神行無影陸天虎正在端坐養神，以便計劃次日之事務。

「奇怪，胡兄弟這一支鏢，那會到今日尚未還鏢？」

「當家的，可能是天雨，也可能是弟兄們貪玩，反正明天才是正式限期。」一個年約五旬開外的健者在一邊接了口。

「可是，唉！生意太好，可能這一次，胡賢弟得辛苦一趟，唉！馬不停蹄，令我也心中歉然，不過，有什麼辦法，山西閻老財這一單大鏢，已訂下了……否則，我眞

想自己走這趟鏢啊！」

「這當然用不到當家你出馬啊！」

「總鏢頭，天山甘少俠到！」曾雲峙上來稟告，而陸天虎立即睜開雙目，好厲害，目光炯炯，宛如兩道閃電般由眼中透出，一聲極洪烈的笑聲中，陸天虎已由太師椅上站起，顯然，他是萬分興奮的來迎接來客。

「你就是甘賢侄？」

「老前輩，晚輩甘子興拜請金安！」

「何必如此大禮，哈哈哈，范老弟，你可認得他，十三年前秦嶺山峽中的牧羊娃？」

「啊！九死一生的牧羊娃，出落得如此一表人材，哈哈哈，你……可還記得我？」

「晚輩焉敢或忘，范大叔，是你背我下來，是你代我止痛……」

「嘎！不可說這些，不可說這些掃興話，曾賢弟，快命廚房加幾色菜餚。」

「前輩救人之事怎可忘，晚輩今日之專程來此，就是來向列位前輩致謝！」

「好，說得好，賢契，老夫希望你做得更好。」

「永銘大教，不敢或忘……」

各位須知，甘子興實在是個苦哈哈出身，生活之重壓，令其父母雙亡，他更親眼看見小妹妹活活的餓死在母親的懷中，他是多麼喜愛這個妹子，他寧可自咽草根，但是，窮家孩子除了豆餅、野菓之外，還有什麼好吃東西……

他永遠忘不了妹子……滿口的野菜，青白的小臉，張着一對大而無神的眼睛，望着遠處，她一聲又一聲的叫，可是，沒有回音……

從這個時候起，他就在問，為什麼財主飲酒食肉，連他們的狗也能吃飯吃肉，而窮人的孩子該餓死？

可惜，誰也說不上來，父親死時說：生成的命，命該餓死，就得餓死。

母親死時說，前世的孽今生來還……

他可信？不信，可是，不信又如何？總而言之，他一家四口已餓死了三個，只剩下他一個，他突然感到可怕，怕自己也會餓死。

唉！代財主家牧羊，以為可以遮個風雨，吃口飽飯，那想到財主家的奴才，比財主更可惡，人小，可已經吃盡了苦頭，受盡了折磨，臘月天，風雪漫天，少了隻羔羊，孩子是可憐哪，忍肌挨餓，滿山亂跑，總算在山坳中找到了羔羊，歡天喜地的回莊門，那個家奴依然罰他沒飯吃，這一天晚上，幾乎在飢寒交迫之下餓死，與父母妹子會了面，尚幸二孀的幫助，偷來了一個乾饅頭，雖然又冷又硬，他却似小狼那樣的把它咽了下去。

而後，過着人間煉獄的生活，不是捱餓，就是捱打，直到又為找尋羊兒……人在做得腰瘦背痛、餓得頭昏眼花的情形下，一個失足，由山上墮下，總以為這一次一定得與父母妹子見面了，嘿！不想否極泰來，他為人救了，就是關鎮鏢局的總鏢頭陸天虎，而出手的是范一刀。

在叙說着不幸身世之時，那個無恥、陰刁的管家來了，陸天虎主張善了，范一刀主張打一頓那個管家，先出口氣，巧了，來了自己的師父，那個看來形貌猥瑣的化子，他老人家與陸天虎認識，就由陸天虎介紹，自己算拜了師，然後，化子師父付了自己的贖身銀，由財主家中帶走了自己。

師父帶了自己上山，嘿！不知師父幹什麼的？他腰中永遠有金子、銀子，沿途走來，見到窮人、苦哈哈，他是一個一個的救濟，有幾個看來與師父相識的，當面叫他老人家，背後恭稱他為老神仙，師父在窮人家，可稱為萬家生佛，頗有人緣。

近天山了，師父才算說出來，這是不平，這是貧富懸殊，而歸根結底，是強橫者吞噬弱小者，如果不是有志者的相助，或者強而有力者組織，衆多窮人永遠得捱餓，任人魚肉，最後，朝政不修，貪官橫行，汚吏暴虐，再加上天災之一迫，造反了！

師父說，隻手不能挽天，只能靜心觀察，伺機儆貪懲汚，或者殺幾個窮凶極惡者，這算是替天行道。

因此師父盜取了財主之積藏，計黃金五百両、白銀五百斤、金葉子二百両，然後，用這批不義之財，救了不少窮人，及時的代他們解了不少困難。

師父希望自己學他，而他自己也立志學師父。

十年藝成，說不盡的艱辛困苦，可是，他越加發現師父對自己的關注與愛護。

三年隨師雲遊，學得了更多的江湖閱歷。

然後，師父說出了他老人家的眞姓名，原來，他乃是當今武林第一人，人稱濁世神龍的王覃。

甘子興算是眞正的出師門了，幼年的苦難，十年的磨練，三年的閱歷，他處事謹愼，憐貧惜老，還有，他永不忘本。

今日，他經過長安，就來拜會陸天虎，叙叙別情。

天山一劍濁世神龍的高足，即使甘子興做事，韜光養晦，可是，

江湖人全有千里眼，順風耳，陸天虎那會不知甘子興之俠義作爲，他老懷欣慰，也因此，今日他對這個後輩是十分禮敬的，設筵相待，開懷暢飮，可是，甘子興並不起勁，他不飮酒，連稍爲名貴的菜式，他也不敢下筷，誰也以爲他害羞，不好意思，其實又有誰明白他的心意？現在，他依稀又看到了青白的小臉，睜着木然無神的大眼睛，而口中滿是野菜的妹妹。

外面傳來了車馬人喧聲，胡明誠等人回來了！

陸天虎非常高興，立即請這一批鏢頭入座，可是，胡明誠卻是十分緊張的向總鏢頭陸天虎報告，他只是說出了老龍頭三個字，陸天虎不禁臉色大變，他略一尋思，一咬牙，回身走入大廳，十分冷靜的對甘子興道：「賢侄，請問你在此可有事？」

「晚輩是專誠拜候，別無事幹，再說，晚輩到處爲家，也沒有什麼牽掛！」

「這就好了，老夫素知神龍門下，來去自如，更喜隨緣而爲，范賢弟，命人取程儀！」

「且慢，前輩，這是爲何？晚輩莫不成是來打秋風的？」

「不！老夫怎會爲此疑及賢侄，只不過，此地……」

「前輩是深明晚輩隨緣而安之習性，可不准你將晚輩推諸門外。」

「呃！賢契，可知此地大有可能會變是非之地？」

「晚輩是有緣撞上了，哈哈……」

「這個，這個……」陸天虎無法接得上口了！

事實上不錯啊！人家是不甘心一走了之，再說，姑不論舊事，即以江湖之道義來說，他也不至於發現此地有事，而置之不理，一走了之。

可謂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即使知道鎭關鏢局這一次是惹上了人稱天下幫門第一的大門派，並且，胡明誠身受重傷，而出手的，竟然有老龍頭親自壓陣。

如果不是有隱名異人的沿途報訊指示，胡明誠這一批人，就可能死於半路上。走慣江湖，歷練武林，人全有個判事度理的能耐，胡明誠即使一招落敗，他依然會動用腦筋的啊！據其判斷，即使鏢貨已交割清楚，但是，自己非但脫不了干係，更且敵暗我明，一行人大有可能死在老龍頭的爪牙之下。

本來，不應該回去，可是，不回去，更爲勢孤力弱，可能總鏢頭還一無所知，而爲敵人偸襲，更爲不妙。因此，他是負傷趕路，千避百躲的情形之下，讓其走出了老龍頭之包圍，來到了鎭關鏢局。

現在，陸天虎明白了對手之厲害，他實在不想將甘子興牽入漩渦中，不料，不說倒還罷了，一說，說得又是語焉不詳，這眞是弄巧反拙，甘子興是說什麼也不肯走，他要看這一場熱鬧，當然，他會仗義出手。

甘子興那會想到陸老的焦急，在他以爲隨緣而爲，可是，他那知道老龍頭勢力滔天，手下能人輩出，並且，入其門中者，不少是一門一派之主者，實力雄渾，簡直可以與方今武林泰斗少林寺相抗，十幾年來，老龍頭到過之處，有多少小門小戶，爲其血洗？爲其撲滅？

而今日，老龍頭看上了鎭關鏢局。

而今日，天山來客甘子興上了門。

「該怎樣辦？」陸老在沉思，在籌對策。

門外依然是一片興旺景象，外人決看不出內中的眞情，更無人知道當家人已爲一片愁雲慘霧所包圍，偶然，傳來了幾聲吆喝，是局中伙計在練功，在訓練坐騎，一無其他特殊之情形表露。

＊　＊　＊

城外的土地祠，還是如此的冷冰、凄清，但是，突然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一到土地祠，立聞幾聲馬嘶聲、騰跳聲，聽聲辨音，可以發覺，馬是駿馬，而人——騎在馬背上的，更是英雄，騎術極佳，而手勁更沉，跑得如此快的馬匹，說停就停，而人下馬背，落地無聲，由此可見，來人實在不可輕視。

在這樣土地祠前，竟然有這樣的强人駿馬駕臨？不錯，有幾聲招呼，而語聲哄雜中，向廟中走去。

突然，一聲極尖銳的哨子聲在半空中响起，這哨子聲可令人感到陣陣寒意。本來哄雜之聲，一聽到哨子响，立即肅然無聲，看來，有個比這些騎馬壯士更厲害的人物出現，出現在這座山野的土地破廟中。

「八騎十六刀，你們來了？」

「奉召即到，不敢怠慢！」

「好！老龍頭前，我會說明眞情。」

「謝師主慈悲。」

「敢問師主，龍頭有何訓示？」

「龍頭有命！殺！」

殺字出口，寒氣冷然，而土地祠陷入了沉寂中。

＊　＊　＊

車聲轔轔，蹄聲嗒嗒……

「我……武……維……揚……」

趟子手在兩個鏢師之護衛下，在前開路。

突然，一騎馬突然馳出圈外，並且聽得一聲呼喝，車聲慢慢停了，而馬騾的嘈雜叫聲中，這一支鏢行車隊，算是被束住了隊形。又一聲清脆的語音透出，「是那一路的好朋友，請出來一敘，在下鎭關鏢局的小伙計，鐵膽于充，有禮了！」

好個于充，眞不愧爲老江湖，多歷事故，他竟然在這個一馬平川之地，感覺到有危險之存在，他更能反客爲主的承請對手現身，幹保鏢這一行的，根本是玩命的生涯，出了鏢，就是天天準備着武林豪强出現。

果然，于充語音才畢，四外立即傳來嗤嗤的笑聲，此起彼落，聽來刺耳萬分，分明有着譏笑的味道，于充雖說是受了侮辱，不過，他可眞懲得住氣，並無不滿之色，挺立馬背，全神貫注在前面。

突然，一片震耳的呼號聲後，馬蹄聲似暴風驟雨般傳來，一片黃塵在遠處捲起，于充沉聲道：「趙五弟，阮七弟，率領弟兄護車，袁賢弟，蔣二弟守住我左右。」

當黃塵揚起之時，于充立即發號施令，雖然對頭來勢不小，有些聲勢洶洶，可是，于充依然是有條不紊的，部署調度應敵之方。

好奇怪，黃塵微散，而八騎已到了于充面前，黑巾幪面，黑衣黑披風，黑馬匹，黑夜相見，眞會當是八個黑色怪物。

「在下于充，敢問八位來歷來意！」

「桀桀桀……」

「哈哈……」

一陣哄笑聲中，錚錚連响，銀光如虹，刀光如雪，在八騎飛馳中，向于充等人砍到。

于充、蔣維時、袁豹，加上三幾個伙計，見來人如此不通情理，只能各揚兵刃招架，那想到來者乃是中條山煞神兇星，十六柄單刀已不知毀了多少的武林朋友，江湖高手。

于充、蔣維時、袁豹，雖說也是百中挑一的好手，但是碰上了這樣的怪傑，未免是相形見拙，尙幸鎭關鏢局爲天下有名鏢局，因此，就算是趟子手、鏢伙計，也是好手，由於見到了八騎來得蹊蹺，又不講江湖規矩，所以個個全力圍打，這一來，總算暫時拉成了個平局。

可是，時間一長，勝負立判，趟子手宮清六首先中刀墮馬，而于充還想搶救宮清六，那想到旁邊掠來兩道白虹，于充還想反身推架，頂門一凉，一聲慘呼，于充墮馬慘死。

蔣維時發覺于充送命，領頭的一倒，隊形大亂，八騎馬十六柄刀，就如混世魔王般衝殺，他就想代于充發號施令，不料那邊傳來一聲聲的慘叫，眼看着一個個的伙計、同伴爲黑衣人似砍瓜切菜般殺死，他是發現了這一仗已是一敗塗地了，一咬牙，回馬想闖出重圍，然後再打聽清楚對頭的來龍去脈，討還這支鏢。

他以爲是劫鏢，其實，豈止是劫鏢這麼簡單呢！

蔣維時素性愛馬，更擅騎術，今日他騎的又是他自己揀中的照夜日，當其一離開戰圈，一催馬匹，這騎馬宛如飛一般的向後直竄。

可是，後面却傳來弟兄們的垂死呼聲，他明白，一個又一個的弟兄倒下了。

他咬牙，一定得將事情弄淸，一定得將眞兇找出，一定要代他們報仇。

不料，後面傳來了馬蹄聲，還有人們的譏笑聲。

有人追上來了，不怕，自己的馬好，還有，自己的騎功不弱，諒他們也追不到。

蔣維時啊，你估計錯了，你以爲他們追不上？你以爲他們的馬匹及不上你？你以爲他們的騎術比不上你？看！一騎馬已由其左側掠過，一刹那已越過其多多了。

又一騎馬由右側掠過，而後面更傳來了桀桀怪笑聲，好像在譏笑蔣維時。不，蔣維時突的心中有所明白，他們把自己當作老鼠，而他們是惡貓，也可能比作了毒蛇，他們在作弄自己，他們會作賤自己，他心一橫，「我何不一死，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命！」

然而死不瞑目，哼！他們是誰？爲什麼劫鏢？爲什麼如此濫殺無辜？

濫殺無辜？老實說，開山立窰的黑道朋友，視劫鏢爲家常便飯，也算是揚名立萬的好方法。不過，無論如何兇惡，殺鏢頭、鏢師，甚或趟子手，但決不能殺害鏢伙騾伕，可是，這八個人却不理這些，連這些下人都殺了，這是於情不合，於理不通。

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又怎能押了鏢走？

蔣維時還在獨自怨憤莫名，後心一凉，分明中了暗算，蔣維時心中明白，四肢已不聽話，如果不是馬匹經過訓練，他已摔跌馬下。

漸漸的，馬匹被制住了，漸漸，他爲人抓下了馬，然後，他依稀看見一個荒凉的土地祠，而他面前站着一個身穿着羅衣，長髮披拂，連面目五官全被遮住的人，此人也不知怎麼的能看見蔣維時，一開口，這聲音可叫蔣維時有說不出的難受，這聲音就如鋼鋸鋸破銅那樣的刺耳，那樣的難聽。

「我們不是殺你，不過得毀了

你的四肢經脈！」一邊說，一邊雙手揮動，蔣維時幾聲慘叫中，他已發覺自己的雙手雙脚經脈，莫名其妙的給人截斷了。

「你……你們是誰？」

「你配問我們的來歷嗎？」

「爲什麼劫鏢？」

「桀桀桀……我們劫鏢？並不，現在，我們不是要護送你，還有這些鏢車也押回去！」

「啊！這……這又是爲了什麼？」

「興之所至！」

「爲什麼？殺……」

「殺人，我們對殺人，也是與之所至，哼哼！如此而已，來！」

有人應聲，這披頭散髮的人命令他們將蔣維時扶上馬背上，又怕他坐不穩，代他找了根木棍來，紮緊好，現在，蔣維時就似個活死人那樣，這可令蔣維時心疼如焚，他明白了，這批人會扣押自己回去，這是示威，也算示衆，如果，自己眞的這樣被押回長安城，試問，鎭關鏢局將會因自己而受多大的牽累？

本來，八個黑衣人黑巾幪面，現在，却是用了車馬騾伕的毡帽壓在眉頭。黑衣黑披風，換成了車伕打扮，蔣維時心中更爲吃驚，什麼？這樣打扮？啊！他們分明是別有用心，他們想對鎭關鏢局不利，這……自己又怎麼辦？

「朋友！」是那個披頭散髮者的可怖語音，「現在，你該明白了，爲什麼我們不殺死你！」

「求求你們，殺了我吧！」

「桀桀桀……殺了你，誰替我們傳口訊！」

嘿嘿，原來如此，他們要自己傳口訊，傳什麼口訊？分明是有惡計毒謀，鎭關鏢局幾時結下了這樣的大仇家？而自己又弄不清對頭的來龍去脈！

「江湖上，幾時崛起了這批人的……」他不禁自言自語的說了。

「你爺爺成名江湖廿年，不過，自皈依龍頭後，已不太喜歡用舊日的名號。」

「好，就算如此，鎭關鏢局幾時與你們結下了仇？」

「最近半個月吧！」

啊！半個來月？半個來月總鏢頭從未離開過長安城啊！那會與這批人結仇的？

「朋友，你不必問東問西了，桀桀桀……其實，是殺人滅口，一句話，你回到鏢局，就對陸天虎說，金龍勒令，殺人滅口，叫他們連老帶小，牽親帶友，一共七十三口，死，免得我們動手。」

「你說什麼？」

「什麼？說得還不夠明白嗎？」

「可是……可是……」

「噓！」一聲長嘯，劃空而至，青衣人頭一抬，長髮向後甩去，露出了一張形如骷髏的面孔，由於嘯聲傳來，他也仰天一聲噓哩哩的鬼嘯聲，蔣維時不禁滿懷蒼涼，唉！如此功力，如此中氣，難怪出言狂妄，而總鏢頭也眞算碰到了個厲害的對手。

耳邊却傳來了車聲轔轔，馬嘶騾叫，蔣維時心頭一凜，什麼？又來了一幫鏢車隊，他們到底幹什麼的呢？

果然，前面沙塵滾滾，漸漸的可以看清爲首一人一騎，後面是一隊車輛，走近了，如果不是紮得緊緊的話，蔣維時幾乎由馬背上栽了下來。

他認得爲首一人一騎，並且，更看清此人與自己一樣，爲人毀了四肢，然後，爲人緊紮在馬背上，此人是被派赴四川成都鏢頭鐵金剛、平世雄。

平世雄也看見了蔣維時，雖然平世雄鬚髮似毯，混身血漬斑斑，但是，他依然一無畏懼，聲音是弱了，可是，他還在罵，「賊徒，你們有種，殺了你平爺爺。」

「平大哥！你！」

「我操他的祖宗十八代，妹子三代。」

十分明顯，他還想激怒對頭，一刀將他殺了，他不甘受辱，可是，他現在宛如隻猛獸被剝奪了爪牙，並且關在籠內，他焦躁，他不忿，他想死，該死的敵人却又偏偏不讓他死，要他出醜露乖，要他受盡折辱。

車隊來了，車騾伕也到了，蔣維時一看便明白，又是他們的同黨假扮，現在，他們的人越來越多了，看得出，他們是人多勢衆，而那個形如骷髏的，儼然爲此行之首，既然解決了自己的同伴，又指揮了另一隊賊黨，毀了另一股鏢車隊，可能還有其他人遭了毒手。

他不得不代鎭關鏢局今日派出的幾支鏢隊擔心，他是多麼希望同伴平安，但是，越來越令他失望，越來越令他感到惶然，甚至於有些恨意，在傍晚時份，今日所出的四支鏢，沒有一支得以倖免，四個半死不活的人，被示衆的兀坐在馬背上，而回隊鏢車，排列在後面，看來還挺有秩序，在那個形如骷髏的傢伙指揮下，一聲厲嘯下，走了。

向長安城中走。

蔣維時幾乎哭出聲來。

另外兩個鏢師就如傻了那樣，眼望遠處，露出旣惘然又蒼涼的神情。

天色在漸漸的暗了下來，但是，馬蹄聲，車輪聲，在夜色將臨時，走着他們的路，一條有人不甘心走，有人不想走，而又有人在催

促逼着走的路。

「唉！我們來遲了一步！」不知在什麼時候，在這樣個情景下，傳來了一聲女子的嘆息聲。

「八騎十六刀。」

「在！」

「還不殺！」

「遵命！」

馬蹄急驟在奔跑，而八個馬伕打扮的漢子，分四面馳去，兩騎一對的，搜索着沿途的樹林、小徑。

東角一條小徑間，雙騎突入，就在連聲怪笑中，銀虹如電的四刀起落，蔣維時等人看得清楚，這兩個殺手的刀法，簡直如天神，如巨靈，刀光如虹，而刀法綿密、緊扣，雖說是兩人四刀，可已如織成了一張密如天羅地網。

在如此可怕的刀法下，那怕是三五個好手，也難脫出被殺之厄運。

果然，一聲怒吼，而衆人眼前只見一條銀虹直竄長空，那形如骷髏的青衣人，果然不愧爲一行之首，一聲噓哩哩的鬼嘯，形如流星般，飛快的向小徑投去。不想，人未落，而面前勁風如山般壓到，好個青衣人，他竟然在如此急驟的情況之下，人在半空，一股前撲之勢其疾如箭的情形之下，說停就停，一個斜身側勢，一卸前面的勁力，右手一挺，想抵擊來勁，「叭」一聲啞悶之聲傳來，發覺不妙，而面前紅光已現，一條人影隨下，青衣人知道誤中同伴，後悔莫及，而耳邊却聽女子聲音，「我素不殺人，你們自己作孽，自己受損，再見了！」

青衣人凝神一看，只見前面一條極秀美之黃影，身法之美、之快，簡直不可思議，一晃而沒入叢林之中。

青衣人心神俱震，而八騎中一騎已爲自己所傷，其餘七騎飛也似的會合一齊，個個臉色忿然，冀求報仇，可是青衣人明白無法報，也難得報，還有，以後又該如何？因爲祇有他清楚，黃影是個心腹大患。

青衣人略一沉思，只能打定主意，長安城是非去不可，鎭關鏢局中七十三人，非殺不可，即使黃衣人會出現，會阻攔，正式當面拚鬥，總好過在這裡胡思亂想的好。

蔣維時雖被毀了筋骨、筋脈，但是，他依然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他有說不出的高興，至少，鎭關鏢局不一定會完，因爲，這個形如骷髏，身穿羅衣的傢伙，武功並不是天下無敵，事實證明，那個黃衣女子，就是他的尅星。

人馬在走動，走吧，唉，反正是免不了！

鎭關鏢局的大門已開始上門，不過邊門還未關閉，總鏢頭陸天虎正在設夜宴，招呼天山來客甘子興，才吃了幾口飯，甘子興已停了手，他是萬分歉然，又是字字眞誠萬分的說道：「前輩，或者晚輩生出來就沒福，也可能是晚輩不習慣多食油膩，現在腹中微有滯飽之感，如果勉强陪坐，令我大感拘束，如蒙恩准，在下想避席片刻。」

陸天虎是個老江湖，突有所悟，發覺了自己的疏忽！對啊，風聞天下第一奇，濁世神龍王覃是個自奉極儉的風塵異士，而甘子興是個窮出身，這就學得了王覃的淡泊個性。而自己走慣江湖，豪氣干雲，尤其是對於飲食之道，更是素有研究，但是，用在這位江湖小輩身上，可對不了頭啊！因此，他也不多解釋，命自己的次子陸佩陪甘子興去書房歇息。

甘子興被安置在東書房中，陸佩道聲失陪，走了，甘子興於是解了佩劍，和衣倒卧在床上，默思今日的事情。一日來，他只在談無聊話，做無聊事渡過，現在反而覺得有了倦意，不料，突然有種極細微的響動，由此可見，名師之下無劣徒，甘子興身形起，極輕巧的按住了長劍。

門呀的一聲開了，進來的是個萬分俏美的黃衣少女，甘子興以爲是陸家的家眷，因此他彬彬有禮的起身作揖道：「請恕在下有辱貴地，不知冒犯之失。」

那少女的臉上掠過一絲惶然之色，不過，立轉自然道：「你不是鏢局中人？」

「在下是經過此地，憶及舊情，專誠拜候致意的。」

「喔！快走吧！」

「啊？」

「這兒立即會變成屠場，而且，來者是狂魔惡煞之流，你非局中人，何必惹是非？」

「姊姊此言何意？」

「看你也是江湖中人，難道不知趨吉避凶麼？」

甘子興還想回答，外面已傳來了一片嘈雜聲，分明外面已發生了極大的事故，這是本能的驅使，甘子興毫不考慮其他，搶步出門，可是眼前黃影一閃，而一股極沉極狠的勁力，向其上盤封到。

甘子興做夢也想不到，這個黃衣少女會出手，並且，這出手之快、之沉，簡直令其大吃一驚。

雖然甘子興只有三年的閱歷，可是，他師父就是前輩中的第一流奇俠，又何况十年苦功，名師之陶冶，功夫之强，除了火候尚有欠缺外，已隱隱然成爲了第二個王覃，而出道以來，可以說罕逢敵手，而今夜，莫名其妙的在鎭關鏢局中，

遇見能人。

這個能人還是個女的。是鏢局中人？不，甘子興突然有所悟，他展開師門心法，右肩一沉，腰一矮，左脚挺前，而右脚一屈，好美妙的姿勢，看來是擺一個「抱虎登山」式，可是，這一沉、一矮、一挺、一屈，全是拿捏得萬分自然，且又恰到好處，堪堪的將少女如此深沉嚴密的出手，化解於無形。

少女更是一驚，自己出道以來，可以說從未失過一次手，並且，即使與老龍頭相比，也不遑多讓，目前這個少年劍客，他何來這樣深沉的武功，此人是誰？

「姑娘是誰？」

人家先問上來了，可是，一邊問，一邊却有一股旋轉之勁，向少女四週捲來。「天磁九玄勁」，少女心中一凜，她一面展開「潛龍蛻甲訣」，一面沉聲道：「王覃王老前輩是你何人？」

「正是家師。」甘子興更爲驚異了。爲什麼自己的天磁九玄勁，在少女之邊說邊抄下，隱隱感到一股閃爍不定之勁力，在撞、在碰、有幾下分明在鑽……希望鑽透九玄勁之中心而破裂之……難道此女正是師門的魔星潛龍宮中的健者？

少女已明白了對方的來歷，她又想到了師祖垂死之遺命：「須找到王覃，我實在欠了他一份情，自己生平，只有這件事，思之內疚……」現在，她沒有找到王覃，事實上，十幾年來，這位人間神龍，早已消聲匿跡，現在，總算明白了，這位老前輩已有了傳人，好吧！得講個清楚，不！總得有個考驗，不！該應找王覃，當面交託。

「你我罷手如何？」少女吐出一句。甘子興又如何？求之不得，因爲，現在外面嘈雜聲越來越大了，並且，更雜有吆喝之聲，想必外面已有了大難題，此女自求罷手，這已說明，她不是與外敵勾結，既然如此，何必多樹强敵，所以，一聲好，甘子興已萬分從容、自然的收招止式。

少女心中不禁又暗叫一聲好，收發自如，神閒氣定，武林中一等一的前輩好手，也極難有這少年如此的修爲。

甘子興此時一心向外，所以，道聲得罪，就想向外走，少女却微微一笑道：「出去作什麼？」

「去看個究竟。」

「我已說過，此地必會變成屠場。」

「鎭關鏢局有仇人上門了？」

「不！」

「那……又怎會變成屠場？」

「因爲來的是殺手。」

「殺手？」

「專門殺人，而且，不問情由，他們以殺爲生，爲殺而活，也可以說是一無人性。」

「喔！」

「你不覺得奇怪？」

「有什麼好奇怪？」

「人，竟然有這樣的……沒人性，沒有人心！」

「我見得多……」甘子興一邊這樣說，而臉上不自覺的現出了惘然，且又感然的神色，不過，他走得極快，現在，那女子已看出，這個濁世神龍門下，是不會受自己的阻止，而外面的慘嚎聲，吆喝聲已越來越逼人。

「鳳掌門！」一條黃影掠入，現出一個身材、面目與她萬分相似，簡直是孖生姊妹一般的少女。

「果然是南海一鳳！」窗外傳來了一聲蒼然的吆喝。

「果然別有主者。」是那個後來的女子說話。

「師叔，我們走！」是先來的女子說了話。

「難道不留下來與他們鬥一鬥？」

「何必？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分明此計又難成功。」

「鳳姑娘，你以爲這小子能壞我們中的大事？」

「由此可見，朋友，你根本不是我的敵手。」別看她年輕，可是說話的語氣却充滿了自信，不，可以說滿含輕視對方之意。

南海一鳳與她師叔已長身掠出書房。於此可見，來人之自恃與不畏對頭，表露無遺，也眞怪，果然，不見有暗器之類出手，也無任何人阻攔，這一對黃影，立即掠向後院。看來，兩人去保護陸天虎的內宅家眷了。

天井、大門……全是人，還有馬、車、騾、役伕……

當先四匹馬上，坐着四個活死人……

本來，這四個被用來當作示儆的人物，在前先走，首先令鎭關鏢局起了哄亂。

有幾個眼尖的，並且，鎭關鏢局中有不少同事與受折辱者有交情的，立即搶出，希望解救，然後，問個來龍去脈，雖然，他們全是江湖中的能手，也看出對頭的用心，並且，此地立即有一場血腥的鬥爭，不過，發乎本能的，他們必須先解救四個同伴。

可是，後面陰惻惻的傳來幾聲冷笑。而四柄其亮如電的勁影投到，一人一柄，阻住了幾個意圖出手的鏢師。

「七十三口，七十三口……」

一聲接一聲，凌厲而陰森的叫囂，令在場人個個心驚膽跳。可是，沒有人能明白，這七十三口指

的是什麼？

大力神范一刀，乾坤一刀曾雲峙已出大廳來到天井，這兩位江湖成名的前輩，果然有他的懾人之風度，一到天井，「七十三口」的叫聲是略阻了一阻。

「不知鎭關鏢局得罪了那路東家，竟然出此毒招，下此毒手……看來，這四路鏢算是毀了，陸大哥，準備傾家蕩產吧，你范兄弟也算一份。」

「你范一刀又算怎樣？擋得了錢銀之災，可擋得了命債？」

「命債？嗨嗨，朋友，你出來！」

在范一刀的心目中，鎭關鏢局爲走鏢而得罪了綠林黑道中人，這可難免，可是，一直以來，不論是陸天虎，那怕出鏢之鏢頭伙計，全奉有嚴命，決不可憑一時意氣殺人結仇，就因爲這樣，鎭關鏢局的生意越做越好，越來越旺，而最大的主要原因是，不欠命債，多結交情的緣故。

那會想到，今夜來了個討命債的？

其實，范一刀早已得知鎭關鏢局爲了華陰一事，與方今江湖惡兇星，天地風雲門結下了樑子，范一刀以爲是小事，可惜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批人必會來殺人滅口，否則決不會罷手的。

就因爲這樣一個誤會，范一刀首先遭了毒手。

他才不過說了一番話，耳聞得桀桀一怪笑，道：「范一刀，你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聲到勁風到，一點青瑩瑩的光圈，向范一刀打到。

范一刀本來神態威猛，氣勢不凡的侃侃而談，那想到，他聽得這一陣冰冷徹骨的語聲時，他突然變得神色驚惶，不知所措了，憑其大力神的威靈，九宮巨靈門中的佼佼者，竟然會給這一陣語聲，嚇得手足無措，來者又是何方神聖呢？

並且，對方的暗器已到，范一刀就如嚇昏了，或者是震住了，再不，就是給邪法壓住了一樣，他張大了口，望着了發話之處，唉！其實他是老江湖，一有發現，就該立即趨吉避兇才是啊！怎可反應如此之遲鈍的？這就應了那句話：說時遲，那時快！一點青光擊中了范一刀的胸前，這時候，才聽得范一刀慘叫聲，「是你，白骨神君……」

曾雲峙做夢也想不到，多年同伴，久歷戰陣的伙伴，竟然會在失神落魄之情況下，爲對手一暗器過了門。

既然已動上了手，鎭關鏢局中有不少性情剛烈的鏢頭忍不住氣，各自亮出了兵刃，紛紛跳出來叫陣。

「十二刀手，上！」是那個白骨神君在發號施令。

六騎馬如飛躍入，而十二柄單刀似瑞霞白雪，又如電閃雲飛，好快好急驟的刀法啊！奈何人是在馬上，居高臨下，就算是鎭關鏢局中的鏢頭，身懷不凡之技藝，但是，又怎敵得這六人的天羅刀網？

一聲聲的慘叫聲中，鏢頭黃通、關泉、任高、趙不傷四個人首先受了重傷，乾坤一刀曾雲峙本是使刀的名家，看了這種刀法，也不禁目定口呆，雖然，天地風雲門有偌大的聲望，這些手下已顯示出，這個幫會，實在不可輕視，並且是一個令人色變的江湖隱患。

這一個包圍，令在內的人無法衝出，可也阻止了外人的闖入，就因爲這樣，曾雲峙只有呆在一邊的份，他三番幾次想闖進去，可惜，一、手中無刀，如再奔進去取傢伙，可不成體統，二、實在無法僅憑空手殺入重圍。

陸天虎已率領手下走出來了，可是，一聲又一聲的慘叫，又有幾個手下遭了殃，陸天虎氣得鬚髮戟張，正想喝阻這一場的殘殺，突然，見到一條白影，其疾如箭，祇見金虹耀目中，嗤嗤幾聲，而噹噹之聲夾雜着幾聲喝罵，在馬蹄聲中，只見兩騎馬向一白衣少年衝了過去。

曾雲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如此嚴密的出手下，誰有這本領可以出手破網而入？並且還令這幾名刀手受了傷。

是甘子興！

現在，他橫劍獨立，臉色鄭重，而兩騎馬四柄刀已向其衝來，他萬分誠懇的對兩人道：「我已手下留情，不想將事鬧大，我得問清個事情眞相。」

「小子，看刀！」

你想問，人家却來個猛打。四柄刀疾如閃電，雖然二人依然聯成一起，不想白衣人只隨手一點，四柄刀僵住了。

「我不想殺人，所以，請你們講一個是非黑白！」甘子興一招點住了四柄刀之刀尖，這不算稀奇，奇就奇在這柄長劍分明另有妙着，而兩名刀手也看得清清楚楚，只要他一掠一削，這兩個刀魔，就得變鬼，就因爲這樣，甘子與才泰然而問，雙刀手心神俱震。

「與我放手！」一聲極洪厲的叱喝聲，連帶一陣極勁厲的嘯聲同臨，這可見到了這位白衣劍客的能耐，一聲清嘯中，「好，就與你談！」語聲中，嗆嗆兩聲，看清了，甘子與只隨手一掠一滑，十分輕巧的將來襲者的兵刃點住，而來襲者乃是個虬髯漢子，形如鄉農，執一柄短斧，而斧頂正爲長劍所點

住，甘子興左手揑劍訣，嘿，這可令人吃驚，虬髯大漢的十三重大穴，全在其劍訣籠罩之下。

兩刀才脫重圍，但是，他倆可是個悍不畏死之徒，一聲怒喝，四刀急掄，居高臨下，宛如天上射下四條閃電，向甘子興環身掠到。

「這就是你倆的不是了！」甘子興微帶不滿之意，而人却如大雁翻飛般……有幾個眼尖的人，還可看出些影跡，眼慢的，根本不知是怎麼回事，四道電虹般的閃光，四下急飛，而兩騎士的雙手已空空，人往馬鞍一叩，向門外竄去，而甘子興已變還原招式，劍尖點住斧的一端，而劍訣扣大漢。

除了死的，活着的人異口同聲喝一聲好。天下竟有這樣精美絕倫，疾迅變幻的劍法。

「請問，鎭關陸老前輩與你有什麼仇？」

「……」

「爲何找上門來？到底有什麼過節？唉！爲何不開口？」甘子興有些火爆了。

「你是何人？敢來淌這渾水？」

甘子興總算看見了個主兒，現在，在他面前是個穿着青羅衣，長髮幪面的人。

「白骨神君！」總鏢頭陸天虎先叫了一聲。

「你記得就好了。」

「原來是你來討債。」

「不！我是奉命行事。」

「唉！怪不得范賢弟他就如中了邪，着了迷，原來，他已發覺是你。」

「這不是個主題，我已說過我是奉命行事，來殺你全局七十三口！」

「啊……」

誰也會給此君的冰冷徹骨的話，及其須殺七十三口的兇意打了個突，七十三口……唉！人啊，那怕是鷄、是鴨，一口氣怎能殺得了這麼多，而他這位老人家，說得多輕鬆，他所顯示的是，殺人，等閒事矣。

「閣下何必如此狠辣？」

「小子，別以爲自己的劍法高强而來强自出頭。」

「在下本不想强出頭。」

「這就好了，走吧！」

「走！離開此地？」

「對！聰明人就該走聰明路。」

「前輩，可是，你却忘了我是此地的客人，還有，你可知道，我與這位前輩的關係？」

甘子興一手指着血泊中的范一刀在發問。青衣人已看出了甘子興的臉上神色，心中一凜，但是，自己人多勢衆，又何況老龍頭的第二支人馬，也該露面！他是陰惻惻的說道：「看來，你是立心與我們作對了？」

「不不！我總得要明白這位前輩的死因！」

「我們殺人，還得有原因？」

「無故殺人！你們眞是無故殺人？」

「不錯。」

「那麼，拿命來！」甘子興發了火。想不到果然有這樣的江湖人，殺人無理，這是濫殺，人命關天，他們這班人，不！簡直是禽獸……

只有禽獸是憑本能，殘殺弱小，或者，自相殘殺。

既然自己碰上了這些禽獸，那能由得他們殘殺同類？甘子興一動了殺機，這張臉孔首先變了形。現在，他是長眉高挑，俊目透煞，金劍一揮，不是輕描淡寫了，而是一招又一招，正是劍聖王覃的嫡傳，十三招金麟劍，白骨神君是邪門聚鬼教中的主者，精通六陰凌虛身法，更練就鬼王爪、陰靈索，實爲一派之雄長。不想爲求更好發展自己勢力，與天地風雲門中健者訂了交，滿心以爲可以借仗其力，而大開聚鬼驅煞教，不想，一入天地風雲門，立即發覺，自己反而被他們利用……

白骨神君機智深沉，更看清了天地風雲門實在比自己强大得多，好吧，希望有機可乘，他就是這樣的，將自己徒衆引入了天地風雲門，作爲一個堂主。

那想到今夜會碰到了煞星。

范一刀死在地上，而甘子興依稀看到了他那眞誠、厚道的面容，將他由山崖上背了下來……一路走，一路叫自己放心別怕，現在他是藝成下山，而這位厚道的前輩已死了！死在毫無人性的殺手手下。他恨死了這些人，他得代他報仇。

白骨神君不清楚他們之間的感情聯繫，他那裡想得到，自己即使有超人之武功技藝，但是，在天山金麟神招下，他只有逃命的份兒，並且，越快越好，因爲甘子興已把他當作了仇人！

金劍掠過，非但有隱隱輕嘯，更有一陣火辣辣之熱風，白骨神君心中一凜，這是六陽炁……呃！這小子如果有這一套神功，而混合在劍招之中，那麼，自己可得吃大虧，自己練的是玄陰訣，自己之所以所向無敵，玄陰訣之功不可沒，就因爲自己有這一門邪功，令對方不知不覺爲自己之玄陰之力所侵入，而削弱對方之內力，爲其一招過門，可是今夜看來遇見了對頭剋星了。

自己的玄陰功無法侵襲對方，非但如此，更且有被六陽炁反剋之虞，事到如今，可不能托大，只有來一個以人多欺少，爲此之故，在金光飛躍之下，白骨神君展開了六

陰凌虛身法：閃、避、躲、藏，而另一面，取出了自己輕易不用的陰靈索抖出，以阻甘子興層出不窮的殺手妙招，乘有餘隙，他一聲長嘯，暗號出，而墻外飛來五條白影，每人手上一條長索，五條長索宛如五條怪蟒一般，按五行方位，向甘子興圍到。

甘子興早已看出白骨神君之厲害，想不到人竟可以練得似鬼一般的輕靈幻異，白骨神君的凌虛身法，簡直將人練成一條精氣般，游竄自如，一上場，一出手，甘子興已立定了主意，此人不可縱，這個妖鬼實在是江湖一個大煞星。爲了這個原故，他的劍招越來越慢，更將自己在天山頂，白平崖上苦抗寒潮而練成六陽炁展出。

一縷縷熱炁吐出，甘子興不禁想起了天山上的師父，他老人家爲自己耗費了多少心血啊！將自己調敎成個有用的人，他，怎可有一步半步的差錯……不！那怕少作點善事，自己就該愧死。

越想越激奮，劍招金芒點點，甘子興如天神般大顯神威，而白骨神君却是叫不出的苦！

白骨神君本想自己門人已到，就可脫重圍，然後，發下號令，濫殺濫砍，只有陸天虎是個扎手人物，其他，當可殺個痛快，這一來，就可引使這個不知死活的小子，心有二用……然後再合衆人之力，毀了這個禍胎。

白骨神君的想法是不錯，甘子興實在是他們一個大禍胎，可惜他却沒法可以除去這個大禍胎。

因爲，他們師徒六人，全爲這一柄金劍懾住了，乖乖的，老老實實的，見招拆招還好，到底有六個人，你呼我應的，即使走下風，還可以苦苦支撑，如果想逃，想乘虛而入，這一套天山金麟劍，算是將他們一個又一個的封住了去路。

現在，任何一個人的逃避，等於是將自己的陣式露了個破綻，並將這個破綻賣給了對手了。

白骨神君已看清了這一點，還有，他已領略過甘子興一招十三式的厲害！

自己如果爲其一招擊中，那麼，連下來的十二式，可以連毀十二個高手！

金麟劍算是眞正讓那些邪門高手領略到其精粹之處。

白骨神君更看出，六陽炁已越來越厲害，越織越緊，甘子興之所以肯慢條斯理的與他們對手，他是有恃無恐，他就是想憑仗這一股六陽炁來困死自己。

陰不勝陽，而陽能燥陰……

現在，他已不得不拚力以六陰功來支持，可是，事情已十分清楚，時間越長，自己越難保命。

六陽炁已開始侵蝕六陰功！陰陽相搏，最後陰盛陽衰，自己可以爲所欲爲，反之，自己死無葬身之地！

照現在之情況來說，決不能由自己爲所欲爲，那麼自己勢必是死無葬身之地！

白骨神君之陰靈索突的一收，左手一揚，碧燐凡打出，而自己是凌虛身法展開，雙管齊下，人已來到了二弟子無血子的身側。

那想到，十點金星，已向其額頭點到，正是甘子興的長劍，這一招來得可正是時候，拿揑得可算是恰到好處，白骨神君那裡想得到，自己的一擧一動，可說全在對手的監視下，你想打一暗招，全身而退，其他的人，或者，甘子興還可手下容情，獨有白骨神君，他是嚴密的看視着，絕不輕饒……所以，他才來到了無血子身側，而金劍已到。

好個白骨神君，眞不愧一派之長，他在出手、退步之時，就已估計到無法可以脫身，而第二個步驟立即發動，他一搖頭，借此一絲的空隙，鬼王爪抓住了無血子，一個移位就宮，可憐的無血子，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時候，他的師長老人家會來這麼一着移禍江東的惡着。

可是，甘子興也有所防範，故而這金劍才顫動，天山獨門神功「靈川飛渡」人如橫渡冰川那樣的向前滑步而進，人如龍，劍如虹，金龍揚爪，金虹如潮，金星如網的，在白骨神君背後連點了十三穴，一聲慘叫中，甘子興回身來迎其他三條長索，而一個忽略，只見一條黃影由斜裡竄出，挾了白骨神君，似飛般向外投去！甘子興依稀聽得女子呼叫聲，但待他有所發現時，自己祇因顧誅殺餘黨，慢了一慢，而一條黃影出現，正是書房中出現的那個女子，喝聲走，甘子興莫名其妙的跟了她就走！

陸天虎等鏢局中人，全爲抵擋其他的殺手入侵出盡全力在搏鬥，發覺甘子興大獲全勝時，他們也精神大振，那想到，遠處傳來一點旗火，來得快，去得更快，一個個更不發言，各停住兵刃，向外投去，剎那間，走了個無影無踪。

老實說，陸天虎經過這一場惡鬥，他是口中不言，心有餘悸，他親眼看見，有多少個功力超卓的好手，他又看見有多少個不顧死活的强打硬砍的武士，而自己這一方面，除了甘子興外，只有自己與曾雲峙可以鬥得幾回合，其餘的，全仗渾鬥，但僥倖是時間不長，才算沒出了洋相，即使是如此，依然有不少的伙計，負了極重的傷！

老鏢頭陸天虎不禁顫聲說道

：「好厲害的老龍頭……」

現在，驚魂甫定，有傷的療傷，沒傷的還得備酒壓驚，但是，陸天虎有着極大的憂心！

四支鏢是失定了，得花多少銀子來賠償？還有，這鏢行飯，還吃不吃？

想不到走了多少年的順風，而今一夜傾了家。

曾雲峙來了，向他報告說，蔣維時等四人性命無憂，不過，這武功是回復不來了。

這又多了一重心事。

「唉，曾賢弟，看來這碗飯是吃完了！」

「是。」

「還得傾家蕩產！」

「唉！老大，我怕的還不是這些！」

「老龍頭？」

「對，這惡魔頭，現在，我算得是認得他了。」

「總鏢頭，是我的不是！」

胡明誠萬分沉痛地拜伏在地，事實俱在，是他碰見了老龍頭、東方毒，是他莫名其妙的與天地風雲門扯上了關係，總以爲是小糾紛，那想到會引起了滅門的慘事，因此，胡明誠有說不出的難過。

「明誠，起來，說實話，這是無可奈何的無妄之災，與你何干？」

「不！是我引鬼上門！」

「算了，鬼已引了上門，這也不必自怨自艾了。」

胡明誠是被拖起身了，想想也對，但是，當他看到陸天虎的臉色時，他不禁流下了淚。

＊　＊　＊

「怎麼搞的？人都死光了……」

外邊傳來了一聲又尖又急的童子音。但是，這孩子的說話，可缺德，當然，也聽得出，來人少管教，否則，一個孩子，那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何況，還是在鎮關鏢局的門首。

陸天虎心情本不舒暢，現在，有人……並且是個孩子也來到他家大門口，說出這樣的喪氣話，這就令他更加的不快了，即使是走了楣運，即使是自己有着極大的挫損，引使自己極大的灰心，可也是難忍有人這樣指着鼻子罵飯桶的！

他是氣昏了心，雖然，他依然强忍怒火，明眼人還是看得出他那顫抖的神色。

門口，有燈籠燭光照耀，看見一個身穿黃衫的小童，臉上帶着笑，這個笑容透着些詭秘的神氣。

「啊！來了，總算等到你們出洞了。」

一開口，就是損人，出洞？嘿！他可眞的把陸天虎當作了老鼠。

有幾個鏢師、伙計跟了出來，因爲聽小童說的話，本就覺得惹人生氣，紛紛想打那小童幾下，出口氣，現在，又聽得這童子如此說話，差不多異口同聲的喝打。

「嘿嘿，眞是老鼠洞中出來狐狸精，個個耀武揚威，打！哈！你們打得過誰啊！還沒有打，死傷了不少人還想打？」

這宛如是當心一拳，打得那些鏢師悶頭悶腦，就算曾雲峙也是目定口呆，這時候，可以看出陸天虎與衆不同之處了，就算他火困在胸，有說不出的恨，但是，並不昏了神，亂了心，現在，當他聽到了這個孩子如此大刺刺，毫不有所畏懼自己這許多人，還敢挑穿了自己的爛瘡疤，侃侃而談，這豈是一般的頑童？他一凝神，看着這孩童的眼神，立即發現，這那裡是一個孩童的眼神，湛然，深邃，分明是個具有十分火候的高人。

「小朋友，你是有爲而來？請！」

陸天虎在這個時候，說着這樣的話，這可令那孩童有些愕然之感。

「好，老陸，不愧爲鏢行世家。好吧！這四支鏢在後面的岔路處放着，你派人去接回來，人雖說死了不少，不過，對你老陸來講，這並不算倒架子，如果有人明白底細，還得向你稱聲好。」

「還好得了？小兄弟，後患無窮！」

「你錯了。」

「請教……」

「老龍頭生平有一樁好處，一擊不中，決不再來，除非你再找上他的門下！」

陸天虎聽得如此解釋，他的心事雖說放了一半，但是，還有顧忌啊！四支鏢毀了多少個得力的鏢師、伙計？老實說，明天該如何出鏢？

「老陸啊！你在擔心明天的事，少人缺伙？並且，還有生意再來，范一刀又送了命，白骨神君會對付你們，事情一大片，對不對？」

這孩子越說越表露大人模樣……還有，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全打進了陸天虎的心坎……一個鏢行老前輩，在這個孩子面前，就像傻子樣，他說一句話，陸天虎就祇有點頭的份。

「放心，我們有辦法，明天有人會來幫助你。」

「有人來幫助？誰？」

「到時自知，至於白骨神君，唉，他自顧不暇啊！」這孩子說到這裡，突然暴長了幾尺，而頭一搖，童髻散了，一縷長髮飄拂中，分明是個女子，而黃影一閃，身法

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遠處傳來了她的話聲。

「甘子興在替你清除阻礙！」

陸天虎怔在當地……他的思潮想得十分遠。

自己只是憑一時之興，救了個孤苦無依的牧羊娃，在當年，自己是個威震關陝的名鏢頭，鏢行世家，而救一個牧羊娃，只不過是興之所至，只是僅僅表示自己的豪俠之氣概而已。當時自己眞有些風頭主義。

救了牧羊娃，見到了王覃那老化子，自己就把孩子交給了他，這更可以看出自己的虛僞性，自己救牧羊娃，實在是一時之興。

當然，自己曾代這牧羊娃向他主人交涉，代他還債。然後，還不是命他在家鄉立足，或種田、或守牧？最多，也不過是爲他留下幾兩銀子，令他暫時生活不發生問題而已。

王覃則不同，他向自己說明了這孩子的根骨、個性，然後，他負起了教育的責任，帶了孩子上山，耳邊依稀還記得王覃的誠懇語聲，「求一個成名英雄易，求一個眞正人材難……」

甘子興是王覃心目中的人才。

自己只把他當作牧羊娃。

王覃非但救了他，還成全了他。

自己，有眼無珠，枉稱好漢。

事實證明，王覃的看法準確，而且，他的心血沒白費，求一個成名英雄，實在太易，即使自己，何嘗不可算是一個？但是，人才……甘子興果然是個人才。

他未忘本，他謙恭，自然，連稍爲名貴的菜餚也不享用……但是，爲了救自己，他出全力，他現在還得代自己去解決對頭……

自己一時之興，換來是一家的安全，再加上武林上的聲譽。

自己是那一門子的英雄好漢，還道什麼字號呢？

即使闖過了這一關，從自己親自所目睹的，唉！這個江湖豈是容易闖的，鏢行世家，實在是運氣好，沒碰個眞正的厲害對手而已！

該洗手了，陸天虎自然的想到了這一點，已接的鏢，當然得完成合約，不過，以後決不簽新合約。

鏢車已被押運回來了，明日，唉！明日會有人來助，誰？天知道，不過，這女子既然說出來，想必不會落空，就算如此吧！自己依然得準備結束的事宜。

第二日清晨，鎮關鏢局來了兩位名震一時的小輩英俠——譚逸新與趙逸平，並且，在密室中叙談時，陸天虎不禁臉色大變……

想不到天地風雲門其實有着極大的惡毒陰謀，他們表面上殺人示威，其實，根本有併吞武林各大門戶的野心。

殺鎮關鏢局中人之後，就是接手這一間大鏢局。

對付一門，就準備接收一門，對付一派，就接收一派，現在是蠶食，然後，借一個名義、藉口，來一個聚而殲之……而最好的名義、藉口，聽說已爲其掌握。但什麼名義、藉口呢？

「大修羅不動心法。」

所以，譚逸新是奉命前來，與陸天虎合力支撐這一間鏢局，一則希望白道上的一着棋子，不被掠去，還有個用意，希望憑鎮關鏢局，牽住一些天地風雲門中人，代江湖朋友互通消息！

到現在，陸天虎算是聽見了「大修羅不動身法」的名稱，但是，實在不曉得這心法在何人手中？

譚逸新不知道。

趙逸平也不清楚。

不過，就憑這七個字，江湖上已掀起了如斯風波，天地風雲門中人已開始了殺人示威，殺人滅口等等的行爲，想想清楚，這不是令人怵目驚心之事嗎？

＊　＊　＊

「你不在乎？」

「我何必在乎……」

「你不想見識見識？」

「姑娘，恕我無禮，請問，妳是否極想見識一下？」

「實不相瞞，我是萬分的想見識一下。」

「如此，請便！」

「你趕我走？」

「道不同，不相爲謀。」

「喔！原來如此，哈哈，看來，甘先生是自命清高！」

「恰恰相反，在下乃是個卑微、低下、不足言道的無名小子。」

「我偏要說你是個大人物。」

「大人物却容不得妳封贈的。」

「對啊！鎮關鏢局一戰，你甘先生的大名是……啊呀！不得了！了不得……喂喂……甘大俠，你走了？」

一條白影已從那個看來十分荒涼的土地祠走出，而後面追上來的是個身材苗條，相貌十分秀麗的黃衫女子。

白衣少年是理也不理，黃衫女子却突然一個騰步，將白衣少年阻住了去路。

少年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依然臉色不變的沉實的踏出一步。

「你想與我動手？」

「恕在下不情之處。」

「你忘了答應過我的話？」

「什麼話？」

「去找老龍頭。」

「沒忘記！」

「這就更不該走。」

「我不想聽妳胡言亂語。」

「我幾時說着胡言，道的亂語？」

「何苦自欺欺人！」

「這可是閣下的拿手！」

「胡……」

「別胡下去，如果我沒憑沒據，我認罪，如果証據確實，你又該怎樣？」

「妳……」

「好，我問你，你要去找老龍頭？」

「嗯！」

「你不怕他？」

「我何必怕他？」

「好一個大人物。」

「啊！妳！哼哼，我明白了，妳以為我敢碰老龍頭，我就是大人物。」

「一劍敗神君，上門鬥龍頭，甘先生，說實在話，或者你太關心民間疾苦，因此，你根本不知道這江湖道上的事……這老龍頭的為人……」

「江湖道，唉！師父再三關照我，別沾惹江湖事，因此，我實在是不清楚。」

「是你不求清楚而已！」

「或者如此。」

「這就是你的偉大處。」

「錯了，就是因為我自覺渺小，我只是能做些鷄零狗碎的事，江湖道，說實在，是個血腥道，是個是非窩，既無公道，更無人情，人，如果一入江湖道，就會變得人心全無，禽獸不如的了。」

「你叫我？」

這三個字，聽來陰惻惻，更且帶三分鬼氣，但是，這些不會令黃衫女子、白衣劍客動容，而令兩人赫然心驚的是，兩人乃是江湖上一等一好手，別說有人在附近，那怕在百步之外，有什麼風吹草動，兩人均可覺察，但是現在，此人分明來到了兩人身邊，而兩人一無所知，試問，此人是鬼……還是魔……

看一看，發聲處站着一個年約廿四、五歲的少年，臉上神色木然，並且，他的眼神更怪，有着多少綠光……兩人一見此君，不自覺的立即感受到幾分的孤寂、落寞、凄涼之感，實在，人極難見得到他這樣的愁苦、凄清的神態。

「這位姓甘……」

「是，尊駕是……」

「你不是已叫過我麼？」

「我幾時叫過閣下？」

「禽獸不如。」

「呃！」甘子興可給這位朋友窘住了，他說江湖道上人，禽獸不如，他慨然說明了他的意思。

「對啊！」

「啊！你說什麼？對……對什麼？」

「我就是江湖道上人，而我就是禽獸不如。」

「閣下為何自稱禽獸不如？」

「事實俱在，我確是禽獸不如，我淫母、弒父……我……」

轟然一聲，兩人幾乎給此君震了個昏頭昏腦，面前，難道就是失踪十來年的史友靜！

＊　＊　＊

「武林梟獍，看招……」一條黃影疾如箭的，向那白衣黑邊的少年發了一掌，其實，這一掌有十七個招式，而式式封住了少年的致命大穴。

南海一鳳今日算是擊出了全力，實在，這個史友靜太犯衆怒，又何況當她看清了這個白衣黑邊的少年，生得文雅中透露七分邪氣，清俊中夾雜了三分的鬼氣，這就令姑娘更為相信這個武林敗類的可惡、可卑、可惱、可羞的一面，因此，為求代武林除去這一害，她竟然用混元神招中三大殺手，魚龍曼衍，掌風如山，並且勁力無比的如浪潮一樣，一個接一個的向那少年壓去。

但是，那少年又如何？除了臉上加了幾分陰森外，他確是一動不動的站在老地方，脚下不丁不八，如此的勁風浪山，掌風指影，只可見到少年的衣袖袍角略有拂動外，其他根本不見什麼變化。

南海一鳳不禁大為駭異，突然，他見到甘子興莫名其妙的用佩劍連鞘的抖動時，她心中明白，這少年雖說本身功力不弱，却也因甘子興的相助，令他顯得如此神態從容，但是甘子興為什麼幫助他？

難道他從來未聽說過武林梟獍的惡名？難道他不知道這邪惡少年的罪行？

「鳳姑娘……我早說過，江湖道是個是非窩，但是，我沒說明，這個是非，是根本沒眞是非的是非。」

「你胡說什麼？此人……」

「此人淫母，弒父……」

「對，說出來也覺汚口，為什麼你助他？」

「因為，我師父有命，他對我曾經說過，這其中，確是有曲折內情。」

「你說什麼？」

那個禽獸不如開口了，聽得出他激動的心情。

「如果你生性好淫，甘心為惡，為什麼多年不聞你有其他劣行？」

「我怕江湖仲裁。」

「還不自殺？」

「這……」

「我師父相信，如果你眞的死了，那麼，唉！可能你是罪該如此，我師父老人家說，這個可能是有理，那時，你就算是寃沉海底了，不過，他相信你依然會活下來了，那麼更可證明了，你是寃枉的，至少，其中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隱情。」

「你師父是誰？」禽獸不如很激動。

「家師濁世神龍王……請恕我不敢稱呼恩師名諱！」

「濁世神龍王老前輩？我想不到世上竟有你這樣的高人……竟然有你這樣的高人……」

這個自稱禽獸不如的人，突然一個大翻身，南海一鳳立感有一股極凌厲的勁風向其環身掠到。

南海一鳳乃是個方今武林中難得的奇才，她本身武功之高，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從其悅來樓頭與老龍頭空手比招之一刹那，已可以看出其不同凡响的造詣，但是她那裡想得到，這個禽獸不如的少年，竟然有如此令人咋舌的內力，勁力一到，鳳姑娘立即抖起「潛龍還海」式來抗爭——所謂潛龍還海，就是象徵着久蟄思動之蛟龍，由蟄伏之所，破土而出，這是何等聲勢，而雲龍還入蒼海，所引起之海浪狂潮，又是何等之強勁。

姑娘料敵極準，而發覺對方環身強勁可畏，因此，用上師門絕招來抗衡，不料，對手乃是個遇強越強的硬手，自己潛龍還海之勁力彈出，少年十指微彈，宛如在這股強風勁力中，加上了幾股極洪厲的鑽勁，令到鳳姑娘相形見拙。

姑娘提一口眞氣，就見她玉手揮揚，袍袖抖起兩股旋轉之勁，勉強將少年這十指彈之勁炁一阻，但是，再看一看少年的身形，鳳姑娘不禁氣窒。

少年依然是這樣個身形，不變不動，而十指一彈即收，這是何等功力？這是何等身法？自己目下看來，堪堪可以與此人對個平手，不過，心知肚明，自己是落了下風，而且，對手看來還未盡全力。

就在鳳姑娘心神起伏之際，而面前勁力突收，一聲極凄厲的長嘯聲中，一條白影，其疾如箭的向遠處投去，而遠處傳來了極清晰的語音。

「尚幸我心神在激奮之中，否則，饒妳是何人門下，我必殺無赦，不過，妳總算是見識了不動身法……」

啊！這是「大修羅不動身法」。

這就難怪天地風雲門對此如此重視，更難怪有不少江湖中人會甘心為此而送命。

甘子興只是神情冷漠地看着遠處。

「你見到了？」

「我見到了。」

「你不在乎這些？」

「我不在乎！」

「你自問比他強？」

「不！到今日，我總算是領略了這不動身法，果然當得起魔教第一心法！」

「如果他與你作對，你該如何？」

「萬一此君走入魔道，那麼，我自會全力與他週旋，即使我沒有取勝之道，我相信，他也沒有必勝之方，就算妳，也大可與他鬥一個狠的。」

「我自問一個人絕非此君之對手。」

「孤臣孽子，苦心孤詣，唉！這份韌勁，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對付得了，但求他不忘此心，那麼，依我看，我們與他作對的機會是極小的了。」

「你……一無野心？」

「姑娘，如果再這樣東問西說，將精力浪費在無聊的問題上，請恕在下得先走一步了。」

「到那裡去？」

「回鎮關鏢局。」

「你放心不下陸天虎等人？」

「總得有個交代，也得看個明白。」

「你看，我那師叔回來了！」

果然一條黃影馳到，正是那個與鳳姑娘一般裝束，連面目神情也極相似的女子，一到場，兩人立即跟她走。

三人同走在路上，由鳳姑娘的師叔封月菁一路走，一邊說她的事。

她說明了鎮關鏢局中事，更說明老龍頭已帶了白骨神君走入了秦嶺瘟神谷中，預備逼白骨神君交出聚鬼教中的所有法物。

＊　＊　＊

封月菁說的話不錯，在瘟神谷的瘟神廟中，今日顯然有着重大的事情，大門緊閉，並且，有八名道士把守着大門。

在後天井的呂祖殿後，有口枯井，而誰也想不到，枯井下却有個地下密室。

瘟神廟的當家靜玄道長，今日却陪伴着兩個宛如鄉愚的人物，一個正是老龍頭，一個乃是東方毒，在地下，却躺着一個貌似骷髏，穿青羅衫的漢子，可是他滿身血跡，旁立着兩個穿白衣的壯士，正是白骨神君與他僅存的兩個弟子。

「檀道友，你想見見你的孩子及大弟子，老夫不失信，已代你辦到，至於你的玄冥搜魂籙，鬼王陰風簿，十一件九幽宮中物，可以交出來了吧！」

「老龍頭，我想不出這些東西對你有什麼用？」

「對你又有什麼用？」

「我……」

「哈哈哈……你還想重開聚鬼敎？不！你已爲金劍所傷，全身大穴已虧，就算救了你，也不過成了個二三流的角色，你該明白，二三流角色，我們可不大肯用，將功折罪，將你的家財獻出來，你我還可結個鬼緣……」

「哼哼哼……雲九思，今日算是將你們的鬼域伎倆，全招出來了，說實話，我之所以叫我兒、我徒前來，就是叮囑他們捨身護敎。」

「你敢！」

「我怕你才不敢……」一聲極冷酷的語聲傳了進來，一個形貌猥瑣的道士，形似死人般，爲一白衣少年所挾，此人已挾制了上面的人，用酷刑逼出了地牢所在，然後直闖那個法壇。

「你是誰？」

「禽獸不如！」

「啊！你！」老龍頭不禁又驚又喜，「大修羅不動身法！」一聲狂叫中，東方毒已欺身上前，雙爪一揚，向他雙肩抓來，喝叫着，雙手已抓着了白衣少年，東方毒不禁心頭一喜，以爲可以手到擒來，不料白衣少年雙目微睜，看了看東方毒，嗨！奇怪，這雙綠光微閃中，東方毒心中一凜，莫名其妙的有股寒意襲上胸間。

東方毒一咬牙，不理不睬的眼神，那想到眉頭突然有股極強勁的外爍力，幾乎令其虎口迸裂，而胸前一股極沉極勁的神力擊到。唉！如此不可一世，兇殘絕滅的東方毒，竟然爲人一招擊倒，口中鮮血直冒，而背後又來了一股神力，東方毒明白，後來的神力是老龍頭所發，可是他已氣若游絲，奄奄一息了。

老龍頭展開了他的矯若游龍的身法，大陰陽、雲山八招出了手，只見他一步一步的跨出，一掌一掌的發，每一掌如雪湧出嶽，如光射太虛，而掌力之強、之勁，簡直是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可是那個白衣少年，臉色冷漠的望着老龍頭，腳下站了個十分古怪的門戶，如此崩山斷嶽的掌力，他却是不理不睬。

正是「大修羅不動身法」中的「修羅鑄鼎」身法，老龍頭每進一步，每發一掌，他只是冷冷的迎，冷冷的接，可是，老龍頭却分明感到，不論接，不論迎，而他的身不動，腳下却在移動，而且動得很慢，動得很穩，腳動的原因是卸勁，老龍頭心神俱震於一個「卸」字，少年對「卸」字眞訣，簡直是發揮得淋漓盡緻，單憑這一份卸勁，老龍頭就知自己無取勝之道。

走！老龍頭是個不世出奇才，雖然他越來越眼熱於這一部魔敎大心法，但是，目前敵我之勢不匀，走後才能再籌良策。

說走就走，並且，他還得叫人作擋箭牌，一聲「靜玄賢侄」，瘟神廟的當家遭了殃。

靜玄是奉命唯謹，並且自恃力大，靈官鞭揚起，向那少年身後擊到。

少年冷冷一笑道：「老賊，想走！」一股透骨鑽勁，向老龍頭當胸擊到。

老龍頭眞不愧爲老龍頭，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竟然當機立斷，毫不爲師侄打岔，說什麼高手比劃，不可稍有疏神等戒條，他說走就走，那怕有機可乘，有利可圖，他也棄之如遺，一個斜身斬山式，一阻來勢，一聲長嘯中他已奪門而出，再不理此地之事。

饒是如此，他依然中了一下重的，這是那個禽獸不如一招修羅鑽，令其稍鬆其勁，見其奪圍而出，他咬牙一抖手，一股戳魂陰炁彈出，老龍頭以爲可以奪圍了，那想到戳魂陰炁最善擊遠，給老龍頭中了下陰勁！帶上一份陰傷。

禽獸不如在彈炁擊敵之時，他左手一引，一股天魔力，以力引力，將靜玄的靈官鞭引斜了勢，身子奇怪的一扭，他與靜玄對了面，冷冷一笑，靜玄感到心頭一凜，連聲也未出，軟綿綿的倒地不起。

然後，他冷冷的看了四週一眼道：「該走了！」

躺在地下的白骨神君在請求，「朋友，帶我們走出去！」

「你們出去幹什麼？再去幹那些殺人的勾當，再去耀武揚威？不必了，白骨神君，還有你，你……陪你們的師父在此，等死吧！」

一聲極凄厲的笑聲中，白影一晃，不見了。當白骨神君檀齊的兒子檀正想追踪而出時，這道暗門封上了，檀正依稀聽到了一聲嘆息，然後聞到一陣硫磺氣味，一聲悲叫，果然，火已開始蔓延了。

上面有縱橫的屍體，也可見禽獸不如殺人手脚之快，快得連一絲兒聲息也不漏，以致老龍頭一無所覺。

瘟神廟被火燒了。

門外站立三個人，正是鳳姑娘、封月菁，還有甘子興，分明，他們來此有所作爲，或者想鬥一鬥老龍頭。

這場大火代人說了話……

你們來遲了一步……

要知道老龍頭能否稱霸武林，而天山神劍能否一劍挽狂瀾，請留意故事之四「大天魔心法」刊出。

（本篇完）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悔無生龍

少俠仗義援手　掌門借題發揮

八月天的早上，朝陽初昇，到處朝氣蓬勃。

雖在大清早，但白雲城內的一個市集上已人頭湧湧，趕集的趕集，攤販擺賣的擺賣，趕集的人羣聲與攤販的叫賣聲，再加上討價還價之聲，滙集得鬧哄哄的，好不熱鬧。

一個青年和一個少年混在人叢中，在市集內漫步穿插，在這個攤子瞧一瞧，又在那個攤子看一看，這二人都好像在領受這一份大清早帶來的熱鬧。

只見這兩人中，那年長的青年約莫廿五歲，身穿勁裝，背上插着兩柄柳葉刀，他身形高大硬朗，相貌倒也俊俏，俊俏中略帶幾分不羈與輕佻，彷彿不把任何人任何事放在眼內般，但卻對市集內各式擺賣興趣甚濃。

至於那少年，約莫十五六歲，生得劍眉星目，相貌稚氣未脫，天生一副鬼靈精的模樣。

兩人在市集漫步一會，向另一邊行去，向前一望，只見前面有堆人羣團團圍着，看來有熱鬧可瞧了，那年長的見了，童心未泯，便快步趨前想看個究竟，那少年也心急的從後跟了上去。

兩人鑽入人叢中，向前一看，原來人羣圍着在聽一個說書先生講故事。

那青年見那說書先生講故事竟能吸引這許多人圍着聽，心想那必是一個精彩故事，便也和人羣一起站着聽下去。

那說書先生說得口沫橫飛，眉飛色舞，倒把人羣吸引得仿似置身故事之中，只聽那說書先生說道：「說起那個『雙刀蓋天下』原震飛原大俠，當年他武功蓋世，行俠仗義，提起原大俠，就是邪魔外道也不由不豎起拇指來，原大俠武功蓋世更就不必說了，他所收的『風虎雲龍』四個弟子的武功也不是泛泛之輩，這『風虎雲龍』四個弟子，分別就是『奪命旋風』燕獨風，他一套旋風刀所向無敵，二弟子『中原飛虎』李元虎輕功獨步武林，三弟子『刀捲殘雲』沈星雲的捲雲刀法，奠定了他的武林地位，後來更成爲『統一盟』盟主，至於四弟子『白衣游龍』會傲龍，雖然喜歡遊俠四方，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江湖上見過他的人不多，但傳說他的武功也達登峯造極的境界……」

那青年與少年聽了，相視而望，忍不住莞爾一笑。

只聽那說書先生繼續說道：「二十年前，『風虎雲龍』中，『風虎龍』三個忽然退出了江湖，只有『刀捲殘雲』沈星雲尚在江湖走動，五年前，沈星雲大俠有感武林各門各派猶如一盤散砂一般，毫不團結，

由於武林中的不團結，至令江湖中的大小黑帮勢力一日比一日擴大，武林中無人制止，黑勢力令各處不得安寧，沈大俠於是登高一呼，呼籲武林中各門各派團結一致，對付江湖上的黑勢力，好讓老百姓能安穩過日子。

「由於沈大俠德高望重，武功又高，經他一呼之後，武林中各門各派果然團結起來商討對付黑勢力，後來更成立『統一盟』，目的是對付江湖上的黑勢力，各派掌門人更推舉沈大俠爲『統一盟』盟主，任期五年。

「『統一盟』成立之後，的確給于黑勢力一個沉重的打擊，一些無惡不作，濫殺無辜的大小帮會懾於『統一盟』實力之下，果然都偃旗息鼓，行事也按照江湖規矩了。

「『統一盟』的盟主任期五年，屆時將再度選出新任盟主，今年十二月初一，就是沈大俠任滿之期，到時，將會在揚州沈大俠的『飄雲山莊』另選新盟主，那時可就熱鬧了，來自各處的英雄豪傑，各派掌門人將雲集『飄雲山莊』，江湖傳言，沈大俠連任『統一盟』盟主的機會極大。

「講到『雙刀蓋天下』原震飛大俠的四大弟子，『風虎雲龍』年輕時的事蹟，眞的是驚天動地……」

那說書先生加了幾分形容，續道：「尤其是大弟子『奪命旋風』燕獨風，也就是現今白雲城外『獨秀山莊』莊主，他的旋風刀法一出，據說可以殺人於無形，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能與燕大俠一較高下的，據說就只有白雲城中綽號『神劍塵上奔』的歐陽寒劍。

「說起那燕獨風燕大俠年輕時的事蹟……」

那青年和少年聽到這裡，又相視一笑，神情有幾分驕傲，旁邊的人見了，覺得他們實在不尊敬燕獨風，都怒目相向。

青年和少年不理會旁人，也不再聽下去，又相視一笑，便離開了人叢，再找新鮮事物去了。

二人漫無目的地在市集周圍閒逛，忽聞不遠處突地傳來一陣掌聲，二人扭頭一看，只見另一邊又聚滿了人，圍着看什麼熱鬧似的，二人好奇心起，又向人羣處行去。

兩人鑽進人堆一看，只見場子中央有個如花似玉的少女正在舞弄着一柄長劍。

原來這裡有人在賣藝。

青年向賣藝者望下，除一個少女在舞着一柄長劍外，旁邊還站着三個人，三人中，一個年約五十歲，身材瘦削，是一個雙眼精光四射的健壯漢子，站在漢子身旁的，是個四十來歲的婦人，只見此婦人容貌娟好，一看便知不是尋常婦女，站在漢子和婦人身旁的，是個廿來歲的青年，這青年身材健碩，皮膚黝黑，相貌敦厚得有點憨直。

場中央舞劍的少女約莫二十歲，身手輕靈之極，手中一把長劍舞猶有如穿花蝴蝶一般，煞是好看，舞到精彩處，更贏得場邊圍觀衆人不少掌聲與喝采聲。

少女一套劍法舞完，向圍觀者躬身作禮，圍觀者又報以一陣熱烈掌聲，少女在掌聲中退到一旁。

此時，那瘦削漢子往場中一站，向圍觀者作個四方揖，朗聲道：「小女這點微末之技實不足一哂，小女獻醜完畢，該輪到劣徒獻醜了，若果各位認爲劣徒表演得好的話，請幫忙一點路費，若果各位認爲不滿意的，則請諸位多多包涵。」說完退了下去。

那憨直青年拿着一柄柳葉刀走到場子中央，向圍觀者行了一禮，接着便開始耍出一套刀法。

和少年一起的青年見了對方也是使柳葉刀的，忽地生出了一份親切感，便靜觀下去。

那憨直青年把一柄柳葉刀舞得虎虎生風，剛勁有力，再加上他身法靈敏，只把一衆人看得又忍不住高聲叫好起來。

那憨直青年一套刀法耍得正酣，圍觀者正看得投入之際，人叢中忽然有人暴喝一聲，「給我住手！」

憨直青年登時停了下來。

那漢子、婦人和少女臉上現出一陣錯愕神色，和圍觀者一樣，視線向聲音傳來處望去。

那青年和少年循聲音扭頭一望，只見有兩個手執長劍的華衣青年以手撥開人羣，越衆而前走到場子中央。

青年和少年對望一眼，那青年輕聲道：「這兩傢伙多半是來找麻煩的。」

兩個華衣青年走到場子中央，看神情似是目空一切，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般，然後向那舞刀的憨直青年上下打量一番，見他穿的是粗衣麻布，更不看在眼內，其中一人道：「你們是什麼人，憑這點兒三腳貓功夫竟敢在白雲城撒野？」

憨直青年一時無言以對。

那瘦削漢子見狀，急忙上前，抱拳行禮道：「兩位公子，咱師徒只是想籌點路費，若有何得罪之處，還望多多包涵。」

其中一個華衣青年不屑地道：「你叫什麼名字？」

瘦削漢子道：「某家姓李，在家排行第三，所以人稱李三。」指着那婦人道：「這是拙荊，人稱李三娘。」又指着那憨直青年道：「這個是劣徒卓飛。」又指着剛才舞劍的少女道：「這是小女，若仙。」

華衣青年道：「那你知不知我是誰？」

那漢子李三道：「請教。」

那華衣青年神態傲慢地道：「好說，我名叫唐向東。」指着身旁同伴道：「他是我師弟戚人傑，家師就是白雲城中人稱『神劍塵上奔』複姓歐陽，名諱上寒下劍。」

圍觀者聽了，登時發出陣陣議論之聲。

李三道：「原來是歐陽師父的高足，失敬，失敬。」

那唐向東道：「既然你們敢膽公然舞刀弄槍，相信是武功非凡的了，既然這樣，在下倒想領教一下。」

李三連忙陪笑道：「我們這些街頭賣藝爲生的，那敢班門弄斧，孔子面前賣文章？」

戚人傑怒道：「那你是不賞面了？」

人羣中忽然有人道：「寒劍門的徒弟怎地如此無賴？」

唐、戚二人聞說，臉色一寒，道：「誰人如此大膽？」

「我！」聲隨人至，只見人羣中有一青年和一少年走到場中。

這正是一直在看熱鬧的青年和少年。

唐向東向二人上下打量一番，怒道：「小子，你們是什麼人？」

那青年正眼也不望他一下，笑道：「在下姓龍，名叫生無悔，龍生無悔就是在下。」

身旁少年接口道：「在下燕七郎，他是我大師兄。」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

唐向東怒道：「你們想怎樣？」

那叫龍生無悔的青年向他斜睨一眼，一副不羈的笑臉道：「我本來想知道你們想怎樣，你怎地反問我想怎樣？」

戚人傑道：「姓龍的小子，你別多管閒事。」

龍生無悔道：「這位姓李的前輩師徒在這裡正正當當的出賣勞力，目的是想混口飯吃，你們卻來踩場子，不覺得過份了點兒嗎？」

唐向東臉色鐵青的道：「既然這樣，那你是有意跟咱哥兒倆過不去了？」

李三見勢頭不對，忙上前道：「幾位，既然某家令大家不便，那麼某家這便收拾離開。」

龍生無悔道：「李前輩錯矣，這兩位仁兄來意，目的是向大家証實，在白雲城中，武功最高的人就是自稱『神劍塵上奔』的歐陽寒劍和門下弟子，他們不會就此讓你收拾離開的。」

唐向東怒極了道：「姓龍的小子，家師人稱『神劍塵上奔』，你竟說他老人家自稱？」

龍生無悔笑得輕佻，道：「人稱？只怕未必，武林中有誰不知道是他自稱『神劍塵上奔』？」

戚人傑大怒，踏步上前道：「好，小子，今天不教訓你，我們就枉爲『神劍塵上奔』的徒弟。」

龍生無悔笑道：「想打架？」

唐向東道：「你如此目中無人，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少能耐。」

龍生無悔仍是那副笑臉，道：「我問你們是不是想打架，怎地不答我？」

戚人傑道：「打就打，難道還怕你不成？」

龍生無悔說聲「好極」，隨即在背上的兩柄柳葉刀中抽出其中一柄，交到燕七郎手上，道：「七師弟，跟兩位比劃比劃一下吧。」

燕七郎接過柳葉刀，說道：「知道，大師兄。」

唐、戚愕然，隨即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派個小孩子上來？」

龍生無悔對燕七郎道：「七師弟，他們不把你放在眼內啊！」

燕七郎老成地道：「不把我放在眼內？這種腳色我還沒有多大興趣跟他交手呢！」

唐、戚二人更氣。

燕七郎道：「怎麼啦？你們兩個一齊上還是單對單？車輪戰也無妨啊。」

唐、戚二人雖怒，但只是臉上微微變色，二人均想：「這小子如此大口氣，莫非眞的身懷上乘武功不成？若果當着這許多人面前敗在這小小子手上，不但面目無光，師父的威名也會給我們丟盡了。」

龍生無悔見他們想得入神，催促道：「怎麼啦？還不動手？一個上還是兩個上？」

唐向東道：「我只想和你比劃一下。」

龍生無悔不屑地道：「怎麼？這麼容易就想跟我動手？先打敗我這個小師弟再說吧！」

唐、戚二人臉臉相覷起來，圍觀衆人中，唯恐天下不亂的倒大有人在，有人叫道：「怎麼了，怕了一個小孩子啦？」

有人叫道：「剛才你們欺負老頭兒的氣燄那裡去了？」

又有人叫道：「原來『神劍塵上奔』歐陽寒劍的徒弟只會欺善怕惡。」

旁觀者不說尤可，有人帶頭開了口，一衆人等都七嘴八舌的，說的盡是揶揄、嘲笑、譏諷唐、戚二人之言，只把二人聽得無地自容，龍生無悔則樂壞了。

那李三夫婦見了，都暗地叫好。

唐、戚二人被嘲笑一番後，端的怕丟不起師父的面子，登時打消了與龍生無悔「比劃」之意，但心中

仍是憤憤不平，唐向東怒向龍生無悔道：「好，龍生無悔，我會記住你，有種的，說出你的門派。」

燕七郎衝口道：「好說，我師父就是江湖上人稱『奪命旋風』的燕獨風。」

龍生無悔本想阻止燕七郎報上師父名字，但燕七郎口齒伶俐，唸急口令似的，一口氣便說了出來，要阻止也來不及了。

唐、戚二人聽了，登時臉上變色。

李三夫婦聽了，也微一愕然。

圍觀衆人聽了，登時起了一陣哄聲，有人道：「原來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奪命旋風』燕獨風的大弟子。」

「所謂名師出高徒，龍生無悔一定武功很了不起的了。」

「難怪那兩個傢伙聽了臉色也變了啦！」

「我眞想見一見燕大俠徒弟的本事。」

「可惜那兩個傢伙不敢動手。」

「龍生無悔，又不是複姓，名字共有四個字的，也夠特別，夠少見的了。」

龍生無悔聽了衆人之言，滿身不自然起來。

唐、戚二人果然懾於「奪命旋風」燕獨風的威名，那敢與他的大弟子「比劃比劃」？唯有萬分沒趣的低頭在人叢中悄悄走了。

二人走後，龍生無悔與燕七郎贏得在場人等的熱烈掌聲。

龍生無悔心想：「師父的威名果然了不起。」

旁觀者有人叫道：「龍少俠，請你露一手令師的旋風刀法給我們開一開眼界如何？」

此語一出，隨即附和聲四起。

龍生無悔向圍觀者道：「各位，今天在這裡獻技的不是小弟，是李三前輩師徒，這樣吧，剛才李前輩的高足一套刀法尚未耍完，我們要求李前輩的高足再把刀法耍下去如何？」

旁觀者報以熱烈掌聲，轟然叫好。

龍生無悔又道：「李前輩高足獻技完之後，還請各位慷慨解囊。」

旁觀者都轟然叫好。

龍生無悔便把那叫卓飛的青年請了出來。

卓飛行到場中，團團行禮過後，便重新把一套刀法從頭耍起。

一套刀法耍畢，旁觀者不但報以熱烈掌聲，還眞的慷慨解囊，所給的並非碎銀銅板，而是一錠錠的白銀，登時銀兩鋪滿地，這些人之所以如此慷慨，倒是給足了燕獨風大弟子的面子。

李三夫婦、女兒李若仙、徒弟卓飛都好生感激，想向龍生無悔感謝一番，但四人抬頭一看，龍生無悔與燕七郎已不知所蹤。

* * *

龍生無悔與燕七郎悄悄離開賣藝場子，燕七郎笑道：「大師兄，眞有你的，三言兩語，就把歐陽寒劍的徒弟嚇跑了。」

龍生無悔責道：「幹嗎把師父的名字搬出來，師父已退出了江湖，還拿他老人家的名字到處散播幹嗎？」

燕七郎道：「對不起，我一時口快。」

「一時口快？若果被師父知道我們借他的威名到處招搖撞騙，到時受罵的必是我。」

「寒劍門的徒弟被我們這樣奚落，歐陽寒劍會不會就此罷休？」

「歐陽寒劍？這個自吹自擂、浪得虛名之輩，我可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我就是不滿意有人拿他跟師父相提並論，他有資格嗎？」

「這姓歐陽的就是這麼大口氣！」

「這幾年來，他總是想跟師父較量。」

「他爲什麼如此不自量？」

「他不是不自量，只是在打如意算盤。」

燕七郎道：「哦！」

龍生無悔道：「他在叫喊要與師父較量，就這樣叫了幾年，他明知師父是不會出手的，所以才敢大叫了幾年，幾年下來了，他在白雲城武林中的名字不是更紅了嗎？」

「他不怕師父眞的會出手嗎？」

「你以爲師父眞的被他一激就會出手嗎？若果師父眞的出手，那時可就哄動白雲城了，歐陽寒劍的名字就更響了。」

「他不怕敗在師父手上？」

「他當然不怕，因爲敗是理所當然，事後還可以贏得『有資格與燕大俠較量』的美稱，若果他僥倖贏了，他就可以一夜之間，名字響遍整個中原武林，你說他是不是在打如意算盤？」

「這人的確狡猾。」

「所以我今天非要挫挫他徒弟銳氣不可，莫以爲白雲城中只有寒劍門，別家別派就不放在眼內。」

「原來大師兄如此心意。」

師兄弟二人氣退寒劍門弟子，仿似做了一件極愉快之事，心情更加暢快，當下遊興也大增。

* * *

白雲城中「寒劍門」掌門人「神劍塵上奔」歐陽寒劍，當然並非如龍生無悔所言，只是「浪得虛名之輩」，能在武林中闖出一點名堂的，自然不是泛泛之輩，但歐陽寒劍喜歡自吹自擂，沽名釣譽，欲增

加知名度卻是事實，多年來，欲與「奪命旋風」燕獨風較量武藝，好讓自己臉上貼金也是事實。

這歐陽寒劍約莫五十歲，身體健壯如牛，臉上紅光滿臉，是個不怒自威的人物。

當他自唐向東與戚人傑口中獲知被龍生無悔師兄弟奚落之事之後，卻不怪責唐、戚二人當衆丟了自己的顏面，卻反而暴跳如雷的大怪龍生無悔不給他面子，還當衆惡意中傷。

唐向東見師父怒得臉容也變了，暗喜，道：「師父，我們馬上往獨秀山莊闖一闖，好歹要燕獨風還個公道。」

戚人傑也道：「不錯，咱寒劍門在白雲城中威名顯赫，豈能被這兩個小子丟了臉還要暗地裡吞下這口氣？」

唐向東又道：「師父，我們就借此機會向燕獨風大興問罪之師，無論如何師父要和燕獨風較量一下，看這個燕獨風是不是如傳說中那麼厲害！」

戚人傑道：「師父若果打敗了燕獨風，就可以在中原武林揚名立萬了。」

歐陽寒劍臉色一沉，道：「若果燕獨風不肯應戰又如何？」

唐向東道：「那他就是縮頭烏龜。」

戚人傑道：「若果燕獨風不肯應戰，我們要和龍生無悔打一場，只要我們打贏了燕獨風的大弟子，那時全城人也會知道『寒劍門』弟子大勝燕獨風大弟子，那豈非威風得很？」

歐陽寒劍聽了，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笑得就好似穩操勝劵一樣，也笑得有點奸狡。

* * *

「獨秀山莊」就在白雲城外的一座山腰之間，附近風光如畫，令人置身其中，感到舒暢無比。

「獨秀山莊」除了有一棟精緻的房舍外，大門前還有一個偌大的廣場，這山莊的主人就是「奪命旋風」燕獨風了。

燕獨風五十多歲，身形高大壯健，氣度雍容，單看外表，已夠令人敬佩的了，何況他還是威名顯赫的一代大俠！

燕獨風年輕時的行俠仗義事蹟在今天仍爲人津津樂道，聞者無不肅然起敬，單看這一點，當今武林中，又有多少人能及？

二十年前，燕獨風淡薄名利，退出江湖，其後娶妻生子，便在白雲城外建了「獨秀山莊」，過其隱居生活，由於他酷愛武藝，便於十八年前嚴挑弟子授以武藝，龍生無悔便是他首名入室弟子，當時龍生無悔方才七歲。

其後燕獨風陸續收了弟子，燕七郎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當時年紀尚小，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燕獨風便讓他跟自己姓燕，由於他在山上排行第七，便替其取名七郎。

至今爲止，燕獨風連同自己的十八歲獨生子燕無爭在內，一共有十八名弟子。

這燕無爭已長得與龍生無悔一般高大，雖然學了一身武藝，但外表不似個練武之人，倒似個孱弱書生，斯文得很。

這天，燕獨風召集了一衆弟子在大廳集合，對衆弟子說道：「你們都知道，當今『統一盟』盟主就是你們的三師叔，綽號『刀捲殘雲』沈星雲師叔，還有三個多月，『統一盟』就要選出新任盟主，按照五年前訂下的武林規矩，屆時各門各派都必定派出代表參加該次大會，以選出新任盟主。」

龍生無悔道：「師父，五年前你帶弟子參加首屆選盟主大會，今年你老人家帶誰同去？」

燕獨風道：「爲師早已退出江湖，本來不方便再在那些場合露面，只是五年前，你們年紀尚幼，所以爲師只好親自出席，但五年後，你們都長大了，所以爲師打算派龍兒、無爭和七郎三個人參加本屆的武林大會。」

龍生無悔雀躍地道：「好，屆時我必定投三師叔一票，助他連任盟主。」

燕無爭與燕七郎知道自己有份參與武林盛事，都雀躍不已，其餘弟子只有羨慕的份兒。

燕獨風道：「武林大會十二月初一才召開，屆時天氣將會十分嚴寒，所以趁此秋涼好上路，你們就提早出發，免得寒冬時道上辛苦，儘早抵達揚州，在揚州安頓下來等會期開始才到『飄雲山莊』參加盛會。」

龍生無悔道：「弟子知道。」

燕獨風道：「龍兒，你此次是首次離開爲師遠行，道上一切要小心，還要多照顧兩位師弟爲要。」

龍生無悔道：「師父放心。」

燕獨風嘆口氣道：「龍兒，爲師就是擔心你多管閒事的本性不改，你務必要事事三思後行，需知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

龍生無悔道：「弟子遵從師尊訓導。」

燕獨風滿意地一點頭，正想開口說話，此際，一名莊丁快步奔了進來，道：「稟主公，山下不知何故，忽有數十人直向本莊而來，看勢頭似有點不對。」

燕獨風聞說，不禁皺起眉頭。

龍生無悔一聽，暗叫不妙，心想：「莫非是寒劍門的找晦氣來

了？」

龍生無悔不敢隱瞞，便把日前與燕七郎在白雲城內跟唐向東、戚人傑的事照實說了。

燕獨風聽罷，俠義之心油然而生，心中不怪龍生無悔的行爲，還暗暗贊同龍生無悔的俠義行爲，只是心中不憤歐陽寒劍借此大做文章，恨恨的道：「好一個歐陽寒劍！」說罷長身而立，直向大門走了出去，其餘弟子也跟着而出。

一衆人等站在大門前，不多久，果有五六十人走進了門前廣場，爲首的，正是歐陽寒劍，還有唐向東與戚人傑也站在前排。

燕獨風向前一看，這五六十人當中，除了歐陽寒劍師徒十多人外，其餘的盡皆是城中的武林人物。

原來歐陽寒劍爲人喜出風頭，今次藉詞向「獨秀山莊」大興問罪之師，心想：「若果此行僥倖勝了燕獨風，又或者自己弟子勝了燕獨風弟子，這確是一樁極光彩之事，若果武林中無人知悉此等威風之事豈非可惜？」想至此，便向城中武林人物發放消息，美其名是要武林同道作「公道的見証」，骨子裡卻是希望在衆多武林人物面前討光彩。

各武林中人有誰看不穿歐陽寒劍的心事？只是各武林同道欲借此機會一睹已退隱的燕獨風的風采，因此聯袂而至。

歐陽寒劍那裡知道各武林人物的心意？見有這許多人應邀而至，只道武林同道都站在自己一邊支持自己，所以心中沾沾自喜，氣氛更加一時無兩。

燕獨風威風凜凜的站在廣場盡頭的大門前，見衆人已走至廣場，當下領着弟子上前相迎，抱拳道：「歐陽師父，各位武林朋友，大家遠道而來，請恕燕某有失遠迎，卻不知歐陽師父遠道而來有何賜教？」

燕獨風氣定神閒，說話不慍不火，不徐不疾，這等雍容氣度，已教各武林人物折服，各人都現出了敬佩之色，歐陽寒劍如何感受不到，更知道自己與燕獨風相比，簡直是螢光之火欲與星月爭輝，心中雖不是味道，但也不敢造次，也拱手道：「幾日前，燕大俠高足與小徒在城內發生之事，燕大俠是否知悉？」

燕獨風淡淡地道：「知之甚詳，只是燕某素知劣徒一向坦白，說話從來說一不二，絕不加添顏色，卻不知歐陽師父高足是否如劣徒般光明磊落，說一不二呢？」

燕獨風之言已明顯不過，唐向東與戚人傑聽了，頓時臉紅過耳，因爲此二人確曾在師父面前無中生有。

歐陽寒劍本來修養功夫有限，聽了如何不怒？但爲怕被燕獨風比了下去，加上心中也忌憚燕獨風，唯有強自忍住，說道：「然則令高足當衆侮辱敝派，又仗着燕大俠威名欺負小徒，還先動手打人，小徒爲了尊敬燕大俠，以致沒還手，難道是小徒冤枉令高足了？」

燕獨風微笑道：「既然劣徒先動手打令高足，然則令高足身體可曾受到損傷？」

歐陽寒劍理直氣壯地道：「小徒雖然不材，但要傷害他們身體，也絕非三招兩式可以做到。」

龍生無悔插嘴道：「這可就奇怪極了。」

歐陽寒劍怒道：「什麼事如此奇怪？」

龍生無悔道：「當時我們師兄弟沒有動過他們一根汗毛，只是我這個七師弟口快快的說出師父名諱，那兩個唐什麼和戚什麼的聽了臉色大變，接着就挾着尾巴逃了，怎地事後卻說我們先動手打人，又說什麼尊重燕大俠所以才不還手，你說奇不奇怪？」

燕七郎接口道：「是啊，奇怪極了，當時那兩個唐什麼和戚什麼的，只懂欺負賣藝的糟老頭兒……」

龍生無悔不待燕七郎說完，搶着道：「當時賣藝的糟老頭兒的徒弟武功高強得很，那個唐什麼和戚什麼尚且不怕，還會把我們師兄弟放在眼內？又怎會眼巴巴讓我們先動手，而自己卻不還手？」

在場各武林人物，當然都不相信歐陽寒劍調教出來的徒弟，會因別人先動手而自己爲了尊重人家師父而不還手這等事了。

歐陽寒劍目的是來討光彩，討威風，當下不理龍生無悔，向燕獨風道：「燕大俠，貴我之間一向河水井水兩不相犯，今天無論如何歐陽某要在各武林朋友見証之下討回個公道。」

燕獨風氣定神閒地道：「然則，歐陽師父認爲如何？」

歐陽寒劍已拔出長劍跳了出來，叫道：「你我比劃一下，倘若歐陽某僥倖得到燕大俠承讓，算是討回了公道，若歐陽某學藝不精，就從此一筆勾銷。」

燕獨風微笑道：「看來不必了。」

在場人等見歐陽寒劍明顯向燕獨風挑戰，衆人不約而同地都希望燕獨風應戰，一則可以欣賞燕獨風引人入勝的武藝，二則可以教訓目中無人的歐陽寒劍，豈料燕獨風說出此言，各人都甚感失望。

歐陽寒劍心中不憤，彷似非要激得燕獨風出手不可般，又道：「燕大俠豈非縱徒行兇？」

龍生無悔道：「這縱徒行兇四字，看來只有閣下才當之無愧。」

歐陽寒劍怒道：「你說什麼？」

龍生無悔正想說話，燕獨風臉色一寒，道：「住口，快向歐陽師父和兩位兄弟賠個不是。」

龍生無悔詫道：「向他們賠不是？這……」

燕獨風喝道：「還不快去？」

龍生無悔極不願意的走到歐陽師徒面前，正想開口道歉，歐陽寒劍伸手一阻，道：「慢着。」

龍生無悔氣憤的望着他。

燕獨風見歐陽寒劍似無罷休之意，說道：「歐陽師父，燕某教導無方，劣徒要是有什麼不是之處，還望歐陽師父海量包涵，何必跟這些小輩一般見識？」

歐陽寒劍咄咄逼人，道：「這樣一來，閣下豈非便宜極了，在下這面子往那裡擱去？」

在場各武林人物已感到歐陽寒劍有點過份，只是不便開口罷了。

龍生無悔終於忍不住了，出言毫不客氣地道：「歐陽寒劍，你想怎樣？」

燕獨風臉罩嚴霜，喝道：「大膽，對前輩說話豈能如此放肆？」

龍生無悔低頭道：「是，師父。」

燕獨風踏步上前，抱拳道：「歐陽師父，燕某教導無方，這就向歐陽師父賠個不是，務請歐陽師父海涵則個。」

歐陽寒劍奸詐一笑，道：「燕大俠，在下今次此行志不在此，目的是要領教一下貴門的高招，看看令徒憑什麼本領當衆欺侮小徒。」

燕七郎忍不住叫道：「師父，這姓歐陽的想向你挑戰，目的是想成名，師父莫上他的當。」

龍生無悔也道：「你想跟我師父動手？憑你還不夠資格呢！」

燕獨風向燕、龍二人怒目相向，喝道：「都給我住嘴。」

龍生無悔與燕七郎只好噤若寒蟬的住嘴。

燕獨風對歐陽寒劍道：「歐陽師父，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結，這等小事原可輕易解決，何必爲後輩傷了和氣？」

歐陽寒劍得意地冷笑道：「燕大俠這樣說來，今後白雲城豈非沒有我們寒劍門立足之地，從此敝派門下弟子見到令高足都要掉頭而走不成？」

燕獨風道：「歐陽師父言重了，燕某那有此意？」

歐陽寒劍緊握手中長劍，正色道：「說什麼也好，歐陽某今日不領教燕大俠高招，說什麼也下不了這口氣。」

在場武林人物都已不恥歐陽寒劍所爲。

龍生無悔聽了歐陽寒劍之言，更忍受不住其咄咄逼人之氣燄，當下冒着受師父責駡之下，踏步上前，怒道：「好，歐陽寒劍，此事既然由我和你徒弟而起，就由我跟他們作個了斷吧，不關我師父事，要打跟我打。」

燕七郎也踏步上前，叫道：「還有我。」

燕獨風此時已是進退兩難，見兩個徒弟如是說，知道只有這樣才可以打發歐陽寒劍，當下也不作出表示。

歐陽寒劍望望燕獨風，又以不屑的眼光望望龍生無悔與燕七郎，卻只發出陰惻惻的冷笑。

燕獨風嘆口氣道：「不錯，既然事情由他們而起，該由他們而終，那麼就請歐陽師父的高足指教一下劣徒吧。」

龍生無悔與燕七郎登時精神一振。

其餘弟子聽了，都心中暗喜，有人更奔進屋內取兵器去了。

歐陽寒劍不能逼得燕獨風出手，心想：由自己弟子與燕獨風弟子動手，若然勝了也一樣光彩。當下也同意了，接着向唐向東與戚人傑面授機宜一番，教他們該如何取勝。

燕獨風弟子已在屋內拿出兩柄柳葉刀，那弟子正站在龍生無悔身旁。

唐向東與戚人傑也握劍走了出來。

燕獨風臉向歐陽寒劍道：「兵器無眼，何方損傷大家也不願見，就叫他們比拳脚如何？」

歐陽寒劍道：「先比拳脚，後比兵器。」

龍生無悔道：「好，你們如何上來，說吧。」

歐陽寒劍道：「既然是你們四個人的事，就由你們四個人輪流一對一上吧。」

龍生無悔道：「好。」對燕七郎道：「七弟，你先上吧。」

燕七郎便走了出來，戚人傑也摩拳擦掌的走到燕七郎面前，神情極瞧不起燕七郎，輕視一笑道：「那就別怪我以大欺小。」

燕獨風對場中二人道：「大家只是切磋武藝，勝負無關重要，雙方點到即止好了。」

陣中二人那有想到「點到即止」這回事，雙方都想好好教訓對方。

歐陽寒劍見燕七郎年紀輕輕，心想這一仗必會穩勝，就是接下來龍生無悔勝了唐向東，到頭來戰果是和局，然後向武林中宣揚，「寒劍門弟子與獨秀山莊弟子打成平手」，那也是件光彩之事，想到這裡，心中暗笑。

在場人等都拭目以待。

戚人傑叫聲「小子，看招」，便挾雙拳向燕七郎衝前，燕七郎見對手身材高大，且拳大如斗，不敢托大，馬步向旁一移，堪堪避開了兩個斗大的拳頭，戚人傑見一擊落空，馬步一進，一拳一掌又向燕七郎攻了過去。

燕七郎見對方勇猛之極，對方身形又比自己高大，當下不作硬碰，全靠靈活的身手騰挪閃避，先摸清楚對方實力，採取謀定而後動。

寒劍門下弟子見燕七郎只左閃右避，不還手，也不招架，以爲燕七郎被戚人傑攻得無力還手，都拍掌高聲叫好，歐陽寒劍見了，也以爲戚人傑穩操勝劵，所以都臉露奸詐笑容。

在場各武林人物見了燕七郎的打法，不其然心中暗讚燕七郎雖然年紀輕輕，卻深諳對敵之道。

獨秀山莊弟子見了燕七郎好似有點狼狽，都不禁暗自手心冒汗，人人都怕燕七郎一個不慎會挨上戚人傑數拳，以戚人傑的高大身形和斗大拳頭，再加上力大如牛，吃上幾拳可不是妙事，但燕獨風見了，卻暗暗點頭。

戚人傑一輪快攻之下，招數全都被身手敏捷無比的燕七郎避過，他甚至連燕七郎衣角也碰不到丁點兒，當下越打越怒，出招也就更毒辣了。

燕七郎游鬥數十招，對戚人傑的出招已瞭然於胸，當下看準戚人傑一記直拳向面門攻來，連忙挫低馬步，戚人傑這拳從頭頂飛過，他一拳落空，左手立時一掌印向燕七郎胸膛，但燕七郎馬步一挫之下，左手封住上中下路，右手一記鳳眼拳直向戚人傑胸口轟了過去，戚人傑右手向在半空，左手又被格開，變成中門大開，胸口登時吃了燕七郎一記鳳眼拳。

需知道胸口是人身氣門所在，戚人傑吃這一拳，任他身軀如何龐大，也受不了這一擊，當下悶叫一聲，便向後連退三步，燕七郎得勢不饒人，如箭一般衝前，戚人傑忍痛以橋手封住全身，但身法輕靈的燕七郎閃到他身旁，第一時間在他腰眼處連攻三拳，再閃電飛出一腳，攻其頭部，戚人傑龐大的身軀登時飛出丈外，寒劍門弟子見了，無不目定口呆，鴉雀無聲，獨秀山莊眾弟子則高聲叫好。

以戚人傑的體能，燕七郎的氣力，當然不會被一腳踢得飛出丈外，原來燕七郎有感自己身形與力氣，要擊倒戚人傑並非易事，因此專攻對手軟弱部位，首先是胸，再攻其腰眼，腰眼也是人身軟弱部位，戚人傑連中三拳，登時全身乏力，頭部再吃重重一腳，如何不飛出丈外？

燕七郎趁戚人傑倒在地上，欺身上前，欲想乘機追擊，但戚人傑也不是弱者，連忙向旁一滾，再一彈起身，此時他已怒得眼中似要噴出火來般，吼叫一聲，又揮拳向燕七郎攻去，燕七郎忽然來一招險着，側身一避，背脊向戚人傑懷中撞去，戚人傑正感奇怪這是何等招式，還來不及反擊，燕七郎已在他懷中以橋手逼開他的右手，再以一記鳳眼拳攻向戚人傑右手的內關節處，戚人傑這軟弱部位又中一招，右手登時乏力，燕七郎一擊得手，馬步一出，再一記後背撞向戚人傑小腹，這才讓身離開戚人傑懷中。

戚人傑接連中招，當着這許多人面前如不討回光彩，如何面對羣豪？當下怒吼一聲，又向燕七郎攻去。

燕七郎在地上一滾之下，見戚人傑已殺到，雙手連忙在地上一撐，整個身子一彈而起，再雙足在地上一點，身子一拔而起，戚人傑但覺眼前人影一閃，抬頭一望，燕七郎已在半空中雙拳向左右兩邊太陽穴夾攻而至，大吃一驚，連忙使一招「霸王舉鼎」化解，但燕七郎手法何等快速，他這一招「霸王舉鼎」還未施展開來，兩邊太陽穴已重重各吃了一拳。

戚人傑中此兩拳，登時金星直冒，站樁不穩，燕七郎在半空中一擊得手，身體落在戚人傑身後，第一時間再彈起身，起腳直向戚人傑後腦重重踢了一腳，戚人傑本已暈頭轉向，吃此一腳，登時跌了個餓狗搶屎，難看之極。

歐陽寒劍見弟子當着這許多武林人物面前被年紀尚小的燕七郎打得一敗塗地，又痛心，又恨得牙癢癢的，端的是百般難受都湧上了心頭。

話分兩頭，燕七郎把戚人傑踢了個餓狗搶屎之後，也不追擊，指住戚人傑道：「你認輸了沒有？」

戚人傑霍地站起身，臉容恐怖之極叫道：「我還沒有輸。」便向燕七郎撲去。

燕七郎已打得性起，心想：「正合我意」，也向前迎了上去，二人短兵相接，戚人傑一拳看來快要打在燕七郎面門，但燕七郎頭部向後一仰，避了這一拳，同時一記掃堂腿直攻戚人傑下盤，戚人傑一個拿樁不穩，龐大的身軀又向後倒下，燕七郎正要乘勝追擊，忽聞身後傳來急勁風聲，與此同時，旁邊師兄弟大叫道：「小心後面！」

燕七郎不需旁人提示，早已向旁閃身避開了，瞥眼一看，只見唐向東從後偷襲而至。

燕獨風見了，暗吃一驚，高聲向歐陽寒劍道：「歐陽師父，令高

足怎可以……」

話還未說完，歐陽寒劍不當一回事的道：「大家不是說過由他們自行解決嗎？」

龍生無悔見唐向東偷襲，早已二話不說，咬牙衝上戰圈，獨秀山莊弟子見大師兄出手，都拍掌叫好。

唐向東偷襲燕七郎，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偷襲尚未得手，已聞身後風聲，回頭一看，見龍生無悔滿臉怒容殺到，唯有轉身回防。

龍生無悔恨他爲人卑鄙，一輪連消帶打，拳快如風攻向唐向東。

唐向東一一擋格，但已顯得甚是狼狽，向後翻去，向師兄弟叫道：「拿劍來！」與此同時，戚人傑也向龍生無悔攻去。

此時，在寒劍門人堆中，兩柄長劍在空中打橫飛向唐向東與戚人傑，唐、戚二人見了，連忙飛身伸手相迎。

龍生無悔見兩劍飛來，向燕七郎叫道：「七弟退下，讓我對付他們。」話音未落，也縱身向飛來的雙劍迎了上去。

三人在半空中爭奪兩柄長劍，眼看唐、戚二人快將各自在半空中抄劍在手，但龍生無悔身法何等靈敏，在半空中已連踢兩腳，每一腳都踢中飛來的兩柄長劍的劍柄上，兩劍登時飛出老遠，龍生無悔快捷無倫的踢開雙劍，都在電光火石之間，此時身子仍在半空，第一時間在半空中又向唐、戚二人胸膛各踩一腳，這才三人一齊落地，所不同的，是龍生無悔平平穩穩站在地上，而唐、戚二人在半空中各吃一腳，卻是雙雙跌了個四腳朝天，比之先前戚人傑跌了個餓狗搶屎還要難看，簡直到了令人不忍卒睹之地步。

龍生無悔甫一動手，便露了此一手，在場各武林人物見了，都忍不住高聲喝采，還暗讚龍生無悔不愧爲燕獨風的首席弟子，而獨秀山莊一眾弟子見了，更是掌聲雷動，寒劍門的人則黯然無光，歐陽寒劍額頭甚至已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了。

龍生無悔見唐、戚二人倒地，也不追擊，待二人站起身之後，冷哼一聲，道：「拳腳比完，拿兵器吧。」

此話一出，寒劍門及獨秀山莊弟子相繼拿着兵器上前，唐、戚二人已把劍拿在手中。

獨秀山莊弟子把柳葉雙刀送到龍生無悔面前，但龍生無悔只在雙刀中拿了一把，然後使開該名師弟。

龍生無悔握刀在手，雙眼烱烱發光，瞪住唐、戚二人道：「一對一還是一齊上？」

唐、戚二人臉相覷，正不知如何作答，此時，歐陽寒劍一臉虛僞笑容走到三人之間，道：「比試到此爲止。」

在場人等莫不詫異之極。

歐陽寒劍行到燕獨風面前，仍是那副笑容，道：「燕大俠，兩場比試已完了，第一場令高足未贏，小徒也沒輸，第二場也一樣，令高足未贏，小徒也沒有輸，雙方都旗鼓相當，和氣收場，這正合歐陽某心意。」

歐陽寒劍大概知道無勝望，所以先來一番自圓其說，免得打下去兩名弟子會焦頭爛額，到時就更加難以下台了。

龍生無悔聽了，不屑地輕聲道：「簡直厚顏無恥。」

歐陽寒劍只當聽不見，只一味裝出那副虛僞笑容。

燕獨風爲人寬宏大量，那會去理會歐陽寒劍是什麼德性，當下微笑道：「歐陽師父所言甚是。」

唐向東與戚人傑見師父一站出來，這一架便打不成了，心中有點不憤，二人向龍生無悔怒瞪一眼，唐向東輕聲不憤地向龍生無悔道：「今天算你走運。」說完退了下去，話中之意彷似說：若果不是我師父阻止我動手，準有你難受。

龍生無悔仰天一笑，道：「好臭的狗屁。」說完也退了下去。

唐、戚二人聽了，怒得臉容也扭曲了，手中緊握長劍，好似想動手一般。

龍生無悔見狀，對歐陽寒劍道：「你兩位高徒好似還想打下去，我反正有空，就比劃一下如何？」

燕獨風正想阻止龍生無悔說話，歐陽寒劍臉上堆滿虛僞笑容，對龍生無悔道：「燕大俠不是說過嗎，比試武藝點到即止，既然已比試過了，大家不分勝負，打下去結果還不是一樣，這樣沒有意思的事還繼續下去嗎？」

歐陽寒劍的所謂「不分勝負」，在場各武林人物一聽了，也感心中好笑。

龍生無悔毫不客氣，正式道：「你何不乾脆說認輸，卻在說這許多廢話？」

歐陽寒劍只一味在以假笑遮醜。

燕獨風向龍生無悔道：「大膽，對前輩說話怎地如此無禮？」

龍生無悔最是敬重師父，聽他一說，垂頭道：「是，師父。」

歐陽寒劍道：「年輕人就是喜歡開玩笑，歐陽某不會放在心上。」

燕獨風向眾人一拱手，朗聲道：「歐陽師父、各位武林朋友，燕某不送了，請回吧。」

眾武林人物向燕獨風辭別，接着紛紛離開，歐陽寒劍向燕獨風客氣一番，這才回轉身領着弟子下山，當他甫一回轉身之後，登時露出滿臉仇恨，彷似不會把事情就此罷休之態。

＊　＊　＊

九月初，已是深秋時節。

龍生無悔、燕無爭及燕七郎師兄弟三人在清早時份便拜別了師門，各自騎了馬及帶備隨身兵器上路了，三人此行乃是專程到揚州參加「統一盟」大會。

燕獨風身為「統一盟」盟主沈星雲的大師兄，雖然一早決定派龍生無悔等三人作代表，但思前想後，想着本應親身赴會，但有感月前發生歐陽寒劍率徒上獨秀山莊尋釁，雖然被打發了，但恐防歐陽寒劍不憤再度上門，若果自己不在莊上，那時將會不堪設想，所以最後還是派龍生無悔三人赴會，自己則留在莊上，以防歐陽寒劍再來惹事端。

＊　＊　＊

龍生無悔三師兄弟每天曉行夜宿，道上有說有笑，加上沿途風光如畫，倒不愁寂寞。

不一日傍晚，三人來到一個市鎮，龍生無悔深知遠行人「雞鳴早看天，未晚先投宿」之道，所以先在鎮上找了家客棧投宿。

師兄弟三人入了房，安頓好行裝之後，也感飢餓了，便到附近酒樓用晚膳。

三人在酒樓找了個座頭坐定，燕無爭不其然向另一邊望去，忽然有點驚奇的道：「大師兄，你看。」說着手指向前一指。

龍生無悔與燕七郎循他手指望去，只見另一邊的座頭坐了六個人，這六個人中，竟是歐陽寒劍、唐向東、戚人傑，另外三人都是約莫四十歲年紀，其中一人身材健碩，相貌雖不算兇惡，但卻不似善男信女，龍生無悔認得此人，他就是歐陽寒劍的大弟子，名叫做雷浿，另外二人龍生無悔均未見過，只見他們一個臉上有條長長疤痕，兩人同樣皆是皮色甚黑，形貌極兇惡，外形也甚粗野。

這六人正在據案大嚼，高談闊論。

龍生無悔也不是忌憚六人，只是不知他們何故會在遠離白雲城之地出現，更想不到會與他們巧合相遇。

師兄弟三人也不理會對方，當下向店小二點了菜，然後三師兄弟閒談起來。

這時三人忽聞對方的疤臉漢說道：「眞他媽的，一年這麼長，『統一盟』為什麼偏偏選在嚴寒天氣才選盟主，卻不怕害苦了赴會的人嗎？」

歐陽寒劍道：「司空兄有所不知了，當年『統一盟』成立之初，為了考驗各門派是否團結一致，所以故意選了嚴寒的月份選舉盟主大會，若果人人都不懼大風大雪從各地趕來赴會的話，那就更表示眾人一心了。」

三人聽了，龍生無悔輕聲道：「這歐陽寒劍莫非也是前赴揚州參與『統一盟』大會，也好似我們一樣，為了避開大風雪而提前上路？」

燕七郎道：「這人酷愛出風頭，『統一盟』大會這等大場面他怎會錯過，大師兄多半說得不錯。」

龍生無悔正想細心聽歐陽寒劍等人說話，此時門外又有四人走了進來，燕七郎首先見了，喜道：「大師兄，你看是誰來了？」

龍生無悔抬頭一看，只見月前在白雲城中街頭賣藝的李三夫婦，徒弟卓飛及女兒李若仙走了進來，龍生無悔道：「是李前輩他們？」

燕無爭未見過李三等人，微感奇怪，正想詢問來者是誰，李三等人已見了龍生無悔與燕七郎，一時微感詫異，李三隨即好像他鄉遇故知一樣，四人喜極向龍生無悔座頭走了過去。

龍生無悔三師兄弟連忙起身相迎。

李三一臉熱誠笑容，喜道：「龍少俠、燕少俠，原來是你們。」

龍生無悔同樣有着一份他鄉遇故知的心情，當下熱誠地向李三等人招呼行禮，再介紹燕無爭道：「這位是晚輩的二師弟，乃家師的獨生子，名叫無爭。」

李三道：「原來是燕大俠的公子。」目不轉睛的向他上下打量一番。

燕無爭為人斯文害羞，被看得有點不自然。

龍生無悔道：「李前輩、李伯母、卓大哥、李姑娘，相請不如偶遇，大家一起坐如何？」

李三打個哈哈道：「那我可不客氣了。」

當下，龍生無悔換了一張大枱共七人坐下，然後再向小二點了飯菜，便開始談天說地起來，李三對於當日龍生無悔相助之下籌了不少路費之事，說了不少感謝之言。

各人這樣一擾攘，登時引起了歐陽寒劍的注意。

歐陽寒劍料不到竟在這老遠之地與龍生無悔碰頭，想起當日在獨秀山莊被辱之事，頓時憤怒莫名，當下向同座的兩人說了龍生無悔侮辱師門之事，大弟子雷浿及兩大漢聽了，怒得雙眼彷要噴出火來一樣，那疤臉漢怒道：「好，待我領教一下燕獨風弟子的本事。」

疤臉漢手抓鬼頭刀，正想站起

身來，歐陽寒劍阻止道：「那叫李三的傢伙不知是什麼脚色，再等一會吧。」

龍生無悔已把歐陽寒劍等人的舉動看在眼裡，只是詐作看不見，對李三道：「李前輩，我們眞是有緣，竟在這裡碰頭。」

李三道：「自那天在白雲城外與龍少俠匆匆一會之後，老夫甚是惦掛龍少俠，卻想不到老天竟安排我們在這裡碰頭，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燕七郎插嘴道：「我們此行是去揚州的。」

李三喜道：「眞巧，我們也是去揚州的，那我們豈非一路上都可作伴了？」

龍生無悔也喜道：「是啊，這眞是再好也沒有了。」

李三道：「卻不知三位少俠到揚州所為何事？」

龍生無悔道：「是這樣的，晚輩三人是代表師門參加十二月的『統一盟』大會，由於嚴冬將至，所以提前上路吧了。」

李三道：「原來是這樣，老夫此行是到揚州探望一位故人。」

此時，小二已把飯菜陸續端了上來，眾人邊吃邊閒談，李三道：「燕大俠早已退出了江湖，若不是『統一盟』盟主是燕大俠師弟，相信也不會參與此等武林盛會吧。」

龍生無悔道：「這倒是事實，因為家師為人根本不喜出風頭。」

李三道：「燕大俠近況可好？」

龍生無悔道：「家師近況很好，十多年來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只專心授徒。」

李三眼光何等尖銳，其實早已看見唐向東與戚人傑，還看見他們個個一臉露出不憤之色，更看見他們在交頭接耳，好似在商量如何對付龍生無悔般，但這一切，李三都詐作看不見，更不放在心上。

李三夫婦對龍生無悔師兄弟三人好像有着一份親切感般，李三更好似對燕獨風甚感興趣一樣，不斷詢問燕獨風近況，龍生無悔也一一說了。

此時，一直害羞沉默的李若仙忽然開口道：「聽說燕大俠還有三名師弟，除了『刀捲殘雲』沈星雲大俠是當今『統一盟』盟主之外，還有『中原飛虎』李元虎，及『白衣游龍』曾傲龍都已退出了江湖，卻不知李大俠和曾大俠會不會在『統一盟』大會露面呢？」她彷似對這兩號人物充滿興趣一般。

這李若仙人如其名，端的是美若天仙，龍生無悔早就不斷向她的臉蛋兒偷望，今番聽她開口說話，聲音竟是那麼的甜美動人，龍生無悔聽了，心弦為之一震，幾乎忘了說話，稍一定神才道：「三位師叔之中，在下只是在五年前見過沈三師叔一面，至於李二師叔及曾四師叔，在下至今仍是緣慳一面，只是平日不時聽家師提及兩位師叔，家師言談中甚掛念兩位師叔，在下對兩位已退出江湖的師叔更是心儀已久，至於兩位師叔會不會在『統一盟』大會露面，這就難說得很。」

話分兩頭，歐陽寒劍三名弟子及那兩名大漢對龍生無悔越看越是氣憤，恨不得馬上就把龍生無悔置諸死地，歐陽寒劍道：「大家冷靜點，龍生無悔我自然不放在眼內，但若果殺了他，燕獨風追究起來，我們可應付不了，何況他是沈星雲的師侄。」

雷浿道：「師父說得是，就算要教訓這小子，也不能在這眾目睽睽之下動手。」

疤臉漢道：「說到底，歐陽師父和雷兄是怕了燕獨風和沈星雲了？難道你們忘了我們此行去揚州之目的？」

歐陽寒劍道：「我就是沒有忘記我們此行去揚州之目的，正因這樣，才避免節外生枝。」

疤臉漢道：「這小子如此當眾侮辱你師門，難道你就此罷休？」

歐陽寒劍道：「這個仇我怎會忘記，只要大事一了，整個江湖就是我們的天下，那時我們要怎樣就怎樣，我第一個要剷平的，就是獨秀山莊。」說得甚是惡毒。

疤臉漢道：「但我馬上就想領教一下燕獨風弟子的高招，我已忍不住了。」

雷浿也咬牙道：「不錯，今天無論如何要弄點顏色給這姓龍的小子看看。」

唐向東接口道：「大師兄說得對，今天若不教訓他一下，他還會把我們寒劍門放在眼內嗎？」

戚人傑瞪住不遠處的燕七郎，恨恨的道：「最好把燕七郎交給我折磨一下。」

歐陽寒劍等人說話音量不大，是生怕被旁人聽見，他們也以為說話只有自己六人聽見，卻不知說話內容全被李三聽得一清二楚。

李三把聽回來的向大家說了，龍生無悔聽罷，一副錯愕表情的呆望着李三。

李三見了他的表情，道：「你怕？」

龍生無悔一定神，道：「不，晚輩只是奇怪，他們離我們這麼遠，說話竟被你聽得如此清楚。」

李若仙嫣然一笑道：「我爹的耳朶本來就是這麼靈敏的。」

龍生無悔痴痴的望着李若仙，傻笑道：「是是是，靈敏極了。」

李若仙見了他的傻樣，忍不住低頭笑了起來。

（未完・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庵門掛破傘　促狹監視人

「秋水玉芙蓉，決雲斷彩虹，匣中轉紫電，入海斬蛟龍。」玉芙蓉是一柄舉世聞名的寶劍。

劍，當然不會是玉琢的，所以名之爲玉芙蓉，是因它冰刃耀雪，晶瑩如玉的緣故。

玉芙蓉是形意門累世相傳的傳門之寶。

形意門的祖師爺是岳武穆，據說宋室南渡，岳飛召集鄉曲子弟，研習拳棒，以禦金人，而圖進取，得武當形意拳而闡發之。

形意門就這樣在江南發軔，而成爲南方拳擊的鼻祖。

傳至現在，已經第二十代了，這第二十代掌門人姓蕭，名清宇，世居臨安玲瓏山南麓。

蕭清宇飽讀詩書，爲人謙和，看去恂恂儒雅，但在武林中，却聲名甚著。

形意門以練氣爲主，江湖上盛傳着形意門最厲害的一手功夫，叫做「七步掌」，能傷人於七步之內。

據說「七步掌」每代只傳一人，也就是說只有繼承掌門人的人，才有資格練習，但這也只是傳說而已，因江湖上誰也沒有人親眼看見過。

這是因爲形意門嚴禁門人弟子在江湖走動，也從不捲進江湖是非的漩渦中。

蕭清宇今年四十有五，膝下只有一個兒子，今年才十二歲。

門下也收了兩個弟子，大弟子徐志剛，二弟子于志成，都是故人之子，不過是中人之資。

這是四月初頭，乍暖乍寒的天氣。

午後，天空灑過陣雨，淡淡的陽光，又從雲層裏鑽出來了。

蕭清宇這時正站在書房前面寬敞的走廊上，右手拿着一根翡翠嘴的斑竹旱煙管，悠閑的望着花壇花架上一角斜陽，隨口吟道：「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

突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身後傳了過來。

蕭清宇連頭也沒有回，緩緩問道：「志成，有什麼事嗎？」

進來的正是他二弟子于志成，四方臉，貌相忠厚，二十三四歲年紀，穿着一件藍布長衫，身子挺紮實。

這時脚下一停，神色恭敬的躬着身道：「啓稟師父，外面來了一位姓申的客人，要見你老人家。」

蕭清宇緩緩轉過身來，問道：「你沒問他有什麼事嗎？」

于志成道：「回師父，是大師兄接待的，大師兄問過他，他只笑了笑，說是你老人家的同門，大師兄不敢怠慢，請他在客廳奉茶。」

蕭清宇心頭不禁泛起一絲陰影。

姓申的同門，那準是師兄申贊廷。

三十年前，被師父逐出門牆的師兄！

三十年了，自己從未聽到過這位師兄的下落，今天突然來訪，會有什麼事呢？

人畢竟是有感情，也是最懷舊的動物，雖然時光過了三十年，那時候他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大孩子，但他記得師兄和自己相處極爲融洽，也極爲愛護自己……

蕭清宇想到了昔年的情份，口中「啊」了一聲，手提旱煙管，急步往外行去。

轉過屏風，他已看到了首客位上坐着一個臉型瘦削，兩鬢花白，頦下留着一把疎朗朗蒼鬚的瘦高老人。

那不是師兄申贊廷還有誰來？

三十年前申贊廷是一個英俊挺拔的青年，經過三十年歲月的刻劃，他雖然蒼老了許多，但還可從他清瘦的貌相中看出當年的氣概！

蕭清宇急步迎了出去，雙手抱拳，一拱到地，說道：「師兄遠蒞，小弟迎迓來遲，還望師兄多多恕罪！」

申贊廷站了起來，雙目凝注着蕭清宇，呵呵笑道：「蕭掌門人居然還認得愚兄，倒是難得得很。」

蕭清宇抬抬手道：「師兄請坐。」

兩人分賓主落座。

大弟子徐志剛悄悄退下。

蕭清宇抬目道：「三十年不見，小弟時在念中，師兄倒是風采依然，並不見老，不知一向可好？」

申贊廷手拂蒼鬚，深沉一笑道：「老了，歲月不饒人，愚兄兩鬢已斑，鬚眉蒼蒼，唉，三十年來，一事無成，不提也罷，賢弟正當鼎盛之年，名滿江湖，看來神采奕奕，這些年自然春風得意了。」

蕭清宇拱手道：「小弟恪遵師訓，從不涉足江湖，除了閉戶讀書，很少外出，那裏談得到春風得意？」

「哈哈！」申贊廷大笑道：「但賢弟在武林中聲譽之隆，並不在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之下，愚兄當眞與有榮焉。」

蕭清宇欠身道：「這是師兄過獎，小弟何德何能，怎敢和慧通大師（少林）無爲道長（武當）相提並論？」

說到這裏，抬手道：「師兄請用茶。」

申贊廷取起茗碗，喝了一口，隨手放下，正容道：「賢弟不用自謙，形意門創立宗派，雖在少林、武當之後，但自宋迄今，在武林中一直和少林、武當鼎足而三，賢弟是形意門掌門人，豈可妄自菲薄？」

蕭清宇拱手道：「師兄教誨極是。」

申贊廷忽然神色一黯，輕輕嘆息一聲道：「愚兄慚愧，昔年被逐師門，賢弟情誼依然如昔，還口口聲聲叫我師兄，眞使愚兄深感愧怍。」

三十年前，申贊廷被逐出門牆之時，蕭清宇還只十五歲，當時並不知道申師兄究竟犯了什麼門規。

直到師父去世，師父沒有說，他也不敢問。

只聽師父說過：「申贊廷鷹視狼顧，言不及義，日後必入歧途，你不可和他接近。」

這句話，晃眼就是三十年了。

如今聽說師兄忽然提起舊事，一時無從回答，只好避重就輕的道：「事情已經過了三十年，師兄還提他則甚？」

「唉！這是愚兄終身一大憾事……」

申贊廷清瘦的臉上，隱有感容，目光落到師弟手中那根翡翠嘴斑竹旱煙管上，說道：「賢弟這支煙管，倒是不錯。」

蕭清宇忙道：「師兄可要來一筒嘗嘗？」

這正是轉移話題的好機會，當下就裝了一筒煙絲，雙手遞過，一面親自打着火絨，替他點火。

申贊廷接到手中，吸了兩口，笑道：「愚兄昔年練的是點穴鐝，但身邊長年帶着兵刃，總嫌小氣，也顯得扎眼，因此改用旱煙管，愚兄用的是一根烏木根，煙斗是用風磨銅所製，今天特來拜會賢弟，不便携帶，故而留在客店之中。」

蕭清宇道：「師兄這就不對了，別說咱們師兄弟昔年情如手足，一別又是三十年不見，就算是普通朋友，到了臨安，也該住到小弟寒莊裏來，何用去住客店，師兄落脚何處？小弟立時命人去把行裝取來。」

申贊廷臉上微有感動之色，重重的吸了口煙，才道：「不忙，不忙，自家兄弟，不用客氣，不瞞賢弟說，愚兄此來，正有一件正經事兒，要和賢弟商量。」

蕭清宇心中不禁一動，欠身道：「師兄有何吩咐，但請直說。」

申贊廷道：「事情是這樣，愚兄和幾位好友，應總會主之邀，籌組十二宮，爲武林同道伸張正義，這十二宮，各設一位宮主，遴聘江湖上久孚衆望的各大門派掌門人出任，愚兄已向總會主推荐賢弟出掌天秤宮，愚兄已把聘書帶來，請賢弟過目。」

說着，伸手從大袖中取出一個梅紅封柬，雙手遞了過來。

「總會主」，他沒說總會主是誰？

「十二宮」，這名稱也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蕭清宇想着先師的話，心中暗暗歎息一聲：「看來師兄果然已經入了歧途。」

但他畢竟是自己的師兄，不好明言相勸，只得淡淡一笑，拱手道：「師兄盛情推荐，小弟極爲感激，只是本門和其他門派不同，歷代師祖，立有嚴訓，不准本門弟子涉足江湖，還請師兄代小弟覆上總會主，這份聘書，小弟不敢拜受。」

他也沒問總會主是誰。

申贊廷臉色微微一變，接着誠摯的道：「老會主對賢弟十分器重，才畀以天秤宮宮主，再說，目前江湖上，亂象已萌，任何一個門派，誰也無法固步自封，閉關自守，古人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十二宮創立的宗旨，是替天行道，爲天下武林謀福祉，以愚兄和賢弟的交情，決不會使賢弟吃虧上當。」

蕭清宇道：「師兄是知道本門規矩的，小弟濫竽充數，但既掌本門門戶，就得恪遵本門門規，此事實在難以遵命，還望師兄原諒，替小弟婉謝了。」

「唉！」申贊廷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臉上不期微現惋惜之容，口中輕歎一聲，把那份聘書收了回去，點點頭道：「愚兄早就知道賢弟恪守師訓，不肯作出岫之雲，人各有志，愚兄也不好相强……」

說到這裏，抽了一口煙，然後用左手抹了抹翡翠煙嘴上的口水，把旱煙管遞給蕭清宇，說道：「賢弟請自己用吧！」

蕭清宇接過煙管，隨手裝了一筒煙，打着火絨，吸了一口，抬頭道：「師兄多多原諒。」

「沒關係。」申贊廷取起茶碗，喝着茶，深沉一笑，又道：「愚兄來的時候，會主夫人也交代了一件事，要愚兄跟賢弟打個商量。」

「又有一件事？」蕭清宇道：「師兄請說，只要小弟辦得到的，無不遵命。」

這話已經留了退步。

申贊廷自然聽得出來，朝他陰笑了笑道：「說起會主夫人，賢弟大概也聽人說過，她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芙蓉妃子水芙蓉。」

蕭清宇聽得暗暗皺了下眉，忖道：「師兄果然身入歧途，陷溺已深，竟然和黑道妖邪爲伍！」

芙蓉妃子水芙蓉，名列江湖十三妖，他自然聽人說過。

申贊廷看他沒有作聲，續道：「會主夫人聽說形意門有一柄寶劍，名爲玉芙蓉，和她名字甚爲巧合，因此托愚兄順便向賢弟情商，如能割愛，會主夫人願以珍藏的一顆驪龍珠作爲交換，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蕭清宇心頭不禁深感不快。

申贊廷雖是形意門的逐徒，但他應該知道玉芙蓉劍是本門鎮山之寶，相傳已歷五代，他不應該說出這樣的話來。

但申贊廷究是他師兄，不好發作，這就欠身一禮道：「師兄知道，此劍歸本門所有，已歷五代，乃是本門鎮山之物，小弟不才，不敢妄貪奇珍，恕小弟違命之罪。」

申贊廷大笑而起，點頭道：「好，好，賢弟不肯答應，那就算了，愚兄這就告辭。」

蕭清宇心中雖是不快，但也覺得師兄弟三十年不見，兩件事，都被自己一口拒絕，感到歉疚，慌忙跟着站起，說道：「師兄怎不盤桓幾日？」

申贊廷已經走出三步，回頭陰森一笑道：「不用了，愚兄奉命而來，還得回去覆命。」

舉步往外行去。

蕭清宇一直送出大門，目送申贊廷遠去，心中甚是氣憤，不覺舉起煙管，重重吸了兩口，藉舒胸口悶氣。

那知就在第二口煙上，突覺喉頭一嗆，頭腦立時感到一陣昏眩，心中覺得不對，這分明是師兄遞還煙管之時，在煙嘴上抹了劇毒，自己一時不察，上了惡當！

心念轉動，正待轉身，只覺全身迅速起了痲木，連想張口說話都來不及，兩眼一黑，砰然往地上倒了下去。

當天晚上，玲瓏山麓的蕭家莊，突然起了一場大火。

火光燭天中，有人看到不少幢幢人影，出現在火場四週，也到處發生激戰，閃起刀光劍影。

附近居民趕去救火，都在半路上，被兩個手執鋼刀的黑衣蒙面漢子攔了回去。

於是這一場大火，就這樣燃燒了一個晚上，蕭家莊一片房舍，也變成了一片瓦礫。

蕭家的人呢？

是生？

是死？

也沒有人能說得出來。

當地居民只當蕭家莊是被强盜縱了火，江湖上却盛傳着蕭掌門人一家，是被仇家殺害縱火的。

這是一個疑案。

八年了，人們隨着歲月的逝去，對蕭家莊這場大火，早就淡忘久矣。

就是在江湖上，和蕭掌門人相

識的人，雖覺事出離奇，也大都隨着時間漸漸冲淡下來。

八年不算太長，也不算短了，時間縱然可以冲淡人們的記憶，但事實畢竟還是存在着，並不會因時間的遷延而消失的。

*　*　*

曹娥是沿曹娥江邊上的一個小鎮。

曹娥江因孝女曹娥而得名。

曹娥是東漢時人，父溺斃江中，不得屍，娥時年十四，晝夜沿江號哭，至七日，投江殉父，五日，抱父屍出，元嘉時，縣令度尚爲之立碑，潁川邯鄲淳爲作誄辭，即今所傳之曹娥碑文也。

後人把這條江，叫做曹娥江，鎮也叫做曹娥鎮，鄉人爲了紀念這位孝女，還建了一座孝女庵，曹娥的墳就在庵的後進。

曹娥鎮只是一個小地方，平日往來的旅客並不多。

鎮東渡口，有一家小酒店，掌櫃的韓老頭，一張臉黑黑的，人倒挺和氣，看到人，不論生張熟魏，總是彎腰打拱，笑臉迎人。

酒店裏除了韓老頭，還有一個學徒，叫做阿發。

阿發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瘦小精幹，小酒店裏的跑堂、打雜，就由他一手包辦。

其實這家小酒店生意並不忙，除了五月廟會期間比較熱鬧，平日裏，一天只做上幾錢碎銀子，只夠兩人度日。

韓老頭整日閒着沒事做，就在靠壁間的一張方桌上玩天九牌「打五關」。

今天也不例外，韓老頭依然獨個兒在抹着骨牌。

下午是酒店最空閒的時光，阿發閒着無聊，倚着門口一棵老樹打盹。

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

長街上當眞靜悄悄的，很少有行人往來。

不！這時正有三個人大步朝鎮上走來。

韓老頭的小酒店，就在長街頭上，從百官(地名)來的人，進入曹娥鎮，就得經過酒店門口。

小酒店眞可說佔了地理之先。

如今這三個人已經走近，他們的脚步正在向店門走來。

倚在樹身上打盹的阿發忽然睜開眼來，連忙哈着腰陪笑道：「三位客官請裏面坐。」

這三人身上都穿着青布長衫，臉上都冷漠得沒有一絲笑容，更沒有正眼去看阿發，一聲不響，大模大樣的朝裏走去。

阿發在這裏當了幾年跑堂，經驗告訴他，這三個人決不是好說話的，他趕忙搶在前面領路，走到中間一張桌子，拉開板櫈，陪笑道：「客官請坐。」

三個青衣漢子依然沒有作聲，各據一位，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阿發抹過桌子，倒了三盅茶送上，隨手放好杯筷，伺候着道：「三位客官要些什麼？」

坐在左首的蟹臉漢子喝了一口茶，抬起頭，從他口中冷冷的迸出兩個字：「花雕。」

右首刀疤臉漢子揮揮手道：「滷菜。」

阿發連聲應「是」，偷偷的看了坐在中間的那個瘦削臉漢子一眼，慌忙退了下去。

韓老頭店裏來了客人，早就放下骨牌，起身到後面燙酒去了。

這三個青衣漢子看來和一般酒客，果然有着顯著的不同！

一般酒客，上酒館喝酒，除非是一個人，若是兩個人以上，這一坐下，多少總會天南地北的聊起來，但這三人神情冷漠得簡直如陌路人。

不多一會，阿發端着兩盤滷菜送上。

韓老頭跟着屁股把燙好的一壺花雕送了上來，陪笑道：「客官嚐嚐，小店這酒，是紹興莊家大房的正庄……」

左首蟹臉漢子迅快一手接過，冷聲道：「這裏沒你的事了。」

韓老頭雖然有些土頭土腦，至少他閱歷多了，什麼樣的客人都見識過，人家嫌他嚕嗦，他總聽得出來，連連陪笑應「是！」正待退下。

坐在中間的瘦削臉漢子忽然低沉的道：「慢點！」

韓老頭連忙打着躬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瘦削臉漢子目光一抬，冷冷的盯着韓老頭，問道：「你是這裏的掌櫃？」

他目光如刀，韓老頭幾乎打了個冷噤，滿臉堆笑道：「是，是，小老兒小本生意，掌櫃這稱呼可當不起。」

瘦削臉漢子又道：「你姓什麼？」

韓老頭道：「小姓韓，街坊上，大家都叫小老兒老韓……」

瘦削臉漢子又道：「你這家酒店，開了多少年了？」

他似乎對韓老頭頗感興趣，居然有一搭，沒一搭的攀談起來。

這情形，看得坐在他左邊的蟹臉漢子和右邊的刀疤漢子，都不期有些奇怪。

韓老頭乾咳一聲，陪笑道：「多年了，小老兒開這家小酒店的時候，老伴還沒過世，如今老伴去了已經整整十三個年頭，唉，算起來，也有十七八年了，如今生意不

好做。」

瘦削臉漢子哼了一聲，又道：「那你對鎮上一定很熟？」

韓老頭站在一旁，笑道：「這還用說，別說咱們這裏是個小鎮，就是附近鄉下，經常到鎮上來的人，小老兒也閉着眼睛都能叫得出來。」

「好！」瘦削臉漢子道：「我問你，你們這裏可有一個孝女庵？」

聽到「孝女庵」這三個字，韓老頭心頭不由暗暗一震，但他臉上却是絲毫不露，陪笑道：「有，有，孝女庵就在小鎮西首，每年到了五月裏，那可熱鬧……」

瘦削臉漢子沒待他說下去，截着問道：「庵裏有些什麼人？」

韓老頭道：「庵裏住持，是了塵老師太，今年已經八十多了！」

瘦削臉漢子冷聲道：「我問你孝女庵有幾個人？」

韓老頭道：「三個。」

瘦削臉漢子道：「除了老尼姑，還有兩個是什麼人？」

韓老頭道：「一個是老師太的徒弟，大家都叫她小當家，法名叫做……叫做……」

瘦削臉漢子道：「還有呢？」

韓老頭道：「還有就是一個雙目已瞎的佛婆。」

瘦削臉漢子似是對雙目已瞎的佛婆十分注意，問道：「這瞎眼佛婆有多大年紀了？」

韓老頭道：「看去只怕已經六十出頭了。」

瘦削臉漢子冷冷的哼了一聲，接着問道：「你可知道那瞎眼佛婆姓什麼？」

韓老頭道：「大家都叫她胡婆子，那是姓胡了。」

瘦削臉漢子又是一聲冷哼，問道：「你開了十幾年酒店，總該記得瞎眼佛婆到孝女庵來，已經有幾年了？」

「這個……」韓老頭偏着頭，想了想才道：「小老兒只知道胡婆子是柯橋人，和媳婦合不來，才到孝女庵來的，唔，這句話，少說也有十二三年了。」

瘦削臉漢子濃哼道：「她到孝女庵，不過八年吧？」

韓老頭道：「不，有十二三年了，小老兒還記得，胡婆子到孝女庵來的那年，還沒小孫子，今年年初，她兒子還帶着小孫子來看她，那小孫子也快十一二歲了。」

瘦削臉漢子砰的一掌，拍在酒杯上，一隻白瓷小酒杯沒有破，却整隻嵌入了桌面，他臉露獰笑，嘿然道：「掌櫃的，你說的只怕不是實話吧？」

韓老頭嚇白了臉，打了個哆嗦，臉上肌肉還在扭曲，但他拚命的擠着笑臉，陪笑道：「小老兒說

的句句是實，不信，客官叫阿發來問，胡婆子的小孫子今年沒有十二歲，也有十一歲。」

瘦削臉漢子冷笑道：「她倒掩飾得好！」

說到這裏，突然左手一翻，袖底露出用白線綉着的七顆寒星，冷冷說道：「韓老頭，你看清了，今天本座問你的話，如果有半句洩露出去，你就別想活到天亮，知道麼？」

韓老頭不住的點頭，說道：「小老兒知道，小老兒絕對不敢吐露隻字。」

瘦削臉漢子揮手道：「你下去。」

韓老頭額頭上已經綻出汗水，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三個漢子現在開始喝酒了，但他們之間，還是誰也沒和誰說話。

時間逐漸接近黃昏，店門口又走進來一個人。

那是一個貌相斯文的藍衫少年，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配着他白晰的皮膚，使人覺得他有書卷氣，只是稍嫌瘦弱了一些。

但你別看他文弱，隨身除了一個包袱之外，還有一個兩尺多長的劍囊，露出雪白的劍穗，那準是一柄短劍無疑。

他居然還是個會家子！

這也並不足奇，從前的讀書人，是把讀書和學劍視爲是二而一的事，孔老夫子身上不也佩着一柄長劍麼？

藍布衫少年剛跨進門，就在靠門口一張方桌上，放下包袱、劍囊，在長板櫈上坐了下來。

阿發早已倒了一盅茶，放到他面前，然後問道：「相公要些什麼？」

藍衫少年抬頭道：「你給我來一碗肉絲麵。」

當他經過三個青衣漢子的桌子，蟹臉漢子森冷的叫道：「伙計。」

阿發趕緊站住，躬躬身道：「客官有什麼事？」

蟹臉漢子道：「給我們也來三碗麵。」

阿發問道：「不知客官……」

蟹臉漢子兩眼一瞪，哼道：「肉絲麵。」

阿發被他瞪得心頭發毛，連聲應是，三脚兩步的朝後面奔去。

藍衫少年開始發現店裏坐着的這三個青衣漢子有些怪！

三個人雖在喝酒吃菜，但却似三具木偶，冷冰冰的，不像朋友，也不似主僕。他們如果互不相識，就不會坐在一起喝酒，既然坐在一起，怎會一句話也不說？

他望着他們，不覺多看了他們一眼。

刀疤漢子正好坐在藍衫少年的對面，雖然還隔着一張桌子，藍衫少年在打量他們，他自然很快就發覺了，右頰那道刀疤微微的跳動了一下，帶着不友善的眼光，直向藍衫少年投來。

幸好韓老頭端着一碗熱騰騰的湯麵，從裏面急步走出，送到藍衫少年面前，含笑道：「相公，麵來了。」

他背着身子，擋住了刀疤漢子的視線，壓住聲音說道：「相公是出門人，別去招惹他們。」

藍衫少年聽得不由一愣，暗道：「自己幾時招惹了他們？」心中想着，不覺抬頭望去。

韓老頭朝他笑笑，轉身就走。

阿發也在此時把三碗肉絲麵送到三個青衣漢子面前，陪着笑道：「三位客官請用麵。」

經過這一打岔，總算把事情岔了開去。

韓老頭不禁暗暗替藍衫少年捏了一把冷汗。

三人麵吃得很快，希裏呼嚕的幾下，就把一大碗麵連湯吞下肚去。

中間的瘦削臉漢子放下筷兒，就筆直站了起來。他一站起，蟹臉漢子和疤臉漢子也迅快的跟着站起。

瘦削臉漢子一聲不作，轉身往外就走。蟹臉漢子慌忙掏出一錠碎銀子，朝桌上一放，跟着瘦削臉漢子身後就走，刀疤臉漢子落後一步，跟在蟹臉漢子的身後。

這三人不但穿着一色的衣衫，一樣的冷漠，甚至連步伐都是一致的。

不，後面兩人，只是跟着瘦削臉漢子的脚步，亦步亦趨。

韓老頭三脚兩步的追了出去，叫道：「客官還沒找錢呢！」

三個青衣漢子恍如不聞，轉眼之間，已經走出老遠。

韓老頭搖着頭，回進店門。

藍衫少年抬頭叫道：「掌櫃的。」

韓老頭急忙趨了過去，含笑道：「相公有什麼事？」

藍衫少年道：「方才那三個人，掌櫃認識他們？」

韓老頭道：「小老兒不認識。」他接着又補充道：「小老兒看他們不是善類，怕相公招惹了他們，才暗地裏知會相公的。」

藍衫少年淡淡一笑道：「多謝掌櫃關照。」

韓老頭笑道：「相公不用客氣，出門嘛，多一事，總不如少一事。」

藍衫少年道：「掌櫃，在下想請教一聲。」

韓老頭慌忙欠身道：「請教不

敢，相公要問什麼請說。」

藍衫少年道：「這鎭上可有一座孝女庵？」

他也問孝女庵！

韓老頭心中暗暗感到奇怪，含笑道：「有，有，原來相公是還願來的？曹娥娘娘可眞靈驗，有求必應，每年一到五月還願的人可多着呢，咱們這小鎭上，整整要熱鬧一個月。」

藍衫少年笑了笑道：「不是，在下小時候就聽說過孝女曹娥的故事，如今路過曹娥鎭，正好前去瞻仰瞻仰。」

「哦！哦！」

韓老頭連哦了兩聲，帶笑道：「原來如此，孝女庵就在鎭西頭，只是現在天快黑了，庵門已關，相公要去瞻拜，只怕要明天早上去了。」

藍衫少年站起身，摸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取起包裹、劍囊，含笑道：「多謝掌櫃。」

韓老頭接過銀子，說道：「相公稍待，小老兒找錢。」

藍衫少年道：「掌櫃不用找了。」

舉步跨出店門，朝長街上走去。

阿發望着藍衫少年後影，低聲說道：「奇怪，這四個人，不像一路的，怎麼都是打聽着孝女庵？」

韓老頭道：「阿發，咱們該收攤了，你去上排門吧！」

阿發楞道：「天還沒黑，這麼早就上排門？」

韓老頭道：「天快黑了，你留在這裏，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阿發低聲問道：「師傅也要到孝女庵去麼？」

＊　＊　＊

現在天色已經全黑，夜幕籠罩的孝女庵，修竹千竿，景物分外清幽。

孝女庵一共有三進殿宇，此時全已熄了燈火。

夜色迷離之中，庵前一條青石板的路上，正有三條人影疾快的朝孝女庵走來。

這三人走得雖然極快，但一個跟一個走着直線，依然保持了整齊而一致的步伐。

這三人正是黃昏前在小酒店喝酒的青衣漢子，現在，他們已經踏上庵前的石砌平台。

走在最前面的瘦削臉漢子忽然腳下一停，口中也同時發出一聲輕咦，兩道目光一霎不霎的盯注在庵門之上。

庵門當然關着，這有什麼值得他如此驚詫的呢？

原來庵門上掛着一把破雨傘，瘦削臉漢子驚異的目光，就盯在這柄雨傘之上。

過了半晌，瘦削臉漢子才緩緩的吁了口氣，回頭叫道：「朱彪。」

他身後的蟹臉漢子趕緊立直身子，應道：「屬下在。」

瘦削臉漢子道：「過去仔細瞧瞧那柄雨傘。」

蟹臉漢子應了聲「是」，越過瘦削臉漢子，筆直朝廟門走去。

瘦削臉漢子道：「你數數這柄雨傘中有幾根鐵骨？」

蟹臉漢子心中暗暗奇怪，但口中還是應了聲是，正待伸手去拿取雨傘。

「別動它。」瘦削臉漢子突然沉喝一聲，接着道：「本座叫你數雨傘鐵骨，你只要數清楚就是了。」

蟹臉漢子伸出的手立時縮了回來，心頭越發覺得奇怪。

黑夜裏，視線模糊，又不能把破雨傘取下來，要數清楚傘上鐵骨，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凝足目力，仔細數了一陣，才道：「回副座，鐵骨一共有三十五根。」

「三十五根！」被稱爲「副座」的瘦削臉漢子急急說道：「你再看看，雨傘頭上，可是有一個核桃大的鐵葫蘆？」

雨傘倒掛在門環上，蟹臉漢子彎下腰，只看了一眼，就道：「是啊，雨傘頭上，正有一個核桃大的鐵葫蘆。」

瘦削臉漢子神態凝重低聲喝道：「你快回來。」

蟹臉漢子看他神色嚴重，甚至近於惶急，這和他平日冷漠自傲的情態，大異其趣，一時不敢怠慢，立即回到他身側，低聲問道：「副座，這柄雨傘……」

瘦削臉漢子沒待他說下去，一擺手，示意他退下，然後朝那破雨傘拱拱手道：「在下袁坤山，奉命趕來曹娥，偵查一件舊案，不想遇到前輩在此，能否請前輩現身一見，在下當面奉陳。」

他居然對一柄破雨傘執禮甚恭。

這使身後兩個漢子看得愕然不解。

破雨傘當然不會說話，因此儘管他打拱作揖，並沒有人回答。

瘦削臉漢子等了一會，依然沒人說話，又拱拱手道：「在下和前輩素昧平生，但敝宮李宮主，前輩也許認識，務請現身一見，在下也有一件信物，奉呈前輩過目。」

空山寂寂，依然不見半點動靜。

瘦削臉漢子兩番說話，沒有得到半點回音，但他還是凝立如故，似乎有些趦趄不前。

蟹臉漢子看他對這柄破雨傘如此忌憚，心頭更覺不解，忍不住低聲問道：「副座，這柄雨傘，究竟

是什麼人的？」

瘦削臉漢子遲疑了下，才道：「你們總聽說過昔年名震江湖的鐵傘天王吧？」

蟹臉漢子嚇了一跳道：「鐵傘天王！他不早就死了麼？怎麼還在人世？」

不錯，鐵傘天王百里雨，早在十幾年前，江湖上就盛傳他已經故世了。

瘦削臉漢子陰森一笑道：「但這柄鐵骨雨傘，明明是他之物。」

刀疤臉漢子道：「副座，會不會有人冒他的名？」

瘦削臉漢子微微搖頭道：「不可能，這是鐵傘天王的鐵傘，決不會假，因爲這柄傘是他成名兵器，終年不離，傘頂上那個小葫蘆，據說是用寒鐵製成，專破各種橫練功夫，三十六根傘骨，專破各種細小暗器……」

蟹臉漢子接口道：「但它只有三十五根。」

「不錯！」

瘦削臉漢子道：「其中一根鐵骨，據說是被錢神路五爺的一枚金錢鏢削斷的，路五爺以一手劉海洒金錢馳譽武林，三十六枚金錢鏢中，只有一枚是他三代祖傳用鋼母所製，所以能削任何兵刃，鐵傘天王破去了他的劉海洒金錢，不但折斷一支傘骨，還削斷了他右手小半節小指，這是他唯一失手的一次，但路五爺還是被他鐵傘廢去了一身武功，因此這柄鐵傘就少了一根傘骨。」

他因兩次卑詞說話，都沒有人回答，因此故意使用激將之法。

江湖上人最不願人提起的，就是失敗的往事。

鐵傘天王一生唯一的一次失手，就是被錢神路五爺削斷小指，這段往事，他說的雖然不着激將痕迹，但若是鐵傘天王就在附近，聽了一定會忍不住。

他身邊有宮主交付的符信，只要見了面，諒對方也不致難爲自己。

果然，就在他話聲甫落，只聽身後有人「哦」了一聲，陪笑道：「原來是三位客官也在這裏，庵門早就關了，三位要去瞻拜曹娥娘娘，那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會開呢！」

這聲音極熟！

瘦削臉漢子迅即轉過身去，當他看清來人，不覺微微一怔，沉哼一聲道：「是你？」

那正是小酒店的掌櫃韓老頭，這時躬着身陪笑道：「是，是，正是小老兒。」

蟹臉漢子喝道：「你是做什麼來的？」

韓老頭依然陪着笑道：「小老兒是拿東西來的，今天早晨，庵裏的小當家上街買香燭，正好遇上一陣雨，小老兒借了她一把傘，當時小店裡正忙着，抽不出時間來拿，若是等小店打了烊，庵門也就關了，小老兒就叫小當家把雨傘掛在庵門上就好，小老兒隨時都可來拿，反正是一柄破雨傘，別人也不會拿走的。」

瘦削臉漢子神情猛然一震，問道：「這雨傘是你的？」

韓老頭笑了笑道：「不，這是多年前有一位喝酒的老客官留在小店裏的，他身邊沒帶酒錢，小老兒說不要緊的，他却硬要把雨傘留下來，還說這柄雨傘雖然破舊，但却有一個好處，就是能鎭邪，魍魎鬼魅看到了它，會望風却步，小老兒可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只是他一直沒有來拿。」

瘦削臉漢子目中隱泛冷芒，問道：「有多少年了？」

韓老頭搔搔頭皮，說道：「啊，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瘦削臉漢子目注韓老頭，倏地跨上一步，冷嘿道：「是不是你來掛在庵門上的？」

他雙手雖然仍在袖中，却已暗暗蓄勢待發。

「啊……啊……」

韓老頭後退一步，連連搖手道：「不……不是小老兒來掛的。」

他顯然有些心虛，才會這般張惶失措。

瘦削臉漢子又跟上一步，冷森的道：「你以爲掛上一柄雨傘，就能唬得住我袁某人了？」

韓老頭看他逼來，又後退一步，陪着笑道：「客官這是誤會，小老兒何用唬你？」

瘦削臉漢子臉上神色更冷厲，沉喝道：「說，那麼是誰叫你來掛的？」

韓老頭情急的道：「眞的沒有人……」

瘦削臉漢子冷嘿道：「你不肯實話實說，本座會叫你說的。」緊接着低沉的喝道：「把他拿下了。」

他喝聲甫出，蟹臉漢子和刀疤臉漢子同時閃身而出，如狼似虎，一下欺到韓老頭身邊，一左一右挾住韓老頭的臂膀。

韓老頭掙扎着道：「你……你們這是幹什麼？」

蟹臉漢子左手抓着韓老頭胳膊，陰聲道：「老小子，你給我安靜些！」

右手一拳，送到他右腰軟脅。

刀疤臉漢子站在他左首，更不打話，右手一掌，朝他背脊切落。

這兩人同樣心狠手辣，對付一個糟老頭，居然用上了八成力道。

但聽「噗」「噗」兩聲，這一拳、一掌，韓老頭沒法躲閃，自然挨個

正着！

韓老頭口中「啊」了一聲，叫道：「你們作與打人？」

兩人這一拳、一掌打在韓老頭身上，就像打在堅實的大石上一般，手骨幾乎碎裂，直痛得他們連身子都跳了起來，口中同時迸出「啊唷」一聲，左手握住右手，雙雙躍退開去。

瘦削臉漢子目中冷芒飛閃，問道：「你們怎麼了？」

蟹臉漢子一張青蟹臉此時已經脹得通紅，哭喪着臉道：「回副座，這老小子有橫練功夫。」

瘦削臉漢子舉步朝韓老頭走去，冷嘿一聲道：「看不出你倒有一手。」

韓老頭道：「客官，你總看到了，他們出手打人，小老兒可沒動手。」

瘦削臉漢子冷森的道：「朋友身手不凡，用不着再藏頭露尾，七星會對道上朋友，從不含糊，朋友似乎該亮個萬兒吧？」

韓老頭笑嘻嘻的道：「小老兒是誰？客官不是早就知道了麼？」

瘦削臉漢子心頭微微一動，目注韓老頭，急切的問道：「你到底是誰？」

韓老頭聳聳肩，依然陪着笑道：「小老兒有個記號，客官一看就知道了。」

他說話之時，已經湊了上去，右手一伸，朝瘦削臉漢子面前送了過去。

時雖黑夜，但瘦削臉漢子一身功夫，造詣極深，雙目炯炯如電，自然看得淸楚，韓老頭伸出的右手，小指赫然少了小半截！

這下，直看得瘦削臉漢子心頭猛震，臉色煞白，吃驚的道：「你……」

韓老頭笑了笑，攔着他話頭，說道：「客官知道就好。」

他不待瘦削臉漢子開口，接着笑嘻嘻的望着他，又道：「客官既然知道了小老兒是誰，我想客官也應該知道該怎麼辦吧？」

瘦削臉漢子臉上有了汗水，抱拳道：「在下袁坤山，方才不知道前輩遊戲風塵，息影於此，多有冒犯，在下是奉敝會李宮主之命而來，李宮主臨行，曾交與在下一件信物，希望江湖同道，武林前輩，多多賜助。」

說着，已從懷中摸出一塊鑄着盤龍的鐵牌，雙手遞了過去。

「不客氣！不客氣！」韓老頭雙手連搖，說道：「小老兒不認識你們李宮主，小老兒也從來沒有姓李的朋友。」

說到這裏，定睛瞧着瘦削臉漢子，問道：「客官叫袁坤山，又帶點山西口音，莫非就是當年黑道中名震一時的絕戶刀袁秀夫的後人麼？」

他雖然口氣托大，袁坤山雖然內心甚是惱怒，但依然忍着氣，恭聲道：「前輩說的正是先父。」

韓老頭忽然仰天縱聲大笑，點頭道：「絕戶刀，現在當眞要絕戶了。」

袁坤山身爲七星會巨蟹宮副宮主，七星會近十年來，網羅江湖高手，聲勢盛極一時，氣焰極爲囂張。

他也只是以前聽說過鐵傘天王百里雨的名頭，才忍着一口氣，如今聽對方出言不遜，不覺再也忍耐不住，臉色一寒，怒聲道：「你說什麼？」

韓老頭笑了笑道：「這話你還不懂？小老兒隱姓埋名，就是不願人知，如今你知道了，還會不說出去麼？」

這話，袁坤山焉會不懂？對方分明是想殺人滅口。

袁坤山目中冷芒一閃，沉哼道：「你待怎的？」

韓老頭聳着肩，笑道：「你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袁坤山聽得更冷，厲聲道：「百里雨，在下只是不願得罪江湖前輩，可不是怕事的人。」

韓老頭笑着點點頭道：「這才像話，一個人總要自己有兩手才行，別仗着一羣烏合之衆的名頭，就可橫行江湖。」

袁坤山在小酒店裏，曾向他露過袖角上的七顆寒星，這話當然說得尖刻得很。

袁坤山臉色十分難看，其寒如冰，冷哼一聲道：「閣下以爲七星會的人，都是徒有虛名之輩，那就太小覷七星會了，閣下如果有意賜教，在下不才，自當奉陪。」

韓老頭看着他，突然仰天大笑，聲若裂帛！

袁坤山聽他笑聲蒼勁，不覺後退一步，運起全力，一件青布長衫，下襬無風自動！右手一抖，鬆開了束在他腰間的一條闊帶，刷的一聲，從布帶中抽出一柄狹長緬刀。刀光如雪，映月生輝，刀上就像蒙上了一層濃重的森森殺氣！

韓老頭目光一注，讚道：「好刀，只不知你刀上造詣，練到了絕戶刀幾成功力？」

袁坤山果然不愧是絕戶刀的後人，一刀在手，臉上神情就更顯得冷肅，橫刀當胸，凜然道：「你去把破雨傘取下來。」

韓老頭依然笑嘻嘻的道：「小老兒已有十多年沒用傘了，再大的雨，也淋不到小老兒的頭上，客官這柄刀，雖是緬鐵好刀，但在你客官手上，只能割割鷄……」

袁坤山幾乎被他氣破了心肺，

口中冷喝一聲：「好！」

「好」字出口，人隨聲發，左手橫掌按在刀背尖端，向前推出。

他這一步足足跨出五尺有奇，一片刀光橫及數尺，宛如匹練迸發，森寒刀風，先刀而至，當眞有先聲奪人的氣概。

韓老頭縮着頭道：「絕戶當門，絕子絕孫。」

「絕戶當門」，正是「絕戶刀法」的第一招。

他口中念念有詞，身形忽然一旋，轉到了袁坤山的側面，右手一伸，竟然硬向刀上抓來。

他這身形一轉，已然避開了正面刀鋒，却伸手硬拿緬刀，看樣子他手竟似不怕鋒刄。

袁坤山看得大吃一驚，急忙收刀斜退了半步。

韓老頭嘻嘻一笑道：「別怕，小老兒的手掌，也是肉做的，小老兒只是試試你的膽識罷了！」

他說來稀鬆，但聽到袁坤山的耳中，就變得尖刻鋒利。

袁坤山目光如刀刃一樣鋭利，幾乎要噴出火來，口中大喝一聲，右足倏進，緬刀揮處，像閃電般劈出。

這回他滿腔怒火，全放在刀上發洩，雙足交換，身形倏左倏右，一口氣劈出了七刀。七刀幾乎連成一氣，幻化出重重刀影，當眞奇招迭出，凌厲到了極致！

袁坤山能當上七星會副宮主，確也有他的絕活！

自古以來，官場中有倖進之士，江湖上就很少有浪得虛名之輩。

韓老頭畢竟是一雙肉掌，不敢和吹毛立斷的緬刀硬接，他一直縮着頭，弓着背，在對方刀光中鑽來鑽去，乘隙進招，專找袁坤山要害大穴，但他也只是指指點點的，事實上他是在閃避着刀鋒，無法下手。

眨眼工夫，雙方已經互拆了七招，袁坤山連劈了七刀，依然連對方一點衣角都沒有沾到，韓老頭同樣也沒有得手，可說各無破綻。

兩條人影，各自錯開數步。

袁坤山冷森的看了他一眼，一聲不作，又揮刀攻了上去。

這次他已經試出昔年威震江湖的鐵傘天王百里雨，雖然功力深厚，但對方徒手和自己搏鬥，也不見得比自己高明多少。

當然，如論徒手相搏，自己決非他的對手，此刻手上有一柄鋒利緬刀，就足可和他扯平。

這一來，他不由的膽氣陡壯，把一柄狹長緬刀，使得變幻無方，但見寒光繚繞，刀風飛旋，奇詭惡毒的招數，源源出手。

「絕戶刀法」，名之爲絕戶，可說沒有一招不是惡毒狠辣的手法。

韓老頭還是老樣子，在他緬刀的空隙間，乘隙即鑽，有時實在鑽不過去，也偶而劈出一兩掌，仗着雄厚的掌力，逼住刀勢，他就閃了出去。

但肉手到底不能和鋒利的刀刄，每一招都硬打硬拚，他功力縱然高過袁坤山，也大大的削弱了還手的攻勢。

兩人打到二十幾招，依然勢均力敵，誰也無法佔到對方的便宜。

這對袁坤山來說，自然是信心大增，揮刀進擊之中，冷冷笑道：「在下眞沒想到昔年大名鼎鼎的鐵傘天王百里雨，原來也不過如此！」

就在此時，突聽左首林間傳出一個蒼老尖沙的聲音說道：「袁老弟不可大意，百里老哥技不止此。」

人隨聲現，左首一片林前面，已經站着兩條人影。

左首一個是身材矮瘦，五十出頭的禿頂老者，生得臉如火灰，雙顴突出，鷹鼻獅口，頷下留着一把山羊鬍子，身穿一件寬大黃衫。

右首一個是中等身材的勁裝漢子，生得精幹彪悍，背後插一柄外門兵刄蜈蚣鈎。

袁坤山把一柄緬刀運得寒光四射，正在着着進逼之際，耳中聽到了蒼老尖沙的聲音，心頭不禁一喜！

但他面對着的對手，是昔年威震江湖的鐵傘天王，雖知後援已到，依然不敢絲毫分心，只是口中問道：「來的是查老麼？」

禿頂老者自恃身份，依然站在林下，並未過來，只是一手摸着山羊鬍子，緩緩說道：「正是老夫。」

韓老頭不禁暗暗皺了下眉，道：「難得啊難得，曹娥鎭小地方，居然會把名滿江湖的衡山名家查大俠都引來了！」

他是故意把「衡山名家」這四個字說得特別響些。

原來這禿頂老者，名叫查天祿，原是衡山派的高手，算得名門正派出身，三十年前，衡山上代掌門人王子衡去世之後，他忽然不別而去，投到南荒異人火德星君門下，練成了一身火器。

衡山派原以飛騰盤空身法見長，加上他一身火器，因此大家給他取了個外號，叫他火鷹。

但查天祿是個氣量狹小的人，自從脫離衡山派，就一直和衡山派的人爲難，逼得衡山派門人子弟，在江湖上不敢和他對面，避道而行。

如今他是七星會十二宮獅子宮的宮主。

（未完‧一）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絕天香

上文提要：陰手一魔等人鬥不過緇衣女子，只好離開，迷踪谷衆人對她感激不已，但緇衣女子不留芳名便走了……麥小明懷疑緇衣女子是尼庵的老尼，於是與萬映霞重到尼庵，想去查明緇衣女子的身份，豈料在路上又遇到陰手一魔，萬映霞不愼被陰風掌所傷，而麥小明正感不敵時，龐士沖與苗素苓剛巧出現……





小明夜撞鬼　老尼說因由

萬映霞連忙無限感激的向龐士沖拜了下去。

龐士沖道：「用不着客氣，苓兒快快扶萬姑娘起來！」

萬映霞起身後，望著苗素苓道：「這位姑娘是誰？」

麥小明道：「她就是我對妳說過的苗素苓姑娘，也就是咱們迷踪谷那位壓寨夫人的親妹妹。」

萬映霞輕哦了一聲，急急斂衽一禮道：「原來是苗姑娘，失敬了！」

麥小明道：「苗姑娘現在已是龐老伯的高足，龐老伯已決定讓她和我們一起回迷踪谷去。」

萬映霞道：「那太好啦！」

龐士沖見萬映霞已完全恢復，隨即吩咐苗素苓道：「苓兒，妳就隨他們走吧！時間一到，爲師自會設法接妳回來！我走啦！」

＊　＊　＊

眼看龐士沖的人影消逝不見，苗素苓才問麥小明和萬映霞爲什麼不在迷踪谷，却來到這裏。

麥小明因苗素苓已將跟隨自己行動，自然不能隱瞞，當即就把要到尼庵的事說了一遍。

由這裏到那尼庵，大約只有七、八里路，麥小明依稀仍能記得途徑。

麥小明邊走邊問道：「苗姑娘這些天和龐老伯到哪裏去了？」

苗素苓道：「這半個多月，隨師父走了很多地方，至於是什麼地名，我也記不清楚。總之，師父和我一直是馬不停蹄地在趕路。」

「龐老伯一定說過東奔西跑的原因吧？」

「他老人家是要找迷踪谷谷前盟主的遺骸。」

「谷前盟主的遺骸是在天台山被人盜走的，離這裏遙遙數千里，在山西地界怎會找到呢？」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上次和妳分手後，曾遇到一位蒙面黑衣女子，那女子的身形舉止，和谷前盟主完全一模一樣，所以我懷疑谷前盟主並沒死，這次和萬姑娘到那處尼庵，目的不外是希望找到谷前盟主。」

苗素苓只聽得大感迷惑，道：「人死不能復活，你們不是明明看到谷前盟主死在天台山萬花谷嗎？而且她的遺骸還被師父帶着走了十幾里路，若她還活著，師父怎會看不出來？」

麥小明吁了口氣道：「妳說的固然有理，但那晚我所見的黑衣蒙面女子，却太像谷前盟主了，我必須解開這個謎。」

苗素苓似是也被引起好奇：「聽說谷前盟主國色天香，美艷天下無雙，我早就希望能一睹她的絕世容顏，如果那位黑衣蒙面女子眞和她一模一樣，見了她也就等於看到谷前盟主了！」

說話間不知不覺已轉過兩處山脚，再往前便是通往那處尼庵的岔路。

忽聽萬映霞失聲叫道：「你看前面山脚下不正有位黑衣蒙面女子？一點不假，看她的背影和走路姿態，還眞像谷前盟主！」

麥小明急急向前方遠處望去，那蒙面黑衣女子，正是上次夜間所遇的那個酷似谷寒香的女人，當下立即加快脚步道：「咱們快追！」

這時那黑衣蒙面女子與麥小明等人相距大約十幾丈遠，若施展輕功，幾個縱躍便可追上。

但因擔心驚動了對方，反而會弄巧反拙，因之，三人只能加快脚步，却不便急起直追。

眼看那黑衣蒙面女子轉入岔路，而那岔路又是通往尼庵的必經之路，麥小明不覺暗喜，因爲由此不難預料待會兒到了尼庵必有所獲，總算不虛此行。

豈知麥小明等三人趕到那條岔路口時，黑衣蒙面女子已經失去踪影。

不過麥小明並未因此失望，因爲這條岔路兩旁都是叢林，而且又曲曲折折，路在叢林當中，雙方只要稍有一點距離，就不易被發現。

於是他放緩脚步，道：「不必追了！她一定又到了尼庵，咱們只要找到尼庵，便可找到她。」

萬映霞道：「你怎能斷定她一定會到尼庵去呢？」

麥小明道：「我上次來時仔細觀察過，這附近除了那處尼庵，並無其他人家，毫無疑問她是往尼庵去了。」

出了叢林，前面便是一片墓地，麥小明想起那晚之事，笑道：「上次我來時是夜裏，還特地停下來查看了所有墓碑。」

萬映霞一楞道：「查看墓碑做什麼？」

麥小明道：「我當時有個奇特想法，竟認爲那黑衣蒙面女子是谷前盟主的靈魂出現，看到這片墓地，心想她一定是被人把遺骸帶來葬在這裏。正好那晚有月亮，便把所有的墓碑仔細查看，看看是否有谷前盟主的名字。」

他這番話說來輕鬆，但聽在萬映霞和苗素苓耳裏，却都有毛骨悚然之感。

麥小明見二人臉色有些不對，連忙又道：「那是因爲當時是夜裏，而且那黑衣蒙面女子的人影又是在附近消失的，所以才會想到這方面去。如果是大白天，就不可能有這種想法了。」

越過墓地，再走了半里左右，前面山脚下便是那處尼庵。

上次因在夜間，麥小明並未看清尼庵全貌，這次終於看清這座尼庵，尼庵規模雖不算大，但却古色古香，雅緻非常，庵前幽篁修竹，林木掩映，大有超塵出俗之概。

庵門上方的匾額上寫着「妙妙庵」三個仿宋大字，僅看這庵名，更顯得與衆不同。

麥小明等人剛要舉步跨進庵門，突見一名十七、八歲的小尼衝了出來，叱道：「什麼人不經通報便要往庵裏亂闖？」

出家人竟然如此兇悍，實在出人意料，尤其這小尼唇紅齒白，看來十分嬌俏，簡直令人不相信對人竟是這樣疾言厲色。

若依麥小明的性子，早就直衝進去，說不定還要反罵那小尼幾句，但現在他却不得不謹愼小心。

一來是他此來有求於人，二來他想到那緇衣老尼的蓋世武功，若吵鬧起來，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想到這裏，連忙抱拳一禮道：「我們是來求見庵主的，因爲找不到人通報，不得不直接進來。」

那小尼冷着面孔道：「我們庵主從不見客，通報也是枉然！」

麥小明陪着小心道：「我們實在是有要緊的事，趕了好幾天路才來到貴庵，務請小師太代我們通報一聲！」

那小尼哼了一聲道：「你說得雖然好聽，可惜不對勁。」

麥小明茫然道：「什麼不對勁？」

那小尼道：「我們庵主立下的規矩，只准女人進庵，男人不得入內，你是男人不是？」

麥小明皺了皺眉道：「小師父好眼力，居然看不出在下是男是女，如果妳認爲在下是女的，就該放我進去。」

那小尼臉上終於有了笑容，道：「既然你也是女的，那我就進去通報一聲，不過你們先要告訴我是爲什麼事而來？」

「我們見了庵主後，自然會主動講明來意。」

「不成！庵主會先問我，我不能回答不上來。」

麥小明順口道：「妳就說我們和庵主是舊識。」

那小尼道：「那是故人來訪了，你們爲什麼不早說？等着，我馬上進去通報。」

大約過了頓飯工夫，那小尼才走回來道：「隨我到精舍來吧！」

進了庵門，又穿過兩道門，那小尼才把三人引入一間禪堂道：「這是庵裏的待客精舍，庵主通常都在這裏接待客人。你們稍候一下，庵主馬上就到。」

此刻的小尼已顯得親切多了，臨走時還特地泡了三杯茶放在茶几

上。

這間精舍，窗明几淨，佈置高雅，果然是佛門清淨之地。

麥小明低聲交代苗素苓道：「待會兒庵主來了，千萬要保持禮貌，表現得越恭敬越好！」

苗素苓帶些不解道：「你一向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爲什麼半個多月不見，就變得這麼謹愼小心起來了呢？」

麥小明道：「妳問萬姑娘就知道啦。這位庵主前些天到迷踪谷，獨力殺退了陰手一魔等五人，挽救了迷踪谷一場大劫。她的武功之高，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別看我年紀輕，却見過不少當代高人，連剛死不久的天台山萬花宮主佟公常武功也比不上她。這樣一位高人，咱們怎能不對她尊敬？」

苗素苓也聽得肅然動容，道：「原來如此，這眞是我的榮幸，今天竟有機會瞻仰到這樣一位絕世高人。」

正談話間，那小尼已陪着一位中年女尼緩緩走了進來。

麥小明等人見進來的雖不是那位緇衣老尼，也一起站起身來。

那中年女尼神態十分嚴肅，一看便知在庵中必定也頗有身份地位。坐定之後，單掌立胸，打了個問訊道：「三位可是要見貧尼？」

麥小明陪笑道：「晚輩求見的，是貴庵的庵主！」

中年女尼不動聲色道：「貧尼便是這裏的庵主。」

這使麥小明等三人都不免爲之錯愕，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中年女尼道：「三位小施主既然要見貧尼，貧尼來了，爲什麼又不說話？」

麥小明輕咳了一聲道：「晚輩們求見的好像不是庵主。」

他話出口後，才覺出措詞有些可笑。

果然，中年女尼淡淡一笑道：「小施主眞會開玩笑，貧尼主持這座妙妙庵已經好多年了。即使不像，還是要做下去。」

麥小明臉上一熱道：「晚輩求見的那位師太，年紀比庵主要大些。」

中年女尼笑道：「貧尼在妙妙庵，年紀已經算不輕了，今年算來已經七十有八，年紀再大些那該是誰呢？」

麥小明、萬映霞、苗素苓不覺全爲之一怔。

這庵主看來只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女子，而且依然面目姣好，丰姿楚楚，怎會已經是七八高齡的人？

但對方既是這麼說，麥小明等人又不便當面表示異議。

中年女尼再道：「三位小施主可能是認錯人了，既然如此，那就請吧！」

接着吩咐那小尼道：「雲心，把這三位小施主送出庵去！」

麥小明心頭大急，他不能白來一趟，忙道：「庵主請暫緩下逐客令，晚輩半月前的一個夜晚，曾來過貴庵，明明見到一位老師太在佛堂誦經，而且還和晚輩講過不少話，晚輩求見的就是她老人家。」

中年女尼搖了搖頭道：「妙妙庵沒有這樣一個人！」

麥小明正色道：「晚輩明明在貴庵見到那位老師太，庵主何必堅拒晚輩們的求見？」

中年女尼臉色一變，剛要發作，忽聽窗外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道：「靜月不必爲難他們，爲師的見見他們就是了。」

聽這聲音，正是那緇衣老尼。

麥小明不覺喜出望外。

中年女尼在這刹那，也立刻臉現肅容，急急起座恭迎。

緇衣老尼緩緩進入待客精舍，在主位上坐下。

中年女尼連忙上前施禮問安。

麥小明和萬映霞也隨即上前恭謹的行禮致敬。

苗素苓雖是第一次見緇衣老尼，也隨着麥小明和萬映霞一起上前拜見。

緇衣老尼湛湛眼神，掃視了麥小明三人一陣道：「你們可是由迷踪谷來的？」

麥小明躬身道：「晚輩們正是由迷踪谷來的。」

他因苗素苓是隨同而來，因此並未做個別引見。

緇衣老尼不動聲色道：「三位施主老遠來到妙妙庵，不知爲了何事？」

麥小明道：「上次老師太挽救了迷踪谷一場大劫，晚輩們特地來向老師太致謝！」

緇衣老尼臉色一變道：「可是綠林盟主霍元伽要你們來的？」

麥小明道：「不！是晚輩們三人自己來的。晚輩知道老師太不願外人來打擾清修，所以不曾告訴任何人妳老人家住在妙妙庵。」

緇衣老尼冷笑道：「可是她們兩位姑娘就知道了！」

麥小明道：「晚輩可以保證，她們兩位不會再告訴別人。」

緇衣老尼哼了聲道：「上次你來時，貧尼明明交代過不准對任何人透露妙妙庵的事，那時只有你一人知道，現在却已變成了三人知道，你還保證的什麼？」

麥小明不覺羞愧滿面，頓了頓道：「晚輩是因上次老師太曾說過妙妙庵不准男人進來，所以才想到

帶她們兩位姑娘同行。」

緇衣老尼叱道：「强詞奪理，那你爲什麼要帶兩個來？」

麥小明道：「晚輩不敢欺瞞，這位苗姑娘是在路上與晚輩相遇，晚輩不能丢下她不管。」

「好吧！算你有理，既然是爲謝我而來，現在你們已經當面謝過了，就該走了。」

「晚輩還另有一事相求老師太。」

「又有什麼事？」

「仍是上次前來貴庵的事，請問那位黑衣蒙面女子究竟是誰？」

緇衣老尼瞬息間臉色變了幾變，道：「你爲什麼老是要問這件事？妙妙庵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人！」

麥小明道：「晚輩方才來時，在路上又曾遇見她。」

苗素苓和萬映霞也同聲道：「晚輩們方才也親眼見到！」

緇衣老尼冷冷笑道：「就算你們遇見這樣一個人，又怎能斷定她必在妙妙庵，你們可曾親眼見到她進入妙妙庵？」

麥小明被問得有些難以答話，頓了頓道：「這附近四下並無人家，除了妙妙庵，她不可能到別處去。」

緇衣老尼道：「又是强詞奪理。她爲什麼一定要進入妙妙庵來？難道她就不能走到深山裏去？」

麥小明哦了聲道：「她到深山做什麼？」

緇衣老尼道：「孤魂野鬼，當然要遁跡深山。如果貧尼所料不差，她很可能就在前面那片墓地裏。」

麥小明只覺腦子裏「嗡」的一聲，似乎連頭也大了很多，兩眼直盯著緇衣老尼道：「老師太說這話令晚輩不解。」

緇衣老尼道：「實對你們說吧！貧尼近月以來，也曾遇到這樣一個女人！」

麥小明迫不及待問道：「眞的？老師太可曾與她講過話？」

緇衣老尼搖頭道：「她的裝扮異於常人，貧尼當然希望能查明她的底細，可惜當貧尼每次走近她時，她就忽然消失不見。」

「老師太都在什麼地方見到她？」

「前面那片墓地。」

麥小明不禁打了個寒噤道：「莫非那黑衣蒙面女子果眞是鬼？」

緇衣老尼道：「有這種可能，因爲據說那墓地裏新近埋葬了一個女人。」

「那女人是否就是迷踪谷的谷前盟主？」

「貧尼並不清楚她是誰。」

「那一定是谷前盟主，老師太可知道是哪座新墳？」

「那片墓地裏新墳很多，貧尼就是要問，也無從問起。」

麥小明呆了半晌，却又自言自語道：「不可能！那黑衣蒙面女子不可能是鬼！」

緇衣老尼道：「你怎知她不是鬼？」

麥小明道：「鬼都是在夜間出現，可是晚輩們方才見到她却是白天。更何況上次她還和晚輩講了不少話，鬼哪有和人講話的道理？」

緇衣老尼神態十分安詳，緩緩道：「這就很難講了。爲了讓你們相信，貧尼決心把你們留在這裏住上一晚！」

麥小明茫然道：「老師太準備讓晚輩們相信什麼？」

緇衣老尼道：「那黑衣蒙面女子幾乎每晚必在墓地出現，今晚貧尼決定親自帶你們去看看，不過你們必須遵照貧尼的規定行事。」

「老師太有什麼規定？」

「在貧尼未帶你們到墓地之前，你們不可擅自前去。」

「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你們白天前去打擾，晚上她可能就不出來了。」

「晚輩們一定遵命！」

緇衣老尼起身離座，吩咐那中年女尼靜月道：「把前面的待客精舍整理出兩間，招待他們三位，我要回房去了。」

麥小明等三人目送緇衣老尼出了這間精舍，才聽靜月道：「三位小施主隨我來！」

過了兩道月洞門，又回到前面庵門附近。

就在庵門內側的左面，有一棟三間精舍，中間一間是小客廳，左右兩間是臥室。

靜月把三人領進小客廳，交代隨同前來的那小尼道：「雲心，這三位小施主就由妳負責招待，我走了！」

她走出門去，却又止步回身道：「貧尼也有一個規定，三位小施主務必遵守！」

麥小明道：「庵主有話只管吩咐。」

靜月道：「在家師未帶三位到墓地前，三位不得擅出庵門，當然更不得往庵內其他地方亂闖，否則若闖出禍來，連貧尼也難擔待。」

靜月庵主走後，離天黑還有大半日時間，麥小明等三人困在精舍內不准出去，實在是件不舒服的事，那滋味簡直和進囚牢一樣。

萬映霞道：「我看這座妙妙庵，必是有什麼秘密，否則不會有這麼多禁忌。」

苗素苓道：「是啊，可是她們的規定，咱們又不能不聽。」

麥小明這時反而十分沉着，坐在那裏只顧喝茶，並未開口說話。

只聽萬映霞道：「麥少俠和苗姑娘可相信世上有鬼？」

苗素苓道：「我雖然沒見過鬼，但却知道有扮神弄鬼的人。」

萬映霞道：「今晚老師太帶咱們到墓地去，可不可能也是事先佈置好，有人在那裏扮神弄鬼？」

苗素苓皺眉道：「這就很難說了，只要看得準，即使有人扮神弄鬼，也瞞不過咱們的眼睛。」

兩人又談了一陣，雲心小尼已提着食盒走了進來。

雖然是食盒，各種菜餚却十分豐富精緻，雲心把飯菜在桌上擺好道：「三位必定餓了，快快請用飯吧！」

三人奔波了一上午，尤其麥小明和萬映霞，因和陰手一魔經過一番激烈拚戰，當然早就飢腸轆轆，隨即入座吃了起來。

雲心小尼則站在一旁。

麥小明搭訕着問：「小師太，貴庵有些事在下覺得很奇怪。」

雲心道：「小施主有什麼奇怪的？」

麥小明道：「老師太在貴庵身份地位最高，爲什麼庵主却不是她？」

雲心道：「這有什麼奇怪的？那是師祖把庵主讓給了師父，師父雖然是庵主，但每逢有重大事情，還必須請示師祖。」

「老師太爲什麼要把庵主讓給令師呢？」

「理由很簡單，師祖不做庵主，用不着處理瑣事，便可專心一志的清修，這不是很好嗎？」

「老師太是什麼時候把庵主讓給令師的？」

「從我來到妙妙庵後，庵主就是家師。」

麥小明沉吟一陣道：「先前庵主說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爲什麼要騙我們？」

雲心小尼正色道：「庵主明明已經七十八歲，她根本沒騙你們！」

「妳怎麼知道她說的是眞話？」

「因爲她對我也是這樣說。爲了證明她的話不假，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

「什麼事？」

「我從五歲進入妙妙庵，至今已經十二、三年，從我記事到現在，家師的模樣一直未變，所以我才相信她有七十八歲。」

麥小明等人只能楞楞地聽着，却無法再說什麼。

一頓飯匆匆用過，雲心小尼提走食盒之後，整個下午未再來過。

麥小明、苗素苓和萬映霞也謹遵靜月庵主的交代，並未離開這間精舍，半天的時間，全悶坐在小客廳裏度過。

直到天晚，雲心小尼才又來送上晚餐。

雲心小尼臨走時交代，要等二更過後才能到墓地去，希望他們能提前就寢，時間一到，她會來負責招呼起床。

正好左右兩間臥房，麥小明一間，苗素苓和萬映霞合住一間。

臥房內各種寢具都準備得好好的，三人爲了養足精神，晚飯後立即上床休息，不過未等雲心小尼來叫，他們在二更左右便自動起床，齊集在小客廳等候。

果然，過了一會兒，雲心小尼便來了，她哦了一聲道：「原來你們三位沒睡？」

麥小明道：「我們剛剛起床，老師太起來了吧？」

雲心道：「師祖已在庵門外等候三位，你們這就去吧！」

麥小明順口問道：「小師太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

雲心道：「我怕鬼，不去啦！」

三人略略整了整裝，隨即趕到庵門外，只見緇衣老尼果然已在那裏等候。

三人齊齊向緇衣老尼行了一禮，麥小明道：「打擾老師太清修，晚輩們實在抱歉！」

緇衣老尼道：「爲了證實貧尼所言不虛，也就只好陪你們一趟了。」

這時正是下旬，剛好月亮已經升起，以他們幾人的目力，足可看清數十丈外的景物。

一行四人，立即往墓地出發。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他們都自動放輕脚步，以免驚動了那黑衣蒙面女子。

一里左右的山路，很快便到。

緇衣老尼指着墓地前緣的一道土崗道：「隱身在土崗之後，對墓地附近可以一覽無遺，咱們就隱身在土崗之後吧！」

四人來到土崗之後，只露出半個頭來，果然對整片墓地，全能看到。

這片墓地極大，有百餘座墳墓，足足佔了好幾畝地範圍，必須轉動視線，才能由這頭看到那頭。

麥小明低聲道：「咱們三人最好分區監視。苗姑娘請監視左邊，萬姑娘請監視右邊，中間部份由我負責。」

但三人看了半晌，却絲毫不見動靜。

萬映霞有些着急，低聲道：「老師太，她怎麼還不來？」

緇衣老尼笑道：「她有她的行動，問我有什麼用？也可能現在時間未到。」

「可是時間已經不早啦！」

「雖然時間不早，還不到三更，妳一定聽說過，鬼魂出現，多半是在三更。」

緇衣老尼這幾句話說來輕鬆，但聽得萬映霞却有點毛骨悚然，好在人多，如果要她自己留在現場，雖有一身武功，也必膽怯。

凝神向墓地望去，那一座一座的墳墓，在月光映照下，還眞有些鬼影幢幢之感，尤其蟲聲啾啾，鬼火燐燐，越發增加了恐怖氣氛。

萬映霞搭訕着再問道：「如果她今晚不出現，晚輩們豈不是白來了？」

緇衣老尼冷聲道：「我只是帶你們來碰碰運氣，並不擔保她一定來，連我白來一趟都不在乎，妳還抱怨什麼？」

萬映霞自知方才的話對緇衣老尼大不禮貌，一陣羞慚，不再吭聲。

苗素苓却忍不住笑道：「老師太，妳老人家方才的話眞有意思。」

緇衣老尼道：「貧尼的話哪裏有意思？」

苗素苓道：「晚輩聽人家說遇見鬼是運氣不好，您剛才說是帶我們來碰運氣，豈不成了遇見鬼反而是好運氣？」

緇衣老尼淡淡一笑道：「這要看你們的希望是什麼，一般人誰都不希望遇見鬼，所以看到鬼是運氣差，而你們今晚是希望遇見鬼，當然看到鬼便是好運氣，我方才的話有什麼不對？」

苗素苓也被說得不再吭聲。

忽聽萬映霞驚叫道：「來啦！來啦！」

麥小明和苗素苓齊齊向萬映霞監視的區域看去，果然在墓地右方出現一個人影，而且黑衣蒙面，正是酷似谷寒香的那名女子，只因隔得太遠，却又無法確認是否同一個人。

這時麥小明、苗素苓、萬映霞都感全身血脈加速，有着無比的激動，已完全失去了恐懼，剩下的只是驚奇。

緇衣老尼望着那人影，緩緩說道：「從現在起，你們最好少說話，多注意看，否則你們很可能會不知道待會兒她是怎樣消失去。」

那黑衣女子靜靜的站在一塊墓梗前，仰臉朝向東方，似在觀賞初升的月色。

許久，才見她緩緩移動脚步，走近墓碑後的那座墓，就在墓沿坐下。

這一坐足足頓飯工夫，竟然一直未動，就像木雕泥塑一般。

麥小明終於情不自禁的道：「老師太，如果她一直不動，咱們也一直守在這裏不動嗎？」

緇衣老尼道：「你準備怎麼樣？」

麥小明道：「晚輩想向她偷偷接近，只要能逮到她，就不虛此行了。」

緇衣老尼道：「你如果想多看看她，就別輕舉妄動。」

麥小明不解道：「老師太這話……」

緇衣老尼道：「貧尼此刻已相信她眞的是鬼，既然是鬼，又如何能逮到她？」

「那麼晚輩偷偷走過去離她近些，至少可以看得眞切一點。」

「鬼的警覺性最高，只怕你還沒走近她，她就消失無踪了。」

「不管如何，晚輩還是想去試試，否則老待在這裏，實在不是辦法。」

「既然你有這種想法，就只管前去。」

麥小明立即交代苗素苓和萬映霞道：「兩位姑娘就請守在這裏，我過去看看！」

苗素苓難禁好奇，忙道：「我也要去！」

麥小明道：「人多了，反而容易被她發覺，苗姑娘還是別去的好。」

苗素苓也就不再堅持。

麥小明爲了行動隱秘，便降下土崗，以土崗做掩蔽，再屏息前進，並提氣縱身，儘量不使脚下發出聲音。

這道土崗極長，預料當走到盡頭時，必定已距黑衣蒙面女子所坐墳墓不遠。

果然，當走到土崗盡頭，又能看到墓地時，和那黑衣蒙面女子，相距只不過四、五丈遠。

這樣的遠近，以麥小明的輕功而言，只要吸氣一個縱躍，便可到達她跟前。

但他却不敢這樣做，因爲他想到，如此不但將使對方受驚，也必激怒對方，如果對方眞是谷寒香，那更是一種大大不禮貌的舉動。

倘若對方並非谷寒香，也必因被激怒而不肯吐露身份，更何況對方有可能眞的是鬼，那就更不應冒失從事了。

於是，他決定先在土崗盡頭的掩蔽處觀察仔細再說。

由於距離已近，又有月光照射，此時已看得十分清楚，這女人果然就是上次所見的黑衣蒙面女子。

不消說，那神態也完全和谷寒香生前酷似。

此刻，她仍然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一個人能凝坐如此長久的時間，全身毫不活動，實在頗爲罕見。

更何況是半夜三更處在四無人

煙荒涼的墓地裏。

麥小明屏息觀察了足有盞茶工夫，便不再猶豫，隨即躡手躡腳開始向那黑衣蒙面女子接近。

正好對方是背對麥小明，麥小明只要腳下不發出聲息，便不致被對方察覺。

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很快便已剩下兩丈左右的距離。

此刻麥小明內心已有絕對把握，對方根本不可能逃脫，退一步說，即使她眞是鬼魂出現，也必可看清她的隱沒之處。

如果隱沒在她所坐的那座墳墓裏，那麼這座墳墓，就必定是她的埋葬之所。

在這刹那，麥小明隱隱感到，似乎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在開始緊縮，但他却不便一撲而上。

可以想見，遠處土崗後的萬映霞和苗素苓，這時內心必定也有着同樣無比的緊張。

麥小明仍繼續屏息慢慢接近。

誰知就在這時，微一眨眼之間，那黑衣蒙面女子竟倏忽間失去踪影。

麥小明立即驚呼失聲，因爲他竟眞的未看清那女子究竟是怎麼消失的。天下竟眞的有這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事，偏偏就被他遇上了。

他急急躍到墓前，看那墓碑時，只見上面寫顯考某公之墓，顯然與那黑衣蒙面女子無關。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當他怔怔地回到原處，緇衣老尼和苗素苓、萬映霞仍在土崗後的斜坡上。

緇衣老尼冷冷笑道：「方才的經過，我和她們兩位姑娘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你就不必再說了。」

麥小明吁了口氣道：「莫非她眞是鬼？」

緇衣老尼道：「你離她那麼近都沒看清她是人是鬼，貧尼又怎知她是什麼。」

麥小明道：「鬼魂出現時，本來和人沒有分別，晚輩又怎能判定她是人是鬼？」

緇衣老尼道：「如果是人，她又怎會在刹那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麥小明道：「這樣說老師太一定認爲她眞是鬼了？」

緇衣老尼笑道：「我在遠處，哪裏有你看得眞切，應當你比我更明白，爲什麼反而問起我來？」

苗素苓問道：「她會不會再出現？」

緇衣老尼道：「她已經被驚走了，至少今夜不可能再出現。」

苗素苓道：「那麼老師太和晚輩們該回去了。」

緇衣老尼站起身道：「走吧！」

＊　＊　＊

麥小明、苗素苓、萬映霞三人隨緇衣老尼回到妙妙庵，已將近四更。

但他們因對緇衣老尼有種難言的敬畏，不敢遲起，天剛亮便都自動起床。

不久雲心小尼送來早餐，臨走時道：「三位小施主飯後請到昨天待茶的精舍，我們師祖在哪裏等你們。」

三人不敢怠慢，匆匆用過早餐，立即趕到昨日去過的待客精舍。

緇衣老尼果然已先等在那裏，她的身旁，還站着庵主靜月和雲心小尼。

三人連忙恭謹上前拜見。

緇衣老尼道：「妙妙庵二十年來，從未留外人住宿，對你們算是破例，現在你們該走了！」

麥小明躬身答道：「晚輩們本來就準備來向老師太拜辭的。」

緇衣老尼雙目湛湛神光，掃視了三人一眼道：「貧尼想留下你們其中一人。」

麥小明不知對方是何同意，哦了聲道：「晚輩們並沒犯什麼錯，老師太爲何要留下我們的人？」

緇衣老尼笑道：「小施主多心了，貧尼留下一人，教他幾招武功，難道不好嗎？」

麥小明連忙深施一禮道：「既是如此，晚輩願意留下！」

緇衣老尼搖頭道：「不成！你若留在這裏，必定引起霍元伽的疑心，萬一他找到這裏，豈不擾亂了妙妙庵的清靜。」

麥小明頓覺一陣懊喪。

深知習武之人，所期盼的就是武功能更上一層樓，尤其麥小明因好勝心强，更是不願失去這次平生難逢的機會。

只聽苗素苓搶着道：「那麼老師太就請把晚輩留下吧！」

她因已聽麥小明和萬映霞述說緇衣老尼神功蓋世，所以才有此要求。

緇衣老尼又搖頭道：「貧尼只準備留下一人，但却不能留妳！」

苗素苓悵然問道：「老師太可是看不起晚輩？」

緇衣老尼道：「妳別誤會，我已聽說妳原是陰手一魔的門下，又曾被少林掌門天禪和尚收做記名弟子。後來天池老怪龐士冲又把妳列入門牆。可見妳的武功必定已經不凡，何況據說妳到迷踪谷，是要見妳那姐姐苗素蘭。因之，貧尼不便擔誤了妳們姐妹的久別重逢。」

萬映霞聽到這裏，急急趨前兩步，拜伏在地道：「弟子萬映霞叩見師父！」

緇衣老尼抬起右手，虛空一托

道：「起來。不准稱我師父，因爲妳我之間，輩份不對。」

在這刹那，萬映霞只感到有股巨大而又柔和的暗勁，托得她不想起來也非起來不可。

緇衣老尼繼續說道：「但不拜師又不便授藝，所以我命妳拜在靜月門下。靜月隨我受藝多年，論武功不在妳所見過的高人之下，如果貧尼有便，也許會順便傳妳幾招。」

萬映霞連忙再度跪拜下去，不過這次她已改稱「師祖」。

接着再向師父靜月拜了下去。

靜月親自扶起萬映霞道：「有師祖在，用不着再向我行此大禮。」

緇衣老尼笑一笑接道：「霞兒，妳可知道我單單把妳收留在妙妙庵的原因嗎？」

萬映霞謹聲道：「徒孫不知。」

緇衣老尼嘆息一聲道：「我雖然和妳父親萬曉光並不認識，但却知道他是一個好人，又知道他死得極慘。妳雖身爲女子，但必定早有爲父報仇之志，我命妳留在妙妙庵，不外是想讓妳將來完成爲父報仇的心願！」

想起三年前父親之死，萬映霞不禁淚流滿面，激動無比地再度拜了下去。

麥小明和苗素苓隨後也向緇衣老尼和靜月庵主拜辭。

緇衣老尼道：「你們兩人先回昨晚住宿之處小坐一會兒，我要把霞兒留在這裏交代她幾句話，待會兒再命她送你們一程。」

麥小明和苗素苓回到昨晚所住的精舍不久，萬映霞也來了。她說：「走吧！我送你們兩位。」

接着又道：「師祖和師父都已交代過，不必再去見她們了。」

出了庵門，誰都沒話。此刻的麥小明和苗素苓，心中都難免暗自羨慕萬映霞的際遇。

走了許久，麥小明才吁口氣道：「萬姑娘，老師太可曾說過要把妳留在這裏多久？」

萬映霞道：「師祖和師父都不曾透露過。」

麥小明道：「妳能被老師太和靜月庵主留下來授藝，在妳來說，當然是件好事，但却給我添了很多爲難之處。」

萬映霞顰起黛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回去以後不好向鍾副盟主交代。」

麥小明苦笑道：「對鍾副盟主倒沒什麼不好交代的，難以交代的該是妳那師兄文天生。妳跟他關係不同。當初我請求妳一起來，現在却又不能帶妳一起回去，回去迷踪谷讓我對他說什麼好？」

萬映霞不覺嬌羞滿臉，低下頭道：「爲父報仇，比和他在一起應該更重要。先父當年待他恩重如山，我能留在妙妙庵習藝，如果他是個識大體明大義的人，應當爲我高興才對！」

「妳認爲文天生有這種度量嗎？」

「我想他應該有的。」

「那我就放心啦，老師太可還有什麼交代的？」

「師祖和師父都交代過，迷踪谷不能再有任何人到妙妙庵來，尤其霍元伽方面的人，連妙妙庵在什麼地方都不能讓他們知道，更不能讓他們知道師祖是住在妙妙庵裏。」

「如果我來呢？」

「你來也許會例外。」

萬映霞說着，從懷裏掏出一本薄册道：「這是師祖要我交給你的，請收下！」

麥小明茫然接過，只見那薄册寫着「妙妙劍訣」四個頗爲蒼勁而又娟秀的字。

他不覺喜出望外道：「莫非是老師太賜給我的武學秘笈？」

萬映霞道：「雖是絕妙武學，却算不得秘笈。你沒見墨汁剛乾，這是師祖昨晚由墓地回來後才臨時寫成的。」

麥小明哦了聲道：「老師太爲什麼竟肯賜我這册武功絕學？」

萬映霞道：「實對你說，師祖一直私下讚美你的資質不凡，是武林中難得奇才。她原想把你收下，又擔心迷踪谷失去你，很可能使鍾副盟主將無法再和霍元伽繼續周旋，所以才連夜把她所體會到的劍術精華寫成一本薄册，取名妙妙劍訣，要你回到迷踪谷後，自行練習。」

麥小明只聽得大爲感動道：「想不到老師太會這樣賞識我，我將來一定不負她的期望。」

萬映霞道：「師祖還特別交代我轉告你，這本薄册不可讓外人看到，即使在練習的時候，也要找隱蔽地方。」

麥小明道：「請轉告老師太，請她老人家放心，我一定會謹遵她的吩咐。」

只聽苗素苓道：「你們兩位都有一番奇遇，稱得上是不虛此行，唯有我什麼也沒得到。」

麥小明道：「妳可是在嫉妬我們？其實妳的奇遇比我們更多，一月不到，便得到兩位絕頂高人收爲門下，難道還不夠嗎？」

說話間已到達那片墓地。

苗素苓道：「麥少俠認爲昨晚那黑衣蒙面女人到底是人是鬼？」

麥小明道：「我也被弄糊塗了。我本來一向不相信有鬼，但昨晚的事，却又使我不得不信。待會

兒咱們就再到那墳墓附近仔細看看。」

「看什麼?」

「看看附近是否有什麼機關佈置，如果發現可疑之處，那麼那黑衣蒙面女子必定仍然是人。」

來到昨晚黑衣蒙面女子所坐過的那座墳墓，三人立即展開對附近地形的詳細偵察，却絲毫看不出有任何可疑之處。

麥小明道：「看來這事只好拜托萬姑娘了。」

萬映霞道：「莫非我還能幫得上忙?」

麥小明道：「妳留在妙妙庵，每晚都可以來看，慢慢必能查出眞相。」

萬映霞不禁打心底升起一股寒意，道：「如果深更半夜要我一個人來，我還眞有點膽怯呢!」

麥小明道：「藝高人膽大。妳能得到這兩位名師授藝，今後武功必定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到那時還有什麼怕的。」

三人離開墓地，繼續趕路，穿過那片叢林，來到岔路口，萬映霞才道別而去。

* * *

數日後，麥小明與苗素苓已到達北嶽迷踪谷。

為了不使霍元伽方面的人發覺苗素苓，在入谷前，麥小明特別要求苗素苓換上一身男裝，並把入谷的時間選擇在入夜之後。

進入「柏齡院」，鍾一豪等人尚未就寢，他們見麥小明帶一位酷似苗素蘭的少年人來，都不免竊竊議論。

直到麥小明說明後，才知苗素苓是女扮男裝的。

於是衆人又齊集在客廳。

麥小明首先為苗素苓引見在場的每一個人，接着再詳述前往妙妙庵的經過。

當衆人聽到萬映霞被留在妙妙庵的消息，莫不為萬映霞有此奇遇而高興。唯有文天生，皺眉低頭，顯出一副惘然若失模樣，只是當着衆人的面，不便說什麼罷了。

鍾一豪以副盟主的身份道：「苗姑娘就請住在萬姑娘的房間，最近幾天最好別外出，為不使外人發現可疑，不妨暫時仍著男裝。」

麥小明問道：「這些天谷裏是否又發生過事情?」

鍾一豪道：「這些天谷裏倒是靜得很，但霍元伽却顯得有些反常。」

「怎麼反常?」

「他對咱們這夥人似乎處處拉攏，背後究竟是什麼陰謀，一時之間很難預測。總之咱們在場所有的人，必須格外小心。」

* * *

次日早餐後，霍元伽派江南四怪中的老大山魈毛越前來傳話，告知鍾一豪，霍元伽中午要在聚義廳設宴，柏齡院的羣雄務必一起赴宴，唯一的規定，是女性不得參加。

鍾一豪詢問為何女性不得參加。山魈毛越道：「屬下也不明白盟主為何有這種規定。」

其實柏齡院在原有的人中，女性也只有萬映霞一人而已。即以整個迷踪谷而言，其餘能上得枱盤的女人，除了苗素蘭，剩下的也有一個身份成謎的許小旦。

這項規定可說對柏齡院毫無影響。

萬映霞本來已經不在，昨晚新到的苗素苓，為了暫時隱藏身份，就是准參加，鍾一豪也不打算讓她公開亮相。

很快中午便到，柏齡院的人除苗素苓外，在鍾一豪的率領下，魚貫進入聚義廳。

聚義廳席開七、八桌，參加的當然都是迷踪谷有頭有面的人物，至於嘍囉們的席位，則都安排在大廳外的廣場上。

這時羣雄們都已到齊，只有盟主霍元伽尚未進場。

大廳正中的首席一桌，共有八個座位，每個座位上，都放着一個名牌。柏齡院方面，在首席上共分配了三個座位。

除鍾一豪因為是副盟主當然應在首席外，另有余亦樂和麥小明。

余亦樂在迷踪谷相當於軍師身份，地位崇高，坐首席也是理所當然。至於麥小明能躍坐首席，足見霍元伽是對他有意籠絡。

至於霍元伽的心腹手下不坐在首席的，是嶺南二奇和江南四怪的老大山魈毛越。

還有兩個空位，除霍元伽外，另一座位不知留給何人。因為霍元伽規定女性不得參加，壓寨夫人苗素蘭當然也不應例外。

麥小明似是有意賣乖，故意掃視了全桌一眼道：「這一桌是首席，你們大家都是有頭有面的，坐首席理所當然，我麥小明算什麼，也坐到首席上來，只怕要給你們大家丟人!」

搜魂手巴天義嘿嘿笑道：「麥小兄弟是本谷最了不起的人才，坐首席是應該的。」

麥小明兩眼眨了幾眨道：「我有什麼了不起，你說說看!」

巴天義道：「上次你對付毒火成全，那種毫無所懼，臨危不亂的精神，不但巴某替你喝采，在場上百人也沒有不佩服的!」

麥小明笑道：「巴當家的過獎啦，你很夠資格當一位拍馬屁專家。」

巴天義立刻有些臉紅耳赤，他在迷踪谷身份地位極高，當年在黑道上更是位無人不知的人物，從無人敢在他面前如此無禮，但在今天這種場合，他還是忍了。

坐在一旁的余亦樂擔心麥小明鬧事，輕輕用脚尖踢了麥小明一下道：「巴當家的是一番好意，麥老弟千萬別誤會。」

麥小明笑呵呵地道：「我當然知道他是好意，但我那句話也並非惡意，當面說好聽的，不是拍馬屁是什麼呢?」

余亦樂道：「照這樣說，你是喜歡聽別人說你的壞話了?」

麥小明道：「不錯!你們哪一位誰來罵我，我一定說你們好。巴當家的，你罵罵我看。」

巴天義乾咳兩聲道：「麥小兄弟眞難伺候，你沒錯，巴某拿什麼罵你?」

山魈毛越似乎聽不過去，冷森森一笑道：「毛某對麥小兄弟也是佩服至極!」

麥小明哦了聲道：「難得難得!我麥小明居然會被江南四怪的老大佩服，不過我有一事不明，你們江南四怪都怪在哪裏?」

毛越頓時語氣一窒，有些答不上話，想發作却又心存畏懼。

麥小明得理不讓人，再道：「我感到奇怪，江南風光明媚，物產豐饒，出什麼不好，為什麼偏偏出了四怪?」

巴天義忙接口道：「麥小兄弟必定聽說過『南七北六』這句話吧。連揚州只是一府之地都出過所謂『揚州八怪』，江南那麼大的地方，出了四怪又有什麼稀奇?」

正說到這裏，只聽鄰座有人低聲喊道：「盟主進場了!」

果然，這時羅浮一叟霍元伽已由屏風後出現，引人注目的是，他身旁還緊跟着一個女人。

這女人是許小旦。

許小旦居然在大庭廣衆之下，把手搭在霍元伽的臂彎裏。在那個時代，這舉動十足夠得上令人瞠目結舌。

今天許小旦打扮得更加特別，頭扎綠帶紅花，穿着兩截紅色花布裙，腰間露出一截白肉，外罩黑薄紗，全身肌膚，若隱若現。

大廳內立即掀起一陣鼓噪，不過因為有盟主霍元伽在，只是一陣小小鼓噪，秩序並未大亂。

霍元伽緩緩來到首席正位坐下，一面交代許小旦就坐。

許小旦到這時才鬆開挽在霍元伽臂彎裏的手，臉含微笑的坐了下來，偏偏就坐在麥小明的身旁。

麥小明連忙站起來拍了余亦樂一下道：「哪裏來的這麼一股騷氣，咱們換換位置好不好?」

他也不管對方是否同意，拉過余亦樂便換了位置。

只見霍元伽重又站起身來，高聲道：「為了增加今天的宴會氣氛，本盟主特地把許仙子請來與大家同樂，許仙子酒量極大，如諸位有興，待會兒請踴躍來給她敬酒，她是來者不拒。」

這一下羣雄們多數心下大樂，他們正想找機會與許小旦接近，只因酒宴還未開始，不便馬上行動。

霍元伽接着宣佈酒宴開始，先是同席的向許小旦敬酒，嶺南二奇的山魈毛越都敬了，鍾一豪和余亦樂也不得不入鄉隨俗。

唯有麥小明，硬是不予理會。

酒過三巡，羣雄們便由各桌蜂湧而來，爭着向許小旦敬酒，有的還趁機「揩油」。

許小旦始終臉含媚笑，果然來者不拒。

大廳內騷亂了好一陣，才靜止下來。

霍元伽見羣雄們都已歸座，忽然高聲道：「許仙子方才已經表示過，為了滿足大家的酒興，她願意當衆表演一下!」

大廳內立時響起一片叫好之聲。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白雲飛再度救了馬君武與李青鸞，三人與玉眞子等人重逢，一起到祁連山大覺寺查問玄清道人下落，雖然途中被大覺寺四個和尚阻攔，但終於順利到了大覺寺。通靈道人與大覺寺三長老交手，未分勝負，而白雲飛已在石牢救出玄清道人，此時衆人仍與大覺寺三長老糾纏……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尋師父療傷　情恨起殺機

兩個小沙彌，功力都不弱，中了白雲飛一掌後，人並沒有栽倒，緩步退到神佛靈遠身側。

靈遠對兩個隨侍小沙彌異常愛惜，兩人武功也都是他親自傳授，眼看着傷在白雲飛的手下，心中憤怒已到極點。當下臉色大變，一陣冷笑，雙掌相抵，不停交搓，兩目兇光直逼白雲飛臉上。

崑崙三子一看靈遠神態，已知他在運集功力，祇怕白雲飛擋受不了他這一擊，趕忙移步向她身邊靠去。這時，鐵彌勒靈海和枯佛靈空已到了弓滿待發之境，但却都蓄勢相待靈遠，似是要等他一起出手。

驀聞神佛一聲大喝，右掌一揚劈出，但覺一股勁風挾着陰寒之氣，猛向幾人逼來。

崑崙三子各運內力，左掌同時打出，那知力道初發，靈海和靈空也隨即發動，四掌並舉，勁風若剪，橫裏擊來。

悟空虎吼一聲，也把畢生功力運集掌上劈出而去。

幾股潛力一接，立時捲起一陣旋風，大殿上廿四支松油巨燭，被那激蕩潛力震熄大部，餘下七八支雖然未燃，但也光焰搖擺不定。

這種內家眞力交打，一絲取巧不得，崑崙三子和悟空大師，合接對方三僧一擊之後，立時覺得心神一震，尤以神佛靈遠打來力道，剛中帶柔，綿綿不絕，勁道正鋒雖被崑崙三子內家罡力震開，但却感到一陣陰冷之氣，逼人生寒。

玄清道人首覺不妙，大聲喝道：「快退！」

馬君武和李青鸞首先躍出大殿，緊接着悟空和崑崙三子跟着退出。

祇聽殿中傳來神佛靈遠的呵呵大笑，道：「幾位還想走麼？」話未說完，人已追出大殿。

白雲飛伸手從馬君武手中奪過長劍，說道：「那和尚掌力陰寒迫人，必是一種極為歹毒的功夫，幾位先走，讓我擋他一陣試試。」她話雖說得和婉，但神態之間，却有着一種不可以抗拒的力量，崑崙三子一時間竟答不上話。

白雲飛一揚柳眉，催道：「幾位如不聽我良言忠告，眼下就要有人受傷，那時後悔就遲。」

這幾句話，果然有效，玄清道人歎息一聲，當先仗劍開路，緊接着玉眞子、馬君武、李青鸞，魚貫相隨，通靈道人和悟空大師一劍一杖斷後，拒敵追兵，一行人向寺外衝去。

沿途羣僧雖然紛紛出手攔截，但如何能擋得住玄清道人全力衝擊，被他傷了不少攔截的和尚。

這當兒，神佛靈遠、鐵彌勒靈海、枯佛靈空，都已追出大殿，眼

看玄清道人等連傷阻擊弟子，衝向寺外，更是暴怒，靈海和靈空雙雙大喝一聲，縱身躍起來三丈多高，施出輕功絕技「拔步登空」，猛向玄清道人等追去。

就在靈海和靈空躍起的同時，白雲飛已運集好本身眞氣，嬌叱一聲，連人帶劍化一道銀虹飛起，迎向二僧撞去。

這是劍術中最高馭劍之法，功力到爐火純青的時候，可傷人在十丈之外，不過白雲飛功力還淺，祇能勉强使身劍合一。

不過，這等至高的馭劍神功，威勢畢竟非同小可，二僧祇覺一大片寒芒中捲着凌厲劍風迎面罩下，無法出手招架，不覺心神一震，同時劈出兩股强猛掌風，把急襲而來的劍氣一擋，借勢一沉丹田眞氣，硬把前衝勁道收住，脚落實地，向後一躍，退出一丈多遠。

白雲飛功力過淺，吃兩僧劈出內家罡力一擋之勢，已難再馭劍追襲，人落地上，銀虹隨斂。這等馭劍之術最是耗人元氣，白雲飛落地之後，已覺嬌喘吁吁，趕忙凝神行功，運氣調息。

神佛靈遠雙目不瞬，盯在白雲飛的身上，半晌後，才冷笑問道：「看你年齡不大，竟能馭劍傷人……」話說到這兒，聲音突轉嚴厲，接道：「你這馭劍之術，是從那裏學得？」

白雲飛傲然一笑，道：「從那裏學的，你不配問。」

靈遠冷笑一聲，陡然一掌劈去。

他借問話時，已暗中凝集了功力，這一掌劈出，實是他畢生功力所聚。

白雲飛閃避不及，祇得運集眞氣，左手拍出一掌，準備拚着受震傷，接他一擊。

那知一掌劈出，竟是毫無阻力，心中甚感奇怪，不自覺把打出的勁道收回。

祇感一陣陰寒之氣，隨着收回力道，侵入體內，不由大吃一驚，急忙運氣護住內腑，自閉要穴，把侵入體內寒氣逼住。

靈遠陰森森一陣冷笑，道：「你已被我太陰氣功所傷，縱有精純內功，也難熬過七日。你祇有一條生路，那就是以你馭劍之術，換我療治之法。」

白雲飛冷笑一聲，轉身一掠數丈，疾向寺外奔去。

這時，玄清道人等早已衝過了羣僧攔截，走得沒了影兒。

鐵彌勒靈海和枯佛靈空雙雙暴喝一聲，猛追上去，同時，六個黃衣和尚各執銅鈸鐵筆，躍入路中，一排橫立，擋住了白雲飛的去路。

白雲飛雖遭靈遠的太陰氣功所傷，但她內功精深，人還能支撐得住，嬌叱一聲，連人帶劍化成一道銀虹，猛衝過去。

六僧銅鈸並舉，化一堵黃色光牆，但他們如何能擋得白雲飛馭劍一擊，銀虹到處，劍風似剪，六面銅鈸全被白雲飛劍氣震起了一丈多高，兩僧閃避略慢，雙雙斷去一臂，慘叫聲中，血肉濺飛。

就這樣一擋之勢，靈海和靈空已然追到，鐵彌勒運功劈出一掌，直擊後背，枯佛靈空却施用一招「飛鷹搏兔」凌空撲下。白雲飛連着兩次馭劍却敵，本身眞氣已是損耗極大，何況人已遭靈遠的太陰氣功所傷，再想馭劍克敵，已是力難從心，祇得疾向右側一躍，先避開靈海掌力，翻身揮劍，一招「海市蜃樓」劍化一片護身光幕，擋住靈空的撲擊。

鐵彌勒大喝一聲，雙掌連環劈出，兩股勁道排山般直撞過來，白雲飛不敢硬接，縱身一躍，凌空而起，一陣狂飆掠着她足下捲過，也就不過是分厘之差，沒有擊中。

剛避開靈海的掌力，枯佛靈空又撲到身後，左掌「神龍探爪」兜頭抓下，右掌「判官翻簿」逕扣右腕。白雲飛一振腕，奇招突出，長劍若點若劈，祇見寒光流動，疾刺枯佛「璇璣」、「當門」、「將台」三大要穴。

白雲飛這一招奇幻無比，饒是枯佛靈空身負絕學，也是無法拆解，當下急收攻勢，疾退三步，白雲飛却趁勢掄起一陣劍風，一躍而起，借那劍風之力，施出「拔步登空」絕學，人落地，已到了十幾丈外，接着幾個縱躍，消失在月色中。

鐵彌勒靈海和枯佛靈空還要追趕，却被靈遠攔住，勸道：「此人一身武學，世所罕見，不過功力還未到火候，再過幾年，我們均難望其項背。好在她已中了我太陰氣功的寒毒，七日之內，必遭寒毒攻心而死，只可惜她那馭劍之秘，却是無法知得了。」言罷，一聲長歎，神色間無限惋惜。

足足過了有一刻時間，靈遠才逐漸的恢復了鎮靜，冷冷的望了靈海和靈空一眼，吩咐道：「你們先把受傷的人醫好後，盡出一二三代弟子，務必在兩日之內尋得那青衣少年的下落。活捉最好，擊斃亦可。」說完，轉過身子緩步踱入大殿。

靈遠鄭重下令諭神情，使大覺寺驟然緊張起來，鐵彌勒先替雲雷兩僧起出牟尼珠，推活穴道，又命把兩個斷臂弟子扶入靜室休養，然後點遣僧衆，分頭追尋，並盡出七隻巨鳶，幫同搜尋。

大覺寺豢養的巨鳶，都是數百

年以上之物，碩大威猛，極是少見，靈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共捕得九隻，各飼一粒雪參菓，以增其靈性，數年苦心，才把九鳶馴服，用以搜尋敵踪，傳遞訊息，其中最大三隻，並可馱人飛行，但三隻巨鳶，已去其二，一遭白雲飛掌力擊斃，一爲靈鶴玄玉啄死。

按下大覺寺人鳥並出，追尋敵踪。且說白雲飛衝出大覺寺，一口氣趕下了絕峯，追上崑崙三子等人。

李青鸞一見她立刻跑過去拉着她一隻手，關心的問道：「黛姊姊，妳和那些和尚動過手沒有？」

白雲飛把長劍還給馬君武，淡淡一笑，道：「動過手啦，我打不過他們，咱們得快些趕路，也許他們還來追我們。」

這時，崑崙三子等都已對她敬佩得五體投地，她說要趕路，大家就放開腿一陣緊跑。

天色大亮時，已走了七八十里，李青鸞早已跑得香汗透衣，馬君武也跑得不停喘息，玄清道人和悟空大師，雖有着極深厚的功力，但因久困石室，受盡折磨，體力消耗甚大，臉上也都見了汗了。

幾人尋一塊平坦的草地坐下休息，一夜力戰奔走，誰都有八分倦意，各自盤膝而坐，閉上眼，運功調息。

太陽爬上了白雪峯嶺，照在草地上，映射朝露，閃爍生光，峯上的冰雪在日光照耀下，也幻出了絢爛的彩色，早晨的山景，是這樣幽靜、瑰麗。

驀地裏，一聲鶴唳，劃破長空，玄清道人等全被這鶴唳驚醒，睜眼望去，祇見一隻碩大無比的白鶴，降落在白雲飛身側，鶴頂紅冠如火，神態極是威猛。

旭日的光芒，照着盤膝靜坐的白雲飛，她原本艷紅的嫩臉，此刻却變成一片蒼白，一滴滴晶瑩的汗珠兒滾滾而下，秀眉緊顰，星目半闔，神色之間，隱透出無限痛苦。

玄清道人心頭一震，轉臉對玉眞子道：「妳快些過去看看她，她傷得恐怕不輕？」此語一出，全場人無不震驚，玉眞子、馬君武、李青鸞等，紛紛急奔過去，大家圍在白雲飛的身邊，祇見她喘息急促，不禁全都一呆。

李青鸞緩緩曲下雙膝，取出一方羅帕，兩行清淚早已順腮淌下，輕舉玉手，擦拭着白雲飛臉上汗水。

玄清道人焦急之中，仍能保持鎭靜，低聲叱道：「鸞兒，快退開，不要擾她行功。」

時光在沉寂中流逝，雖然還不到一刻工夫，但玄清道人和馬君武等，却如同度着漫漫的長夜一般，一種渴望的緊張，使他們感到一分一秒，都是那樣悠長。

突然間，白雲飛睜開眼睛，蒼白的臉色上浮現出一絲微微的笑容，緩舉衣袖，揮去汗水，說着：「我中了大覺寺老和尚的太陰掌力，寒毒正逐漸侵入內腑，現三陽三陰六脈已遭寒毒侵傷，恐怕很難再撐過七天了。」

玉眞子黯然一歎，道：「姑娘爲救我們數人性命，獨拒强敵，受此重傷，使崑崙兩代弟子，均沾大恩，我們縱然粉身碎骨，也是難報萬一。」說着一頓，潸然淚下。

通靈道人拔劍一揮，接道：「崑崙三子如不能盡誅大覺寺僧人，爲白姑娘報仇，還有何顏面立足江湖……」

白雲飛截住通靈道人的話，道：「大覺寺三個老和尚，各有獨特絕學，你們縱有必死之志，也難得爲我報仇，何苦去枉自送命？」

通靈道人聽得怔了一怔，道：「酬恩全義，死而何憾？」

白雲飛搖頭道：「明知無望勝人，何必輕生犯敵。」

通靈道人臉一紅，默然無言。

玄清道人接口說：「白姑娘武功精博，比我等高出很多，但仍傷在他人太陰掌下，我等自是更難與敵。這報仇一事，不妨從長計議。當前課題，是如何醫好白姑娘的傷。大覺寺雪參菓功效起死回生，不知是否能醫得白姑娘的傷勢？」

白雲飛望着馬君武微微一笑道：「近日中，大覺寺的雪參菓已經遭竊一粒，防範上必將較以往更爲嚴密，何況太陰掌的寒毒，是含蘊在內家眞力之中劈出，借罡力把寒毒迫入血脈中，雪參菓能否醫得，還很難說。」

馬君武聽得怔了一怔，黯然問道：「難道姊姊傷勢，就沒法子能醫好了麼？」

白雲飛見他關懷之情，溢於言表，蒼白的臉上微露出快慰的笑意，星目中光輝一閃，說道：「如有人能幫我打通三陽三陰六脈，祇需七日靜養，就可以完全復元。」

聽完白雲飛幾句話，崑崙三子等一個個面現難色，因爲三陽三陰六脈，屬於人身體內脉穴，一般的推宮過穴的手法，自是不能奏效，非有獨特精深的內功不可，否則無法下手。幾人均自知無能相助，一時間相對無言。

半晌後，玄清道人歎息一聲，笑道：「貧道等自知無能相助，但望姑娘指出一條明路，甚麼人能醫得妳的傷勢，貧道等自當全力以赴，無論如何，總要求得那人出手相救，酬謝數番援手之恩。」

白雲飛笑道：「據我所知，遍天下武林中人，祇有一位能夠救

我。不過，那位老前輩住處，距此遙遙萬里，而且生性高傲，從不肯接見生人，幾位縱有相助之意，祇恐力難從心。」微微一笑，繼續說道：「那位老前輩也就是我的授業恩師。」

此語一出，崑崙三子等全都一震，六個人十二道眼神，交投在白雲飛臉上，等她說出師傅姓名，看看是那位江湖奇人，教出這樣高明的徒弟。

祇聽白雲飛又道：「我師傅遠居浙南括蒼山中，距這裏萬里，但我這傷勢，七日內即將發作身死，縱有日行千里的功力脚程，恐也難在七日內往返一趟。」

玄清道人久歷江湖，看白雲飛那等鎭靜神態，已知她胸有成竹，祇是想不出其中的奧妙所在，猛然一轉臉，見巨鶴昂首而立，心中突然一動，暗自忖道：這等高大白鶴，世所罕見，必然有着極長的飛行能力，莫非她要借巨鶴之力，在七日內趕回括蒼山麼？這時，玉眞子的眼光也落到巨鶴身上，心中憶起括蒼山中往事，那墨鱗鐵甲蛇皮，不就是被這隻巨鶴攫去嗎？當時自己曾凝集了畢生功力，擊這巨鶴一掌，那一掌至少有六百斤以上眞力，但却並未擊傷巨鶴。轉眼望去，祇見白雲飛頭上汗水紛紛滾落，想起人家在饒州客棧療治蛇毒之恩，不覺心中感愧萬千。

突然，一陣鳥羽劃空之聲，一隻巨鳶，從西方振翼而來，李青鸞一見，立時叫道：「武哥哥，快看啊！這怪鳥和大覺寺和尚載我來這裏的怪鳥一樣，難看死了。」

祇見白雲飛玉掌一揚，身旁巨鶴振羽急起，快若流星，直向大鳶迎去，祇一交接，那大鳶立被巨鶴啄斃，由高空直摔下來，巨鶴在啄死大鳶後，又落回原地。

白雲飛緊顰秀眉，說道：「大覺寺養的巨鳶，甚爲通靈，我們要快些走，巨鳶既現，恐怕他們的人也快要尋到了。」

玄清道人點點頭問道：「白姑娘可要回括蒼山去療治傷勢嗎？」

白雲飛道：「我騎玄玉飛行，三天內大概可以趕得回去。」

玄清道人略一沉吟，道：「白姑娘傷勢不輕，沿途無人照拂，如何能行？我想遣劣徒馬君武隨行，以便聽候使喚，祇不知姑娘靈鶴是否能馱帶兩人同飛？」

馬君武點點頭，望着白雲飛問道：「姊姊的靈鶴，能不能同乘兩人飛行？」

白雲飛望了李青鸞一眼，臉上神色若悲若喜，緩緩退到玄玉身旁，跨上鶴背，答道：「你上來吧！」

馬君武一躍而上，巨鶴振翅起飛，鶴翼划風，凌霄而去。

悟空輕輕一聲嘆息，臉色十分凝重的望了玄清道人一眼，剛想開口，驟聞幾聲長嘯傳來。通靈道人回頭望去，祇見正西方山角轉彎處，湧現出五個和尚，電奔風飄般急馳而來，轉瞬間已到了幾人面前。

當先一人，正是大覺寺三老之一的枯佛靈空，他身後分列着雲、雷、電、閃，四個一代弟子。

玄清道人翻腕抽出背上寶劍，回顧通靈道人等，說道：「先讓小兄擋他一陣再說。」說完，仗劍迎去。

枯佛兩眼注定玄清道人冷笑，他身後雲、雷、電、閃，四僧緩步兩側走出，形成包圍之勢。

通靈道人、玉眞子，恐怕師兄吃虧，也雙雙仗劍而出，迎向雲、雷、電、閃四僧，悟空手橫禪杖，和李青鸞站在一起，日光下，但見寒鋒耀目，大戰一觸即發。

玄清道人在距離靈空六尺左右停住，劍尖斜指，眼簾半垂，左掌平胸，脚踏丁字步，蓄勢待敵。

枯佛靈空祇是一聲接一聲的冷笑着，却是不肯出手，這本是高手對敵力拚時常有的事，因雙方都凝聚了生平功力，那一發之勢，凌厲無比，如果吃對方閃避開去，不但虛耗了眞力，而且失去先機。

突然，又一聲凄厲刺耳的長笑，起自正東，鐵彌勒靈海帶着一風、一清、一月三僧，由東方山口中緩步而來，兩邊出路盡爲羣僧擋住。

靈海現身之後，枯佛靈空才冷冷問玄清道人道：「和你們同來的那位青衣少年，現在那裡去了？」

玄清道人半垂雙目，驀的圓睜，傲然一笑，答道：「這個嗎？你還不配問他。」

靈空陰惻惻一笑，猛的欺身直進，雙掌連環劈出，疾勁掌風，直撲過來。

鐵彌勒靈海立時一揮手當先向李青鸞撲去，他想出其不意的先擒得李青鸞，然後對付玄清道人等强敵。

那知悟空大師早已留上了心，靈海向李青鸞一撲，悟空也同時出手，鐵禪杖一招「挾山超海」，迎向鐵彌勒靈海劈去。

靈海見來勢奇猛，倒也不敢用肉掌硬接，肥大的身軀突然一轉，閃開了悟空一杖劈打，左掌直推，右掌橫擊，一攻之勢，兩招齊出。

悟空虎吼一聲，疾退三步，禪杖橫掄，「力掃五嶽」，一股勁風隨杖捲出。

鐵彌勒不退反進，一頓足由中宮直搶而入，別看他肥笨如牛，身法却是奇快無倫，左掌橫劈出一股

潛力，把悟空杖勢逼住，右手一招「五丁劈石」，直擊頂門。

風、清、月、雲、雷、電、閃，七大一代弟子，也跟着揮動禪杖圍攻過來。

通靈道人大喝一聲，振劍迎擊，獨擋雲、雷、電、閃四僧，玉眞子却躍到李青鸞身側，和她聯手拒抵一風、一清、一月三僧。

這是一場武林中罕見的兇狠羣鬥，玄清道人被靈空蛛絲掌迫得無力還手，通靈道人力戰四僧，却搶得了絕對的擾勢，悟空以降龍二十四杖拚靈海，暫時還可支持得住，玉眞子和李青鸞，兩支劍力搏三僧，也逐漸搶到了上風。

靈空雖然搶得擾勢，但一時間想傷玄清道人也是不易，三清觀主不但內力深長，而且對敵經驗亦很豐富，雖被枯佛蛛絲掌奇學搶盡先機，但還能暫撐危局不敗，以輕身騰挪之術與追魂十二劍威力，和靈空纏鬥。激戰中，驀聞得一聲慘叫，一雲和尚被通靈道人一劍斬斷了右手三個手指。

這一來，激起靈海和靈空兩人的殺機，枯佛首先急劈兩掌，躍退了一丈多遠，凝神而立，運氣行功，雙目兇光閃動，逼視三清觀主。

玄清道人久經大敵，一看枯佛神情，已知他存心作生死一搏之拚，一面運功戒備，一面留心枯佛的行動。

祇見靈空右臂緩緩舉起，瘦如鳥爪的右手，突然間粗了一倍。

玄清道人不知靈空練有百毒掌力，也把畢生功力運集左掌，準備硬接他一擊。

祇見枯佛一張黑瘦的臉上，泛着陰惻惻的冷笑，日光下，白牙森森，形態極是可怕，揚掌蓄勢，緩步對玄清道人逼來。

驀地裡，一聲震搖山谷的長笑，破空傳來，緊接着又一聲嬌叱道：「鸞妹妹，不要怕，我來帮妳。」隨着那聲嬌叱，兩枚奇形燕子追魂鏢，帶着怪叫聲，直對圍擊玉眞子李青鸞的一風、一清兩僧打去。

鏢走弧影，由上向下曲落，在離兩僧頭頂七尺左右，猛然直線下落，快速異常，寒芒閃閃，疾逾奔電，兩僧不知是甚麼暗器，反手一杖掃去，但聽得兩聲金鐵錚錚，兩枚燕子追魂鏢，全吃禪杖掃飛，可是二僧不知那燕子追魂鏢腹中另有機簧，口裡藏有毒針，一杖雖把兩鏢震飛，但腹內機簧也被震動，口藏毒針激射而出，兩縷細如髮絲的銀線一閃而至，兩僧微一怔神，各中一針，祇覺傷處一麻，知道針有奇毒，心頭一寒，鬥志全失，手一鬆，禪杖當場落地。

就在兩僧錯愕間，一道寒光趁勢向一清襲去，和尚正值心亂氣餒之際，忘了手中已無兵刃，揮臂一架，隨着一聲慘叫，一條右臂，立被那寒光劈掉，一風急向後面一躍，但玉眞子那還容他走開，振腕一劍，透胸而過，隨勢一脚，把屍體踢向了八九尺遠。

單餘一月，那裡還有鬥志，一杖蕩開李青鸞劍光，仰身一個倒翻而退，不巧他正翻落在玄清道人和枯佛之間，靈空百毒掌力剛好劈出，再想收勢，已自不及，慘叫聲中，一月被靈空百毒掌震飛起一丈多高，不要說枯佛百毒掌，陰狠無比，中人後百毒攻心慘死，單就那一股內家罡力，也有開碑碎石之力，一月如何能承受得住，被掌力震碎內腑，落地氣絕身亡。

瞬息間的非常變故，使激鬥中的人全停下了手，玄清道人回頭望去，祇見一個嬌美的黑衣少女，正握着李青鸞一隻手，咭咭呱呱的說笑，三丈外站着一位老叟，白髯過胸，青衫及膝，芒鞋白襪，手握龍頭拐，正是天龍帮主，海天一叟蘇朋海，即知李青鸞握手言笑的黑衣少女，便是無影女蘇飛鳳。

蘇朋海身側，分列着黃麻大褂、赤足草履的川中四醜，身後並肩橫立着天龍帮紅、黑、白三旗分壇主，百步飛鈸胡南平、子母神膽葉榮青、開碑手區元發。

海天一叟目光如電，橫掃了全場一週後，對玄清道人拱手笑道：「道長三師兄妹齊聚祁連山來，不知有甚麼大事要辦？」

玄清道人單掌立胸，還了一禮，答道：「貧道等齊來祁連山，祇是想向大覺寺高僧們求一顆雪參菓，療治我師妹蛇毒，想不到靈菓難求，反而引起了一場殺劫。」

蘇朋海大笑道：「崑崙三子聚齊，武林中能與甚匹敵的可以說絕無僅有，料那大覺寺幾個和尚決難抵敵，雪參菓想必已得到手了。」說着一頓，望了玉眞子一眼，果然傷勢已好，微微一笑，目光又轉到鐵彌勒和枯佛身上，問道：「這兩位肥瘦大相逕庭的和尚，不知是大覺寺中甚麼人物？」

玄清道人微笑答道：「兩位肥瘦不同的大師傅，都是大覺寺中長老。」

蘇朋海陡然問一揚長眉，臉泛怒容，望着鐵彌勒和枯佛一陣冷笑，道：「三位道兄既已取得雪參菓，療治了令師妹的蛇毒，不知能否把當前這幾個禿賊，讓給我們天龍帮，待我蘇朋海和他們算一筆舊賬。」

玄清道人皺皺眉頭，暗自忖道：聽他話風，似非故意譏諷，大概是見玉眞子傷勢已癒，誤認我們已

得到了雪參菓，祇是他要這幾個和尚何用？頗是費解。

略一思忖，微笑答道：「蘇帮主既要和大覺寺清算舊債，貧道等當得相讓就是。」說完，緩步向後退去。

這時，大覺寺七大一代弟子一風、一清、一月，三個已倒斃在地，餘下雲、雷、電、閃四僧，還有一個受傷，這是大覺寺在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慘重傷亡，鐵彌勒靈海和枯佛靈空都氣得心肺欲炸，但因未弄清蘇朋海的來路，故而隱忍未發。

海天一叟手扶龍頭拐，慢步向羣僧走去，川中四醜兩側擁護，蓄勢隨進。蘇朋海逼近羣僧一丈左右時，停住脚步，一揚龍頭拐，指着鐵彌勒，正要張口問話，枯佛靈空已搶先說道：「你這老兒和我們素不相識，却口口聲聲要和我們清舊債，不知是指何而言？」

蘇朋海冷笑一聲道：「我提起一個人，大概你們就可以明白我所指舊債爲何了。妙手漁隱招公義，你是不是認識？」

靈空陰森森一笑，道：「我以爲甚麼大事，原來你是替別人出頭來了。不錯，我認識招公義這個人，也是我親手替他下的附骨毒針，只恐怕你無能爲他報仇，反而白送掉了一條老命。」

蘇朋海仰面一聲長笑，聲如龍吟，響徹雲霄，祇震得萬山回鳴。

靈空心頭一驚，暗道：此老內功如此精深，倒是不可輕敵。

蘇朋海笑聲一落，龍頭拐揚空劃了一個圓圈，冷冷答道：「好極，好極，老朽正好借此良機，領教領教大覺寺中的絕學，就是送掉這條老命，倒也無恨。」

靈空閃目望去，祇見海天一叟身後三位壇主，一個個神充氣足，看樣子都非弱手，心中一動，惡念隨生，一語不發，猝然發作，雙掌一錯，猛向海天一叟劈去。

蘇朋海是何等人物，豈會遭靈空暗算，枯佛雙掌剛一劈出，他已同時出手還擊，龍頭拐橫掄一掃，迎打雙臂，拐帶勁風，力道逼人。

靈空心頭一震，挫腰收勢，疾退八尺，他想不到對方迎擊之勢，竟是那等迅速，幾乎被那一拐掃中。

蘇朋海冷笑一聲，正待揮拐追擊，葉榮青、區元發雙雙搶前一步，齊聲說道：「帮主身份至尊，如何能親身臨敵，先讓我倆接幾個禿賊一陣。」

蘇朋海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一面聽人說話，一面仍留心着枯佛的行動，看他凝神運氣，右手陡然暴粗一倍，隨也暗中運集功力。

祇聽靈空一聲大吼，右掌虛空向海天一叟劈去，蘇朋海一翻身，鬚髮怒張，左手食指閃電般向枯佛靈空劈來的掌上迎去。

枯佛心存惡念，想一掌把海天一叟擊斃，故而出手一擊中，竟運集了百毒掌力。蘇朋海內精功湛，一接靈空劈出掌力，登時覺出有異，已知對方劈出掌風中，除蘊蓄着內家眞力外，另外還練有歹毒的功夫，當下大喝一聲，運集乾元指神功，迎着枯佛百毒掌一指戳去。

靈空一掌劈出後，見蘇朋海不知閃避，竟圖硬接，心中暗道：你這是自尋死路……心念初動，驟聞一聲大喝，蘇朋海鬚髮突然倒豎起來，已運集乾元指神功點到。但聽得枯佛一聲大叫，乾元指迎裂靈空罡力，點中掌心，枯佛猛覺一股熱流，循臂而上，透穴過脈，全身勁道頓散，自閉阻毒的「臂臑穴」，亦被乾元指神功震開，百毒回集，反向自身內腑攻去。

這一下，祇嚇得枯佛心膽破裂，再想自運功力閉穴阻毒，已是力難從心，幸得一旁觀戰的鐵彌勒靈海，看出情勢不對，一步欺到枯佛身側，左掌一招「迎門擊浪」猛劈蘇朋海，右手伸縮間點了靈空「巨骨」、「天柱」兩穴。

蘇朋海掄拐橫擊，一招「橫斷巫山」，逼開了鐵彌勒掌勢，川中四醜由兩側急搶而出，兩個攻敵，兩個擒人，老大老三，四掌劈向靈海，老二老四却趁勢撲向靈空。

鐵彌勒怒喝一聲，雙掌一招「二龍分水」，逼開四掌迫攻，還未及變招搶攻，蘇朋海龍頭拐已挾跨山倒海的威勢，迎頭劈下，拐風如嘯，勁道無倫，把靈海迫退數步。

雲、雷、電、閃四僧揮杖急撲而出，剛一發動，驟聞兩聲斷喝，胡南平飛鈸和葉榮青子母膽同時出手。

鈸如輪月，破空而下，慘叫聲中，劈去了一雲半個腦袋，子母膽捲風襲到，擊中一雷前胸，人退五步，噴血如泉，鬆手落杖，倒地身亡。

這兩種江湖上久負盛名的暗器，一出手威勢果然不凡，雲、雷兩僧竟是難以躲開，雙歸劫運。

電、閃二僧被飛鈸、神膽威力所震懾，一時間不敢再向前逼進。

這時，枯佛靈空已爲川中四醜所擒，單餘下鐵彌勒和電、閃兩僧，靈海回顧七大一代弟子，一戰就死五個，師弟靈空更是被活捉過去，自知再打下去，有敗無勝，不覺氣餒。

蘇朋海揚拐指着靈海，一聲冷笑道：「招公義和你們大覺寺素無嫌怨，何以竟給他下了附骨毒針……」話到這兒，眼光轉在已被川中四醜綑綁了的靈空身上，接道

:「這位大師既是親手下那附骨毒針的人，那是再好不過，既能手下毒針，想必可以解得，正好把他帶走。爾等如欲救他，請到黔北天龍帮總壇便了。半年內如不見貴寺人去，可不要怪我蘇某人手辣心狠。」

靈海衡量當前形勢，自知非敵，如要動手，不但難以救得枯佛靈空，恐怕自己和電、閃兩弟子，亦要同遭劫運。

靈海思忖一陣，陰森森一聲的冷笑：「祇怕你們出不了祁連山，就沒有命了。」說完，帶着電、閃兩僧，轉身疾奔而去。開碑手區元發拔步欲追，却為蘇朋海搖手所阻。

葉榮青揚腕打出一枚鐵膽，疾向靈海後背飛去，鐵膽如拳，疾比流星，挾着一股銳風襲去。鐵彌勒回身劈出一掌，鐵膽吃他內家罡力震落。

這當兒，胡南平兩道烱烱眼神，已自逃走的靈海身上轉投到李青鸞身上，手控飛鈸，面露殺機，緩步向李青鸞移去。

悟空和玄清道人看出胡南平神色不對，雙雙一躍，擋在李青鸞前面，老和尚面色肅穆，橫杖待敵，一向慈和的臉上，此刻却滿是怒容。

蘇飛鳳正在和李青鸞握手談笑，一轉身見胡南平蓄勢逼來，同時，區元發、葉榮青也由兩側逼進，通靈道人、玉眞子，又拔劍迎了上去。

雙方情勢，劍拔弩張，又一場武林高手慘烈的拚搏，一觸即發。

祇聽胡南平縱聲一陣大笑，問道：「這位白衣姑娘，可也是崑崙派門下弟子？」

玄清道人笑道：「不錯，胡壇主以武林至尊身份，何以會識得她一個無名晚輩，這倒使貧道有些費解了？」

胡南平放眼看去，祇見蘇飛鳳和李青鸞携手併肩而立，有心施放飛鈸，又怕誤傷了帮主愛女，一皺眉頭。

蘇飛鳳看胡南平控鈸蓄勢，祇待發出，兩目兇光閃動，注定李青鸞，看他樣子似已怒極，祇是思解不出，他怎麼會和李青鸞有着這等深的仇恨。

無影女心知胡南平飛鈸威力奇大，而且能雙手併發，祇怕李青鸞傷在他飛鈸下面，當下反手一把把李青鸞抱住，問道：「胡叔叔，你今年五十多了，怎麼會和一個孩子有着海般深仇似的？」

胡南平陰沉沉一笑，道：「我沒問清楚以前，絕不會對她下手……」說至此一停，轉臉又問玄清道人道：「道長望重武林，自是不會信口胡說，這位白衣姑娘，是不是藍衣秀士李士朗的女兒？」

玄清道人沉吟一陣，却難答覆，轉臉望着悟空大師。

祇見老和尚面色變得十分難看，全身微微顫動，數十年壓積心頭的情恨往事，一旦要揭穿清算，饒是他的定力深厚，也不覺十分激動。

蘇飛鳳心思機敏，又多江湖閱歷，看雙方神情，已猜出中間必然有極大的隱情，如果揭穿，或將引起一場慘烈的搏鬥，那時再想勸阻，恐怕已難生效，心中一急，高聲喊道：「爹爹，我義父身中附骨毒針，即將發作，此刻寸陰寶貴，我們要快些趕回去了。」

蘇朋海亦覺得此時此地，不宜和崑崙三子動手，當下急聲叫道：「胡壇主，你就是和崑崙三子有過嫌怨，此刻也不是清結時機，來日方長，何必急在一時？」

胡南平為人雖然狂傲，但海天一叟的話他却是不敢不聽，當即躬身答道：「胡南平敬遵令諭。」

蘇朋海微微一笑，又對玄清道人拱手說道：「道兄和胡壇主縱有舊恨，也望看在老朽面上，今天暫作罷論，異日有緣，定當討教貴派天罡掌和分光劍法。」

玄清道人笑道：「但得賜教，定當奉陪。」

蘇朋海縱聲一笑，望着蘇飛鳳道：「妳這丫頭急着趕路，現在還不走嗎？呆站着幹甚麼？」

無影女嫣然一笑，道：「爹爹和三位叔叔先走吧，我還要和鸞妹妹談談呢！」

蘇朋海目注玄清道人，笑道：「小女刁蠻，尚望道兄照顧一二。」說罷，轉身緩步而去，川中四醜扛着枯佛靈空，左右掩護，三旗分壇主隨後跟進，瞬息工夫，轉過一個山脚不見了。

蘇飛鳳回頭拉着李青鸞一隻手，問道：「鸞妹妹，你怎麼會和我們胡壇主結下仇恨？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妳才十七歲？」

李青鸞搖搖頭，凄婉一笑，道：「我不知道，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他。」說完慢慢的轉過臉來，望着悟空大師，問道：「師伯，我爹爹可是叫李士朗麼？」

老和尚剛剛平復的心情，被李青鸞這一問，又不覺激動起來，慈目愁鎖，一臉悲感，望着李青鸞呆了一呆。突然，他眉宇間泛起了怒意，聲色俱厲的喝道：「鸞兒，以後不許你問我這些事情。」

李青鸞自懂事以來，從未見過悟空大師以這等嚴厲的神情對她，心中又急又怕，嬌喊一聲，掙脫蘇飛鳳握着的一隻手，直對悟空撲去，跪在地上抱住老和尚雙膝，滿

腮淚水，抬頭問道：「師伯我說錯了話麼？」

老和尚挽着她一條右臂，扶她起來，身子微顫，目含淚光，黯然一歎，道：「你父母的事，我都告訴了你的師傅，到時機成熟時，你師傅自然會告訴你，現在不許你多問。」

李青鸞滿臉迷惘，望着悟空，一副欲言又止神情，終於，她點點頭道：「師伯，你心裏不要難過，鸞兒以後不再問啦。」

老和尚還未及答話，驀聞一聲馬嘶傳來，轉臉望去，祇見一匹赤紅駒電奔而來。眨眼間，馬已到幾人停身所在，鞍鐙俱全，垂鬃飄風，正是曹雄的赤雲追風駒。

靈馬在無影女俠身旁停下，望着蘇飛鳳豎耳伏身，低聲悲嘶。李青鸞轉身拂着馬鬃，對蘇飛鳳道：「這是我武哥哥朋友曹雄的馬，跑起來像飛的一般，快極啦。」

蘇飛鳳怔了一怔，道：「怎麼，你們都認識我曹師兄嗎？」

李青鸞搖搖頭，笑道：「祇有我和武哥哥認識他的，現在武哥哥跟我黛姊姊一塊走了，祇有我認識他了。」

蘇飛鳳初見李青鸞，就想問她馬君武下落，祇有不好意思開口，現聽得李青鸞一說，比她驟見赤雲追風駒還要感到震驚，立時接口問道：「你有姊姊麼？」

李青鸞笑道：「黛姊姊也是武哥哥的朋友，她的本領大極啦，不是她，我和武哥哥恐怕早就沒有命了。」

蘇飛鳳呆了一呆，問道：「你武哥哥跟人家去了，妳心裏不難過嗎？」

李青鸞搖搖頭，笑道：「黛姊姊人最好，她一定會好好的對待武哥哥，所以我很放心，一點也不難過。」幾句話不徐不疾，輕描淡寫，神色又十分的輕鬆自然，毫無矯揉造作的隨口而出，但稍為用心的去體會話中含意，又覺得每一句，每一個字，都蘊含着無限的深情關懷，無限的纏綿愛意。蘇飛鳳不知為甚麼，祇覺一股莫名的感傷襲上心頭，鼻孔一酸，湧出兩眶淚水。

李青鸞見她突然間淚水盈睫，心中甚覺奇怪，急忙拉着她兩隻手慰道：「鳳姊姊，妳怎麼心裏難過了？」

無影女凄婉一笑，轉臉見赤雲追風駒站在身側，心中一動，隨口答道：「這匹馬是我曹師兄騎的，現下祇見馬兒，不見我師兄的人，祇恐怕他遇到甚麼意外了。」

李青鸞長長的歎口氣，道：「你師兄為人很好，他不但是武哥哥的朋友，而且還救過我，我們現在就去找他。」說罷，回頭又望着玉眞子問道：「師傅，我們和鳳姊姊一塊兒去找曹雄，好嗎？」

通靈道人望了師妹一眼，接道：「人家既是救過我們崑崙派門下弟子，自然應該還人一報，你答應她吧！」

玉眞子一皺眉頭，道：「祁連山萬峯連綿，想找人談何容易？」

蘇飛鳳接口答道：「這赤雲追風駒甚是通靈，由牠帶着我們，找人決無困難。」說完，一拍馬頸，那馬轉頭低嘶一聲，向南奔去。

當下幾人跟在靈馬身後追去。

那馬帶着幾人越走越快，幾人也施展輕功緊追。

走了足足有一個時辰，來到一座高峯下面，靈馬停步不進，待幾人追上後，仰首又一聲長嘶，放蹄向上峯跑去。

崑崙三子等隨後向山攀登，這座山峯高在百丈以上，幾人花了一刻工夫，才登上峯頂。

峯下是一片畝許大的水潭，碧波蕩漾，水聲淙淙，一溪清流隨着那山谷形勢流去。李青鸞看了一陣，啊了一聲，說道：「我知道了，這個地方我已經來過兩次了，每次都是黛姊姊救了我後，帶我來的。」

玉眞子縱目四顧，祇見兩側峯上，松幹伸空，藤蘿飄垂，果然是和白雲飛、馬君武相遇的地方。

靈馬把幾人帶到一座石洞口邊停下，李青鸞兩度在這幽谷石洞中小住，洞中一切均甚熟悉，一低頭，當先而入，蘇飛鳳緊隨跟進。

而金環二郎仰臥洞中，動也不動，蓬髮覆面，看形態十分危險，祇是不知是病了，還是遭人打傷？

李青鸞目睹此情，芳心中一陣凄然，不覺流下來兩行清淚，緩緩在曹雄身邊蹲下。

蘇飛鳳自幼和曹雄一起長大，青梅竹馬，並非無情，祇是遇上馬君武之後，一見動情，而且一往情深，竟難自主，她亦曾為此事苦苦尋思，兩者之間，何所捨從，那知越想越是無法自解，對馬君武一縷情絲也是愈纏愈深，此中消長之機，說起來眞是微妙難測。此刻，眼見曹雄獨臥石洞，奄奄待斃，回憶舊情，愛憐頓生，急撲到曹雄身邊，撥開他覆面散髮，雙目淚下，低喚了數聲師兄。

金環二郎身子微一顫動，慢慢睁開了眼睛盯住蘇飛鳳望了一陣，憔悴的臉上微現笑意，說道：「我恐怕是不行了，想不到我還能見你一面……」聲音微弱，話未說完，又閉上了眼睛。

（未完・十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黔驢唱雙簧　刀刃萬惡魔

上文提要：第二回合的武林大會意義重大，是競逐武林王的寶座，設擂台的和打擂台的、看熱鬧的都來到約會地點，阿牛和女王蜂希望驢面人獲勝，為武林豪俠出一口氣，雖然不清楚驢面人的來歷，但可算是同路人，立意要將武林王打倒。經過競逐之後，驢面人不負衆望，先將武林王手下全打倒，才有資格和武林王小洋芳子競逐……

可是，做夢也想不到，驢面人的武功之高，委實出乎大家的想像之外甚多，多數人屁股尚未坐熱，尚未看出一點門道來，決戰已告結束。

獲勝的是世外老人。

落敗的是小洋芳子。

驢面人志得意滿的道：「婆娘不打了？妳承認落敗？」

「算你僥倖得勝。」

「從此刻起我老人家就是新出爐的武林王？」

「理當如此。」

「那就謝了，我老人家現在就走馬上任。」

邁開方步，一搖三擺，大模大樣的行至寶座前，一屁股坐上去，又道：「麻煩那一位替我老人家加冠吧。」

「我！」

「我！」

阿牛、小秀才齊聲回應，毫不留情的從小洋芳子的頭上摘下皇冠，大踏步的來到驢面人面前。

驢面人並不急着加冠，道：「老夫登上王座，娃兒感覺如何？」

阿牛笑容滿面的道：「爽極了，也美極了。」

「不知天下英雄是否認可？」

「沒問題，各大門派皆一致擁護。」

「可是，總覺得不夠熱烈，有所欠缺。」

「欠缺什麼？」

「掌聲、炮聲、歡呼聲！」

小秀才「哦」了一聲，神氣八啦的道：「這好辦，交給我小秀才啦。」

行至台前，一陣鼓噪，馬上掀起一片掌聲歡呼聲。

「恭喜新王加冠！」

「恭賀新王登基！」

「驢面人萬歲！」

「武林王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

就在歡聲雷動，炮竹齊鳴聲中，阿牛與小秀才將王冠加在世外老人的驢頭上，正式成為在武林大會上公開產生的武林王。

女王蜂刁男一揚柳眉兒，道：「現在應該是前輩兌現諾言的時候了吧？」

驢面人道：「什麼諾言？」

「取下驢頭，以眞面目示人。」

「對，對，本王是說過這樣的話，一定兌現。」

＊　＊　＊

這是所有的人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

難以數計的眼睛全部集中到驢面人一個人身上來。

只見驢面人緩緩的站起身來，走到擂台中央。

取下皇冠。

拿掉驢頭。

年輕一輩之人看見的只是一張陌生的猙獰老臉。

瘋道駭然道：「怎麼會是他？」

痴尼愕然道：「奸詐的萬惡人魔！」

不老僧咬牙道：「可恨的任獨行！」

沒錯，神秘的驢面人，現在的武林王，正是二十年前作惡多端，橫行江湖，後來被武林三老打敗擊潰，投海自殺，結果却東渡扶桑，遠征波斯的萬惡人魔任獨行。

阿牛、阿憨聞言大怒，有一種被人愚弄、欺騙的羞辱感，齊聲吼叫道：「媽的，老狐狸，大騙子，原來打從一開始你就在演戲，簡直不是人，是猪，是狗，是王八蛋，是烏龜！」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十二名金牌武士已重返擂台，被强行驅離，趕下擂台去。

刁男、百合、賀西尼等人也得到相同的待遇，武林三老大罵不止，任獨行惱羞成怒，率衆將所有的人全部驅逐到台下去。

＊　＊　＊

場中的情勢有了變化，不知何時，任獨行手下的高手傾巢而出，在廣場的四週築下三道人牆，將所有的人全部圍起來。

武林公子任無二，武林公主任無雙已會合在金色擂台上。

萬惡人魔任獨行站在他們左邊。

女魔頭小洋芳子站在他們右邊。

任無二聲洪氣壯的道：「本公子現在鄭重宣佈，新任的武林王是任獨行。」

無雙公主得意洋洋的道：「正是我們兄妹生身的父親。」

「原任的武林王是我們的母親。」

「所以，本公主的身份不動。」

「本公子的頭銜也不必改。」

「各位或許認為我們是在演戲。」

「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

「但是，新任武林王的合法性却不容否定。」

「因為是在公平的原則下產生的。」

「各位一定會問，家父為何會跟天下英雄開這麼大的玩笑？」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主要的目的是想將天下的武林人物全部集中到這裡來。」

「或許會視如上賓，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

「或許會視如仇敵，喪命亡魂，永淪九幽。」

「是敵是友，全在各位一念之間。」

「是福是禍，悉在諸君方寸之地。」

任無二指着左邊高牆下的大門道：「願意歸順本宮的朋友請到那邊去。」

武林公主任無雙道：「保証吃香的，喝辣的，要什麼有什麼，前途無量。」

人羣中有了反應，秩序大亂，假瘋道、痴尼、不老僧、黑旋風馬五、笑面虎朱有光、塞北雙兇、關中三虎、嶺南四煞，以及一些江洋大盜、亡命之徒，莫不賣身投靠，紛紛響應，一窩蜂似的往左邊湧去。

無二公子道：「歡迎馬總寨主與朱總管。」

任無雙道：「綠林水陸七十二寨仍由兩位掌管。」

「也歡迎其他的朋友們。」

「個個有好處，人人有官做。」

「瘋道、痴尼、不老僧的確不是眞的。」

「實際上是扶桑的三位一等一的高手。」

「冒充的目的是要將眞的瘋道、痴尼、不老僧鬥臭鬥爛，叫他們名譽掃地，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套一句新詞，就是間諜。」

「如今應該是他們功成身退的時候了。」

「當然不會埋沒人材，自會另有任用。」

接着，武林公子任無二又指着右邊高牆下的大門道：「我們估計，有些人可能不願與本宮合作，那麼，就請到右邊去。」

任無雙道：「右邊的待遇自然沒有左邊好。」

「形同禁錮，失去自由。」

「目的是要諸位閉門思過，重新考慮。」

「考慮的時間只有三天。」

「時間一到，就必須表明最後的立場。」

「願歸順本宮者，仍然是朋友，以禮相待。」

「假使仍執迷不悟，就是敵人，格殺勿論。」

「欲往左邊的朋友們別再猶豫，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欲往右邊的人亦請速作決定，別浪費大家的時間。」

「路只有這兩條。」

「往左往右，任君選擇。」

「我們兄妹就言盡於此。」

「各位看着辦吧！」

＊　＊　＊

無二兄妹的話停了，場中羣豪的情況也逐漸明朗。

往左邊去的多數都是江湖末流，武林渣滓，或是一些居心不正，意欲攀龍附鳳的傢伙。

往右邊去的則全部都是名門正派的武林人物，在瘋道、痴尼、不老僧的率領下，義無反顧的踏上被人禁錮的路。

三老身份已明，二堡、三莊、四大門派的人再度毫不考慮的又緊密的團結在他們的四週。

他們當然考慮過奮力一戰，與任獨行那一夥人決一死生。

却遭到三老的一致否決。

瘋道、痴尼、不老僧認爲，武林王宮之人勢力龐大，部署嚴密，取勝談何容易，硬拚無異自取滅亡。

亦曾考慮突圍而出，同樣此路不通，此處四面環湖，般隻悉在對方手中，成功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被囚成爲唯一的選擇。

三老說得好：「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還是可以做許多事！」

於是，二堡、三莊、四大門派的高手，全部跟在瘋道、痴尼、不老僧的身後自動走進右邊高牆下的門。

* * *

門內的景象甚是蒼涼，地勢凹凸不平，遍地蔓草叢生，偶而還可見到白骨腐屍，顯然是武林王宮的一處監獄兼刑場。

展目四顧，一片荒涼，僅有十餘間僅可聊避風雨的牢房。

四面皆築有高牆，牆角建有碉樓，牆面甚寬，佈有崗哨，戒備十分嚴密。

大門的守衛最嚴密，由十二名銀牌武士負責。

刀已出鞘。

劍已在握。

飛鳥不渡。

蚊蚋不入。

近百高手結伴而行，浩浩蕩蕩的來至一處空曠之地才停下來。

大家席地而坐，鴉雀無聲，一個個神情凝重，如負千斤重擔。

飛雲堡主鐵沙掌公孫敖首先開口說道：「眞是怪事，萬惡人魔任獨行固然早在二十年前便藝業超羣，不可一世，但不論如何，憑三老的功力修爲，怎會連老魔的一招都接不下來，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阿牛道：「這當中另有因由，三位前輩誤把老魔當作俠義中人，有意成全於他，並未全力施展。」

三王莊莊主刀王石勇道：「本莊主想請教，三老若是放手一搏，結果會怎樣？」

瘋道搖頭歎息道：「說來慚愧，貧道即使全力以赴，也頂多只能接下任獨行的三招來。」

堂堂武林三老，只能接下萬惡人魔的三招來，全場之人莫不爲之心驚肉跳，滿面駭然。

五柳莊莊主五柳先生柳樹青愕然道：「是什麼原因，在二十年之內能使任獨行的功力有如此驚人的進步？」

不老僧盤膝而坐，雙掌合十，聲音低沉而憂戚：「据老衲觀察，老魔雖未全部施展，但已可隱然看出，他學會了兩種中原所沒有的怪異功夫。」

七星莊莊主七星劍黃霸天追問道：「到底是什麼功夫？」

女王蜂刁男道：「一種是扶桑的聽風流劍法，聽音辨向，既快且準，神鬼莫測。」

小秀才道：「另一種是波斯的火雲掌，掌力剛猛，其熱如火，使人無法抗拒。」

痴尼幽幽然道：「如能將這兩種怪異的武功破解，一切仍大有可爲，否則咱們很可能會困斃在此，別無他途。」

武當掌門全眞子白眉一軒，道：「究竟有無破解之計？」

阿牛直勾勾的望着上野百合，道：「百合，妳是扶桑人，又是武林世家，可知有無尅制聽風流劍法的功夫？」

扶桑姑娘百合微微頷首，應了一聲：「有。」

「什麼武功？」

「醉仙劍法。」

「可以尅制聽風流劍法？」

「本來就是專爲尅制聽風流劍法而創。」

「妳會嗎？」

「會，可是……」

「可是怎樣？」

「功力太淺，不然也不會一招便被荒木三郎打下擂台。」

同一時間，小秀才也在問賀西尼相同的問題：「賀兄，你是波斯人，知不知道對付火雲掌的方法？」

波斯少爺賀西尼道：「可用九陰玄冰指。」

「有效嗎？」

「一陰一陽，一冷一熱，正好相尅。」

「賀兄練過嗎？」

「練是練過，可惜……」

「可惜什麼？」

「嘻嘻，跟百合姑娘的情形相似，功力太淺，不堪一擊。」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既爲報仇而來，爲何不痛下苦功，好好的練？」

賀西尼錯愕一下，道：「小兄弟有所不知，並非賀某功力不到，而是史可拉的功力出乎意料之外的高。」

少林掌門智海大師道：「施主的意思是說，史可拉來到中原之後武功又大有精進？」

達尼爾道：「賀少爺的意思正是如此，我們亦有此同感。」

峨嵋掌門了因師太道：「其中必有原因，不知道理何在？」

華山掌門神州劍仙曹星羽緊鎖着眉頭正容道：「如果老夫判斷不錯，任獨行、小洋芳子夫婦，與史可拉、荒木三郎等人，在尚未公然肆虐之前，必然曾閉關甚久，下過一番苦功，彼此交流，相互切磋，是以姓任的學會了聽風流劍法、火雲掌，而荒木、史可拉的功力也有驚人的進步。」

瘋道沉吟一下，道：「曹掌門所言甚是，另外，老魔在東渡扶桑，遠征波斯之時，一定搜刮了不少金銀財寶，招買了不少兵馬，否則，武林王宮不可能如此豪華壯麗，手下之人也不可能如此兵多將廣。」

阿牛對不老僧道：「靈丹還有沒有？」

不老僧道：「還有一些，你要服用？」

阿牛振振有詞的道：「不是區區在下，是百合與賀西尼，給他們兩位靈丹服用，增加十年以上的功力，或可與任獨行、史可拉、荒木三郎等人一拚。」

痴尼苦笑道：「老魔頭的功力已達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境界，他們兩位即使再增加二十年的修爲恐怕也無濟於事。」

小秀才倒抽一口寒氣道：「那怎麼辦？難不成就這樣眼睜睜的待斃？」

瘋道黯然道：「如無速成之法，前景實在未可樂觀。」

女王蜂刁男揚眉道：「我有辦法。」

阿牛道：「刁姐有何妙計？」

「我有辦法可在極短時間之內使人功力大進。」

「多短？」

「三天之內。」

「能進步多少？」

「可增加三十年左右的功力。」

「好極了，快說是什麼辦法？」

「這……」

緊要關頭，刁男却突然閉口不說了。

小秀才急得不得了，跳脚道：「刁姐別賣關子，快說呀。」

刁男囁嚅道：「不是賣關子，而是這中間窒礙之處甚多。」

「有何困難？」

「困難之處在於一個人根本無法修練。」

「那要幾個人才能修練？」

「必須一男一女合籍雙修。」

「哦，必須男女雙修？好奇怪的方法，刁姐是從那裡學來的？」

女王蜂刁男望着阿牛、阿憨道：「就是刁姐以前告訴你們的那本奇書。」

阿牛一臉正氣的道：「刁姐，小弟實在想不通，爲什麼一定要合籍雙修才有速成之效，道理安在？」

刁男肅容道：「是取其陰陽交泰，魚水相融之意。」

「修練的方法刁姐懂嗎？」

「懂。」

「可有實際修練的經驗？」

「沒有。」

「有無特別的限制或條件？」

「最好是兩情相悅的夫妻，這樣效果會更好。」

小秀才正經八百的道：「這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也許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有效的，不知三位老人家意下如何？」

主意是刁男出的，身爲師父的痴尼不敢自作主張，問瘋道、不老僧道：「貧尼想聽聽道兄和禪師的意見？」

瘋道想了想，道：「事到如此，也只好如此，貧道不反對。」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不老僧道：「原則上老衲也同意，但是希望雙修之人先結成夫妻。」

痴尼轉對百合、賀西尼道：「兩位施主是主角，也是當事人，最好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

賀西尼馬上說：「大家怎麼決定就怎麼做好啦，西尼沒意見。」

女孩子家畢竟不同，百合羞答答的道：「百合同意賀少爺的話，無異議。」

* * *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接下來便開始配對，工作最艱鉅。

瘋道人拍一下百合的香肩，慈祥可親的道：「凡在此的武林男兒皆可任意挑選，百合姑娘打算選那一位？」

不老僧補充道：「姑娘務必要愼重，此乃終身大事，選中之人就是妳的丈夫。」

百合皺着眉，抿着嘴，紅着臉龐，遲疑了好一會工夫，才指一下阿牛，垂下頭來，吐出來一個字：「他……」

「郎才女貌。」

「珠聯璧合。」

這是羣豪的賀詞。

痴尼看着賀西尼笑道：「黃蜂教多的是美貌女子，各大門派也有幾位隨行，賀公子喜歡那一個？」

瘋道接口道：「選中的人就是你的妻子，不可喜新厭舊，朝秦暮楚。」

男子漢，大丈夫，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主動而又大方的拉住刁男的手，道：「我喜歡刁男，願與他結爲夫妻，合籍雙修。」

「花好月圓。」

「愛河永浴。」

羣豪又送了兩句吉慶話。

事情並沒有完，還有四對需要匹配。

因爲白蘭、黃梅也懂得醉仙劍法。

達尼爾、卜拉斯也學過九陰玄冰指。

經過一陣評頭論足，挑肥揀瘦，始告塵埃落定。

白蘭姑娘選上了小秀才王文魁。

黃梅選上了柳盈盈的三哥柳森。

達尼爾挑中芙蓉花主。

卜拉斯看上牡丹花主。

場中立即爆出連串掌聲，笑聲，爲這六對新人恭賀，祝福，三老鄭重宣佈，他們已結成夫妻。

牢房權充新房，在大家的祝禱聲中，六對新人匆匆進入新房。

* * *

沒有花燭。

沒有喜幛。

甚至連被褥亦告闕如。

這樣的洞房實在世間少有。

未合籍雙修之前，還必須先接受刁男的技術指導。

待將修練的方法、技巧、口訣、架式完全弄懂記熟之後，六對新婚夫婦這才各自找了一間牢房歇下來。

* * *

阿牛可猴急得很，一進門便將百合抱住了。

一陣熱吻。

幾番撫摸。

緊接着鐵牛將兩個人的衣服都剝了個精光。

哇，好美的線條，好白的皮膚，好大的雙峯，好細的柳腰，好迷人的三角地帶。

阿牛弓已張滿，箭已在弦，那話兒比鐵棍還硬，將百合抱上了床，立即迫不及待的攻進玉門關，直叩盤絲洞。

却被百合用手阻住了，嬌喘道：「阿牛哥，慢點……」

「好……」

「牛哥，你有沒有經驗？」

「什麼經驗？」

「就是這種事的經驗嘛。」

「這是我的第一次。」

「啊，原來牛哥也是個處男。」

「沒有關係，我們慢慢摸索吧，經驗都是從摸索中得來的。」

不錯，經驗都是從摸索中得來的。

這種事摸索起來趣味無窮。

沒多一會工夫便漸入佳境，成爲老手。

而稱呼也由阿牛哥，牛哥，變成只有一個字，哥與妹了。

「妹，還疼不疼？」

「不疼啦！只是有點痲。」

「聽人家說痲過去以後就會爽。」

「現在已經感覺到爽啦。」

「妹，再快一點好不好？」

「好啊，哥。」

阿牛好勇敢，一插到底，滿坑滿谷，直弄得百合如醉如痴，欲仙欲死，頻呼：「哇，好爽好爽，好舒服啊，你眞是我的好哥哥。」

「妹，我們該開始練功啦。」

「哥，別急嘛，再享受一下歡樂。」

「刁姐說過，爽就表示陰陽已交泰，魚水已相融，正是練功的最好時機。」

「可是，人家捨不得嘛。」

「傻丫頭，已經是夫妻啦，來日方長，何必急在一時。」

按照刁男的指示，改成坐姿，百合開始講解醉仙劍法的架勢口訣。

* * *

小秀才是個在室男。

白蘭也是個在室女。

在愛地遊戲中，兩個人摸索了很久才摸出門道，玩出趣味來。

白蘭嚶嚶道：「呀，你這個東西好大啊。」

小秀才一邊運動一邊道：「大才好，是妳的福氣。」

「人家有點吃不消吔。」

「第一次嘛，才剛開始，等一下妳就會叫哥哥。」

「小秀才，你好像很有經驗？」

「都是聽別人瞎說的。」

已達陰陽交泰，魚水交融之境，二人亦未貪吃，隨即起身坐起，裸裎相擁的修練起醉仙劍法來。

* * *

反觀刁男與賀西尼，情況就順利多了。

刁男是床上老將，賀西尼亦非新手，兩人駕輕車就熟路，一開始就很愜意，就很爽，如魚得水，樂不可支。

「西尼，委屈你啦。」

「男，妳是指那一方面？」

「小妹並非完璧，而且……」

「我也不是處男，把第一次給了那個騷尼姑，我好恨啊！」

「小妹的情形不同，先是遭人強暴，後來又以此爲復仇的手段，幾乎人盡可夫。」

「男，快別這樣說，妳的行爲崇高神聖，令人肅然起敬，何況……」

「我們該辦正事了。」

「男，別急嘛，今天是我們的洞房花燭，多溫存一會吧，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還沒做哩。」

「什麼事沒做？」

「吻妳的香唇。」

「吻吧！」

「然後再在妳的赤裸裸的胴體

上打個盹兒，享受享受。」

「享受吧。」

刁男滿口答應，賀西尼依序而行，像是一個貪嘴的孩子，賴在母親的懷裡不肯走，眞的在刁男的肚皮上打了一個盹兒後，這才肉貼着肉，相擁而坐，開始合籍雙修。

* * *

芙蓉花主、牡丹花主乃箇中老手。

達尼爾、卜拉斯也不是新枝嫩葉。

這兩對夫婦的敦倫大事進行得甚是寫意，流暢。

老手就是老手，花樣繁多，推陳出新。

「讚啊！」

「爽啊！」

「只羨鴛鴦不羨仙！」

這是他們共同的語言，誓將一切的煩憂抛諸腦後，在愛底園地裡盡情的奔跑，馳騁，霎時間大家都好像瘋啦，醉啦，狂啦，忘了今何夕？此何地？

直至聽到了刁男、賀西尼練功的聲音，方始如夢初醒般回到現實中來。

* * *

柳森是一株嫩草。

黃梅是個青蘋菓。

盲人瞎馬，鬧出了笑話一籮筐。

別人早已爽過樂過，這一對寶貝尚未攻破玉門關，揮兵入城。

不是隔壁的阿牛略加指導，百合稍作調教後，二人才心領神會，達成任務。

嚐到了甜頭，柳森衝得更猛，殺得更兇，弄得黃梅幾乎有點招架不住，咿咿呀呀的直叫床。

黃梅閉着雙眼，暈陶陶的道：「好弟弟，我覺得你像是一位暴君。」

柳森在她的額頭親了一下，深入淺出道：「好姐姐，這就是愛呀。」

「森，你認爲姐姐像什麼？」

「最好是像蕩婦。」

「現在不像嗎？」

「還不夠騷。」

「要怎樣才夠標準？」

「放開胸懷，盡情享受，全力迎戰，密切配合。」

黃梅已玩出興緻來，一點就透，果眞敞開胸懷，放鬆肌肉，更瘋，更騷更浪，像極了性好風月的蕩婦，更像是一位久旱未沾雨露的寡婦怨女。

說不盡的春光旖旎。

道不完的風月無邊。

男歡女悅。

卿卿我我。

很快便進入了渾然忘我之境。

幸好不曾樂昏頭，及時煞車，開始練功。

* * *

坐而言的情形業已結束，不論是學劍的阿牛、阿憨、柳森，或是學掌指功的刁男、芙蓉花主、牡丹花主，均已將劍法，指譜的口訣、架式、作用，要領等弄得一清二楚。

接下來便是起而練。

練的方式很奇怪，依然一絲不掛，裸裎相對。

男方的那話兒始終保持堅挺。

女方亦門戶大開。

不管是出掌指或出劍，只要掌指劍一接觸，招式一遞滿，那話兒就必須送進蓮花洞。

說也奇怪，照着刁男的指示，彼此在蓮花洞內攻守迎合，肉搏一番，便覺內力猛進，威力倍增。

而且，增長的速度也異乎尋常。

一次比一次大。

一次比一次快。

修啊修，練啊練，從暮至晨，從晨至暮，無止無休的苦練了一整天，再加上各服了一粒不老僧特製的神奇靈丹，六對夫妻十二人都清清楚楚的感覺到，體內眞力如湧，彷若萬馬奔騰。

* * *

功，一要在練，不分晝夜。

藥，一直在服，日服一粒。

每出一劍，必然陰陽交泰。

每發一指，必然魚水相融。

感情，在快速增長。

功力，在飛躍進步。

顯而易見，醉仙劍法與玄冰指已漸具火候，牢房之內充滿了指影劍氣。

牢房外面的情形却苦不堪言，絕大多數的人皆無屋可住，只能在外露宿。

飲食方面更糟，指明了是黑旋風馬五等那一羣賣身投靠者吃剩下的殘羹剩菜。

送飯來的武士態度橫蠻，說下了一句狠話：「愛吃不吃！」

羣豪之中多的是硬骨頭，不少人不吃嗟來之食，瘋道却力排衆議，大聲疾呼道：「要吃，要吃，忍一時之氣可保百年之身。」

老師太道：「一場惡戰已無可避免，不吃東西如何跟老魔來拚？」

不老僧說得更清楚：「我們只能喝湯吃菜，把肉留給刁男他們，萬惡人魔任獨行所領導的這一股惡勢力能否消滅，唯這十二人是賴！」

三老地位崇高，又言之成理，誰也不敢另持異議，只有遵命照辦，當眞將剩肉全給了六對新婚夫婦，羣豪只有吃剩菜剩飯的份兒。

* * *

三日易過，轉眼即至，武林三老早已恢復了他們的本來面貌。刁男、賀西尼、阿牛、上野百合、小秀才、白蘭、柳森、黃梅、芙蓉花主、達尼爾、牡丹花主、卜拉斯這六對璧人，也容光煥發，穿戴整齊的步出牢房，與天下英雄會合在一起。

飛雲堡主鐵沙掌公孫敖第一個開言道：「怎麼樣啊，功力可有長足進步？」

女王蜂刁男以肯定的語氣道：「老禪師的靈丹藥效驚人，合籍雙修之法尤其絕妙神奇，我們至少已增加了三十年以上的修爲。」

華山掌門神州劍仙曹星羽道：「最重要的是，醉仙劍法與九陰玄冰指是否已修練成功？」

阿牛道：「曹掌門請放心，已修練純熟，可以運用自如。」

三王莊毀莊滅門，刀王石勇懷恨極深，聞言精神一振，道：「醉仙劍、九陰指既已修練成功，本莊主主張立即衝出監牢，殺進武林王宮去，跟他們決一死戰！」

瘋道不以爲然，道：「且慢，儘管扶桑的醉仙劍，波斯的九陰玄冰指，有剋制聽風流劍、火雲掌的奇效，但老魔頭的功力高深莫測，羣鬥或可取勝，單打則必然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無法相提並論。」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何況，小洋芳子、任無二、任無雙、史可拉、荒木三郎以及那三個冒牌貨都不是易與之輩，此刻不宜主動，最好是等他們自己送上門來。」

七星莊莊主七星劍黃霸天道：「道長所言固是，然而，我們在這兒乾等亦非萬全之計。」

老師太道：「在姓任的未來之前，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五柳先生柳樹青道：「做什麼？」

不老僧道：「六對新人可以再繼續合籍雙修，服下老衲靈丹的武林同道可再運功練氣，尤其對付武林王宮之人的方法仍有斟酌研商的必要。」

女王蜂道：「刁男與阿牛、小秀才、百合、賀西尼籌出一計，不知是否可行？」

三老同聲道：「且先說出來聽聽。」

阿牛道：「我們的計劃是……」

＊　＊　＊

來不及了，阿牛的計劃尚未出口，大門口已有了情況，湧進來一大羣人。

爲首之人正是武林王萬惡人魔任獨行。

乃妻扶桑女王蜂小洋芳子與他齊肩並步。

武林公子任無二在左。

武林公主任無雙在右。

再下來便是假瘋道、痴尼、不老僧、黑旋風馬五、笑面虎朱有光，以及塞北雙兇、關中三虎、嶺南四煞等趨炎附勢的投機份子。

另外，左右後方約有上百名金、銀、銅、鐵牌武士簇擁着。

氣派夠大！

聲勢不小！

任獨行頭戴皇冠，身穿錦袍，狠行虎步，威風八面，一直走到距羣豪丈許處才停下來。

後面的人則快速移動，呈扇形散開，將大夥圍了一半。

先發話的是任無二，語氣冷而傲：「三天的期限已到！」

武林公主任無雙接口道：「想必你們已做成最後的決定。」

萬惡人魔任獨行端足了架子，擺足了譜，慢吞吞的道：「本王想知道你們作何選擇？」

風流道士冷笑道：「歸順王爺，與武林王宮合作，保証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馬五爺、朱大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

花和尚威嚇道：「假使給臉不要，欲作困獸之鬥，那是自取滅亡，必將血染黃沙，曝屍荒野，司徒敬、司徒欣昆仲的下場就是一個好榜樣。」

這言詞，這神態，多跋扈，多狂妄，刀王石勇大吼一聲：「老子跟你們拚了！」提着大刀就衝出來。

被女王蜂刁男攔下來，不亢不卑的對武林王任獨行道：「你們大軍壓境，聲威赫赫，除歸順外似乎無路可走，原則上我們可以考慮合作，但有一個先決條件。」

萬惡人魔任獨行聞言雙眼一瞪，語冷如冰的道：「殘兵敗將，末路窮途，女娃兒還有條件？」

阿牛冷哼一聲，道：「笑話，事關各大門派的存亡絕續，豈可不明不白的就賣身投靠，仰人鼻息，寄人籬下！」

任獨行沉吟一下，道：「說，有何先決條件？」

小秀才翻了一個白眼，道：「好說，我們自不量力，想向你這位新出爐的武林王討教幾招。」

萬惡人魔沒料到這幾個娃兒有此膽識，不由一怔，道：「你們膽子不小，竟敢向本王挑戰？」

賀西尼一本正經的道：「不是挑戰，是切磋。」

武林王任獨行陰惻惻的冷笑道：「挑戰也好，切磋也吧，那個不怕死的就站出來。」

此話一出，刁男、阿牛、阿憨、百合、白蘭、黃梅、柳森、達尼爾、卜拉斯、芙蓉花主、牡丹花主以及波斯少爺賀西尼等十二人一

下全部站出來，圍成一個半圓，遙遙面對着任獨行。

小洋芳子看得一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道：「赫，你們想以多爲勝，打羣架？」

扶桑姑娘百合抿嘴冷笑一聲，道：「放心，我們不會幹這種不要臉的卑鄙齷齪事。」

武林公子任無二的詞鋒咄咄逼人道：「那你們到底打算怎麼幹？」

女王蜂刁男的臉色陰沉沉的，看不出絲毫喜怒之情，字字有力的道：「自然是一個一個的上。」

萬惡人魔任獨行的鷹眼暴睜，射出來兩道冷電也似的寒芒，從十二人的身上一掃而過，道：「全部向本王一人討教？」

「不錯，你應該不會膽怯拒絕吧？」

「笑話，區區一羣乳臭未乾的娃兒，何懼之有，就算千軍萬馬本王也不在乎。」

「本王想知道，若是動不了我老人家的一根汗毛，你們準備怎樣？」

「歸順武林王，任憑處斷。」

「全體一致？」

「全體一致！」

阿牛冷然一喊，道：「老匹夫別想得太美，假如勝不了我們又當如何？」

任獨行自視太高，目中無人，豈會將羣小看在眼內，傲然道：「條件隨你們開，高興怎麼就怎麼。」

「廢除武林王？」

「好！」

「解散武林王宮的人？」

「成！」

「殺人者死？」

「可以！」

「你說話可算數？」

「君無戲言，王無虛語。」

一扭頭，任獨行轉對武林三老道：「這幾個小毛頭的話三位聽見了吧？」

察言觀色，三老已猜透了羣小的用意所在，彼此互換一道眼神，不老僧道：「老衲又不是聾子，自然一清二楚。」

「三位是否認可？」

「完全同意。」

「落敗之後願意歸順本王，任憑處斷？」

「對！」

「這一個賭注不小，盼再三思。」

「不必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好一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但願說話算話，別食言而肥！」

猛然前行數步，往羣小圍成的半圓中間一站，冷森森的吐出來兩個字：「上吧！」

羣小動作飛快，攏在一起，將任獨行團團圍住。

「接招！」

刁男雷大雨小，僅僅用了六分功力，任獨行反手還擊，雙方的暗力甫一接觸，女王蜂便不戰而撤，退回原處。

阿牛、阿憨、百合等人也採取同一策略。

不用全力。

不亮底牌。

不硬拚。

不求勝。

志在探測任獨行的功力究有多高多深，想以遊鬥的車輪戰法消耗他的體力，激怒他的情緒。

人在盛怒之下往往就會犯錯。

一犯錯敵人就會有機可乘。

可惜任獨行並未發怒，依然從容不迫，氣定神閑。

羣小無奈，只好加快了攻擊的節奏，並且開始叫囂謾罵。

罵人，阿牛、阿憨、刁男、芙蓉、牡丹二花主都是專家，冷嘲熱諷，譏誚訕笑，無所不用其極。

任獨行是隻老狐狸，從他隱身驢頭之後的所作所爲便不難想像，這正好給了大家不少罵人的資料，却始終篤定得很，作用全無。

然而，十二人輪番上陣，十二輪猛攻下來，任獨行已耗去不少眞力，火雲掌，聽風流劍法已被迫亮出來，羣小已經摸清楚他的底。

而且，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羣小來勢洶洶，罵得口沫四濺，罵得狗血噴頭，終於激起了任獨行的萬丈怒火，滿腹殺機，乍然銀光一閃，刀已出鞘，手握萬惡之刀，殺氣騰騰的道：「混小子，臭婊子，少玩陰謀詭計，本王沒工夫跟你們捉迷藏，不怕死的都上來吧，免得黃泉路上太孤單！」

「殺！」

「殺！」

羣小等待的就是這一刻，喊殺聲中十二人全部一擁而上。

許是萬惡人魔氣數已盡，合該他要走霉運，事到如今小洋芳子、任無二、無雙等人仍對任獨行信心十足，認爲定可穩操勝券，將十二人殺個片甲無存，是以皆靜立原處，未加干預。

他們那裡會想到，六人練成了醉仙劍法，六人練成了九陰玄冰指，值此緊要關頭，一古腦全部施展出來。

出奇可以致勝，迅雷不及掩耳，當萬惡人魔任獨行發現阿牛的手中也握着一把萬惡之刀，自己火熱的掌風被一股冰冷的指風穿透時，大錯已成，爲時已晚。

說時遲，那時快，醉仙劍法破了聽風流劍法，噹！一聲，眞刀碰

上假刀，假萬惡之刀立告一斷爲二，阿牛游刃而上，乘勝出擊，與百合聯成一氣，削下了武林王的半個手掌。

刁男、賀西尼也大有斬獲，九陰玄冰指威力十足，以陰尅陽，以冷制熱，硬生生的在任獨行的左掌上戳出兩個血窟窿。

小秀才等人亦大有建樹，上下其手，四面施襲，直殺得萬惡人魔指傷處處，劍痕纍纍，血流如注，狼狽不堪。

可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千鈞一髮之際仍有餘力逃生，猛地一鶴冲天而起，突破重圍，橫飛出去。

這一切全發生一瞬之間，任何人都來不及作任何反應，當任獨行負創橫飛而出時，這才有了行動。

小洋芳子疾射而出，去救老公任獨行。

無二、無雙聯手合擊，阻絕羣小追殺老父。

假三老找上了眞三老。

荒木、馬五、史可拉、朱有光等武林王宮的武士對上了二堡、三莊、四大門派與黃蜂教的高手。

一時之間，全場的人都在動，都在喊，都在打，都在鬥，亂得一塌糊塗，緊張得無以復加。

武林公子任無二劈面就給了阿牛一掌，吼道：「你們卑鄙，無恥，不要臉，竟敢以多爲勝，以衆凌寡。」

阿牛反唇相譏道：「放屁，是你那魔鬼老爹自己狂妄托大，自不量力，要以寡擊衆，死了活該，咎由自取！」

女王蜂刁男道：「老魔已經落敗，識相的馬上摘下他的皇冠，解散這一股惡勢力，棄械投降，束手就擒。」

「休想！」

「做夢！」

無二、無雙一條心，同聲一喝，虎撲而上，跟阿牛、刁男幹上了。

小秀才咬着牙根吼叫道：「上啊，別客氣，他二人毒如蛇蠍，雙手血腥，殺了一個少一個，殺了一對少一雙！」

掌指交加，刀劍齊出，兄妹倆本事再大，也敵不住大家羣起而攻，眨眼工夫便橫屍當場，染紅了一塊地，弄臭了一片土。

大敵已去，羣小一鬨而散。

刁男、小秀才、柳森、芙蓉、牡丹二花主投入混亂的鬥場中。

賀西尼、達尼爾、卜拉斯單挑史可拉。

阿牛、百合、白蘭、黃梅則去找荒木三郎。

荒木的聽風流劍法的確凌厲無匹，雙目緊閉，出劍如得神助，當者披靡，死傷無數。

幸好阿牛、百合及時趕到，挺身而上，以醉仙劍法迎戰。

醉仙劍法的最大特點就是聲東擊西，飄飄忽忽，使劍之人搖擺不定，好似酒醉一般，但在毫無章法之中又自有章法，令人摸不準出劍的方位。阿牛一出手便傳來捷報，萬惡之刀無堅不摧，金鐵交鳴聲中，荒木的寶劍被削去一大半，人也驚得雙目陡睜。

「刀下留人！」

百合不許丈夫動手，親自將長劍刺進荒木的心窩。

黃梅、白蘭恨猶未消，再補了兩劍，荒木隨即倒斃在自己的血泊中。

合籍雙修之功實在神奇至極，當初在洛陽賀西尼連史可拉的一招都接不下來，如今却在一招之內便穿透了他的火雲掌，戳破了掌心，再連補三指，便將史可拉送上西天。

馬五見勢不妙，本欲開溜逃命，被四花主生擒活捉，刁男一指穿心而過，當場血如泉湧，腸肚外流而亡。

瘋道打死了風流道士。

痴尼解決了騷尼姑。

不老僧也超渡了花和尚。

情勢急轉直下，全局已告底定，小洋芳子眼見大勢已去，連垂危的丈夫都不要了，拔腿就跑。

「別逃，納命來！」

好厲害的阿牛，萬惡之刀應聲電射而出，穿過小洋芳子的軀體，插在任獨行的腹部，夫妻二人立告倒斃在一起，結束了他倆罪惡的一生。

任獨行藉萬惡之刀的神威橫行江湖，被人稱作萬惡人魔，結果却死在了他自己的萬惡之刀下，天乎？命乎？

（全文完）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狐仙與我

上文提要：以郭爲艮爲首的官差在三尖山捉不到王沖天與尹水月二人，料他們是往風陵渡找謝拐子，於是押着囚車往風陵渡。龍在山兩兄弟與謝拐子三人會合，決定與郭爲艮等正面對抗，想救出龍大海等人……謝拐子五人終於在路上遇上了郭爲艮一衆官差……

七人被擒　二女尋寶

忽聽宋長壽道：「總捕，何不以鐵鍊侍候他，他躲過上面難躲下面！」

郭爲艮道：「一面斷崖，三面盡是咱們的人，我看他能熬到甚麼時候！」

遠處的龍在山吼道：「謝大叔，算了吧，這情形便是我也閃不過逃不了啦，你……」

謝拐子一聽大怒，叱罵道：「個小畜牲，你小小年紀就中途變節，害你這幾位叔父們走上絕路，他娘的，龍大海是怎麼弄出你來的！」

龍大海插上一句，道：「謝兄，小兒不懂事，上了尤道士的當，只不過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証！」

謝拐子還在狂打吶，聞言大叫道：「操，日落西山已無光，好景已不再，你還向我保証甚麼？」

龍在山已嘟起嘴不開口了。

龍大海立刻叫道：「謝兄，我敢拍胸脯向你保証，我的兩個兒子必會找上尤道士，他會聽我的話，出刀殺了尤道士那個王八蛋！」

龍在山立刻回應道：「是的，各位大叔，我一定會找到尤道士，我會殺了他的，爲各位大叔們出怨氣！」

謝拐子大叫道：「出怨氣有屁用！」他在掄拐說一半，因爲六個捕役手中提着鐵鍊在移動了！

謝拐子擔心的便是這一招，他全神貫注的左右打，雙目餘光看向幾個人的身後面！

郭爲艮一聲厲叱，道：「謝拐子，你還不投降，眞要帶着一身傷才滿意？」

他這是喝叱，可也帶着幾分搞亂敵人心志的意味！

果然，謝拐子怒目逼視郭爲艮，吼道：「去你娘的老皮，投降不投降還有得耗……」

謝拐子的話未完，七條鐵鍊纏過來，頭上一共五條似飛龍般發出「嘩啦啦」的响，下盤的兩根鐵鍊分左右朝他的雙腿攪上來。

同時間，兩把砍刀往他的鐵拐上面架，謝拐子便也發了野性的仰天狂吼道：「走！」

他走不脫的，但他却發狂般的忽然拔起半空中，謝拐子一條腿的力道夠強勁，他已騰空一丈高下，身子就在半空中下壓着往斷崖下的河面中落下去。

「唷！」這聲音發自一個臂纏鐵鍊捕役口中，這人十分粗壯，却也被謝拐子連着他的鐵鍊往斷崖下面墜落，這光景謝拐子的一條腿上纏的就是那根鐵鍊！

於是，這兩人由一條鐵鍊連着一同往斷崖下面落去，就見斷崖上大伙驚呼着看下去！

郭爲艮急忙大叫道：「快救人！」

斷崖下，「轟」的一聲响傳來，兩個人落水撞在一起好淒慘！

這光景令落水的謝拐子直翻白眼，他心中那份後悔就別提了。

原來謝拐子緊守斷崖是另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便是在必要時便跳入黃河，然後遁入他的秘洞，恁誰也會以爲他必死在水中。

這個計劃當然只有他一人心中知道，他如果潛入水下的秘洞中，他就會逃過這一劫，只可惜眞的應了那句誰嗑出來的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謝拐子人在半空的時候便拚命的抖着腿，可惜那條腿不聽使喚，早已廢了的腿上纏着皮革尺半長，鐵鍊鈎住他廢腿上的皮革十分牢固！

謝拐子與那吃驚掉魂的捕快落下水又撞一起，撞得兩人吸大氣，誰也無法立刻移動，眼看着河水就要把兩人漂向河心了，郭爲艮急叫人奔到小船邊，四個捕快上了小船就往兩人划過去。

謝拐子這才嘆了一口氣道：「我操他娘的，人算不如天算，老子認栽了！」

於是，小船過來了，謝拐子手中的鐵拐在他落水的時候就失落在河中，如今他失了拐杖，就等於掉了一條腿一樣的癱在那個腰骨刺痛的捕快身側了。

兩個人被撈上小船，四個捕快不客氣，先是說着好聽的話：「姓謝的，你安份，咱們手下會留情，好漢不吃眼前虧，廢話咱們不說了！」

謝拐子沉聲道：「綁吧，兒！」

兩捕快掏出繩索來，十分熟練的就把謝拐子綁了個五花小綁！

爲甚麼說小綁？他們只綁謝拐子上身，雙手反臂連上脖子，謝拐子如果用力掙，他的脖子就會痛！

從小船提上岸，另一落水的捕快已直不起他的腰了，撞傷了腰，痛得他齜牙咧嘴罵大街。

另外四個捕快動手了，四個人八隻手來八隻脚，盡往謝拐子的身上招呼着，踢打得謝拐子大罵道：「奶奶的，你們說不叫謝大爺吃生活，你們說話算放屁呀！」

有個捕快沉聲道：「小船之上當你爺，怕你落水逃跑掉，上了岸咱們是爺，專修理你王八龜孫子，打！」

嚄，又是一陣好打，打得謝拐子大叫道：「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吧！」

現在郭爲艮拍拍手哈哈笑了！

他站在九隻囚籠前，雙手叉腰沉聲道：「眞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吶，十年光陰沒白費，我還是把你們紅蓮教七大護法抓住了，一個也不少，哈……」

姚上峯與他的兩個侄子走上前道：「郭總捕，咱們姚家堡有賞金！」

郭爲艮道：「當年你叫的價碼是多少？」

姚上峯道：「白銀一萬兩！」

郭爲艮道：「姚二堡主，你想想，那是十年以前你出的賞銀！」

他指着一衆捕快，又道：「你瞧瞧，咱們抓他們七惡花費有多大，一萬兩賞銀也未免太少了吧？」

姚上峯淡淡一笑道：「但見他們人頭落地，咱姚家堡加賞一萬兩！」

又向郭爲艮道：「只不過咱姚老二有個小小的不是的請求！」他目光移到王冲天、尹水月與謝拐子身上，冷冷的厲笑着。

郭爲艮立刻明白了，哈哈一笑道：「我知道，我心裡不但同情，也明白你們姚家的心，沒問題嘛！」

姚上峯哈哈笑了，他點着頭！

郭爲艮對一衆捕役道：「人犯已齊，連夜上路，此去太原府還有四百里吶！」

忽的傳來一聲呼叫：「爹！娘！」

這叫聲出自龍在水的口中，他又往囚籠這面奔過來了，龍在山來拉住他，立刻也跟上前來。

有幾個捕役急忙要攔阻，豈料龍在水展開「狐步」，便穿過七個捕役的攔阻，已快到囚籠附近了！

張放叱道：「好小子想幹甚麼？」

他吼着拔刀便砍過去，龍在水似乎不放在眼裡，人影一閃，他的左臂外圈一半，張放已往外斜出五步才站定。

程萬里守在龍大海與梅子兩囚籠邊，他見這龍在水「過關斬將」的過來，一時間大吼一聲橫身攔：「站住，小子！」

龍在水站住了，他也叫道：「娘！」

於是，龍在山也到了，他拉住兄弟道：「阿水，咱們走吧！」

龍在水道：「我不，我要跟爹去！」

龍在山道：「有甚麼用？看着爹娘被殺？」

龍在水道：「哥，就算替爹娘收屍吧，嗚……」他哭了！

龍在山一聽也落淚，郭爲艮已走過來道：「眞是兩個孝子呀！」

龍大海與梅子兩人也哭了！

龍大海忽的咬咬牙道：「在山，在水呀！往日裡爹娘忽略了你們，總以爲你兩人不成材，今日見你們如此，爹心中踏實了！」

龍在水哭得更厲害，他娘梅子收住淚，道：「在水呀，娘同意你跟去，你不但要爲爹娘收屍，也爲幾位大叔阿姨他們收屍，要上好的壽材，多請和尚唸經超渡！」

龍在山道：「娘，我同在水一齊去！」

龍大海忽的大吼，叱道：「你別去，你馬上去找尤道士，殺了他！」

那鐵雄大叫道：「對，對，你找尤道士盡快殺了那個惡道！」

謝拐子已喘過氣來，他對龍在山道：「龍家大侄子，你過來，大叔有話對你說！」

龍在山歉然的走到謝拐子身邊道：「大叔，你有吩咐我照辦！」

謝拐子道：「耳朵貼過來！」

龍在山把耳朵貼近謝拐子，也不知謝拐子說的甚麼話，聽得龍在山直點頭。

一邊的郭爲艮想聽，可就是聽不到一個字！

忽見龍在山爬地上，衝着謝拐子叩了三個頭，他口稱一聲「乾爹」！

嚄，謝拐子聽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龍在山這一聲「乾爹」，聽得大伙發個楞，龍大海道：「我同意我兒在山叫你一聲乾老子！」

龍在山起身對他兄弟，道：「在水，咱們一齊給爹娘叩三個响頭，哥就去找尤道士了！」

龍在水忙先往地上跪，兄弟兩人帶着眼淚叩响頭，碰得額角見鮮血！

龍在山自懷中摸出銀票來，猛可裡塞入他兄弟袋中，道：「拿着，辦後事要花銀子的！」

眞淒慘，還要當着活人面前爲他們辦後事。

* * *

龍在山强忍淚，他看着囚車下了斷崖坡，忽然大哭起來了，他這是盡情的發洩了！

不料就在他哭得正傷心，押囚犯的隊伍中突然傳來幾聲長嗥尖號！

龍在山一聽拔腿就往下追去了，心中在想，爲甚麼又傳來如此慘叫聲？

他怎麼想不到，押囚車的後面出了事！

* * *

姚家堡的三人恨透了紅蓮教的七大護法，這件事說起來原是小事一樁，當年紅蓮教爲了擴大他的勢力，選定了幾處有錢的仕紳弄銀子，姚家堡也是他們索要的對象，只不過姚家堡對紅蓮教沒好感，只小意思的捐了一百兩銀子，這一下惹火了紅蓮教之教主尤化雲，他派七大護法去教訓姚家堡，豈料龍大海七人發覺姚家堡的寶藏庫銀，七個人來個血洗姚家堡！

如今郭爲艮也是爲了銀子，他把謝拐子與王冲天、尹水月的三輛囚車擺後面，這才又給了姚家人下手的機會！

姚上峯三人齊動手，生生把謝拐子三人的脚筋又切斷，痛得三人尖聲喊，於是，龍在山奔回來了！

* * *

龍在山奔到隊伍後，見郭爲艮正在罵人吶！

郭總捕罵姚上峯三人，爲甚麼又不聽他的話，對三個毫無反抗的囚犯動刀子！

郭爲艮見龍在山又折回來，更知道他的乾爹是謝拐子，他罵得更凶了！

謝拐子見龍在山又回來，大叫：「乾兒子呀，快爲乾爹主持公道！」

龍在山道：「怎麼了？」

謝拐子道：「官差不小心，姚家的人對咱們動刀子，奶奶的，他們割斷了咱們脚筋呀！我只有這麼一條腿，他們還不放過我呀，操！」

龍在山咬咬牙道：「太過份了！」

姚上峯道：「一點也不過份，咱們沒把你兄弟算上，那已是仁厚的了！」

龍在山叱道：「惹火了我先宰你們！」

姚上峯道：「想造反？」

龍在山道：「又怎樣？」

郭爲艮一聽忙對姚家三人叱道：「你們走，你們盡給我惹痲煩，走，太原府衙再見面！」

他攆姚家的人走，姚上峯當然明白這一點，他重重的道：「好，咱們先走了，太原府再見！」

他帶着兩個侄子大步往前走，那郭爲艮道：「娘的，不把姚家人攆走，眞擔心他們中途又施出甚麼毒計來！」

龍在山咬牙道：「總捕，你快叫人爲他們上葯呀，你看他們流的血！」

郭爲艮道：「那是當然的！」他呼叫兩個帶有刀傷葯的捕役過來，爲受傷的敷上葯，便在這時候，就聽鐵雄吼叱道：「他奶奶的，到現在我才明白一件事呀！」

龍在山急問：「鐵大叔，你明白甚麼？」

鐵雄道：「大侄子呀，你瞧瞧，包括你爹娘在內，咱們這兒男女一共幾個人，九個人全部都被姚家的人挑斷了脚筋，直到現在，姓郭的王八蛋才將姚家堡三人攆走！」

郭爲艮心中冷笑，但一臉無奈的道：「鐵雄，你這是甚麼話？」

鐵雄吼叱道：「你這老狡猾，必是與姚家人商量妥了，把咱們這九男女挑斷了脚筋以後，便不會擔心咱們在往太原府的中途上造你的反，你等到咱們都受了姚家人的毒手才把他們轟走，娘的，是不是？」

郭爲艮道：「不是！」

鐵雄冷笑道：「說不定你還收了姚家的好處！」

郭爲艮大怒，叱道：「簡直胡說八道！」他對守着鐵雄囚籠的四名捕快吩咐道：「姓鐵的再吼叫，掌嘴！」

四個捕役齊聲應：「是！」

鐵雄嘿嘿一笑道：「操，老子的命都不要了，還怕的甚麼挨打呀，臭皮囊這一堆，恁兒挑肥撿瘦吧！」

忽聽青娘子道：「阿雄呀，再是駡有何用？招來一頓毒打，你不怕我可心痛呀，別叫了！」

鐵雄果然不叫了，他濃重的鼻音像拉風箱！

* * *

雖然鐵雄不吼叫，龍在山一聽火大了，他忍不住的對郭爲艮吼道：「姓郭的，你的心太毒了，我只以爲你多心計，善謀算，『仙家道觀』你裝扮駝子啞巴多可憐，你侍候尤道士無微不至，我也常吃你做的飯，我就看不出你是那麼混蛋的小人物吶！」

郭爲艮大怒，叱道：「可惡的小子，你想造反不成？」

龍在山咬咬牙道：「你逼我？」

郭爲艮道：「難道你相信鐵胖子的話！」

龍在山道：「我相信我的一雙眼睛，再想想你這快兩年來的扮相，不難知道你必與姚家有勾結！」

郭爲艮叱道：「小小年紀胡說八道！」

囚籠中，封大川大笑道：「好，好！大侄子眞的長大了，幾句話說得叫人點頭！」

王冲天道：「老子英雄兒好漢呀，哈……」他才剛剛把傷處包紮。

龍在山道：「姓郭的，你如果不與姚家串通，你們早就應該防着了，爲何會一而再的被姚家得手？」

郭爲艮道：「事情已經發生，我也攆走姚家人，你可以安心的去追殺尤道士了！」

龍在山冷冷笑道：「你必須給我一個交代呀！」

郭爲艮雙目一厲道：「小子，你逼我呀！」

附近的宋長壽、張放與程萬里三捕頭來了，那張放沉聲對龍在山道：「小子，你可別忘了，你爹娘還囚在囚籠中，你如果不識相，娘的，咱們先殺了你爹娘！」

郭爲艮接道：「是呀，看在咱們『仙家道觀』一起生活過，我可是一而再的好言相勸呀！」

宋長壽道：「這小子太不像話了，憑着你的武功，可也想想官家的勢力，你討不了好處的！」

嘍，你一言我一語，可把龍在山惹火了，只見他退後一步指着前面四個人吼道：「娘的，你們盡拿殺我爹娘的手段威脅我，要知道我也想通了，你們把我爹娘他們九人押回太原也是死，在此地動刀也是死，只不過小爺氣不過，非宰你們不可！」

他手一招，大叫：「阿水過來！」

守在龍大海身邊的龍在水，立刻閃到龍在山面前道：「哥，殺！」

中原人最是乾脆，簡單兩個字，代表兩句話。

龍在山道：「咱們出手『狐殺』……」

「哥，行！」龍在水除了磨刀不說話，說起話來便也十分簡單不過！

龍在水反手拔出一把他已磨得刀刃薄如蟬翼的尖刀虛空揮，嘍，郭爲艮吃驚了。

郭爲艮大叫：「小子啊，你們只不過兩個人，咱們這裡三四十人，你……就算殺死一半吧，你兩人仍然活不成，娘的，等你兩人撲上來，爺們大伙齊圍上，說不定你兩人就死在……死在你爹娘的前面了！」

姓郭的無法威脅龍在山，他威脅龍大海夫妻兩人！

他這最後一句話的聲音也特別高亢，當然是要龍大海夫妻兩人聽的！

他還果然奏了效，就聽龍大海吼道：「在山，他說得對，常言道：好漢也架不住人多，你的孝心，你娘和我心中快活了！」

龍在山大叫道：「爹，你放心，動上手他捉不住我同在水的，我們都會『狐步』，也都會『狐殺』，你兩老放心的看我同在水收拾他們！」

龍在山他娘梅子尖聲道：「甚麼『胡殺』『胡步』的，孩子呀，刀是利的由不得人，造化捉弄人，只要咱龍家有後根，爹娘也瞑目了！」

龍在水道：「哥，娘哭了！」

龍在山道：「娘！」

龍大海忽的大吼道：「阿山，叫爹娘放心的去吧，你不可以最後關頭叫爹失望！」

龍在山道：「爹，我要殺了姓郭的，他可惡！」

郭爲艮心中一緊，龍在山對他出刀，他實在沒把握躲得過！

龍大海道：「在山呀，殺尤道士才對呀，那是個禍引子，殺了尤道士咱們都瞑目！」

鐵雄人聽了這話，都在點頭了！

龍在山一看，他大聲叫：「殺！殺！殺！」

他可並未衝上前去殺人，而是握刀撲近荒林中，但見身影在閃動，只見樹枝半飛不落，那聲音「曾曾曾」的傳來，也傳來龍在山的大吼道：「尤道士，我要殺了你！」

龍在山的聲音越去越遠，可也把郭爲艮這夥人嚇得個個直瞪眼！

龍在水就吃驚，他似洩了氣的又走到龍大海的囚車邊，怯生生的道：「爹，哥走了，他不殺了！」

龍大海安慰的道：「你哥走是對的，他去殺尤道士！」

梅子忽的大哭起來！

龍在水立刻奔上前道：「娘，別哭了！」

梅子抽噎的道：「我只怕再也看不到在山兒了，我們這是最後一面呀！」

龍大海怔住了！

* * *

龍在山似發瘋般的狂奔而去，「大開碑」郭爲艮立刻全身輕鬆自在不少，就聽他一聲大吼道：「押好人犯，大伙上路了！」

「嘩」的一聲所有囚車推動，開路的乃是開封府捕頭張放與他率領的十二名捕役！

隨在張放後面的便是南陽府的捕頭宋長壽，有捕役八名兩邊圍着囚車走！

洛陽捕頭程萬里與十二名洛陽捕役押着龍大海夫妻兩人走在第三撥。

太原來的總捕郭爲艮與他的十二名捕役便守在封大川、王冲天、尹水月、謝拐子四人的囚車！

人馬如此安排，雖然有欠單薄，但郭爲艮却也放心得緊，因爲囚籠中的人犯一個也休想逃，便是有人中途想劫囚犯，這些囚犯已不足爲患了！

* * *

郭爲艮這一行人下了斷崖斜坡沿着大路走，往北要經過風陵渡的大街，嘍，囚犯們還未進入街口吶，大街上已是鬧轟轟的人山人海了！

那開封府捕頭張放走在最前面，只見他砍刀掛在腰帶上，快靴套在褲管上，官爺的帽子戴端正，雙目直不楞的看着前面不轉睛，他精神可大了！

再看後面的押隊人，「大開碑」郭爲艮走路帶「轟」聲，頭抬在半空中，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看得一街兩邊人羣縮脖子！

推車的漢子用力推，囚車上的犯人垂髮把頭低，不旋踵間已快經過一家大酒樓，那間大酒樓很有名，風陵渡誰人不知道「上賓酒樓」呀！

萎坐在囚車中的謝拐子，他車到這兒猛一吼道：「停住，他娘的，停住！」

他這麼一聲吼，「上賓酒樓」中立刻有人大聲叫道：「喲，是拐子謝大爺呀，謝大爺犯的甚麼法？」

就在這時候，郭爲艮一聲沉吼：「幹甚麼？」

謝拐子粗聲道：「姓郭的，你叫大伙等一等！」

郭爲艮道：「你還想幹甚麼？」

謝拐子道：「發號施令呀，叫他們等一等！」

郭爲艮冷冷的一聲吼道：「等一等，咱們也順便把吃的喝的弄些帶走！」

他眞會找理由，如此便公私兩便了！

三個捕役往酒樓走，想是弄吃喝去了！

郭爲艮走到謝拐子囚車邊道：「現在，我對你算夠意思了，說，你想幹甚麼？」

謝拐子不理會郭總捕，他對着「上賓酒樓」大聲叫道：「伙計，伙計！娘的快過來！」

有個伙計怯生生的走到囚車邊道：「謝大爺，你犯了甚麼法呀！咱們可知道你是大好人，從來不白吃白喝的，他們爲甚麼要抓你？」

謝拐子嘿嘿一笑道：「你說我是好人？」

伙計道：「大大的好人呀！」

謝拐子一聽，忽的仰天狂笑起來，伙計跟他也是一聲傻笑！

郭爲艮叱道：「他是好人堆裡撿出來的，操！」

伙計聽得吃一驚，他怎知十多年前姓謝的是甚麼人？

謝拐子道：「伙計，我求你爲我傳個口信！」

伙計雙目一亮道：「不用傳了，河南邊那個阿香姑娘陪她的夫人在街上買女紅，她兩人……」

這伙計抬頭往人堆裡面看，又道：「應該還在大街上吧！」

謝拐子道：「快去找她們，我的時間不多。」

伙計正要往大街走，人堆裡後面傳來兩聲尖叫道：「喲，老爺子呀，你這是怎麼啦，被官家如此作賤呀！」

來的可不正是住在河南岸的「玉珠兒」呂芳子同那丫頭阿香兩人過來了！

那呂芳子欲往謝拐子撲上去，早被一個捕役架住她，叱道：「退後！」

呂芳子已尖聲道：「寃枉呀！」

呂芳子大叫寃枉，郭爲艮走過

來，姓郭的劈手一巴掌，打得呂芳子兩眼冒金星，叱道：「妳在吼叫甚麼？」

呂芳子指着囚籠中的謝拐子，尖叫道：「他是我男人呀，你們怎麼把我男人抓起來，我男人是好人，風陵渡出了名的好人，他沒犯法爲甚麼抓他？」

郭爲良道：「妳這女人，我問妳，他是妳的男人？」

「是呀！」

「那好，妳也犯了王法，我這就把妳也綁上。」

郭爲良還眞要命人拴這呂芳子了，謝拐子火大了，他大吼道：「姓郭的，你個渾蛋，關她鳥事，你拴她呀？」

郭爲良冷冷道：「她是你女人呀？」

謝拐子大叫道：「十年前她不是。」

一邊痛得掉眼淚，呂芳子大叫：「我男人犯了什麼法，你要如此對付他？」她還不知厲害的想再衝。

郭爲良道：「妳眞的想知道？」

「你說呀！」

郭爲良指向九輛囚車，道：「我告訴妳，也叫妳心中有個底，他們是當年紅蓮教的人，其中七人曾在大同犯案，他們血洗姚家堡，金錢財寶弄得可不少，他們分贓之後各散東西，到今天才把他們全抓到，要不然，像謝拐子這號人物，他那裡弄銀子供妳們這種女人享受呀！」

郭爲良當然早就知道謝拐子在這風陵渡南北兩岸養了兩個酒國女人在享受。

郭爲良這是當街把謝拐子的犯罪說開來，嘿，看熱鬧的都在交頭接耳議論着。

這光景呂芳子應該趕快逃，不料她不但不逃，而且她還把胸一挺，尖聲道：「來吧，把我也綁上，我要陪我男人去刑場。」

娘的，誰敢說酒國女人無情義，呂芳子的表現就叫所有看到的人吃一驚。

郭爲良也感動，道：「算了算了，妳快走，去找個眞正的好人嫁人吧！」

呂芳子道：「我眞正的好人是謝爺，你也別勸說，把我上了綁咱們去打官司。」

郭爲良大怒，叱道：「打的什麼官司，去了便只有砍頭，妳想到沒有？」

呂芳子大聲道：「砍頭就砍頭，我不怕，我要同爺死在一起。」

她還眞的感動不少人，那謝拐子的虎目之中有淚光，他粗啞着聲音，道：「芳子，我的好女人，我謝拐子這一生沒留戀，就是有個妳，我的銀子也算沒白花，想不到妳還眞的有良心。」

他這話才完，嘿，斜刺裡又奔來一女人。

是的，河北岸住的「一枝梅」白翠兒跑來了，白翠兒住在風陵渡北面，聽到了消息便匆匆的奔來。

白翠兒一頭撞向謝拐子的囚車，尖聲道：「我的人兒呀，你犯了什麼事，怎麼落得被囚上牢籠呀？」

她邊叫邊抹淚，呂芳子也大哭起來。

這光景令別的幾人也驚訝，那封大川就哈哈笑道：「操他娘的，老謝還眞有一套，把兩個女人吃得死脫呀，唉，我的胡立倩呢？」

他叫得急又尖聲，有人把他叫的胡立倩聽成了狐狸精，引得人哈哈笑了。

郭爲良忿怒的道：「太不像話了，這是押解重刑犯，豈容妳二人在此胡鬧！」

他正要命捕役把二女推開趕走，不料兩個捕役竟然還拉不動兩個女子，反而吃力的在喘氣，看得郭爲良也不解，難道這二女會功夫？

就聽白翠兒抹淚哭道：「我的好人吶，你是怎麼啦，犯的什麼法，怎麼我不知呀？」

呂芳子也尖聲喊道：「美好日子才十年，我也過膩了，要死在一塊兒，別留下我常懷念，這懷念的日子我不幹，我的好男人，咱們一起去鬼門關吧！」

她說溜了嘴，還引起一陣騷動。

白翠兒道：「死了，死了算拉倒，不如咱姐妹一同去官府，他們要殺咱們爺，咱們也同爺死在一起。」

謝拐子看看白翠兒，他再看看呂芳子，臉皮一緊立刻大哭起來。

謝拐子的哭聲不好聽，好像老驢叫聲一般，令人全身毛孔放大又收緊似的。

不料兩個女人爭抱他的頭，那麼嫩的嘴巴吻上謝拐子的毛臉頰。

於是，謝拐子不哭了，他忿怒的對郭爲良道：「總捕大人呀，謝某有個要求，如果你答應，咱們一路都太平，如果你拒絕，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宗。」

這算什麼要求，還兼帶罵人的。

只不過郭爲良的肚量能大能小，他冷冷的一笑道：「你說吧，只要合理，我答應。」

謝拐子笑了，他對郭爲良大加讚美的道：「總捕呀，對於你的人道精神，我謝拐子無話好說，如果不是被你們這些王八蛋……不，不

是王八蛋，如果不是被你們這批吃糧當差的囚在籠中，我謝拐子會爬在地上對你三拜九叩的行大禮。」

郭爲良冷冷道：「說吧，什麼請求？」

謝拐子道：「清場！」

「清場？什麼清場？」

「就是我要單獨的同我兩個女人說幾句話，只簡單的幾句話，說完了咱們再上路。」

郭爲良道：「你可要快呀！」

「當然，我不會囉嗦的。」

郭爲良道：「好，我答應！」他把捕役往四下裡指着，緊守囚籠的捕役拔刀準備，謝拐子見外人都在五丈外，他衝着兩個女人點點頭。

嘿，兩個女人哇的一聲又扯緊了謝拐子大哭，那呂芳子還叫着，「別再勸我了，我非跟你一起去死不可。」

白翠兒不示弱，酒國女人也英雄，她對謝拐子道：「我親愛的良人呀，我這就咬舌先你而去，我在陰間爲你先開道，小鬼判官我打發，你就別攔我。」

她把舌頭伸得長，細白的牙齒咬上舌頭，光景她還眞的幹了。

嘿，謝拐子一瞧一聲雷吼道：「不要，妳等我把話說完以後，我保証妳二人會哈哈笑。」

他這一吼果然奏效，兩個美人也不哭不鬧了。

於是，謝拐子示意二女把耳朵伸過來，就聽傳來一陣好像蝗蟲吃禾苗的聲音，細細的沙沙的聲音並不大，可也令二女的眼睛睜大了。

等到謝拐子把話說一遍，嘿，二女立刻不哭了，那模樣如果此地只她二人，必會一陣哈哈笑。

＊　＊　＊

笑也要撿地方，笑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那會惹人不高興的。

呂芳子拍拍謝拐子的臉頰，苦兮兮的道：「我的男人呀，你放心，我同翠姐永遠懷念你，等你有了不幸消息傳來，你的神位前，我天天一炷香。」

白翠兒道：「好人吶，你去吧，初一十五我上香，逢年過節我拜佛我找和尚，金剛經叫他們唸上三日夜，叫你西天也快活。」

謝拐子一聽大爲感動道：「好好，不枉我愛妳二人十年整，回去吧，就當妳們的男人上戰場一樣，哈哈哈，下輩子我同妳二人一齊拜花堂。」

他說完再吼道：「總捕呀，我的話已說完，咱們可以上路了。」

這時候兩個女人不叫了，兩個女人在楞然，兩個女人對望一眼，立刻間，二人彼此點點頭，然後向後轉，嘿，看她二人跑得可眞快呀！

＊　＊　＊

這種變化，令在場看的人也不解，那王沖天就冷冷一笑，他在遠處大聲叫道：「老謝呀，你同你的女人說的甚麼，怎麼立刻不哭了？」

謝拐子哈哈道：「娘的，她二人把我當成二百五呀，我操死她們親姐的，我一試就明白了。」

就聽尹水月道：「謝拐子人不傻，他眞的沒上當，而且他的手段高。」

鐵雄道：「兩個女人對你好，你怎麼背後罵她們，操，你是怎麼了？」

青娘子道：「我知道，只不過我不說罷了。」

沈一中道：「兩個女人是不是想到老謝的寶了？我看差不多就是這一件……」

謝拐子嘿嘿一笑道：「我他娘的心中十分明白，你們想一想，我謝拐子是個殘廢人，她們怎麼會愛我？嘿……我還是很高興，哈……」

封大川道：「喂，拐子，你猜猜，她二人會不會前往太原刑場收你的屍？」

謝拐子道：「我不指望她二人，娘的，她二人會爲我收屍呀，我看日頭打從西邊出。」

他哈哈笑道：「我的乾兒子爲我收屍，我也相信我乾兒子會爲我們大伙收屍。」

鐵雄道：「你乾兒子去追殺尤道士，他不會來爲咱們收屍。」

青娘子道：「是呀，你乾兒子已把收屍重任交在他兄弟在水了。」

謝拐子道：「我仍然相信我乾兒子必會來的，你們等着瞧吧！」

那邊，總捕頭郭爲良已在隊前面大聲吼：「上路了，閒人走開！」

「嘩啦啦」「吱扭扭」，這批人往風陵渡北面走了。

＊　＊　＊

「嘩啦啦」划水聲，「吱扭扭」乃是絞繩子轆轆發出來的刺耳聲，只見黃河岸邊的一條小船搖得不疾不徐往北岸的那處斷崖過來了。

這時候是甚麼時候？三更天吶，不但三更天，而且還是個月黑頭的三更天。

再看小船上，嘿，兩個身材細長的人，穿的是黑色夜行衣，如果仔細瞧，那是油布夜行衣，很貼身，也相當俐落，有刀子插在二人的褲帶上露出刀把子來。

前面就快接近岸邊岩石了，就聽小船上一人道：「芳姐，就在這一段吧！」

另一女子道：「翠妹子，我也以爲就是這一段。」

只這麼兩句對話，便知道她二

人是何許人了。

是的，呂芳子與白翠兒找來了。

* * *

兩個女人合力把小船攏靠在石岸邊，那呂芳子穩住小船拭着汗水，道：「翠妹子呀，咱們二人一個守北，一個守南，快十年了，怎麼也探不到拐子的寶物放在什麼地方，眞氣人，拐子的小破船，我至少找了幾十遍，甚麼也沒發現，原來呀，嘻……」

她高興得忍不住笑了。

白翠兒道：「拐子眞狡猾，他怎麼不撒泡尿水照照自己的德性，咱們會拿他當良人？去他的驢屎蛋！」

呂芳子道：「這拐子也眞絕，他叫咱姐妹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可就是不叫咱們多儲錢，怕咱們跑了。」

白翠兒道：「算命的說，咱們吃香喝辣不用愁，就是沒有大把銀子花，我還火了吶，哈，哈……」

呂芳子道：「拐子太精明了，他原來把銀子藏在水底下的石洞中，叫咱們全數取了出來，算是對咱們的回報，我的大妹子，妳是不是打算眞的爲拐子收屍呀？」

白翠兒道：「別問了，妳我心中都明白，娘的，拐子玩弄咱們，咱們打他的財寶主意，他虛情，咱假義，收的什麼屍呀，去他的收屍！」

呂芳子道：「其實，如果咱們找到拐子的寶，說句良心話，我眞打算叫阿香去收拐子的屍。」

白翠兒道：「我不這麼想，芳姐呀，妳想想，咱們陪他有十年，便是仍幹老行吧，陪酒十年也存了不少錢，十年青春無價呀！」

她有些喟嘆的又道：「再說吧，拐子這一回是寡婦死兒子，沒指望了，他死定了，那麼，他存的這些血腥錢，不送咱們送何人？妳說對不對？」

呂芳子一聽點頭道：「大妹子這麼一說，我的茅塞頓開，好，咱們這就下水找洞口。」

白翠兒道：「芳子姐，我有句心裡話，必在下水之前向芳子姐說個明白。」

呂芳子一笑道：「那是當然，咱們姐妹平日裡不來往，但心是相連的，妳有話說當面，比擱在肚子裡發悶好多了。」

白翠兒道：「芳子姐，妳我小時候都跑過江湖賣藝，日子過不去才下海持壺，咱們不是賤，生活擔子壓死人。」

呂芳子聽得一笑，道：「提起跑江湖，已經十多年了，一路梅花刀法我賺了不少掌聲吶！」

白翠兒道：「芳子姐，是這樣的，咱們二人去找寶，咱二人必須一條心，等到寶找到，咱們二一添作五的分，我便是少取也願意，可不能找到寶咱二人火併一場，那就實在不應該了。」

呂芳子拉過白翠兒的手，一笑道：「大妹子呀，妳說得多可怕呀，我可想也沒想到這些，咱們合作只有好處，咱們不可以自相殘殺呀！」

白翠兒哈哈笑了，她回抱着呂芳子，二人幾乎成了一個人了。

* * *

黑色頭巾纏得緊，打着赤脚往水中跳，有一根繩子連在二女的身上，那呂芳子與白翠兒懷中還帶着火種之類的東西。

就在水面還未往水中潛下去，呂芳子對白翠兒道：「大妹子，咱們水中先找洞口，拐子說，洞口有尖石頭，小心碰到頭。」

白翠兒道：「拐子的交代很仔細，他叫咱們身子貼在底，再往洞中游，中途不可把頭抬，很快就會到洞中，也很快會發現斜洞中的另一端沒有水。」

一笑，呂芳子道：「拐子交代得眞清楚，就怕咱二人找不到他的藏寶。」

二人看看拴牢的小船，彼此就那麼點點頭，猛吸一口氣便往水下潛去。

兩個女人到了水底摸索着，什麼也看不見，二人的身子用繩子相互之間拴在一起，果然成了「一根繩子拴上了兩個螞蚱，跑不了你也走不脫我」了。

那呂芳子到了水底爬得快，帶着白翠兒沿着斷崖石頭一陣摸索之後，又冒到水面上。

白翠兒也冒上水面來，她喘大氣不已的道：「芳子姐，憋死我了！」

呂芳子指指一邊，道：「咱們必需一路摸過去。」

她大吸一口氣，兩個人遂又往水下潛去，呂芳子的水性似比白翠兒高明，她的身法也妙，活似魚兒水中游。

二人在水中又潛了五七丈遠，便又急急的浮出水面來了，白翠兒喘着大氣，道：「芳子姐，妳看咱姐妹是不是上了拐子的當了？」

「怎麼說？」

「他騙了咱們呀，他擺咱們一道也說不定。」

呂芳子搖頭道：「不會，我以爲絕不會，拐子說話的時候目中帶淚。」

白翠兒道：「嗨，咱們還不是哭得死去活來，想死想活的要跟拐子一起去死呀！」

呂芳子道：「那個不一樣，咱們的哭大不同。」

白翠兒道：「可還是淚水直流呀！」

呂芳子道：「大妹子，我口中叫的與心中想的，臉上流露的全不一樣的。」

白翠兒道：「怎麼不一樣？觸景才會生情，不見傷心怎會落眼淚？」

呂芳子道：「我呀，我是心中想到了拐子的寶才落淚，我苦等了十一年，等得我快發了瘋，如今見拐子快被官府拉去砍頭，我是急得哭起來，我的眼淚很値銀子的，哈……哈……誰知道。」

白翠兒笑了道：「芳子姐同我的一樣嘛，我也是想到十年青春白耗掉才哭的呀！」

兩個女人這麼彼此一剖白，嚄，二人又哈哈笑了。

* * *

說歸說，笑歸笑，二人可未忘記水下去尋寶，就見白翠兒用手指指水下，呂芳子微點頭，二女又是猛吸一口氣，便往水中潛下去了。

這一次二人又潛在水底摸了十丈遠，又匆匆的浮上水面來了。

白翠兒恨聲道：「怎麼還沒找到洞口呀？」

呂芳子道：「這一段斷崖二里長，咱們才找了一小段，大妹子，別洩氣，尋寶不是簡單的。」

白翠兒道：「我是怕上當呀！」

呂芳子道：「不會的，拐子不是說了，他的一箱寶物放在洞中一塊凸出的岩石上，不知道的人便是進入洞中也找不到的。」

一時間，白翠兒的精神又來了。

白翠兒立刻又指水底，呂芳子也點頭，兩人又吸了一口氣潛入水中了。

* * *

也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這二女果然摸到一個三尺大小的洞口了。

兩個女的心一喜，立刻又浮出水面上了。

她二人必須上來，因爲一口氣是不夠二人進入洞中的，洞底還有七八丈深的。

嚄，二人只一露出水面，就聽一陣哈哈狂笑。

呂芳子大笑道：「找到了，找到了，哈……」

白翠兒也笑盈盈的道：「芳子姐呀，我忽然覺得拐子蠻可愛的嘛，嘻……」

呂芳子抬頭看天色，月兒好像才自遠處山脊露出來，倒也令她一樂，道：「看，月光也出來了，爲咱們祝賀來了。」

白翠兒道：「芳子姐，四更天了，咱們快下去吧，別誤了得寶吉時呀！」

呂芳子道：「大妹子說對了，咱們走！」

她「走」字出口，二人又是一口氣憋在肚子裡，猛的一下子便潛入河底，這一回二人專心要進洞，一前一後的貼着洞底便往洞內潛游進去了。

* * *

洞寬三尺餘，兩個女人立刻鑽進去，兩個人不敢亂抬頭，因爲謝拐子有交代，頭上方盡是尖如刀的岩石頭。

這就難怪上一回尤道士與龍在山二人前來，尤道士命龍在山下水去尋找，害得龍在山差一點死在這一段河水中上不來，還是被阿香救回去的。

如今謝拐子把洞中地形情況說一遍，兩個女人自然是方便至極的潛進洞中去了。

* * *

呂芳子潛在前面，白翠兒跟在她後邊，一根繩子相連結，「蹭」的一聲，前面的呂芳子已爬出水面來了。

爲什麼是爬出水面？只因爲前面有個四五尺寬的石板是斜着的，呂芳子順着水下石板往上爬，立刻就到了水面上，她爬在石板頭上直喘氣。

於是，白翠兒也到了，白翠兒雙手按着石板聳動着香肩喘息的道：「哎喲，哎喲……憋死我吔……我……我差差……一點要喝黃水了。」

兩個人坐着喘過氣，那呂芳子已自油袋中取出火種燃上，她也弄了一支火種交在白翠兒的手中，道：「大妹子，拿着，咱們端正了身子進去找那個凸出的岩石。」

白翠兒接過火把擧得高，道：「芳姐呀，這個洞中美呀，難怪拐子把他的寶物藏在這洞中，誰也不會相信這水下還有這麼個石頭洞。」

呂芳子道：「記得有一回，拐子在我身邊笑，他言道：『他自小生長在風陵渡，對這兒最是有感情』，拐子當時很愉快，他說得也自在，我可沒興趣，可又睡不着。」

白翠兒雖在她後面，她走得十分小心，一邊還笑道：「拐子有毛病，每一回總是四更天我好睡，他就爬上我的身，我還得曲意奉迎他，唉，還不是爲了今天吶。」

呂芳子笑了，道：「大妹子呀，咱們這是苦盡甘來了，天可憐見吶。」

二人正自說着，已經往上慢慢的攀高了。

這是個斜洞，洞口大概要在斷崖上面也差不多，因爲走得更見陡斜了。

* * *

大約是幾個月前吧，尤道士與龍在山二人還在這外邊的斷崖上，二人併肩爬在斷崖邊觀看下面的小船，尤道士一心想知道謝拐子的藏寶之地呐，豈料謝拐子突然間自二人後面的林中出現，喝叱二人是渾蛋。

如今白翠兒與呂芳子二女這樣的攀，當知這洞必與外面相通了……

＊　＊　＊

現在，兩個女子齊瞪眼，因為有個閃着光華的寶箱二尺半那麼長，一尺那麼高下，錚光發亮的出現在沿石道的右邊高崖上，眞美呀，誰會把寶物置在那個往內凹的凸石上兩尺深處，這光景誰也相信那正是謝拐子當年參與血洗姚家堡分得的寶物。

就聽呂芳子一聲低呼：「呀，咱們找到了！」

白翠兒道：「咱們找到了，芳姐，快把寶物取下來，咱們發財了。」

呂芳子道：「好，大妹子，你等着，我這就過去取下來，咱們一五一十的分了它。」

嚄，呂芳子在解下腰上細的繩子呐，白翠兒也在解繩子，一根繩子誰也不用再綁了。

＊　＊　＊

呂芳子收拾俐落，她還回眸愉快的一笑道：「大妹子，我上去了，箱子要有人接住，妳就站在這兒等着接箱子了。」

白翠兒立刻點着頭，她對呂芳子道：「快呀，芳姐，我已逼不及待了。」

呂芳子轉過身，她試着再往右面無路的斷崖出腿踩，那柳條似的細腰弓在白翠兒面前來。

呂芳子忽略了一件事，成功之前最辛苦，當然也最危險不過，她應該提防同伙人白翠兒。

就見白翠兒眞狠心，尖刀不知什麼時候已握在她的嫩手中，機會來了不錯過，她自呂芳子的身後便是一刀直插入呂芳子的後背中沒到刀把才哈哈笑。

「啊……」呂芳子這一聲厲叫，幾乎把石洞震得搖晃了，她不即滾下去，却回頭想抱住白翠兒，大家一齊摔落下去，大家誰也不安全了。

豈料白翠兒也防到呂芳子的這一招，只見她左臂猛一揮，呂芳子斜着身子一路往下滑滾下去。

呂芳子人在半空滾，她不由尖聲叫：「白翠兒，妳……不得好死……呀！」

上面的白翠兒也不往下面看，她只淡淡的自言自語：「便是死吧，妳也看不到了。」

白翠兒已聽不到呂芳子的罵了。

＊　＊　＊

白翠兒站在那裡喘大氣，她先是要調整自己的情緒，因為她此刻實在興奮，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會有這麼好的運氣。

白翠兒在咬唇，嘴唇有些痛，這不是在做夢，這是眞實的，她哈哈笑了。

白翠兒沿着那個斜而帶峭的山坡，十分小心的爬過去，她的手已按在那個光亮的寶箱上了。

白翠兒先是欣賞着白銅片包的紫檀木箱子，不由得自言自語：「這箱子也是寶呀，眞捨不得抛在這兒。」

她邊說邊看箱子上的那把鎖，鎖是小型的，白翠兒用尖刀只一撬，鎖便開了。

白翠兒的臉上一片肅然，她就要面對一堆她朝思暮想快十年的寶物了。

她的雙手穩穩的擱在箱蓋子上，然後又是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小心翼翼的去掀起箱蓋子來。

慢慢的，慢慢的聽到箱中「咯咯」聲，白翠兒低頭打開來了，只不過她剛低頭看，便聽得「颯颯颯颯」一連幾聲的短弩響聲，好一股小箭射出來，全部招呼在白翠兒的身上，痛得她一聲大叫：「哎呀！」她的身子再也站不住了，便沿着那斜坡往下面滾去，鮮血一路流，「轟」的一聲她砸在下面呂芳子的身上了。

也算那麼巧，白翠兒的身子不偏不倚的壓在呂芳子身中的尖刀上，刀子扎入白翠兒的肚皮裡。

這眞是造化弄人，呂芳子雖死也報了仇。

白翠兒在呂芳子的身上挺了十幾次，只因為胸前面上挨了小箭，再加上這一刀扎，她也只能斷斷續續的道：「芳姐……對……不起……」

這時候叫「對不起」有屁用，只見她身子猛的一歪，肚皮上的刀子露出一截來，鮮血還在冒呐。

＊　＊　＊

龍在山飛一般的離開風陵渡，他心中泣血，一路上他想得多，但最終只有一個結論，那便是這一切的禍事全由尤天浩尤道士一人惹出來的，如果不是尤道士包藏禍心的貪財寶，當年的姚家堡大案當然永沉大海，豈有這些令他心酸的禍事。

龍在山越想越覺得爹娘說得對，殺尤道士以安慰爹娘以及幾位大叔的心。

龍在山一路先奔向「仙家道觀」，他幾乎連夜奔，就在那熊耳大山與伏牛大山交界的深山中，龍在山發覺半山上的「仙家道觀」好靜，好像那是個荒廢的野道觀。

龍在山沿着山道奔到道觀門口，他並未去推門，龍在山心中十分感慨，想不到駝子大叔會是太原總捕「大開碑」郭為艮。

如今郭為艮現出眞實身份，他當然不會再來此道觀了，那麼，尤道士應該回來的。

龍在山站在道觀外聆聽一陣，還眞的令他吃一驚，因為道觀內傳來「吱吱喳喳」聲，好像有人在道觀中悄悄耳語，而且還不少。

這光景令龍在山怔了一下，便慢慢的去推道觀的門，於是道觀的門被他推開了。

龍在山慢慢出腿往道觀中走，還未走出十幾步，忽的黑影疾閃，刹時都閃往後院與山洞之間去了。

龍在山急追出殿後，只見四面山洞中奔出幾十頭金毛大狐狸，驟然令龍在山吃一驚。

這些金毛大狐狸只是奔出山洞來，並未往道觀外面逃走，光景把龍在山圍在那個神殿與山洞之間的小院中形成了對峙。

龍在山抬頭看山洞，右面的洞中他知道洞底供奉着「紅蓮教五代祖師神位」，那是尤化雲的神位，洞中有石室與秘室，另一個室還關過兩頭騷狐，龍在山就曾被關在洞中與狐狸同住一個月。

龍在山再看左面山洞，那是駝子大叔住的，灶房也在那個山洞中。

龍在山不知如何是好，他很想往山洞中去瞧瞧，但見身邊四週盡是大狐狸，便出腳也困難。

龍在山出聲喊叫了，他對着山洞中道：「尤道士，你滾出來！」

龍在山喊了十幾聲沒有反應，他這就要往山洞中走，四面十多隻大狐狸不走開。

龍在山無可奈何的雙手揮動着大叫：「走，走，走開，走開了。」

他再是吼叫，大狐狸們不理會，於是龍在山拔身而上，不由得展開他的「狐步」往前出腿。

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龍在山的「狐步」運用得妙，他左閃三右避一的走了十幾步，那些大狐狸跟他躍，躍了半天他仍然站在原地方。

龍在山發覺「狐步」不靈光，他立刻拔出尖刀在手，他沉吼叱道：「閃開，再不閃開我殺了你們。」

他吼叱幾聲嚇不走這些大狐狸，心中開始在着急，便在他無計可施的時候，道觀外面傳來女子尖笑聲，龍在山一聽立刻大叫：「紅姐，紅姐！」

是的，紅紅姑娘來了，她身後還跟了一頭金毛老狐，那老狐見了龍在山齜牙咧嘴無好感，這光景如不是紅紅姑娘，這頭老狐就要同龍在山幹起來了。

那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表現。

龍在山一看就知這頭老狐對他不友善，他更明白，當初受尤道士的指使偷襲過這頭金毛老狐，他出刀切了老狐的尾巴還未殺死牠。

這件事還是龍在山在福壽山仙人谷中由宋百忍老爺子對他說的。

龍在山看這金毛老狐的尾巴，尾巴是由宋爺爺為牠接上醫好的，只是恨氣難消。

現在，紅紅走到殿後，她拍拍嫩手，叫道：「走開，走開！」

那些大狐果然聽她的話，刹時又奔回山洞中去了。

龍在山忙走過去，他自然的張開雙臂道：「我的紅姐呀，我怎麼辦？」

紅紅投懷送抱，道：「爺爺說你會來到此地的，你果然又來了。」

她指着老狐道：「聽了牠的聲音，我便匆匆的趕到這裡，嗨，也被爺爺說中了。」

龍在山道：「宋爺爺怎知我會來此呀？」

笑笑，紅紅姑娘道：「我爺爺才眞正的會掐會算會奇門知八卦，你以為我爺爺是什麼人？」

龍在山心中想的是宋爺爺會不會是狐仙之輩？（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妙手空空苗金說出武林形勢大致可分爲三方面，第一是白道、第二是陰陽會、另一撥是太平天國的同路人。小余、小毛大概心中有數，根據這些說法偵查半天紅是否和這幾方面有關係，在一大鎭慶壽的京戲台上，發現扮「紅娘」的很像陶傳芳，跟踪這些「行頭」到一山區中，又發現另一個浸在石槽中的女屍很像陶傳芳……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偷走女屍　鬼魂追擊

小余往上一貼，速戰速決，打法不同，用的是精緻的散手，苗金雖了得，立刻就有點不穩了。

「老賊，交出來！」

「至少你小子應該把詐賭的本錢還給我。」

「好吧，你先交人，我全部還你。」

苗金道：「我輸的是你詐賭去的，那本就是我的錢，你要再拿出一筆錢來買才行！」

「老賊，那具屍體放在洞內池中，是你偷去的，我沒有找你算帳已經不錯了！」

「怎麼？你小子一毛也不拔？」

「我給你十萬兩，帶路！」

苗金收手，道：「你小子還不算小器，只不過咱們還可以作一筆生意。」

「什麼生意？」

「得到一具屍體不如得到一個大活人好些。」

「那還用你說！」

「死人也可以變活！」

小余道：「你少胡扯！」

苗金就不出聲了。帶着二人深入山中，在一座倒圮一半的廟中後面，有個小潭，潭不大，不過五六丈見方，但很深，看不到底，一根繩子通往水底。苗金拉着繩子，不久把屍體拉了上來。

正是「半天紅」陶傳芳的遺體。

小毛道：「老賊，屍體你也偷，眞沒出息。」

「是啊！像我這等沒有出息的老賊，也有人冒充我的徒弟，眞他娘的丟人現眼！」

小余看過屍體，一切完好，就付了十萬。

苗金揚長而去。

「小余，他偷去此屍，爲何要付款？」

「算了，這種人唯利是圖。」

「小余，你要不要葬她？」

「厚葬她那是一定的，我只是想研究一下，爲什麼『半天紅』陶傳芳却變成女的了？」

小毛道：「小余，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和眞的陶傳芳有分桃斷袖的關係？」

小余微微搖頭，却道：「雖無那種關係，却是很接近那種關係的了。」

「所以你嗜食臭豆腐、臭魚及腐鷄蛋？」

小余點點頭。

「是因爲這些臭食物和那纏足的脚臭味道相若？」

小余未置可否，因爲他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愛吃這些東西是不是小毛剛才所說的那些原因？

有一點他不否認，他不排斥「半天紅」的脚臭氣味，只是「半天紅」一個人而已，不包括別人。

小毛道：「既然你和他並沒有肌膚之親，你怎知他是個道地的男人，而不是一個女人？」

小余楞了一下，道：「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出名的『乾旦』，却又纏了小脚的，那會是假的？」

小毛道：「這也很難說，大家都以爲他是『乾旦』，自然而然地就不去驗証，把他當作了男人。」

「不大可能！因爲認識他的人太多了。」

小毛道：「好，現在這個，應該是假的『半天紅』對不？你要如何處置她？」

小余攤攤手，道：「目前我也不知道。」

「其實你只想多看她幾眼，以便重溫過去的舊夢，對不對？」

小余未出聲，他似乎在想什麼。

這工夫前面有微聲，似是衣袂破空聲。

小余往前面掠去，小毛也跟了去。

但是二人撲了空，小余暗叫「不妙」，立刻趕回潭邊，屍體又不見了，小余上屋頂四下瞭望。

怎奈天色太黑，山野中蒼茫一片。

小余十分惱火，他以爲八成又是苗金。

二人找了半夜，也去追過，影子也未見到。

小余揮着拳頭道：「苗金老賊下次再被我遇上，我非宰了他不可。」

「老賊這一次一本萬利！」小毛道：「萬一不是他呢？這也很難說，我以爲當時他未必敢作這件事。」

「不是他會是誰？」

「我們到『陰陽會』中去偷那屍體，是有個幪面人助了我們一臂？你說過那個人頗似上官羽！」

「是上官羽偷去的？」

「也許他撿了個便宜！」

＊　＊　＊

很晚了，兩小要進酒樓，又吃了閉門羹。

三更多，所有的飯館都打了烊。

小毛道：「你先回客棧等，我去弄吃的。」

所謂「弄」，八成就是偷的。

小余推開客棧房間的門時，就嗅到一股酒香和菜香。桌邊坐了一個人——辛沁。是她，美極。

他們曾有過一個奇妙的夜晚。

「骨嘟」一聲，小余嚥了口唾沫，方道：「辛沁，妳每次來得都很是時候，什麼時候需要妳，妳就準會來！」

辛沁笑笑，好動人的嫣然一笑。

她先爲小余滿上酒，送到他的唇邊。

小余乾了，她再爲他挾了一塊薰魚放入他的口中。

「謝謝妳，辛沁。」

「你在忙什麼？心齋哥？」

「嗨！別提了！」

「說說如何？」

「苗金這老賊不是個東西。」他大致說了一切。

辛沁道：「心齋哥，怎見得第二次又是苗金？」

「不是他還會是誰？」

辛沁搖搖手，道：「我以爲不是他。」

「妳怎麼知道？」

「我是憑猜測的。」

「辛沁，妳不知道苗金這老賊……」

「我對他很清楚，他不是你的敵手。」

「你快別爲我臉上擦粉了！」

「心齋哥，你爲什麼這樣關心『半天紅』？」

「我過去捧過他，就不免爲他的死有點好奇。」

「只是如此？」

「當然，捧戲子者的心情，妳大概也知道一點！」

辛沁道：「哥，我不想談他，談談我們好不好？」

「也好，妳一個女子到處走動，我眞不放心！」

「你大可放心！沒有人敢動我！」

「辛沁，我還是不放心，妳也不要太托大了！」

「不是托大，眞的沒有人敢動我！」

小余一呆，她眞是太美了。

過去迷過「半天紅」，直到現在，連他也不知道他和「半天紅」到底是什麼關係，只知道迷他很深。

難怪小毛以爲他們之間有分桃斷袖的曖昧關係。

酒已有六七分了，小余抱起她，雙雙進入羅帳。

抱着辛沁就像抱着天仙一樣。

這是一個妙人，渾身猶如無骨，膩滑而綿軟。

「辛沁，我眞要感謝上天使我得到了妳。」

「是嗎？心齋哥……」青春之火般的動作，使雙方都進入狂熱之中。一個少女最大的優點就是緊而有彈性，渾身充滿了結實的感覺。尤其是那一雙顫巍巍的雙峯。

在小余的撫弄下，雙峯乳頭也勃起而變硬了。

這又是一個奇妙的夜。

一夜之間，五度銷魂。

她說他是世上最男人的男人。

他說她是世上最妙最不可思議的女人。

第二天一大早，小毛叫他吃早餐，小余才發現辛沁已經走了，這妙人眞是神秘莫測。

事實上神秘對女人太重要了。

「小余，你睡覺可沒有這麼沉，我叫了半盞茶工夫你才醒。」

小余道：「我昨夜爲何好睡，你不知道?」

小毛愕然道：「我怎麼知道?」

小余道：「你眞的不知道?」

「當然昨夜我買了些吃的回來，發現你已回房睡了，桌上留下殘餚，我吃了一點也去睡了，昨夜發生了何事?」

小余道：「辛沁又來了!」

「那些酒菜是她帶來的?」

「當然。」

「辛沁眞是有心人，也是一朵解語花，這樣的女人會找上你，自動送上門來，你眞是艷福齊天了!」

小余道：「你不是也有些女人，像齊琳格格都對你有胃口。」

「別提了!那是個老梆子，只不過老梆子也挺保守。」小毛道：「小余，我以爲辛沁這妙女郎也太神秘了!」

「我也有此同感。」

「她的身份有無問題?」

「什麼問題?」

「比喩說來自『太平天國』或者『陰陽會』?」

小余道：「應該不會，她要對我不利，只怕早已下手了。」

* * *

「妙手空空」苗金流年不利，在五十里外鎭上又被兩小遇上了。二人一前一後把他逼在小巷中。

「老賊，把人交出來!」

苗金還眞有點在乎小余。

像他這等年紀和身份，就不願和年輕人硬碰，勝了不怎麼光采，一旦輸了可就划不來了。

苗金道：「小子，可別無事生非，什麼人?」

「少裝蒜，把陶傳芳的屍體交出來。」

苗金一楞，沉聲道：「怎麼?屍體又不見了?」

「當然是你偷去的。」

苗金一字字地道：「老夫要是偷了那屍體，就叫我們苗家男盜女娼。」

小毛道：「男盜你已經應驗了誓言，女娼嘛，還要打聽一下，你是不是在經營勾欄或半掩門。」

苗金厲喝一聲，向小毛砸出一掌。

小毛未防，那能倖免，被砸了個踉蹌，差點趴下。

小余接下來，一口氣遞出三十來掌。

苗金的小巧功夫也不靈了，因爲小巧畢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不過四十招左右，小余在他屁股上踩了一腳。

苗金未站穩，小余又到。

「小子，且慢!」

小余道：「快說!」

「老夫要是偷了那具屍體就叫我死無葬身之地!」

「不是你?」

「小余，老夫是個賊，偷是我的本行，但老夫要是偷了，却也不會不承認的。」

「不是你又會是誰?」

「老夫沒偷就是沒偷，用不着再三否認，不過老夫爲了交你這個朋友，就告訴你一個秘密。」

小余冷笑道：「你會有什麼秘密?」

苗金道：「說出來你可能會跳起來!」

小毛道：「說說看，我正準備跳哩!」

苗金低聲道：「『半天紅』有兩個，一死一活，一眞一假……」

果然，小余大爲震動，但並未跳起來，道：「苗金，你怎麼知道?」

「老夫有耳報神，消息靈通。」

「哪個是眞?哪個是假?」

「女的是假，男的是眞。」

小余道：「這個我也知道，但是，如果女的是假，爲什麼會在『陰陽會』的石槽中冷藏?」

「你是說爲什麼眞的未被冷藏?」

「正是!」

「事實上，眞假難分。」

「矛盾!」

「事實並非矛盾，『半天紅』成名是男的，後來他的妹妹有時冒充登台，尤其是在『半天紅』被殺之前那一段時間。」

小余愕然道：「這個女『半天紅』是陶傳芳的妹妹?」

「對，她叫陶桃。」

兩小愣了半天，小毛道：「我看你老賊是沒話找話說，吃胡稽拉蓆子，你是一等一的說謊高手。」

苗金道：「我不是東西，你更是個雜碎，老夫有一字不實，下次遇上，把老夫的舌頭割去!」

小余有點信了。

因爲那次在小溪中洗澡，看到一乘小轎，轎中女聲說話的口音，是眞「半天紅」陶傳芳而非陶桃。

小余道：「眞的還活着?」

「大概是的。」

「假的是怎麼死的?」

「假的也許未死!」

小毛大聲斥責，道：「胡說八道!我們親自把假的自『陰陽會』中地下層石槽中偷了出來的!」

苗金搔搔頭皮道：「對你說等於對牛彈琴!」

小余道：「你的話至少有點顚

三倒四呢!」

苗金道：「不，那女的如果死了不會放在冷泉中冷藏!」

「那不過是怕她腐壞而已。」

「人死了怕腐壞又是爲了甚麼?」

「他的人未死，泡在冷泉中，隨時可以復活!」

小毛大聲道：「神話!」

苗金低聲道：「老夫說得太多了!雖僅透露了這一點，如被該會知道，殺三次頭也有餘了。」

「你是說淬在冷泉石槽中的人都未死?」

苗金道：「我不是十分清楚，據說有些未死，隨時可以使之復活，有些已死，但也可以使之走動，受人役使。另有一些半死不活……」

小毛道：「我看你才是半死不活哩!」

小余道：「苗金，太玄了吧?」

苗金道：「『陰陽會』本就是個玄虛的幫會，會主及副會主，都是『奇門遁甲』及『天地盤飛宮法』能手，這種人能使人暫死，也能使人復活。」

小余點點頭，關乎「奇門遁甲」，他師父鳳先生，也是此中能手，小余也涉獵不少，但不是專精的。

「苗金，『奇門遁甲』這門學問你知道多少?」

苗金以爲兩小絕對不懂，道：「這個，你們年輕人可就要多向前輩請教哩，這奇書之奇門包括以下部份：一、烟波釣叟賦。二、景佑遁符應經。三、遁甲穿壬。四、八門應尅詩。五、奇子體或盤。六、三奇取時尅應。七、日家九星總訣。」

苗金賣弄地又道：「另外還有『鬼谷子』奇門遁甲。」

小余淡然道：「老苗，奇門之中有所謂『八門』與『九門』之說，是什麼意思?」

苗金道：「小余，我沒有說我精通此學。」

小余道：「你非但不精通，我看你是懂皮毛。」

「小余你懂?你說說看『八門』與『九門』……」

小余道：「例如開門：宜征討、入官、見貴、行爲等，休門：宜面君、嫁娶……傷門：宜漁獵、討捕、索債……奇門遁甲有『年家遁法』、『日家遁法』及『時家遁法』等等。」

苗金不由一呆，原來在這方面也不如小余。

也難怪他進入「陰陽會」差點未能出來，而小余却輕而易學了。

小毛道：「這我就不懂了，老賊是說，那具屍體還能活?」

「至少在該會作法之下，她會變成活人一樣。」

小余放過了苗金。

原因是他信了苗金部份的說話。

他以爲「陰陽會」是白蓮教餘孽，該教以邪法惑人，據說他們會一些靈術，包括「役鬼術」在內。

小毛道：「小余，你信苗金的鬼話?」

「小毛，他說的不全是謊話。」

「人能役鬼?」

「能!況且我們近來也見過鬼。」

「我不信這種邪說。」

「這本來就是邪術，不足爲訓，據說名相士、術士及大賈巨商，往往具有秘密法術。如姜太公、李斯、董卓、李林甫、安祿山、魏忠賢、李蓮英及和坤等。安祿山是以道術而登極品的胡人，他能以邪術勾引楊貴妃，連唐明皇也奈何不了他，有一次安祿山和術士談到宰相李林甫，術士隨安祿山到李府一探，回來後說李府有很多穿牆透壁的巨神巡行左右，安祿山十分恐懼，所以李林甫作了十九年宰相，安祿山始終不敢有蠢動之念……」

小毛吶吶道：「小余，你什麼都知道，你會不會役鬼?」

「會，但沒有試過!」

「別吹好不好?」

小余笑笑道：「沒試過，別人說我吹牛我也不予反駁。」

「說說看如何?我也想役鬼，那一定很神氣!」

小余道：「練此法須在癸日五更時分，取骷髏書姓名。每過癸日燒之，用符包起，祭於六甲壇下，脚踏『魁罡』二字，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取五方眞炁五口，唸混元咒七遍，於四十九日夜寫祭文一道，爲某事祈求，呼鬼名，鬼即應聲現形，凡百事皆能聽使。」

小毛道：「我倒要試試，只不過太麻煩了!」

「那倒不是難事，只怕請鬼容易送鬼難。」小余道：「所以我一直沒有試過。」

* * *

兩小在山道上夜行，對面來了一人，跌跌撞撞，似乎隨時都會倒下。在月光下，可以看出，此人頗似上官羽。

小毛道：「這人有點像上官羽。」

近了，果然是他，小余不由大爲震驚，上官羽怎麼會如此潦倒?他也不過二十多歲，却是滿臉于思，髮如亂草，衣衫破舊，一臉病容。

這眞不像是以前容光煥發，風流倜黨的上官羽了。

「上官羽……」

上官羽這時才抬頭發現了兩小。

上官羽指指後邊，道：「好厲害……」

兩小向後望去，一乘小轎如風而來。

這簡直不像是人抬着走，而是在凌空飛掠。

轎子到了近前停了下來。

兩轎伕站立轎旁，木然而無表情。

小余低聲對上官羽道：「轎中何人？」

「『半天紅』陶傳芳！」

小余大爲震動，這一次他是絕對不能讓他跑了。

小余大步走向小轎，上官羽道：「小余，不可……」

只不過小余已經走近，到了轎前，一撩轎帘。

小余楞住了。

他看到這個「半天紅」，似乎是兩個人重叠的影子。

小余畢竟是個見過大風大浪的捕頭，立刻一步踏魁罡，心念雷咒，向轎內一指，那重叠影像已經消失了，他以爲也許是幻覺。

「半天紅」冷冷地道：「你是什麼人？」

小余道：「陶傳芳，我是余心齋！」

「我不認識你，走開！」

「陶傳芳，你如果眞是陶傳芳，爲何不認識我？」

「不認識你有什麼關係？滾開！」

一句「滾開」傷了小余的自尊，除非此人失去了記憶，或者此人已死，這不過是役鬼術之下的半死人。要不，怎麼會如此無情？

小余道：「陶傳芳，你不是這種人！」

「我是什麼人？」

「你不認識我了？」

「我當然不認識你！」

「我是余心齋，我捧你所耗之金錢及時間，可能超過任何達官貴人，巨商富賈的！」

「滾……」陶傳芳發怒了。

小余十分難堪，正自不知如何應付，小毛厲聲道：「你不過是一個戲子，再說得難聽些，不過是以一雙臭脚和同性戀勾引男人的『相公』！你甩什麼架子？」

陶傳芳沉聲道：「起轎！」

轎伕抬轎就走，小毛道：「小余，你就讓他走了？你和上官羽千辛萬苦，甚至還背上殺人及刖足的罪嫌，怎麼可以……」

小余望着上官羽。上官羽似乎無意走近。

小余道：「上官羽，你怎麼哩？」

上官羽道：「問題很簡單，死了的人，怎麼會坐轎子到處晃蕩？」

「你剛才似乎是被他追到此處的？」

「正……正是。」

「難道你怕一個『半天紅』？」

「他要我還他的雙足……這不是鬼是什麼？」

小毛道：「上官羽，你相信世上有鬼？」

上官羽道：「你以爲剛才的『半天紅』是什麼？」

「至少不是鬼！」

上官羽道：「好，我們追追看，來驗証一下。」

三人立刻追去，但沒有追上小轎。

小毛此刻也信了，不由頭皮發炸，渾身如潑冷水。

小余道：「上官羽，你可知道最近出現了兩個陶傳芳？」

「知道，一男一女，女的是男的妹妹陶桃。」

「那他的妹妹是死的還是活的？」

「應該是活的，世上那有那麼多的鬼？」

小余道：「八成是死的……」他說了自泉水石槽中偷出，却被人偷走的事。

上官羽道：「怎麼會有這等事？」

小余道：「你怎會落得如此狼狽？」

「我這些日子，被陶傳芳追得走投無路。」

「他一直在追你？」

「是的，邊追邊要他的雙足。」

小毛道：「上官羽，是你刖去了他的雙足？」

上官羽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小余道：「但至少你那大瓶子中有一雙蓮足。」

上官羽道：「我却記得是別人送我的。」

小余道：「不是我送你的吧？」

「好像不是……」

小余道：「到底是誰偷走了陶桃的屍體？」

「我知道……」辛沁又出現了。

小余大爲興奮，辛沁是朶解語花，每次在小余困窘時她都會適時出現。上官羽看得呆了一下。

他長了這麼大，沒見過這麼可人的女人。

小余握住她的手，也不迴避身邊兩位友人，道：「辛沁，妳說妳知道陶桃在甚麼地方？」

「大概知道一點。」

「她在何處？」

「又回到『陰陽會』地下室的石槽中去了。」

三人一驚，尤其是小余和小毛，小毛道：「這麼說是『陰陽會』的人把她偷回去的了？」

辛沁道：「好像是她自己跑回去的。」

三人同時一怔。上官羽道：「姑娘，太玄了吧？」

辛沁道：「我只是聽別人說的。」

上官羽道：「死了的人能跑回去？」

辛沁道：「誰說她死了？」

三人齊聲道：「沒死會淬在冷泉中？」

辛沁道：「據我所知她是活着的。」

上官羽不信，先告辭了。

三人來到鎮上入了客棧。

小毛去叫了酒菜，在這包下的偏院中進餐，辛沁道：「心齋哥，你也不信陶桃未死？」

她以「蟻語婕音」說的，並告訴他要保密。

「當然不信。」他回以「蟻語婕音」。

正因爲這是一件大秘密，似乎也不想讓小毛知道。

「怎麼，連小毛也不能說？」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好，妳說吧，是甚麼秘密？」

「陶桃未死，但被『陰陽會』會主以邪術控制，去釣她哥哥陶傳芳，然後要陶傳芳說出一個秘密。」

「甚麼？要陶傳芳說，他不是個死人嗎？」

「正因他是個死人，才要一個活的陶桃變成一個死人似的去釣陶傳芳，也只有利用兄妹之情，才能使陶傳芳吐出眞言，說出生前所知的秘密。」

「到底是甚麼秘密？」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據說和一筆鉅大寶藏有關，任何人得到，即可富能敵國，當然，還有一個更誘人的東西——太極圈……」

「甚麼叫太極圈？」

「不太清楚，和奇妙的內功及武功有關吧！」

「辛沁，我就想不通，妳爲甚麼知道這些？」

「暫時我不能告訴你，但你將來知道了也別大吃一驚。」

「陶傳芳怎知此一秘密？」

「他聽到別人說的。」

「去問那個人不是比問陶傳芳好些？」

「對，但那人也死了。」

「陶傳芳不也死了，爲何能使之說話？」

「凡是施法運用邪術和死人打交道，或使死人暫時變成活人一樣地說出秘密，起碼的要求是屍體不能腐敗。」

「原來如此。」

「所以『陰陽會』中石槽內泡了一些死人，那些人都有利用的價值！」

這一夜辛沁未留下，飯後就走了。

小毛道：「小余，辛沁不信任我？」

小余道：「小毛，辛沁這女孩，總不會不信任你，她說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我只好和她以『蟻語婕音』交談。」

「小余，我不會怪你的！」

「小毛，我也知道你不會誤會，在目前，咱們的處境很危險，就以上官羽來說，居然被一個死人追得到處亂竄。」

* * *

小余和小毛既不喜歡「陰陽會」這種教，也不欣賞「太平天國」這個暴起暴落的匪幫，儘管有很多人同情後者。

只是太平天國信洋教（基督教，奉基督爲兄，不是奉爲天父），所以在古老的中國很難產生鉅大的號召力。

儘管如此，在「太平天國」最盛時，大清的江山已去其半，長江上游幾省已變成「太平天國」的內陸了。

後來幾個王爭權奪利，互相殘殺，才被曾國藩及左宗棠等人消滅的，這是後話。而此時，也正是「太平天國」幾個王相互傾軋之時。

兩小要入賭場，有兩個人在賭場門口攔住了他們。

這兩人分明是一主一僕。

這主人衣履鮮明，氣度不凡，約三十五六歲。

僕人約四十餘，精瘦結實。

小毛道：「你們攔住我們幹甚麼？」

僕人道：「兩位小俠進賭場，無非是爲了贏錢！」

小毛道：「那也未必，賭也有癮！」

小余道：「即使如此又如何？」

僕人道：「只要兩位小俠爲天王做事，在下的主人立刻奉上天王的聘金，一百萬兩……」

這人立刻自袖內取出一張百萬兩的銀票。

小余並沒有接受。

他知道對方說的「天王」就是指「太平天國」的大頭子洪秀全。他是「天王」，以下有忠王、干王、章王、英王、翼王及贊王等等。

章王是內政長官，和干王一樣，沒帶兵。

太平天國大軍到處，所以能勢如破竹，主要是視死如歸。

這當然是宗教宣傳產生了至大的效果。

他們信基督教，他們對士卒說

：凡是作戰陣亡的人，都會被背上生了翅膀的小天使接去「坐大天堂」，去天國朝拜天父天兄。凡是作戰有功不死的人，都可以去南京「坐小天堂」，士卒信以爲眞，視死如歸，樂於犧牲。

像十字軍東征一樣，士卒無錢、無糧，也無車馬供應，他們滿懷狂熱高喊「基督士兵們，前進！」他們從歐洲徒步走向耶路撒冷。

他們成年累月的走，路上餓死、凍死的不計其數，活着的走了四年，才到達目的地，他們也是以爲天堂比人間好，所以視死如歸。

主人道：「余少俠，收下吧！錢雖是身外之物，沒有錢還是辦不了事的！」

小余道：「那是我們個人的事！」

這人又道：「少俠和上官羽乃是『陰陽教』邪幫追逐的正點子，此後將會更加緊迫盯人。」

小余道：「你們在一邊坐山觀虎鬥？」

「不，我們十分同情余少俠。」

小毛道：「你們不過是想利用我們而已。」

那人道：「少俠說說看，如何利用？」

小余道：「尊駕貴姓？」

那人道：「小可司馬雲。」

兩小都未聽說過，小余却知道此人是個高手。

小余道：「在下余心齋，這位是吾友毛樂天。」

「久仰！兩位少俠不接受本人的小禮也無妨，交個朋友總可以吧！」

小毛道：「我們不想和『長毛』交朋友！」

那時都叫「太平天國」的人爲「長毛」。

那僕人一怒就出了手。

小毛接了兩三招有點支持不住，小余出手不到一招就把那人砸退。

司馬雲道：「少俠好身手！」說着就出了手。

他出手那僕人就退了下去。

此人內外兼修，招術精準。小余眞想不通，爲什麼有這等身手却又名不見經傳？

司馬雲邊打邊道：「余少俠果然不愧爲中原名捕。」

二十招後，司馬雲自動收招，抱拳道：「小可十分佩服，能與名捕印証幾手，乃是畢生榮幸！」

小余道：「司馬大俠乃是一位有實無名的隱士，十分折服！」

司馬雲道：「慚愧！少俠是不是在找一個人？」

「找誰？」

「少俠不是在找『半天紅』陶傳芳？」

「這……」小余道：「司馬大俠怎知在下正在找他？」

司馬雲微微一笑，道：「『半天紅』陶傳芳風靡梨園界，紅極一時，他的事自然倍受矚目。」

小毛道：「看來你也是一位有心人！」

司馬雲未出聲。

小余道：「司馬大俠對這事也很關心？」

司馬雲道：「因在下過去也頗欣賞『半天紅』的技藝，僅此而已。」

「司馬大俠知道『半天紅』在何處？」

「知道一點！」

「在下的確在找他，一個已死之人，被人追逐，這倒是一件很新鮮的事！」

司馬雲道：「只怕更新鮮的事還在後頭呢！」

小余道：「不知在何處？」

司馬雲道：「首先我們要一條心才行。」

小余道：「當然！」這工夫四人已來到鎮郊，暮色四合，天很快就暗了下來。

小毛忽然指着一座破窰，道：「看！」

小余等人回頭望去，大約百步外一座半圮的破窰中魚貫走出八九個人。

這些人一個個身子僵直死板，而且都低着頭。

步履沉重，發出沙沙聲，向這邊走來。

現在大致可以看出，這些人的衣衫是濕透。

這破窰之後是一條小溪流，這些人是不是由那小溪出來的？然後穿過破窰向小余這邊走來？

越來越近，小余發現，這些人有男有女。

一個個面色木然而煞白，無一絲血色。

小余差點失聲，這些人不是曾泡在「陰陽會」中石槽的冷泉之內嗎？這到底是一些死人還是活人？

小余等四人立刻互交眼色，嚴陣以待。

幾個半死不活的人，一個個目光陰冷，白多黑少，好像有宿仇大恨似的。

小余道：「你們來自『陰陽教』？」

這些人無一出聲，而且緩緩欺近。

其中三個逼向小余，另外三個走向司馬雲。

剩下三個，兩個逼向司馬雲的僕人。

小毛面對一個中年女人。

（未完・六）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